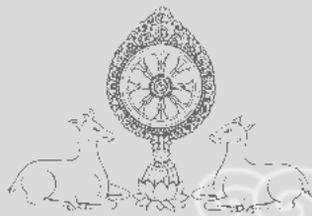


慧光集



正法醍醐





序

二十世紀末的今天，人類以自己的智慧和雙手創造了新的物質文明，解決了生活中遇到的很多困難。但是人類的基本痛苦生、老、病、死是現代科學無法解決的，因此，科學史上所有偉大的科學家如牛頓、愛因斯坦等都在生死老病之前無法不低頭。他們面臨生、老、病、死的時候與普通人毫無差別，所以，現代科學不能滿足人類最終極的心願——自由自在的解脫。

解脫是超越生、老、病、死的範圍和一切生命的終點站，也是每個眾生早晚將要回歸的大自然，已經回歸此境界的高僧們的來去是這麼自在、這麼安詳、這麼快樂的。他們沒有煩惱，也沒有痛苦。因獲得了內心的自在，自然也獲得了外境的自在，不受地、水、火、風等四大種的影響。這確實是真正的自由和幸福，是故，人類自我認識和開發自身智慧是唯一使人們實現最高之理想的。

生、老、病、死的來源和它的本質，以及超越它的方法等等諸多人生的重要問題，只有佛法才能獲得正確的答覆。所以，社會各界人士應該讀一讀佛法寶典，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會有一定的收穫。

堪布 慈誠羅珠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於成都

正法醍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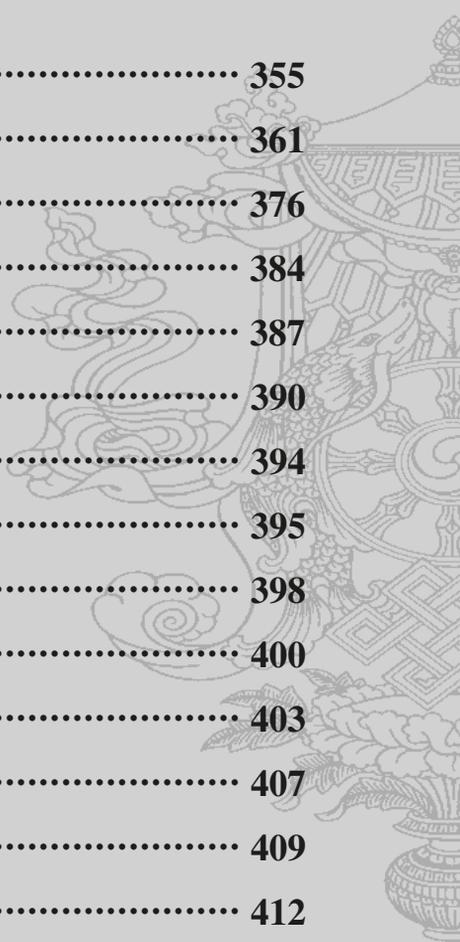
《正法醍醐》 目錄

● 序	1
● 正法醍醐	3
● 《二規教言論》講記	9
● 人生之樹	11
總論	15
一、智慧	73
二、穩重	99
三、有愧	111
四、不放逸	131
五、正直	161
六、誓言堅定	173
七、知恩圖報	185
八、利他	195
九、信心	207
十、布施	219
十一、得果	231



● 《金剛經》開示錄	241
法會因由品第一	247
善現啟請分第二	252
大乘正宗分第三	257
妙行無住分第四	263
如理實見分第五	267
正信稀有分第六	269
無得無說分第七	276
依法出生分第八	281
一相無相分第九	287
莊嚴淨土分第十	297
無為福勝分第十一	304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308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312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322
持經功德分第十五	348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355
究竟無我分第十七	361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376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384
離色離相分第二十	387
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	390
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394
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395
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	398
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	400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403
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	407
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	409
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	412
一合理相分第三十	414



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 418

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423

● 新書預告..... 431

● 功德主芳名錄..... 4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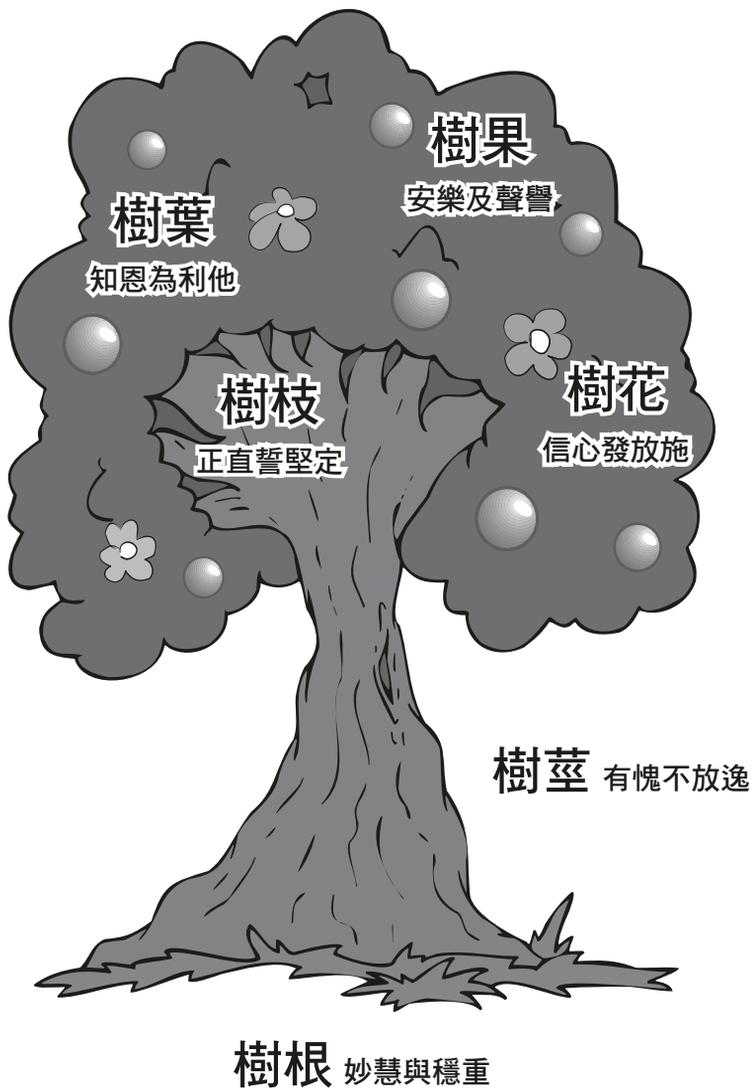
● 流通處一覽表..... 444



《二規教言論》講記

米滂仁波切/著 索達吉堪布/譯講





人生之樹

總 論



頂禮釋迦牟尼佛：

釀借千部作特旦逆克密裏

大悲攝受具諍濁世刹，

松內門文浪木千波盎嘉達卜

爾後發下五百廣大願，

貝特嘎日達日盎克燦吐契日密舵克

讚如白蓮聞名不退轉，

敦巴吐克借堅拉恰克擦了洛

恭敬頂禮本師大悲尊。

上師瑜伽速賜加持：

內欽熱沃賊欸裏堪木素

自大聖境五臺山

蔣木巴了吐克既津拉卜意特拉門

文殊加持入心間

晉美彭措夏卜拉梭了瓦迭卜

祈禱晉美彭措足

恭究特多克巴頗瓦津吉洛卜

證悟意傳求加持

頂禮本師釋迦牟尼佛！

頂禮文殊智慧勇士！

頂禮傳承大恩上師！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為度化一切眾生，請大家發無上殊勝的菩提心！

今天宣講《二規教言論》。為什麼要講這部論典呢？因為在學《入菩薩行論》的過程中，我發現——學佛的同時必須打好人格基礎。不然，儘管《入菩薩行論》講的大乘佛法非常殊勝，但就像雪山獅子的乳汁只能用金器來盛裝，注入陶器裡一定會裂開的。如果法器太低劣了，甚深的法不可能停留在相續中。且不說大圓滿、大威德等密法，以及顯宗中觀的般若空性；如果自己的人格不好，即使出離心、菩提心也生不起來。因此，我希望凡是學習《入菩薩行論》的道友，必須要學習《二規教言論》。

這部論典，以前大恩上師如意寶講過許多次，我本人也在法王座下聽過三、四次。1998年剛翻譯出來的時候，我講過一遍；2003年法王傳講時我也給大家做過同步翻譯（現收錄於《妙法寶庫》（15）之《二規教言論淺釋》）。對有些道友而言，《二規教言論》是比較熟悉的。當然，熟悉並不是很重要，在自相續中反覆串習才是最關鍵的。

本論所講的內容，就是要做一個好人，如果人都做

不好，佛法高深莫測的境界更是談不上的。現在有些人對世間學問非常精通，但從平常的言行舉止來看，對做人的基本原則可謂一竅不通，處理人際關係時經常捉襟見肘。所以每天學一點做人的道理，對今生來世都會有莫大的助益。

我本人非常喜歡學習做人的道理。雖然自己做得不好，為人處世非常糟糕，有時候確實十分慚愧。但我還是很喜歡學習這些論典，比如《君規教言論》、《格言寶藏論》、《水木格言》，以及世間上淨化人心的人規教言。我認為，倘若連一個好人都算不上，想獲得成就，變成一個好的修行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佛法的殊勝成就必須建立在人格的基礎上，如同播種先要有肥沃的良田，假如土地貧瘠荒蕪，要想五穀豐登，那簡直是癡人說夢。

現在好高騖遠、希求高法大法的人比較多，而重視人格的人比較少。要知道，學習佛法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沒有良好人格為基礎，法再怎麼樣殊勝，最後也會付之東流。因此，此次宣講《二規教言論》，原因也在這裡。

釋題：二規教言論

所謂“二規”，就是佛規和世規。將佛教和世間的道理結合起來，以簡單的語言教誡世人，就叫做“二規教言論”。在藏文當中，本論又名《積聚聖天世德之寶》，也就是說，世間法和出世間法的圓滿功德，均是依靠它而積聚。本論的殊勝，由此可見一斑。

以前上師經常強調這裡面的教言，他老人家每做一件事情，都用它來要求自己、要求別人。作為後學弟子，我們應該遵循傳承上師們的傳統，也用這些格言來要求自己，儘量在人格方面力求完善。否則一輩子都糊里糊塗的，死守老習氣、老毛病不改，這樣活著也沒有多大意義。

首先講禮讚句：

**憶念何者能開啟，二規智慧寶藏門，
一切諸佛慧藏者，文殊勇士護汝眾。**

這裡作者全知米滂仁波切祈禱文殊菩薩，加持護佑所有聞思修行這部論典的人。頌詞字面上比較簡單，意思是說，任何人憶念文殊菩薩，就能開啟世出世間一切智慧之門。

所謂出世間智慧，指證悟空性、無緣大悲、佛陀不可言說的相好莊嚴等；世間智慧則是取捨因果、待人接物的道理等。通過祈禱文殊菩薩，就能獲得以上這些功德。

《文殊根本續》中說：“縱使一剎那間憶念文殊菩薩，此功德亦不可思議。”現在世間上有些人智慧不夠、精力不夠，若能經常持念文殊心咒、祈禱文殊菩薩，生生世世都不會變成愚昧無知的眾生。《大忿怒續》中也講過：“一切菩薩當中，文殊菩薩的加持最大；所有佛母當中，具光佛母的加持最快。”《寶積經》十五品的《文殊剎土莊嚴經》中還說：“念誦千百萬佛陀的名號，都不如念文殊菩薩的名號功德大。”《釋尊廣傳》中亦言：釋迦牟尼佛因地時，也在文殊菩薩面前發菩提心。

文殊菩薩是三時諸佛菩薩的智慧總集，是一切諸佛的長子，佛陀經常在佛經中讚歎他。假如經常祈禱文殊菩薩，持誦心咒“唵阿闍巴雜那德”，無垢文殊菩薩定會護佑我們；尤其是學習這部論典的人，應該會得到不可思議的加持。所以，大家平時要祈禱文殊菩薩和米滂仁波切，有了本尊和護法神的加持，自己的所作所為必定如理如法、懂得取捨。

**於此世間應讚處，即謂聖天與世德，
猶如磁石吸鐵屑，諸君若欲得彼二，
則於此說善教言，當聞並思其深義，
思已對此起深信，如理行持彼之義。**

此頌是立宗句。在這個世間上，人人極為讚歎的是什麼？就是諸佛菩薩和護法神的加持（聖天），以及世間天尊和世間美德（世德）。平時我們經常說：“這個人做什麼都很順利，應該是本尊和護法神的加持。”“這個人什麼功德都非常圓滿，應該是諸佛菩薩在護佑他。”世間人特別讚歎的，就是聖天與世德。要想如吸鐵石吸鐵屑般，自相續迅速獲得這兩種美德，唯一的方法是什麼？就是首先在善知識面前聽聞這些教言，然後如理如法地反覆抉擇思維；認真思考之後，對論中所講的穩重、智慧、信心等十種道理生起深信不疑的定解；進而在實際行動中身體力行，真正將這些教義落在實處。

各位一定要重視這部論典，為什麼呢？因為我們都希望自己變成一個好的修行人，之所以無法做到，所作所為

不成功、不順利，就是沒有得到護法神和天尊的加持。比如有些人家庭不和、工作受挫、生活不快樂；有些修行人的性格不穩重、心態不調整、身體不舒服、經常遭受謠言的攻擊。這些一方面無始以來的業力現前；另一方面就是自己人格太壞，護法神和非人都不願意保護（此理下面還會具體分析）。倘若得到他們的保護，做什麼都會一帆風順，心情舒暢快樂，修行沒有任何障礙，家庭工作也會非常圓滿。而獲得保護的前提是什麼？就是要具備這兩種美德。

有些高僧大德弘法利生的事業十分圓滿，做任何事情都能如願以償，而有些人卻恰恰相反，二者的關鍵差別在於——是否具足這些功德和竅訣。在座的道友也好，電視網路前的道友也好，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今生來世順順利利，修行、工作、家庭圓圓滿滿，快快樂樂。但很多人都達不到這種目標，原因是什麼？百分之八十就是因為沒有精通這些教義，當然也有前世不可饒恕的惡業等其他因素。

因此，希望大家在學習《二規教言論》的時候，儘量像米滂仁波切所講的那樣：先在上師面前聽，聽完了以後認真思維，思維過後對每一個道理深信不疑，有了這種見解之後，在實際行動中盡力去行持。現在世間上有些人，買一件產品或搞一個專案時，首先都要學習半天，掌握了操作方式後，自己會有一種信心，有了信心後再去做，成功率是很高的。假如你沒有信心，也不懂，也不想做，那這個事情肯定不會成功。所以對修行人而言，這種教言不可或缺，大家不要只將它停留在字面上。

**世間行為總分二，高尚以及卑劣行，
高尚之道現來樂，卑劣之道現來苦。**

總的來講，世間行為有兩種：一是高尚的行為；一是卑劣的行為。如果行持高尚的行為，即生中快樂，來世也會快樂；如果行持卑劣的行為，即生中痛苦，來世也會痛苦。

為什麼這樣呢？這是一種因果規律。我們的行為相當於一種因，依靠快樂的因會產生快樂的果；依靠不快樂的因則產生不快樂的果。只要是毒藥，無論如何都會產生苦果。

有些人認為：“既然如此，某人即生中造的惡業非常多，行為都是不高尚的，為什麼他現在如此快樂？”這只是果報沒有成熟前的暫時現象而已，實際上他不會永遠快樂。就像已經服用了毒藥的人，在毒性沒有發作前，有時甚至會感覺極舒服，但過不了多久，痛苦必定會降臨。同樣的道理，如果我們造惡業、行為不如法，果報不一定馬上現前，但今生來世一定是逃不開苦果的。

重視因果極為重要。以前印光大師講過這樣一個公案：江南有一對雙胞胎，相貌聲音都一樣，從小到三十歲，讀書、科考、娶妻、生子也相同。三十一歲那年，兄弟兩人去趕考。旅店旁有一美麗的寡婦，先勾引老大，老大嚴肅地拒絕了，並且告誡老二要當心女色。老二口頭答應，私下卻和寡婦發生了關係。寡婦不知道他們是兄弟二人，日久情深，老二和她約定考中後必來迎娶。放榜時，老大高中，老二落第。老二又騙婦女說：“等我上京考

取後再來娶你。”還說自己路費不夠，此女遂將全部積蓄贈給老二。女人日夜盼望，後來一點也沒有消息，抑鬱成疾，私下寫信給老大後，不久病死了（婦女認為他倆是一個人）。老大收到信追問，老二才俯首認罪。第二年，老二兒子死了，他傷心過度，雙目失明，沒過多久也死了。老大子孫滿堂，長壽高官，榮華富貴。從這個故事也可看出，若貪執美色，喪失自己的高尚行為，且不說來世的果報如何，即生中也會出現不悅意。

另外，美國著名文學家海明威，最後用自己的獵槍自殺，此事可謂轟動一時。為什麼舉世聞名的文學家會這樣呢？這要追溯到他年青的時候，那時的他經常帶著獵槍到林中打獵，殘殺了無數眾生，因果不爽，最後他自己也喪生在這樣獵槍之下。可見，今生中不管行善、造惡，果報不一定馬上成熟，但因果的裁決遲早是要落到自己頭上的。

尤其對僧眾等嚴厲的對境，行為務必要注意。以前有個出家人，明目張膽、肆無忌憚地享用僧眾財產，一點執著都沒有。後來寺院雖沒有對他作嚴厲的懲罰，但不到四五年，這種因果就現世現報了：他突然患了許多怪病，痛不欲生；強盜把他積累的財物洗劫一空；他整個人也瘋瘋癲癲的，非常可怕。大家都覺得，這就是他濫用僧財的果報。所以，得一世人身很不容易，不敢說每個人都成為了了不起的大成就者，但最起碼，我們也要做一個好人！

有些人可能會想：“除了高尚和低劣的行為外，應該還有中等的行為吧？”其實高尚與低劣是觀待安立的，行

為要麼是高尚的，要麼是低劣的，中等的界限分得不是很清楚。這一點平時也看得出來，比如找一個發心的人，要麼說“他人很好，可以接受”，要麼說“他人不好，不要用他”，如果說他是中等的，要也不是，不要也不是，這種情況就很難抉擇。總之，不管怎麼樣，我們應選擇高尚的行為。

**下品高尚世間規，上品高尚聖者道，
世法即是佛法根，若無世間高尚行，
則彼始終不通達，殊勝佛規及證悟，
如無樹根即無莖，或如無福即無財。**

這個偈頌非常重要。上面剛講的高尚行為，可分為世間的高尚行為、出世間的高尚行為。所謂世間的高尚行為，如古代的人文道德、修為教養，叫做小品的行為；出世間的高尚行為，如發出離心、發菩提心、利益無量眾生、行持六度萬行，叫做聖者之道。上品的高尚行為，是從佛法上安立的；小品的高尚行為，是從世間法上來講的。我們學佛的人，不僅要有出世間的高尚行為，世間的高尚行為也不可缺少。

為什麼呢？因為世法乃為佛法的根本，如果沒有世間的高尚行為，高深的佛法境界是談不上的。如果要擁有大乘六度四攝、瑜伽行境、神通神變等不可思議的境界，最起碼在世間中也要是個好人。假如整天都喝酒、抽煙、殺生，連普通人都比不上，想獲得成就是不可能的。以前有個領導常說：“你們有些出家人，連我一個黨員都不如，

我平時都好好地行持善法，看見別人痛苦也有悲憫心，但有些出家人連這一點都沒有。”他說的是千真萬確。作為一個出家人，我們身披袈裟，聲稱要度化天邊無際的一切眾生，口頭上說得特別好聽，但有時候若連善良的心態都沒有，那真是非常慚愧！

那天有個人說：“我對某某失去了信心，他口口聲聲說發菩提心，但實際行動中不要說菩提心，就連善良的人格都不具足，竟對我如何如何地傷害……。”當然，這也許是他們的個人矛盾，裡面有些誇張成分，但如果是真實的，所謂出世間佛法的高深境界，一定要建立在世間人規的基礎上，倘若連最基本的善良人格都沒有，佛法是根本談不上的。

有些人原來特別壞、特別可惡，但進入佛門以後，搖身一變，現在成了了不起的大活佛、大瑜伽師、大和尚，這是根本不可能的。大家一定要特別觀察。如果他在家時是公認的好人，出家後也非常了不起；這樣的話，說他有一些高深境界，那倒有可能。六祖也講過：“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所以，佛法的證悟離不開高尚人格，若拋棄世規而想希求無上菩提，就像尋求龜毛兔角一樣不現實。

世法既然是佛法的根本，若沒有世間的高尚行為，就不可能擁有出離心、菩提心，也不可能有神通神變，可以看到別人的前世——“你前世跟我是一家人，我對你的恩德非常大，所以你對我很有信心，你現在應該對我如何如何……”。這些眼耳鼻舌以外的境界，是根本不可能照見

的。其實真正的高僧大德和修行人，在任何場合中都不會講這些，那些將“前世”天天掛在嘴上的人，大家應該好好觀察。

下面作者用兩個比喻進一步說明，對這兩個比喻，你們一定要好好思維！首先，“如無樹根即無莖”，沒有樹根的話，樹幹肯定不會產生。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樹幹要從樹根產生，沒有樹根的樹只能成為無本之木，世間上根本找不到。同樣的道理，若連世間好人都做不到，佛法中不可思議的境界，在相續中也不可能出現。

第二個比喻，“或如無福即無財”。沒有福報的人猶如淪落街頭的乞丐，連吃穿等基本生活都無法保障，不可能擁有如意寶或萬貫家財，他每天為了填飽肚子，拿著破碗到處乞討，用現在的話來講，他肯定沒有轎車、別墅等等。因此，佛法的根本就是世間人格，想獲得出世間成就，首先在世間中要變成一個好人，讓家庭、社會、周圍的人，對自己的印象好一點。

前段時間，有些學《入行論》道友的家屬給我打電話，說：“非常感謝您！學了《入行論》以後，我家那口子對我很好。以前他學佛後一直不理我，我心裡特別痛苦，覺得佛教徒沒有良心，口口聲聲說發菩提心，但連家人都不顧。最近聽說他在學《入行論》，現在對我還不錯，經常比較關心。”這也是大乘佛教的一種加持吧。如果對世間法都不會處理，出世間的境界肯定沒辦法談。

法王如意寶在教言中說：“言行恆時隨順友，秉性正直心善良。”在這句話裡面，做人的道理全部都包括

了。我們平時說什麼話、做什麼事，應該隨順別人，不要別人說上去、自己偏要下去；別人說做稀飯、自己偏要吃乾飯，什麼都要自己特立獨行。法王如意寶之所以能攝受這麼多弟子，一方面當然是不可思議的超勝功德；另一方面，做人的基本原則，他老人家完全具足了。所以心不善的話，要變成一個好修行人，絕對不可能！

**此等士夫之次第，雖無他人作分析，
然將世間高尚行，分為上中下三品。**

世間上的所有眾生，可分為好人、中等人、壞人三類，這種次第並非他人安排，完全是由自己的行為來決定。

倘若一個人行為高尚，大家會公認他是好人；假如行為中等，則稱為中等人；如果行為惡劣，就是所謂的壞人。因此，世間中的好壞劃分，主要依靠自己，並不是由別人來決定。

假設有個人特別壞，即使給他一個響亮的稱呼，比如國家總統、國務院常委、省級領導，也沒有用。由於他自己惡習不改，經常作惡多端，下場肯定非常悲慘。同樣，從佛教而言，有些人叫法師、高僧，但他根本沒有這些功德，稱呼再大、地位再高也沒有用，過段時間可能就打回原形變成最可憐的人。

反之，倘若一個人行為高尚、智慧超群、道德圓滿，世間上的地位財富也會唾手可得。格魯派有種說法：“甘

丹（全稱甘丹遲巴，也即宗喀巴大師獅子法台的繼承人，是格魯派的最高教主和最高學位。這個職務是全憑個人的聞思修水準考上去的，從它的誕生過程就可看出藏傳佛教教育制度的嚴格與次第性。考取甘丹遲巴，首先要獲得顯宗學院的第一等拉讓巴格西學位，再進入甘丹上下密院深造五年以上，學完全部密宗課程、參加密宗立論考試合格後，充任格歸四月，擔任翁則三年，堪布三年，堪蘇若干年，再擔任上密院的夏孜卻吉或下密院的降孜卻吉十四年，若有空缺，才有資格參加競選甘丹遲巴。所以，一個學僧要想登上甘丹遲巴的寶座可謂難於上青天。）的金法座沒有主人，誰有本事誰可得。”所以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真有一些高尚行為的話，今生來世都非常快樂，人人也對他特別恭敬。但若行為惡劣、人品低下，不管在哪個團體中，別人都不會對他有好的看法。

有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行為惡劣，無論處於什麼團體，總覺得那裡不舒服，跟誰的關係都不好，過不多久就要跑到別的團體去。我們學院也有這種情況，有些壞人離開後，聽說在哪裡都待不長，經常會傳出他的一些劣跡。而有些人道德、修養、智慧、人格等非常好，雖然人已經離開，但大家都覺得他不管到哪裡去，對眾生肯定有貢獻，人人都會讚歎他。在座的道友，有些也是從其他道場來的，如果自己以前口碑很好，現在的聞思修行肯定也不錯。當然，有些人是跟俱生的性格有關，有些人剛開始行為不如法，後來通過教言、上師的開導，也逐漸變成非常好的人。

所以，好人和壞人，並不是誰給你刻在頭上的，主要取決於自己的行為。這部論典再再強調自己嚴格要求自己，依靠別人是非常困難的，佛陀為什麼說自己是自己的怙主，原因就在這裡。

從另一種層面來講，對於上中下三等人，人們也有不同的對待。有一次，趙州城的趙王拜訪趙州禪師，當時禪師正在床上休息，他躺著對來訪者說：“大王，我現在已老邁，雖然你專程來看我，但我實在無力下床接待你，請別見怪！”趙王非但不見怪，反而對趙州更加尊重。第二天趙王派遣一位將軍給他送禮，趙州一聽卻馬上下床，到門外相迎。眾弟子很不理解，就問道：“前天趙王來時，你不下床，這次趙王的部下來，你為什麼下床到門外相迎呢？”（不管是禪宗大德還是印度上師，下面都有些弟子分別念特別多，這個不理解、那個不理解，自古以來這種現象比比皆是。由於經常生邪見，有些弟子就用棍棒打自己。一方面可能是自己沒有好好修空性法門；另一方面，也是前世誹謗佛法的一種果報。）禪師解釋道：“你們有所不知，我待客之道有上中下三等：上等人來時，我在床上用本來面目接待他；中等人來時，我下床到客堂裡用禮貌接待他；第三等人來時，我用世俗的應酬到門外去迎接他。”

然而，有些上師的行為也不相同。以前上師如意寶到印度時拜見大悲上師，當時大悲上師手捧一尊釋迦牟尼佛像，親自到門口來迎接。那裡有些弟子說：“大上師對上等的客人，會到門前去迎接；對中等的客人，專門在接

待室單獨會見；對一些普通的信眾，則讓大家在接待室前排隊，一加持就過了。”可見，高僧大德們的行為風格迥異，這也跟他們攝受弟子、度化眾生的方式有關。

此處的主題，主要講我們的行為。好人、壞人、中等人，均由自己的行為決定，這一點大家應該搞清楚！

本論既講佛法的做人道理，也講世間的為人處世，假如世間好人都做不到，那佛法的境界是望塵莫及的。這就好比加行的基礎沒有打好，佛法的甚深教言不可能通達。聽說前段時間慈誠羅珠堪布在成都時，有位傲慢的居士在堪布面前說：“我於某地專門閉關六個月修托嘎，今天下來了。”堪布問：“那你修加行了沒有？”“沒有，我直接觀本來清淨和任運自成。”“哦，你白修了，徒勞無益！”他可能氣壞了吧？！實際上，我覺得堪布言之有理，真要修一些高深的法門，基礎沒打好是不行的。同樣，要想獲得佛法的境界，沒有善良的人格不可能成功。當然，世間上的高尚行為，不用我解釋，大家也應該清楚。

**此等世界愛安樂，恆時唯有求自利，
除聖者外諸士夫，無有其餘之所求。**

世間上的眾生，都喜歡自己幸福快樂，恆時追求自己的利益，除了極個別的發大乘菩提心的聖者以外，其餘眾生再無其他可求之事。

這一點，大家應該都會瞭解。現在世間上的人，多數都是日日夜夜希求自己的快樂。大城市裡熙熙攘攘、川

流不息的人群，幾乎每個人的思想和行為都是為了“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快樂。而在希求自利的人當中，真正思維“我”的解脫、“我”的成就的人非常少。

前段時間，我們開“極樂法會”，當時人山人海，千百萬人聚在一起精進念佛。但在這精進的背後，智慧稍微不錯的人，可能會想到來世的解脫，但大多數人都是追求自己的快樂。尤其是現在大城市裡的人，天天想著升官發財、飛黃騰達，平時在交往的過程中，所談的話題也不外乎這些。除此之外，自他怎樣獲得解脫、如何幫助利益眾生，這樣的話語難得一聞。縱使去到偏僻的農村，人們所講的話也全部圍繞著自己利益，為眾生著想的語言，恐怕不太多。

在這個世間中，只有真正的聖者，或者雖不是聖者，但內心已生起無偽菩提心的人，才不希求自己的安樂。他們對自己的病痛、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快樂，並不會如是執著，反正身體是假合之軀，怎麼樣過都可以，只要有一口氣、有一分力量，就要獻給眾生，就要為眾生做事情。正如《華嚴經》所講：“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

當然，有這種精神的人，在凡夫的群體中寥寥無幾，相當稀少。上至國家總統、國家主席，下至淪落街頭的乞丐，大多數都是純粹為了自利。佛陀在經中也說：“不淨糞中不會有妙香，凡夫一定會有自私自利。”所以嚴格來講，高尚行為在凡夫中比較難以產生，除極少數發了願行

菩提心的人，會經常思維利益眾生並身體力行，其他人只是希望自己過得舒適安樂。

所以，各位也不要太傲慢了，否則，只會成為自己修行的障礙。現在的有些人特別傲，當輔導員給幾十個人傳一些法，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自身的過失那麼多，但卻視而不見，好像成了大法王一樣，對誰都看不起，以這種心態來學佛，肯定是不行的。真正的高僧大德們，一輩子都在學習佛法，他們如是的謙虛、如是的精進，而我們有些人，閉關幾年或是學佛幾年，就覺得自己不得了。實際上自相續中連出離心都生不起來，形象上擺出傲慢的姿態，只會成為他人的笑柄。

不知道別人怎麼感覺，反正我有時候看自己，覺得凡夫真是特別差，自己對自己都生起厭惡心。試想，一天有二十四小時，我們為眾生想過幾個小時，為自己想過幾個小時？假如除了睡覺外，平時分別念中佔多數的都是為了眾生利益，那已經算是不錯了。但大多數的人若將一天的分別念過過秤，有多少時間想的是眾生？自己應該心裡有數。因此，你們不要覺得如何如何了不起，自己到底有沒有高尚的品德行為，衡量一下就會明白！

**然由前世業所感，有人獲得勝財富，
有人不幸病所纏，嗚呼當觀眾苦樂。**

儘管人人都希求安樂，但並非每個人都能如願以償。原因一方面是自己前世沒有高尚的行為，所以今生感受許許多多的痛苦；另一方面，也跟即生中的發心和行為有一定關係。

由於業力的不同，有些人不需要奔波勞作，自然就能獲得無盡財富；有些人雖然精勤不息，並為此費盡心機、絞盡腦汁，但因為前世未積累善根，不但無法金玉滿堂，反而經常遭受違緣，被病魔纏繞，苦不堪言。這些歸根結底，都是由自己的道德品質所致。

放眼四周，有些眾生非常可憐，不是心情不好，就是身體不好；有些雖然有財產，但沒有福報享用；有些人暫時能享用一點，可是無常卻不期而至……。所以，我們到底需不需要行持善法？通過這些也看得出來。

大家應仔細審察自相續，不要總認為自己學得很好、做人也很好。說實話，有些人不管是言行舉止，還是發心方面，真的是特別糟糕。自認為學佛多少年、出家多少年，似乎就高人一等，但如果觀察自己的相續，以真正的佛規和人規來衡量，不管是說話也好，做事情也好，跟我沒什麼差別，真是非常差勁。世間人是這樣，有些修行人也是這樣，在修行方面不精進，平時行為不如法，自然增長了許多惡行，必定會因此倍受苦痛。所以，米滂仁波切在此用悲哀的語氣說：嗚呼！大家應多多觀察輪迴眾生的痛苦與安樂。

**無食空腹之痛苦，等同無譽之意苦，
何人若有名譽德，彼之財食如泉湧。**

貧窮者由於沒有飲食，故常感受食不果腹之苦；而具足財富者雖然家財萬貫，卻因沒有名聲地位，內心同樣也有難忍之苦。這些皆由前世業力所感，或者今生行為不如

法所致。如果自己行為高尚、積功累德，就會具有名聲美譽，進而財產飲食等受用，會如泉水湧出般汨汨而來，用之不盡。

通過現在的行為，也能推測出未來的前途如何。品行高尚的人，即生中自己衣食不愁，就連親朋好友的生活也能幫忙解決。而行為卑劣之人，不要說是幫助別人，連自己維持生存也有一定困難，不僅得不到飲食、名聲、地位，心裡還有說不出的種種痛苦，這些都是前世今生的惡行所導致。

即使一個家裡出來的兩兄弟，或一個教室裡出來的兩個學生，各自的前程也不相同。以前曲恰堪布在講此頌時說：“人的際遇還是跟行為好壞有一定關係。我並不是說我非常了不起，但比較而言，很多人天天給我獻哈達。可是有些人不但沒有，反而天天被別人責罵。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人與人之間應該是有差別的。”

他的話的確言之有理。前段時間，我上學時的一個同學來看我，晚上在我家裡過了一夜。以前我們倆比起來，智慧方面我可能好一點，能力方面他非常不錯。但是現在，他完全沒有以前的影子了，整個晚上一會兒談家庭，一會兒談錢，一會兒談地位，從頭到尾全部圍繞著自己。只要一開口，直接或間接就是在談自己的利益，從來不談眾生的事情。偶爾談一談家鄉的學校，也談得不深入，只是表面上應付我而已。

我當時就想：“儘管我不是真正有利他心的人，但不管怎麼樣，為自己的吃穿、為明天的生存、為幫助家人，

這方面我用的時間幾乎沒有。經常想的可能是，佛法非常好，怎樣用佛法來幫助眾生，這方面想得稍微多一點。雖然我們是一個學校出來的，但心的方向完全不同。”

在座道友也是同一個經堂裡一起聞法的，但每個人的方向不同，文化素質不同，再過幾十年，有一群人應該會受到世人的讚歎，飲食財產根本不用考慮，自然用之不竭。而另有一群人，由於行為不如法，最後可能破戒還俗。這樣的話，他們每天想的肯定是“我現在怎麼謀生，孩子如何讀書”，除了這些以外，眾生的事情可能一剎那也想不起來，即使有時候想一次，也根本沒希望幫助眾生。

所以，我們學《二規教言論》，主要是認清做人的方向，到底是做一個有利他心的高尚人，還是自私自利的可憐蟲？在自私自利當中，有些人也根本不想自己的解脫，只看重眼前幾十年的暫時吃穿，如果是這樣的話，那跟犛牛沒什麼差別了。當然，我並不是侮辱人，《薩迦格言》中就是這樣講的！

是故凡自知事始，悉為美名而奔走，

哎呀美名雖悅意，然愈追逐愈遠離。

凡夫從懂事開始，各個為了追求美名而四處奔走。美名雖然是人們極其嚮往的，但如果自己沒有福報和功德，再怎麼樣拼命追求，也像孩童追逐彩虹一樣，越追越遙遠。

這個道理，以我們的親身體會也可以瞭解：小時候上幼稚園，小朋友都想得到小紅花和老師表揚；上了學以後，不管是小學、中學、大學，都希望自己表現突出，博得老師同學的認可，一聽到讚美之辭就喜不自禁；到了工作崗位、組織家庭以後，所做的一切也渴望得到別人的肯定，若沒有達成所願，就會憤憤不平、痛苦難當……。不僅世人對美名讚譽如此執著，有時候出家人也不例外，但作者在這裡說：倘若沒有前世的福報，光是想也不一定能得到。

其實，自己沒有德行的話，有地位名聲也不見得是好事。前不久某城市裡有個有錢人，他為了當國土局的局長，給政府捐了一座高樓大廈，後來政府也予以方便，滿足了他的要求。但沒過幾天，他就因受賄過多被判無期徒刑，在鐵窗囚牢裡度過自己的餘生……。

如今“權錢交易”相當嚴重，有錢人拼命想把名聲搞上去；有名聲的人盼望一朝大權在手；有權的人又想要招財進寶，錢、名、權之間的關係猶如三角形，要互相觀待而安立。許多人自以為聰明，為了權而追求名聲，或者為了錢而追求名聲，但最終又獲得什麼呢？今年全國縣級幹部換屆，在此過程中，局長想當副縣級幹部；副縣級幹部想當正縣級幹部；科長想當副局長……，每個人面前都有一條路，自己使勁地向前奔。可在奔跑的過程中，有些不但不成功，反而掉了下去，最後傷心欲絕。

好聽的名聲，除了看破世間的出家人和修行人以外，大多數人可能都樂此不疲。現在通過各種宣傳也看得出

來，有些人本來沒什麼功德，但添枝加葉地渲染誇張，在過失方面相當嚴重，卻竭盡全力地加以掩飾。這些行為非常不道德，真正講道義、有正直品行的人，唯一追求的就是真理，對非法所得的名聲、財產、地位根本不屑一顧。

當然，若能無勤當中得到名聲，這也是自己的福報所感，隨意享用也無可厚非。但如果前世的福報不具足，或今生的行為不如法，沒有獲得所希求的名聲也不要過於傷心。

**彼之理由此宣說，往昔福報淺薄故，
猶如漢茶過濾器，留住垢穢漏精華。**

為什麼世人拼命地追求，卻始終得不到所期盼的名聲呢？原因在此作了分析：因為自己往昔積累的福報不夠，再加上今生的行為不如法，有了這兩種原因之後，所求的一切不能如願以償，中間常有潑冷水造違緣的情況。猶如漢茶過濾器，通過濾網之後，茶的精華全部漏光，只剩下一些渣滓和不清淨的葉子。

現在很多人該希求的真理道義不希求，經常為了一己私利而造作惡業。從反腐敗整頓也可以了知，多數人表面上說“我要為人民服務”，佛教徒也是“我要度化眾生”，但實際上除了極少數的人以外，真正的利他之心早就漏完了，而壞的一些形象，從他們的言行中處處可見。比如有些國家公務員，古代人文道德在他們身上蕩然無存，而現代不如法的行為，如抽煙、喝酒、打麻將、看碟片，他們非常有經驗，不用動作也可以從語言行為中流露出來，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我有時候感覺：當今社會物質文明日新月異，但若沒有精神文明的同步發展，物質越發達，人們的欲望就越強烈，違法亂紀層出不窮。在古代雖然物質比較落後，但對道德修養極為重視，起心動念有一定的約束，所以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分安寧，生活也過得十分自在。可是現在呢，包括修行人也是這樣，老一代的修行作風，在年輕人的身上很難發現，精華差不多都漏完了。釋尊傳下來的教規教義，真正能傳遞給眾生、自己也每天修持的修行人猶如鳳毛麟角，而串習修練跟修行無關亂七八糟的做法行為、垃圾知識，這類現象佔大多數。所以，此頌可謂米滂仁波切對未來的一種預言，現在大多數人的行為，的確越來越卑劣不堪！

**父母上師長老等，利己人前不報恩，
護法諸天恥笑彼，失卻助伴如僵屍。**

有些人所做之事極易成辦，而有些人卻違緣重重，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後者忘恩負義，護法聖眾不願意幫助他。做任何一件事情，既需要人的說明，也需要非人的護持。我們每個人身上，與生俱來有一些護神，若想成辦所做之事業，必須得到他們和護法天神的幫助。而如今的人分別念比較多，明白真相的比較少，凡有所作皆隨心所欲，以致失去了天眾的推助，如同一具屍體一樣，任何眾生都不願意搭理。

大家都希望自己修行圓滿，或家庭幸福、工作順利，但要真正實現的話，離不開諸天的鼎力相助。而獲得他們

的幫助，必須要完善自己的人格，懂得知恩報恩、孝順父母師長，恭敬具功德智慧的長老等。

要知道，父母含辛茹苦把我們養育成人，可謂恩深似海；上師慈悲攝受，以佛法甘露滋潤我們的法身慧命，使自相續中的智慧得以開發，這種恩德，即使父母老師也無法與之相比；從小到大我們有不同的老師，他們教授各種知識，指示正道、明辨取捨，恩德也非常大；在修行過程中，有些人以財物、智慧幫助我們解決困難，剛到學院時借住處，沒有學佛時給法本、示佛理，引導我們進入佛門；在工作、家庭中，我們遇到一些麻煩時，也有人施以援手，解決燃眉之急……，這些恩德，儘量不要忘記。有些忘恩負義之徒，對別人的深恩厚德不但不報答，反而嗤之以鼻，連基本的人格都沒有。這樣的人，護法天尊也會嫌棄，生起極大的厭煩心，最後就像屍體一樣，人們都覺得他特別髒，誰都不願意接近。

當然，自己的福報、能力如果不夠，暫時雖不一定能報恩，但至少也要知恩。上師如意寶曾說：“在報恩這個問題上，能夠衡量一個人的人格好壞。有些人好像牛糞一樣，對他作利益無所謂，作損害也無所謂，他並非證得了大菩薩利害無二的境界，而是根本不知利害取捨。別人供養他黃金和說他壞話，對他而言沒什麼差別，這種人有沒有生命也不太清楚。”有的人覺得出家人用不著這樣斤斤計較、利害分明，實際上並不是這樣。出家人以嗔心報仇，這是大乘佛教不允許的；但了知取捨、辨別是非，這是做人的基本原則。以前上師也特別強調這方面的教言。

所以，大家最好不要把自己變成屍體，而應通過各種方式來說明父母，若將他們引入佛門、修持佛法，這就是最好的報恩。巴珠仁波切在《前行》中引用佛經說：“兒子將父母扛在左右雙肩上，轉繞大地承侍，也難以報答父母之恩。若使父母趨入正法，則能回報恩德。”

禪宗中也有公案講道，黃檗禪師通過給母親講佛陀傳記種下善根，最終讓她轉生善趣。黃檗禪師出家後，遠離家鄉，一直在寂靜的地方過禪堂生活，三十年中沒有回家，但在他內心深處，非常記掛年邁的母親。五十歲時，有一次在參訪途中，他不自覺地就往故鄉的方向走去。多年來，母親也思念出家的兒子，可是毫無音訊，每天從早到晚哀傷地哭泣，把眼睛都哭瞎了。為了以示思子之心，母親就在路旁設個“司茶亭”，專門招待過往的雲遊僧，並為他們洗腳，以示禮敬。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黃檗禪師左腳上有顆大痣，她眼睛雖瞎了，但希望憑萬分之一的洗腳機遇，或可認出誰是他的兒子。（父母對兒女的執著，真是勝過一切！我們在座的人，如果父母仍然健在，應盡心盡力地孝順侍奉；如果已經過世，開法會或遇到佛塔佛像時，則應提一提他們的名字，念《普賢行願品》作一些迴向。在我們藏地，有些子女特別孝順，父母死了以後，每次遇到僧團或上師時，就把父母的名字交給他們。我們小的時候，知道好多人的父母叫什麼，因為他們的子女天天迴向。所以，身為子女的人，今生中要儘量以佛法來報父母的恩德。）

黃檗禪師當時也很想念母親，但害怕母親對他特別執著，若回家探望，對今後修行恐有障礙。後來得知母親雙目失明，依靠“司茶亭”來為僧眾服務，他返回過兩次家，也接受了母親的招待。洗腳的時候，他只將右腳給母親洗，卻不把左腳給母親。一別三十多年，口音基本上已改變了，為了給母親種下善根，他一邊讓母親洗腳，一邊向母親述說佛陀出家的故事。

當他離開時，鄰居們實在忍不住，將事實說了出來：“剛才給你講佛陀故事的人，就是你日夜盼望的兒子！”母親聽後，幾近瘋狂般地追趕，跌跌撞撞地朝碼頭方向狂奔。在奔跑過程中，因為看不見路，她不幸掉到水裡淹死了。

此時黃檗禪師已上船，且船也開動了，看到母親失足落水，返回來救也來不及了。他不禁悲從中來，慟哭著說：“一子出家，九族升天。若不升天，諸佛妄言。”說完之後，即刻乘船返回，火葬母親，並說了一首偈頌。在說偈的時候，鄉人都看見他的母親在火焰中升空而去。他母親終於獲得了善趣，但有沒有往生，歷史上並不明確。

我們現在有些人，不要說三十年不跟家人聯繫，出家三四年就忍不住了，又不想讓父母知道自己在哪裡，就借別人的手機偷偷打，這種境界跟黃檗禪師有點差別。但不管怎麼樣，對於父母和上師，終生都要有一分感恩之心，這一點非常重要！

**寡廉鮮恥且輕視，今生來世之因果，
言談發誓難足信，見證智者心生厭。**

如果做事情寡廉鮮恥，並輕視因果，說話不可靠，經常信口開河，對於這種人，一切“見證智者”——上師、長老、護法神、諸佛菩薩等，都會生起厭離心。

有些人對惡業不以為恥，聽到別人對自己的誹謗，無動於衷就像石頭一樣，覺得根本無所謂；有些人對業因果、前生後世一點都不信，沒有任何理由，就是矢口否認這些存在；有些人說話沒有可信度，今天說這個、明天說那個，詳細觀察時全部是妄語，一句真話都沒有，甚至在三寶面前發誓賭咒，也無所顧忌地背棄誓言。這些人如同畜生般無慚無愧，令一切智者心生厭煩。

我們做人必須知慚有愧，且要相信今生來世的因果。有些人以前做過壞事，現在學了一些論典以後，不管是做生意還是與人交往，儘量痛改前非，懺悔以往的過咎。我覺得這是個好事，如果什麼感覺都沒有、什麼因果都不信，所作所為就會無惡不作，前景足堪憂慮。

另外，平時說話一定要可信，假如經常說妄語騙別人，等流果會使自己生生世世變成虛偽之人。我們不要像有些世間人那樣，張口就說些漂亮話，騙別人還認為了不起；而應變成如黃金般的人，說話一是一、二是二，不摻雜任何水分，也不說無實義的廢話。尤其是在三寶面前發誓，或在他人面前賭咒，寧捨生命也不能背棄誓言。若能具備這些品德，諸佛菩薩、上師智者都會來幫助你，單位

裡的領導也會對你信任有加。所以，我們應該看看自己是不是這種人。

《二規教言論》文字上沒什麼難懂的，關鍵要把它當作鏡子對照自己，看自己具不具足這些功德、是不是無慚無愧者。有些人今天信誓旦旦，發誓從今永不再犯，犯了就如何如何，明天這些承諾就消於法界了。我以前在川醫看病時，有個老年人做胃鏡，醫生說他的胃全部糜爛了，切片都沒辦法，這種人也像他的胃一樣，已經糜爛了，無可救藥了。剛才還說得好好的，一轉臉就什麼都不承認，那這種人不是真正的人。

這些小小的問題，假如你們一生能做到，對證悟會有很大的幫助。有些人一開口就是空性，像青蛙一樣嘴巴張得大大的，但肚子裡全是泡泡，這種人好高騖遠，成天說自己證悟了空性、現前了光明。但實際上不要說出世間的境界，就連最基本的人格都沒有，經常肆無忌憚地違背誓言，不信前後世、業因果的存在，這樣的人比青蛙還差！

顛倒利害隨意行，得勢諸天亦役使，

失勢恭敬怨敵故，守神戰神皆不悅。

有些人利害顛倒，不知道誰是恩人、誰是仇人。對恩人不但不報恩，反而平常視之；而仇人經常危害自己，卻天天幫助他。如果有能力，把供養的天尊都當僕人來役使，而一旦勢力消盡，即便是怨恨的仇敵，也視之如根本上師般恭敬。對於這種人，守神戰神皆不高興，把他甩得遠遠的，若被這些天尊捨棄，一切所作都不吉祥，人們也把他當屍體一樣，唯恐避之不及。

人與人之間還是有很大差別，壞人不管到哪裡，大家都對他不滿，什麼行為都看不慣；但若是一個好人，無論在哪個團體、哪個場合，每個人都會歌功頌德，把他當作如意寶來對待。好人能將別人的點滴之恩永記在心，即使有人傷害他，作為大乘行人，雖不能報仇，但按照高僧大德的傳統，也一定要利害分明。現在有些壞人，並沒有到達親怨平等的境界，但對別人的幫助不感恩、對別人的違害不知道，就像牛糞一樣沒有感覺。

前段時間，我家來了一位我們寺院的喇嘛，他母親去年死的時候，有人給了他五百塊錢、三十斤酥油，他覺得這個人的恩德很大，所以這次那家有人死了，他主動發願給念四十九天經。要知道，給亡人念經不是那麼容易的，每天從天不亮就開始，一直念到晚上天黑之前，天天如此，特別辛苦。但是他覺得受人之恩，所以這次情願來報答他。

這種人真是非常了不起，天尊也願意加以保護。他不一定每天念護法神、求本尊，只要人做得非常好，諸天護神都會竭力護持。有了他們的護持，眾人看到你的行為，也會覺得非常順眼。而有些人的言行舉止，平時大家都看不慣，原因主要是天神戰神已經遠離。所以，我們要懂得知恩報恩，對於自己有恩之人，千萬不要利害顛倒，否則下場會非常悲慘。

這方面的公案，《釋迦牟尼佛廣傳》中有很多，佛經中也有一則故事：有個商主的獨生女，年約十六歲，長得嬌豔動人，她住在宮殿般的房子裡，二十四小時有僕人

伺候。有一天，一名年輕的強盜被捕，手腳被綁著赴往刑場。當時，商主的女兒正好從樓上往下看，看見那個囚犯後一見鍾情，抑制不了自己的欲望，害起單相思來，開始絕食。父母問她為什麼，她說想嫁給那個囚犯，否則還不如現在死去。無奈之下，父親便以二千銀幣賄賂衙役和劊子手，帶走了年輕囚犯。

商主的女兒如願嫁給囚犯後，為了贏得丈夫的歡心，天天把所有貴重的裝飾品戴在身上，並親手為丈夫做飯。幾天後，年輕的囚犯想：“什麼時候才能殺了這無知的女人，取走她的財物，好好地享受一番。”然後他開始絕食，女人問他為什麼，他說：“我有心願未了，當被送往刑場時，我默默發願：若能獲救，將供養劫匪山頂的神仙。現在我能擁有你這麼美麗的妻子，完全是神仙所賜，所以我想前去還願。”女人聽後，欣然為丈夫準備了一切，並穿戴上所有貴重的裝飾品，和他一起上路。

到了山頂後，囚犯對她說：“我並沒有什麼供奉要做，只不過想殺了你，帶走你所有的飾物。”女人苦苦哀求不要殺她，給她一條生路，她願意將所有飾物給他，但囚犯不為所動。女人想：“這是多麼缺德的事情啊！古人說：智慧不但能煮，還可以吃。我得想個辦法來對付他。”於是說：“當初我父親花二千銀幣把你救出來，我是你的恩人。現在我懇求你，在我臨死前向你禮拜。”

“好吧！”於是她向丈夫禮拜，轉繞三圈後，向四方朝拜，接著說：“你以後再也見不到我了，我也見不到你了。”說完上前和他擁抱，乘他不留意，把他推下了山

崖。此時所有的天神護神，誰都沒有加以保護，最後他粉身碎骨。可憐的女人萬念俱灰，來到一間寺院，懇求住持收留她，出家成為一名比丘尼，最後精進修持，證得阿羅漢果。可見，一個人若寡廉鮮恥、忘恩負義，最後的下場是非常可悲的。

以前在文革期間，有些卑劣之人為了飛黃騰達，甚至把上師當作奴僕，天天批鬥；而自己為了保全性命，寧願在敵人面前畢恭畢敬地頂禮。這種做法是不合理的，我們即使遇到再大的違緣，也務必要堅強，人格千萬不能失去，沒必要向敵人投降。否則，一旦佛教遭到違緣，那時候為了保命，有些人可能在外道面前皈依。

有些在家人也是如此，自己稍微有點錢、有點權，就把父母當僕人對待。我看見有些大老闆，家裡的傭人就是父母，以前他窮苦潦倒的時候，仰仗父母的恩德才有了今天，可是現在一有了權勢，就把父母當牛馬一樣使喚；而對處處作對的怨敵，他反而卑躬屈膝，整天巴結供養，人品完全已經顛倒了。對這種人，所有的天神都不會喜悅，也不會對他進行幫助。

依照高僧大德的這些論典來對照，現在很多在家人和出家人，最起碼的做人理念都沒有。這次我為什麼要講《二規教言論》，原因也在這裡。這部論典字面上非常簡單，誰看了都會明白，只要有小學程度就可以，但這其中的教言，自己在現實生活中做到沒有？自己到底是人天見證者遠離的對境，還是保護的對境？若是遠離的對境，那再怎麼嚮往快樂也沒有用。這是非常關鍵的一種做人竅訣！

**不敬三寶信心微，彼於人前及人後，
為事先後不同故，護法諸天意生厭。**

有些人對具功德的上師三寶等對境，一點恭敬心都沒有，信心也非常微弱；平時為人處世非常差，經常陽奉陰違，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做事情的時候也虎頭蛇尾，開頭和結尾截然不同。對於這種人，護法天尊深生厭離，根本不願意盡力保護。

現在有些人，當面說得天花亂墜：“您像天神一樣了不起，為您做事是我的榮幸，我一定全心全意、表裡如一地為您奉獻，鞠躬盡瘁、死而後矣。”但說完過後，在別人看不見的地方——“呸，他是什麼東西呀！……”還有一種人，剛開頭做事時，表現得非常積極，似乎很有能力、很有忍耐，嘴巴也說得特別漂亮，可是還沒有過兩天，他就這個理由、那個理由，做到一半便中途夭折了。這些人的言行，完全具足了壞人的徵相，令護法諸天生厭煩心。

我們做人的基本原則，應該像古代智者那樣，對上師三寶等應供處心懷恭敬、時時依賴，具有不共的信心。即使暫時生不起信心，也千萬不要產生邪見，一起邪見就要馬上懺悔。同時，做人切勿表裡不一，言行背道而馳。《格言寶藏論》中亦云：“心裡思維一件事，口上言說另一事，此乃名為狡猾者，亦是愚人裝學者。”

一般來講，我喜歡性格比較直的人，但如果性格太直了，經常得罪人，也是有點麻煩。我們那裡有個領導，智

慧非常不錯，在相當範圍內無人能及，但缺點就是人太直了，動不動就得罪別人，地位始終得不到提拔。他自己雖然心知肚明，但這種性格也無可奈何。當然，此處並不是讓你指責別人過失時人很直，而是告誡我們不要當面說得好聽，背後就完全變了。有些人在領導面前特別規矩，包括有些修行人，上課時好像純金造的佛像一樣如如不動，讓人覺得非常羨慕，但下完課以後，許多舉止令人瞠目咋舌。因此，真正有智慧的人，事前事後不應該有非常大的變化。

當然，在做事情的過程中，遇到一些不順，心裡產生厭煩，情緒波動也情有可原。但不管怎麼樣，你畢竟已經發願做這件事，一定要圓圓滿滿、善始善終。也只有這樣，自己才算是好人，有了好人的基礎，所有的護法神才會時刻護佑你，讓你做事情事半功倍。

原來有個人總抱怨什麼都不順，想讓僧眾給他念經，當時一位大德就說：“不要緊，你做個好人就可以了。”這裡面還是有甚深的密意。他前世做了許多壞事，今生也是為非作歹，這樣一來，每天求多少護法神，也不一定保護！

**違盟無恥非法行，所獲財食無愧用，
不顧閑言惡語故，身神頂神皆消遁。**

有些人的人格低劣，經常背棄盟誓，縱然在上師三寶、智者面前發誓賭咒，也毫不顧忌地違背誓言；同時無有任何慚愧，依靠狡詐非法的手段來養活自己，獲得一些

不正當的衣食、錢財，還認為非常了不起，無有慚愧地大肆享用；別人對他惡言誹謗，他也是無所顧忌，像塊石頭一樣沒有心識。這樣的人，不但會被人所厭棄，甚至與生俱來的護神也會捨己而去。

我們來到人間時，每個人都有天神保護，與自己的關係就像體內的蟲一樣密切，只不過自己不知道而已。中陰法門等密法中說：“人的身上有許多俱生神，如肩神、護神、白護神、黑護神……” 有時候打卦也是這樣，從卦象上看，某人最近遇到了不順，是因為肩神不高興，護神不高興，或者地神不高興，需要念什麼經來遮遣消除。可見，這些護法天尊是真實存在的。

倘若一個人懂得羞恥、謹慎行事，從不欺誑上師三寶，不僅人類對他恭敬有加，護法肩神也會日夜保護。但若自己無慚無愧，猶如屍體一樣，天神便會遠遠地離開，人們也不願意與之接觸。如此一來，凡有所做皆不吉祥，種種災害和過失均會出現。

所以，我們做任何事情，首先要做一個好人。本論從頭到尾都在講這個問題，只有先做一個好人，自己才有學佛修行的機會。

**他人財富圓滿時，自心無端感刺痛，
恆時譏毀眾人故，依怙神眾無力護。**

有些人心胸狹窄、嫉賢妒能，見到別人財富圓滿、有名聲地位、聞思智慧不錯，內心就像刀割火燒一樣痛：

“他憑什麼如此得意？我為什麼一無所有？”心裡實在是不平衡，就到處造謠誹謗，摧毀了自己的今生來世。對此妒心強烈之人，依怙神眾也無力護持。

作為凡夫，自相續中一點煩惱也沒有，這是不可能的；然而一旦生起嫉妒，要馬上意識到並勵力懺悔，倘若任其泛濫，造業是非常可怕的。《百業經》中有位三藏法師，眷屬眾多，衣食富足。後來來了一位阿羅漢，很多人對他漸生極大信心，三藏法師失去了昔日的名聞利養，心生苦惱，於是到處誹謗，說那位阿羅漢已破了根本戒，行持的不是佛法、是外道，千萬別去依止……。聽到誹謗的這些人，居然毫無理由地信以為真，便不再供養阿羅漢了。儘管三藏法師的名利恢復如前，但死後卻墮入無間地獄，感受無量劫的痛苦。

現在有些地方也是這樣，有些人以嫉妒心去誹謗別人，眾人聽後不經大腦思考，就人云亦云，盲目地跟著起哄。以前藏地寺院有位尼姑，嚴持淨戒、相貌端嚴，有個男人特別想跟她在一起，沒有得逞就四處造謠：“我與她有什麼什麼關係……。”後來寺院裡沒有觀察就把她開除了，她只好去一個寂靜的山洞裡修行。

當然，對有修行境界的人來說，這不一定成為修行的障礙，但那個人這樣造業，將來肯定會成熟果報的。所以有智慧的人應善於觀察，不要聽風就是雨，輕易地隨行妄言，更不能以嫉妒心去詆毀他眾。



如此彼等之因緣，摧毀自續之福德，
如人住於不淨地，雖求百千天龍尊，
然欲親近極難為，爾時有人如此說，
哎呀吾輩多祈誦，何故於事無稍利？

為何上述之人諸事不遂、護法遠離呢？因為這些人的品德極差，背棄誓言、忤逆父母、行事非法，將相續中的福德摧毀殆盡。猶如一個人住在廁所裡，雖然準備了豐富的美味珍饈，但誰也不願意來作客。同樣的道理，假如內心如廁所般骯髒，即使陳設了玉脂瓊漿、琳琅供品，天龍八部等護法天神也不會來親近你。

有些居士每天的供品非常多，目的不是害別人，就是求平安，真正想獲得解脫的少之又少。昨前天我問一個日本居士：“你們那裡的佛教怎麼樣？”他說：“信佛的有一部分，但大多數都是求平安，想解脫的寥寥無幾。”不僅是日本，現在很多地方都是這樣。有人為了求平安，每天供一點水果，喊破喉嚨地大聲念佛，但這不一定起到作用。為什麼呢？因為你這個人特別“髒”，除了自己以外誰都不顧，連最基本的人格都沒有。天尊、護法神在諸佛菩薩和上師面前發過誓，不幫助你這樣的人，所以想讓他們親近你，那是相當困難的。

經常聽到有人抱怨：“我交了這麼多錢讓寺院念經，也求了很多護法神，為什麼他們沒有加持，我的生意還不順利？我的事情還不成功？”其實這不能怪別人，而應該怪你自己，因為你自己太壞了，交多少錢念經也不管用。

以前的高僧大德們，凡事皆以因果為標準，如理如法地行持，為了眾生發菩提心，他們不用天天給自己念經，事業也非常圓滿、順利、成功。而你呢，以自私自利的發心來念經，起不到作用不應怨天尤人，應該好好地觀察自己。

我曾聽到有位上師說：“現在的人，好像沒有一個順利的，今天這個人不順利，家裡發生了事情；明天那個人也不順利，工作上遇到了挫折……他們都是為了自己害別人，怎麼會順利呢？求多少天尊也得不到利益。”的確如此，諸佛菩薩肯定有加持，護法聖尊肯定有力量，但你自己是什麼樣呢？這個問題值得反思。

**濁時眾生福報淺，平時行為不善巧，
受彼報應當了知，汝應莫作諸惡行。**

五濁興盛時期的眾生福報淺薄、煩惱粗重，不像初劫時的人們，智慧、慈悲、信心等樣樣具足。再加上前世的福報不夠，平時的行為不如法、不善巧，所以頻頻感召的事情多不如意。

有些人對自己太有信心了：“像我這麼好的人，福報為什麼不圓滿，為什麼還沒有證悟啊？”其實不應該這樣想，濁世的人，福報本來就非常淺。拿我來說，自己經常生病，到哪個醫院也沒有效果，絕對是前世造了很多殺生惡業，即生中的行為又不如法。所以像我這樣業力深重的人，去醫院只不過是應付而已，肯定不會好的。這樣想的話，覺得好一點，就算自己的病治不好，也不會怨三寶、怨護法神，認為佛法沒有加持。

在我的心目中，佛法的加持不可思議，護法的力量不可思議，然而我轉生在這樣的時代，一是前世的業力，二是今生中不如法的行為太多，感這種苦果也是理所當然，可能還有惡趣的痛苦在等著我呢？這並不是說好聽話，我心裡確實這樣想。大家了知此理之後，希望不要再造惡業，倘若行為如理如法，福報一定會逐漸增上的。

**士夫多數望自身，集聚一切勝福德，
然不了知無其根，如同瘠地播種子。**

人們都希望能積聚一切殊勝的大福德，世間人追求財富地位，修行人追求即生成就，不管在上師面前求加持，還是在佛像面前發願，心裡始終惦記著這些事。雖然心是如此迫切，但他們不了知自身是否具足條件。且不說遙遠的前世，今生中自己是不是護法神和上師佛陀加持的對境，有沒有最起碼的人格基礎呢？這一點也要詳細觀察。假如不具備這些條件，希求再大也沒有用，就像在荒涼貧瘠的沙漠上播種一樣，是不可能豐收莊稼的。並不是種子沒有能力，而是播撒的地方太差了。

現在有些修行人，連最基本的出離心和信心都沒有，卻妄想在相續中出現最高的證悟境界。有些領導也是同樣，自己當村幹部的能力和智慧都沒有，卻想登上國家主席或省委書記的寶座。其實，當一個領導，無論官職大小，至少要有利他之心和做人的基本素質，若連這些都不具足，自己不知天高地厚，最後只會是洋相百出。

說到“不知天高地厚”，我想起了一個笑話。以前

在學校讀書時，我藏文成績好一點，有個老師總看不慣，覺得我非常傲慢。有一次我在上課時給同學遞紙條，當時被他看見了，他瞪著大大的眼睛說：“你認為你是世界第一嗎？難道不知道還有第二、第三嗎？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下面同學就悄悄地說：“第二、第三再好，也不如第一！”但大家公開也不敢講。二十多年過去了，現在好多人還沒有忘記這件事。

所以，人真的需要觀察自己，自己到底是什麼樣的法器、是什麼樣的根基，這些務必要心裡有數。若能了知這一點，以後即使你的願望沒有成功，也不會感到特別苦惱。

**擁有智慧福德者，自然具足諸功德，
若具功德則諸天，不求亦將自然集。**

一個人若具足世出世間的智慧，擁有前世所積累的福報，他不一定非要勤作，也會自然圓滿諸多功德。如果有了這些功德，比如人品性格很好、憑良心去做事，則不需要祈求天眾護法，他們也會自然集聚。上師如意寶講過：“一個人的行為若非常圓滿，縱然沒有天天求護法神，彼等也會前來相助。”

有些人經常問：“我今天沒給護法供大蘋果，他會不會不高興，以後不再理我了？”絕對不會！只要你人做得很好，憑良心和道德做事，即使你忘了或者沒時間供養，智慧護法神也不會懲罰你的。反而由於你的智慧福德十分圓滿，他會一直跟隨在你身邊，恆時賜予保護。

在世間當中，我們不僅需要人的幫助，還需要護法天眾的幫助。如果有了這兩者的幫助，自己的事業、運氣才會越來越增上，否則，做任何事情都會舉步維艱。

**何人表裡為一致，所發誓願極堅固，
眾人於彼亦歡喜，諸天喜之何需說。**

不管是什麼樣的人，若能做到表裡一致、言行如一，當面與背後不相違，所發的誓言、所承諾的事情如同刻在石上的花紋一樣，永遠不會改變，眾人一定會喜歡他。護法天神明察其為人之後，對他歡喜又何需懷疑呢？

我們學習佛法，人首先一定要實在。古人云：“人心要實，火心要虛。”生火燒茶時，如果把柴堆得死死的，一點空隙都沒有，就算趴在地上吹半天，也不會有火星冒起來，所以火心一定要虛。而人心必須要實，假如人心特別虛假，陽奉陰違，則不具足好人的法相。

現在社會上有些人，甚至包括佛教徒，經常口是心非，看起來特別假。這樣的“假人”，大家覺得他很聰明、很有能力，好多老闆也喜歡，而見到老實的人——“不行！這個人太笨，我不要！”其實老實人也許在一兩件事情上不成功，但究竟而言，他說的話很可靠，做的事情很穩重，最終一定會有所成就。

人要穩重和老實，這一點我們自己有沒有？私下應該觀察一下。字面上看來，這個教言非常簡單，但在做人的問題上相當重要。為什麼上師如意寶及傳承上師對這個短短的教言如是重視？這裡面有很多不共的緣起和意義！

**何人知恩且報恩，深信因果無倒行，
人亦設法饒益彼，諸天利之何需說。**

不管是什麼樣的人，若能知恩報恩、深信因果，不僅世間人會恭敬他、饒益他，有天眼通的護法神和天尊，完全能了知他的心，幫助他就更不用說了。

在這部論典中，相當一部分道理都在講怎樣獲得諸天護法的幫助。如果自己被他們捨棄，沒有得到他們的保護，一切事業都不可能成功。所以，大家平時應按照本論所講的那樣，嚴格要求自己的行為，這一點非常重要。

此處講了兩個要求，第一是知恩報恩，今生中不管是什麼人在什麼情況下說明自己，只要別人有恩德，就應該尋找機會報答。如果沒有能力報恩，起碼也要知恩，經常在別人面前說一下。過去有些弟子在上師如意寶面前，經常歌頌上師傳講密法的恩德，以此緣起，上師顯現上也有不同的攝受方法；第二是深信因果，所作所為不顛倒而行。若具備了這兩個條件，這就是真正的智者，眾人都會想方設法對彼作饒益，護神等就更不用說了。

因此，好人和壞人的界線，分起來並不是特別困難，只要懂得知恩報恩、對因果深信不疑，這個人必定是好人，任何人都會喜歡他。

**何人勇敢不脆弱，親怨悲恨不顛倒，
國王亦為護如眼，諸神護之何需說。**

有些人非常勇敢，無論做什麼事，有一種不共的堅強意志，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脆弱，什麼違緣也動搖不了他。

同時，他恩怨分明，對事情的前後分得清清楚楚，哪些是親人，哪些是怨敵；哪些是悲憫的對境，哪些是憎恨的對境，對此一點都不顛倒含糊。不像有些人，怎麼痛斥也無所謂，怎麼讚歎也無所謂，看起來像個人，卻不具足人的法相；說他不是人吧，吃飯走路又跟人一模一樣。

當然，從學佛的角度來講，對怨敵不能報仇，沙門四法中有明確規定，但這裡兩個概念不能混在一起。因為有些人好像石頭一樣，對別人的打罵與損益毫不在乎，別人和自己分不清楚，親人和怨敵分不清楚，成天迷迷糊糊的，自認為菩提心修得不錯，但實際並不是這麼一回事。

如果一個人敢於承當、無所畏懼，什麼事情分得非常清楚，明君聖主也會像愛護眼目般器重他，做事情經常委以重任，諸天神也會敬重保護。一般來講，護神對人文道德、世間道義非常重視，真正具有這些法相的人，他們會竭盡全力護持；而不具足法相的那些人，他們則棄如敝屣、不屑一顧。

這些教言看起來不難，但做起來可不是那麼容易。在座的道友，大家以後全部住在山洞裡，不跟任何人接觸是不可能的，只要接觸人的話，起碼要掌握這些做人的竅訣。雖然你們以前也曾受過各種教育，但像這樣把世間與出世間結合起來的做人教言，很多人都非常缺少。大家今後弘法利生也好，自己修行也罷，這些教言是必不可少的。若連這些都分不清楚，世間和出世間也搞不明白，自己儘管認為自己修行不錯，但實際上可能還不具足人的法相。

**一切所取所捨事，人前雖可保密之，
於天卻難保密故，欲得成就誓為主。**

在世間中，每個人都有所取所捨之事，這些事情，大多是自己在諸佛菩薩面前承諾過的。如果真正行持時與最初的諾言相違背，雖然你可以在人前保密一時，卻瞞不過聖尊上師及本尊護法的天眼。

比如你暗地裡做些不清淨的行為，很多人也許暫時不會發現，但逃不過上師護法神的眼目。他們知道了你的惡行之後，上師無法加持你，護法神也會討厭並遠離你。所以，要想獲得一定的修行境界，當面和背後儘量表裡如一，所發的誓言不要輕易放棄。

有些人發願不吃肉，但趁人不注意，偷偷到飯館裡吃上一塊。此舉雖可瞞得了別人，卻背棄了在上師面前的承諾，就像服了毒藥一樣，已經做了不清淨的事情。若不馬上懺悔，過失相當嚴重，因為上師諸佛是非常嚴厲的對境。下面講“誓言”時，這方面的問題還會廣說。

**何人發誓語堅定，成辦大事具慧力，
諸天於彼亦生懼，餘眾畏之何需說。**

有些人所發的誓言，如同山王一樣堅定，縱遇生命危險也不會改變。同時具有極敏銳的取捨智慧，對未來難以把握的問題，能以純熟的智慧進行判斷。這種人既有堅定的誓言，又有洞察時事的智慧，護法天尊亦對其生敬畏之心，認為他非常厲害，一般的眾生就更不用說了。

表面上看，每個人都會說話走路，似乎都是相同的，但實際上各人的智慧和品行有天壤之別。以前我寺院有個老修行人，他不是堪布活佛，也不是特別出名，但為人處世非常不錯，誓言堅定，平時不願意到處亂跑，再加上智慧也很好，一旦決定的事情，很多高僧大德也不得不承認。所以對於這種人，無論人和非人都會敬畏三分。剛開始與他相處時，不一定有這種感覺，但接觸一段時間後，大家都會覺得他很了不起，恭敬之情油然而生。

然而現在很多人，一是誓言不堅定、人格不穩重；二是沒有甚深的智慧，以致人也不怕他、護法神也不怕他，自己沒有什麼威力。因此，為了讓護法神害怕，為了讓更多的人害怕，我們應該做個具有威嚴的人！

**是故一切護神眾，居堡即為自身心，
當掃不淨惡行塵，陳設善行之供品。**

通過上述道理，大家已經了知，若要得到護法神的保護，行為必須如法穩重、誓言堅定。一切護法神居住的地方，就是我們的身心。如果我們所作所為非常如法，起心動念也非常清淨，經常想到善法、因果、利益眾生，護法神自然十分高興。所以，我們應掃除貪嗔癡、嫉妒、驕傲等不清淨的念頭，以及表裡不一等不如法的行為，陳設慈悲心、誓言堅定等善法的供品，如此護法神必定恆常庇護，隨時不離左右。

《藏密佛教史》中的秋吉旺修（簡稱格日秋旺），是位非常了不起的伏藏大師，他的兒子也是個伏藏大師，但

他的兒子為了提高名聲、鞏固事業，著力希求一些猛咒。後來秋吉旺修告訴他：“只要有利益他眾的心，不用念一些咒語，護法天尊也會自然降臨。因為他們都曾承諾過，哪裡有利益眾生的人，必定會去幫助他。”比如蓮花生大師在降伏地神時，地神當時就發誓：“對如法行持、利益眾生之人，我等會不惜一切來保護他。”

當然，有機會的話，念儀軌多祈禱護法神也是有必要的。現在有些人認為：“修護法神是多此一舉，安住在空性中就可以了。”其實不管是藏傳佛教、漢傳佛教，均離不開護法神的大力護持。自古以來的高僧大德，都有護法神以顯現、不顯現的方式來相助，若僅依靠個人的力量來戰勝一切違緣、圓滿一切所願，那是相當困難的。就像如今社會上，要想做出一些貢獻，自己的智慧水準必須跟得上，社會關係也要跟得上。

在座的有些道友，十幾年來修行很圓滿，比較順利地在這裡完成了學業，應該感謝護法神的護持。倘若沒有他們，末法時期想長年如一日地聞思修行，最多只能堅持一兩個月，甚至連這種機會恐怕也沒有。

因此，大家不能走極端：有些人整天求護法神，什麼都不做；有些人覺得這些不需要，全部一併拋除。這都是不合理的。像上師如意寶那樣的大成就者，生前還特意供護法神，念一些儀軌時，還有專門的供品。他老人家那種境界，我們今生是望塵莫及的，因此證悟得再怎麼高，也不應該捨棄這些！



**其後雖未常祈求，自然聚會諸天神，
猶如大海集海鷗，或如蓮苑聚蜜蜂。**

如果有時忘記或沒有專門去供養護法神，這也不要緊，只要你身心調柔、行為如法，時時想到利益眾生，諸天護神自然聚集在你的身邊，對你加以保護。有些道友經常問：“我出去時供護法不方便，若不供的話，他們會不會不高興就懲罰我？”當然是不會的。他們都是智慧護法神，不像我們人一樣嫉妒心強——關係好時天天供養，偶爾一次不供養，就馬上反目成仇。只要是利益眾生的人，他們都會進行說明。供養一瓶酒、一點蘋果，這些有也可以、沒有也可以。有的話，是一種緣起，不能說一點都不需要。但並不是必須有，只要你的心是利益眾生，不管漢地、藏地的哪個護法神，肯定都會履行自己的諾言。

猶如美麗的海島，不需要發出喧囂來邀請海鷗，牠們也會自然聚集；或如花園中的鮮花，無論盛開於何處，蜜蜂都會紛然而至。同樣，只要我們身心清淨如法，護法天尊一定會鼎力相助！

**何人若有神所護，則彼以其獨自力，
堪與成千上萬眾，所有力量相匹敵。**

若有了護法神的護持，縱然只是孤身一人，其力量也能與成千上萬的人相匹敵。

從有些高僧大德的生平看得出來，雖然他只是單槍匹馬一個人，但他所做出的事業，無數個小人物加起來也不

及萬一。就像上師如意寶，以前不管到哪裡去，名聲威力非常大，哪怕只說一句話，產生的震撼力也是有些人畢生都辦不到的。這其中就有護法神的力量，如果有了護法神的幫助，身體的威力、語言的分量跟其他人完全不同。

護法神的幫助很重要，尤其是末法時期，僅僅依靠自力來完成所有的事業，這是不實際的，只有依靠護法神的力量，做什麼事情才會圓滿。《格薩爾王傳》中有個仙巴大臣（格薩爾王的弟弟，也有說他是卵生的），護法神對他的幫助特別多。有一次，他與力量強大的魔王交戰，在摔跤時，魔王把他舉到飛禽才能飛翔的高空中轉了一圈，然後準備往地上摔，因為有護法神的保護，怎麼樣也摔不下來。後來仙巴開始反攻，雖然他的力量不如對方，但依靠護法神的幫助，把魔王摔在了地上，用繩子捆了起來。仙巴平時喜歡抽煙，於是就坐在魔王身上抽一桿煙，魔王突然動了一下，把仙巴甩開就跑掉了。儘管那次交戰中魔王跑了，但最後還是被降伏了。試想，如果當時沒有護法神的幫助，仙巴肯定會被摔爛的，所以他表面上是一個人，實際上已具有了千萬個人的力量。

**若天垂手予提攜，自亦登上善行梯，
則彼真實能享受，利樂譽之無量殿。**

此頌是一種比喻的手法，意思是說，天眾護法若從上垂手來拉你，你自己也是竭力攀登行善的階梯，那賜予今生來世無量利樂的殿堂之門，從此便會對你敞開。

世人都嚮往快樂，希望獲得名聲財富，但很多人無法如願以償，原因是什麼呢？一是自己的行為太惡劣，沒有好好行持善法；二是護法天眾沒有加以護持，以致自己始終處於苦難之中。倘若有了護法的幫助，再加上自己善行的力量，兩者結合，降伏魔眾也會輕而易舉。

前段時間，我做了一個虛幻的夢，雖然它並非什麼證相，不過情節有點離奇。那天，我們發心人員在電腦上處理完“菩提學會會標”的寶劍後，我盯著它看了半天。當晚我就夢到去了一個地方，那裡有個牛頭魔王在殺人，我打算與它交戰，但很清楚依靠一個人的力量無法戰勝。過了一會兒，來了個人，他既像出家人、又像在家人，行為不倫不類的，但感覺上是單堅護法神。當他走來的時候，綠色護法杯裡的酒自然溢了出來。我是學過因明的，不會無緣無故相信什麼事情，但見到這種現象，覺得他很了不起，於是對他生起了信心。後來我持著寶劍，依靠這個人的幫助，成功地對付了牛頭魔王，結局非常圓滿。

當然，在迷亂的夢境中，倒不一定真是什麼護法神。現在很多人經常依靠夢來判斷事情，依靠幻想來決定未來，這是不如法也是不科學的。可是話又說回來，若把護法神完全當成一種神話，那也不太合理。

以前上師如意寶去印度時，本來準備先去一個寺院，當時什麼都準備好了，但紫瑪護法神突然降臨說不能去，否則會有一定的違緣。後來我們就沒有去，如果去了，確實會有很大的違緣。上師當時還問：“從印度回來時，我們應該走拉薩那邊，還是走香港那邊？”護法神說應從香港回來，走拉薩的話不太方便，後來發現果真如此。

因此，護法神的幫助決定無疑。有些道友對此滿不在乎，覺得好像無所謂，這樣不太好。而有些人又太過執著了，無論到哪裡去，什麼法都不修，就是拎一個酒瓶子（供養護法時，一般要用酒，但也可用其他飲料代替），這也沒有必要嘛！

**追逐福德不得之，因彼福德勝妙樹，
穩固不移挺拔於，高尚行為之因中。**

世間上無數的人不斷追求福報，想獲得名聲、地位、財富，但沒有一定因緣是得不到的。因為福德的善妙之樹，永遠紮根於高尚行為的泥土中，這是它生存的唯一環境。

有些人現在擁有福報，也是他前世行善得來的，假如行善的因不存在，福報的果絕不可能產生。知道這個道理後，求福報、求平安的人，應經常處於高尚的心行中，若能如此，福分也會不求自來。否則，若為了名聲財富不擇手段，也許依靠前世未消盡的福分，暫時會得到一點點安樂，但這個享完之後，生生世世都會處於痛苦之中。

行為高尚非常重要，印光大師曾講過一個公案：清末李自成率農民起義期間，老百姓家破人亡、流離失散。有一姓袁之人在逃難時，與兒子失散，後想娶一妾續香火。剛買回一個女子，進房便見她傷心地哭，袁公問她何故，女子說：“家中窮得沒飯吃，丈夫餓極要自殺，所以賣身想救活丈夫。回想起來，我倆平日感情甚好，現在卻活生生分離，怎不教人傷心？”袁公聽了很感傷，天亮後送其回家，又贈銀一百兩，叫夫妻做小生意度日。

夫妻倆非常感激，打算買一好女人，給袁公做妾生子，但一直沒有找到。後來見一相貌端正的孩子要出賣，他們想：未得女子，先買一個童子服侍袁公吧。買定後送到袁家，袁公細看再三，原來竟是失散的兒子。行善的報應竟有這麼快、這麼巧！

當然，是否人人都會這樣，也不一定。但只要自己行為道德，福報定會以各種方式出現。米滂仁波切在此告誡我們：若欲福德久遠，首先必須端正心態，行持高尚之行！

**濁時眾生福德淺，是故智者極罕見，
雖勤行持高尚行，實際秉持極難為。**

五濁興盛的末法時代，眾生福德極為淺薄，具遠見、有利他心的智者也罕見應世。即使有的話，他們以種種方便勸眾生行持高尚行為，真正能做到的人也是寥若晨星。

在古代，伏藏大師、大成就者、大智者成批湧現，而現在這樣的大德卻越來越少。不僅我們普通人的福報極淺，包括有些高僧大德也是這樣認為。比如弘一大師，在別人看來他的福報非常不錯，學識、地位、修行等令人羨慕，但他始終認為自己的福報淺。在有些教言中，他針對學佛年輕人的劣習，提出了四點建議：一、愛惜福報；二、經常勞動；三、受持戒律；四、自尊自重。尤其是惜福這一條，他常說：“我們末法眾生的福報很淺，一切衣食切不可隨意浪費。”草鞋、衣服沒有用五六年，他是從來不換的，日常飲食非常簡單，用紙墨也很節省。他

經常給僧眾講這些道理，說不僅是自己，印光法師對惜福也很重視：有一次，一個人供養印光法師白木耳，讓他補身體，大師馬上托人送給諦閑法師，說自己福報淺不堪受用。像這樣的大德，珍惜福報尚且如此，我們這些平凡眾生，行為上更應該值得注意。

米滂仁波切說：“末法眾生的福報淺薄，真正有福報、有智慧的人相當稀少，即使偶爾出現於世，也是違緣重重。”去年尼眾這邊重視聞思修行時，好多法師都生病了，她們認為自己的福報太淺了。薩迦班智達也說：“智慧淵博、持戒清淨、道德高尚之人，不一定會長壽百歲，且會出現各種違緣。”因此，藏地、漢地有相當一部分高僧大德，壽命、事業在顯現上都沒有圓滿。

此外，在末法時期，勸眾生行持善法也非常困難。今天跟他說得好好的，但他堅持兩三天之後，又開始故態復萌了。所以，正如頌詞中所說“雖勸行持高尚行，實際秉持極難為”。

**古人大德之二規，眾人對此不重視，
甚多惡劣眾生中，高尚之行鮮有聞。**

現在眾生福報的確淺，對古人的傳統道德和高僧大德的崇高思想，幾乎都不太重視，認為這些太陳舊、呆板，跟不上時代潮流。他們一味追求亂七八糟的知識，行持高尚的行為鮮有耳聞。

古代仁義禮智信等道德，以及佛教慈悲為懷、普渡眾生的精神，對調整人心有非常大的幫助。尤其是佛教的種

種行持，並未隨時代的變遷而化為烏有。你們新一代的佛教徒，應將這些傳統牢牢掌握、代代相傳，不要為了適應現代人的口味，就將佛教的行為和思想慢慢淡化，最終徹底世俗化。

我有時候不太願意去大寺院，因為那裡經常忙於外面的建築，聞思修行的現象難得一見。每次去那些寺院時，總有人給你介紹：“我們殿堂花了幾億人民幣，折多少美金……。”其實，這個有也可以，沒有也可以，內心的變化才是最重要的。

前年，我去了東北海城的“大悲寺”，那裡雖然建立只有五六年，但保持著古代佛教的傳統。僧人全部是手持鉢盂、日中一食，不接觸金錢，除了三衣以外，身上不持分文，個人的供養都屬於常住。門口還有個大標牌，上面寫著“禁止收錢”。平時我在別的寺院和道場中，看到的都是“歡迎捐款，功德無量”，相比之下，那裡的道風讓人讚歎萬分。

上師如意寶在《智悲精滴》中，也曾對出家人、在家人有過一些批評，說現在有些人特別喜歡低級庸俗的時尚，將叛逆行為當作新潮處處標榜，優良傳統幾乎被全盤拋棄，語言行為更是不倫不類。當然，這並不是讓我們非要過古人的簡陋生活，把茶壺全部扔掉，每個人都要拿著瓦罐，而是說有些有價值的思想瑰寶，萬萬不能捨棄。

隨著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如今許多人一改以往的傳統，競相在穿著打扮上標新立異：今天穿喇叭褲，明天穿牛仔褲；今天把頭髮染成黃色，明天又改成紅色；今天的

眼睛是綠色，明天又變成黃色……每天盲目地在外表上更新換代，內心的智慧卻日漸貧瘠荒涼。

**雖此大地滿惡人，然自當持高尚行，
如是行持則自己，自然功德圓滿成。**

現今此大地上可謂惡人遍佈，處處盡是蠻橫惡劣之人，但我們也要如蓮花般出淤泥而不染，自己秉持佛法和世法的高尚行為。若能如是，所做的一切會越來越完美，所希求的功德也會越來越圓滿。

我們學習佛法的人，常會遭到他人的嘲諷和反對，甚至還有人覺得你精神有問題。儘管環境非常惡劣，但也要儘量護持正見，以大悲菩提心、緣起空性見來對待一切，千萬不要被邪見染污了自己的相續。這兩三年來，我每次給別人回信時，總會加上這一句：“雖此大地滿惡人，然自當持高尚行。”但他們到底做到沒有，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心裡確實有這種希望。

現在的惡人非常多，前幾天有人在網上問：“佛經中說人身稀有難得，但為什麼現在的人口越來越多？”我回答道：“佛陀是說暇滿人身難得，並沒有說造惡的人身難得。密勒日巴尊者曾對獵人啟鬪巴（又名怙主金剛）說：‘本來佛說暇滿人身珍貴難得，但看見像你這樣的人，便會覺得人身很容易得到。因為這種人身跟惡趣的身體無有差別，並沒有什麼可珍貴的。’”

總之，大家不管到哪裡去，總會遇到很多不知因果、不信前後世的惡人。自己一方面要對他們生起悲心，另一

方面不要被惡人所左右，當守持最高尚、最穩重的行為來利益眾生。

**正士高尚行為者，樹根妙慧與穩重，
樹莖有愧不放逸，樹枝正直誓堅定，
樹葉知恩為利他，樹花信心發放施，
樹果安樂及聲譽，此等缺一不可也。**

此頌略攝了本論的所有內容，用比喻的方式，將一個人必須具備的優良品德，喻為一棵根莖枝葉花果具足的大樹。這十二種功德缺一不可，若有一個不具足，就像大樹有了缺陷一樣，不可能是個完美的人。

《二規教言論》比較簡單，不像因明和中觀那樣難，這次學習《入行論》的同時，我要求大家也學一下本論。如果不聽我的話，那也沒辦法；要聽的話，你們應好好體會這裡面的含義。我在與很多佛教徒接觸的過程中，覺得他們雖有佛法上的境界和信心，可是人格不夠完美，以致有些功德無法增上。若連世間的好人都做不到，怎麼會有出世間的功德呢？因此，大家務必要先做一個好人，在此基礎上再修佛法，才能將其真正的功德體現出來。

米滂仁波切用一棵樹作比喻，其中有相當甚深的意義。人就像是一棵樹，樹沒有根肯定會乾枯，人沒有根也肯定一事無成。那什麼才是人的根呢？就是智慧與穩重。沒有智慧的話，世出世間什麼事情都幹不了；沒有穩重的話，即使有智慧也用不上。所以，此二者是最關鍵的，猶如樹的根一樣。

樹莖是有愧和不放逸。樹只有根而沒有莖也不行，同樣，一個人雖然有了根本，但所作所為沒有慚愧心，也不以正知正念對治自己的煩惱，那就不是真正的人。

樹枝是正直和誓言堅定。一棵樹有了樹根和樹莖，但沒有樹枝的話，看起來光禿禿的，也不完美，所以正直和誓言堅定不可缺少。

樹葉是知恩與利他。樹若沒有一點枝葉，肯定不好看、不圓滿，因此，一個人要具備知曉恩德和利他之心。

樹花是信心和發放佈施。樹果是自他暫時究竟的安樂和榮譽，這兩個是最後的收穫。

一個人若具足前十種功德（樹根、樹莖、樹枝、樹葉、樹花，各有兩個功德），最後的果自然而然會出現。這十種功德是做人的根本，大家應該看看自己具不具足。至於每種功德的具體解釋，下面會一一廣說。

“此等缺一不可也。”這些功德一個也不能缺，如果少了一個，整棵樹就不完整了。所以，為了成為非常圓滿的“大樹”，我們一定要反反覆覆觀察自己有沒有這些功德。假如其他功德都具足，唯獨沒有慚愧心，那今後應在這方面多加努力；如果穩重方面尚有欠缺，在家裡始終待不住，今天跑到這裡、明天跑到那裡，身體、語言、心都不穩重，那做人的根就沒有了，樹的一半已經枯掉了。

表面上看，這個教言非常簡單，實際上做起來還是比較難。有些人總喜歡高攀“大圓滿”，但如果自己人都沒有做好，這些法也是沒有用的。因此，“大圓滿”過一段時間再說，最關鍵的是先做好一個人，不然連根都沒有的話，一切只是紙上談兵！

一、智慧



**所謂妙慧即智慧，即是無誤取捨者，
若無如眼此智慧，則彼無有其餘德。**

此處的“妙慧”，是指能無誤取捨的智慧，它猶如雙目般不可或缺。假如沒有智慧的明目，縱然具足其他功德，在世間上也是寸步難行。

在這個世間上，沒有智慧的人相當可憐。前段時間我去了一個孤兒院，看到那些孤兒每天都在學知識，心裡有種不可言說的歡喜。如果沒有別人的幫助，他們一輩子可能會成為沒有知識的文盲。就像我家鄉的有些牧民，什麼功德都具足，但是因為沒有知識，世間、出世間什麼事情都做不了，不要說做生意賺錢，連寫自己的名字也相當困難。

平時有些人把孩子就送到寺院出家，我就給他們提建議：“最好先讓孩子好好讀書，等有了一定的文化，再來出家也不遲。”一個人如果什麼知識都沒有，光剃個頭出家是很可憐的。因此，智慧非常重要，寂天論師在《入行論·智慧品》中也說：“此等一切支，佛為智慧說。（智慧度最為主要，其餘五度必須以智慧攝持，方能圓滿。）”

**彼亦取捨一切事，須先詳細而觀察，
世間眾生之遭殃，皆從未知未察來。**

具有智慧的人，取捨任何事情時，首先都會做詳細的觀察，倘若自己智慧不夠，就去徵求智者的意見。那些損害名譽、倒楣失敗的事，大多是由於當事人沒有智慧、

愚昧無知，有些雖然有一點智慧，但沒有經過詳細觀察所致。這就是智者與愚者的區別，如《格言寶藏論》云：“必定發生之事前，對此研究則分清，智者愚者之差別，事後觀察即愚者。”

我們做任何一件事情，首先應當詳詳細細觀察，智慧不夠的話，問別人也沒有什麼不好意思的。格言中說，愚者問別人覺得羞愧，而智者不問別人才覺得羞愧。因此，自己若有不懂之處，理應虛心向他人求教，千萬不要盲目行事！

**或由年齡未成熟，或是孤陋寡聞者，
自己往昔所做事，亦有眾多自所笑。**

雖然做事之前需要觀察，但有時由於自己年齡未成熟而考慮不周，有時因為與外界接觸少而孤陋寡聞，因此，所做之事當時覺得很合理，現在看來卻幼稚可笑。

在我十來歲時，有次一個人給我一塊香皂，我拿著它到河邊洗臉。由於牧區的孩子基本上沒有用過這些，所以洗完臉後，照鏡子一看，覺得自己非常好看，當時就認為：“世界上好看的人，肯定都有一塊香皂，人的美醜也是由香皂來分的。”後來一想起來，就覺得非常好笑。

曲恰堪布年輕時，家裡也比較窮。一次別人給他做了件衣服，他看袖子上的羔兒皮特別漂亮，就馬上捲起來露在外面。一個上師告訴他：“不要捲起來，這樣並不好看！”我小時候也是這樣，有了一件新衣服，就想穿給很多人看，長大後覺得自己非常愚蠢。

前段時間，有個學《入行論》的道友也說：“現在懂得佛法的道理後，想起以前的行為特別可笑，自己都不好意思！”我們很多道友也是這樣，受過正規的佛法教育後，回顧以往剛學佛的心態，不禁感慨當時的孤陋寡聞，對很多不如法的行為也非常後悔。因此，我們的智慧要成熟起來，這是非常重要的！

**是故於諸善惡事，見多識廣極為要，
尤其大國大政規，廣見多聞亦為要。**

頌詞中的“善惡”，並不是善業和惡業，而是指善事和惡事。你若到一個地方，當地的人們認為哪些是好人好事、哪些是壞人壞事，對此應該有見多識廣的智慧。如果沒有這種智慧，自己每天困在一個“小口袋”裡，重要的事情一問三不知，說別人過失卻非常聰明，那就不是真正的好人。

作為一個有智慧的人，無論對好事、壞事，都應該有所瞭解。就像上師如意寶，不說出世間的超越智慧，即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眾生的心態行為、各地的傳統習俗，他老人家也都瞭若指掌。每到一個地方，必先通過各種途徑瞭解該地的風土人情。

當然，你若一輩子待在山洞裡修行，不瞭解這些也關係不大，但大多數人可能沒有這種緣分。所以不管是居士也好、出家人也好，對於世間的好壞善惡、國家的重大決策、國際的政治變動，應該適當做一些瞭解，這對修行和人格培養也很有幫助。

有些人想：“看報紙、聽新聞都是世間人幹的事情，像我這樣脫俗出塵的修行人，知道這些有什麼用呢？”當然，這些若對修行有影響，讓你一天到晚沉迷其中，那可以不用去瞭解。以前我看到有個出家人整天看電視，甚至吃飯時也盯著看，看到精彩的地方，筷子就懸在半空中，嘴巴張得大大的，一直保持了好長時間。這樣入迷也太過分了，如果控制不了自己，那還是儘早放棄好。但一般來講，我們最好能關注一些國內外時事，這樣一來，眼光會越來越開闊，心胸也會越來越廣大。否則，只知道白菜多少錢一斤、牛糞棚裡還剩幾袋牛糞，除此以外，連聯合國秘書長是誰都不知道，尤其是有些女人，跟自己家庭工作沒關係的事情，從來不願意過問。這並不是智者的做法，而是一般市井小民的行為。因此，對有智慧的人來講，應當學著去瞭解整個世界。

我們學院的有些道友，去外面回來以後，言談舉止都變了，一方面是不太好，天天都觀外面，一點也不觀自己的心。但也有一個好處，就是讓人覺得他不太笨，什麼事情都懂一些，而且關心的問題比較大，不是除了自己的飯碗以外一無所知！因此，根據米滂仁波切的教言，大家應當廣聞多學，瞭解一些事情還是有必要的。

**一旦胸懷極寬廣，接受好壞諸事時，
方能位列正人中，是故廣見極為要。**

若按此處的標準來衡量，有些人的度量小，什麼都不能接受，那不算是真正的人。人的標準是什麼樣呢？心

胸猶如虛空般寬廣，別人誹謗你也好、讚歎你也好，什麼都可以容受，對痛苦和快樂不會斤斤計較。遇到自他的痛苦，不會特別傷心；遇到自他的快樂，也不會過分歡喜。什麼事情都想得開、放得下，同時具有廣大的見識，這才是列入了人的行列。

有些人剛開始學佛，哪怕做了一個好夢，第二天就興奮得吃不下飯，到處宣傳：“我昨天做好夢了，好大一片光啊！”但若遇到一點點違緣，他又痛苦得要死要活。可是若經過一定時間的訓練，修行中出現什麼樣的覺受、驗相，他都不會特別執著了，只要堅持自己的原則，什麼苦樂都能接受，這才是真正的一個人。

我們現在的這個年齡，在人生道路上經歷了許多事情，《二規教言論》的這些教言，親身體驗過以後，才發現確實一點也不錯。你們有些年輕人，無論對生活還是修行，什麼都看得非常簡單，有點挫折就接受不了。其實，只有經歷一些事情後，你才會發現：“的確如此！人到了最後的時候，心胸很寬廣，什麼都可以接受，那才是個真正的人。”

**由此具有智慧者，考慮長遠之利益，
平時目光極遠大，發起廣大殊勝心。**

具有世出世間智慧的人，應該“站得高，看得遠”，把眼光放長遠一點，不要只考慮眼前的蠅頭小利，僅僅想到個人的事情，而應發起廣大殊勝之心。



你們現在都發了菩提心，這種發心非常廣大，所以平時也不要總惦記自己的事情，應該為眾生、為民族文化多考慮一些，這對你生生世世的影響也非常大。即使你今生的事業不廣大，也沒什麼培養前途，但如果發心很大的話，對來世將有不可思議的利益。

在座的道友，無論男眾女眾，不要天天想著自己，應當想以後怎麼樣弘揚佛法、怎麼樣幫助眾生、為來世積累什麼樣的資糧。不要像現在有些目光短淺之輩，只盯著今生的短暫利益不放，今生中也只考慮年輕的這幾年，根本不管晚年如何度過。手上稍微有點錢，就今朝有酒今朝醉，到飯館裡去揮霍一番，整天迷迷糊糊的，從來不想自己和他人的前途命運。

要知道，一個人不管能力大小，發心還是很重要。老年人也應當如此，即便明天離開人間，今天也要發廣大的誓願：“乃至生生世世弘揚佛法，廣利有情。”倘若發心很廣大，來世的行為定會發出利他之光。

現在有些寺院裡的師父，經常諄諄告誡弟子：“自己的利益很重要，要發財發財……”有些弟子本來是大乘根基，人也很有智慧，但因為師父沒有教好，心胸就越來越小。原來他的學問很不錯，目光也很遠大，但現在整天想的都是自己發財，根本不考慮來世如何。說難聽一點，真是好可惜啊！因此，每個人要有廣大的發心，就像米滂仁波切在這裡所說的，應當發起殊勝的菩提心，一切行為以菩提心來攝持。

**狹慧目光短淺者，成辦自他之諸事，
雖為精勤果極小，猶如孩童造土房。**

智慧狹窄、目光短淺之人，在承辦自他一些事情時，雖然盡心盡力，下了很大功夫，但猶如孩童們造土房一樣，所取得的成效卻很少。

沒有智慧、鼠目寸光的人，只在乎眼前利益，根本沒有長遠打算，不管是說話、事情，收效都微乎其微。所以一個人不要把自己束縛在小圈子裡，尤其是做事情、想事情時，不管自己有沒有能力，應該稍微擴大一下智慧的境界。

這一點，不僅出世間的成功需要，世間上的成功也不可缺少。“太平天國”的領袖洪秀全，正因為他的狹隘自私、目光短淺，致使叱吒風雲的太平天國迅速夭折；還有清末闖王李自成，其失敗也跟他自身的這些缺陷有關。而現在的有些高僧大德，顯現上可能轟動一時，但後來在弘法利生方面也是命不久矣，原因多是因為目光只放在自己的事情上，凡事考慮不周到。這些人暫時的輝煌事業，就像孩童在河邊用沙石堆砌的高樓大廈一樣，一股大風或一陣大雨便可將其毀壞無餘。

因此，大家今後應當多想到眾生的利益，多想到自己生生世世的長遠利益，不要總顧慮眼前那點生活。就像有了火、灰會自然產生一樣，只要有了長遠的利他心，自己的利益無勤當中即可成辦。你們學到一些佛法後，也不要常想通過什麼途徑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如果總在這方面考

慮，人人都知道你的動機，你也不一定會成功。一旦有了弘法利生的緣分，應當時時不離利他之心，千萬不要目光短淺，始終想著保護自我。

**或多自己能了知，若不了知問智者，
當閱智者諸論典，思維愚智之差別。**

具足辨別是非的智慧後，應通過智慧來詳細觀察，大多數問題可憑自己的智慧來抉擇，但有些問題若搞不清楚，可虛心向他人討教，不要不好意思。古人常言：“智者不問執為恥，愚者詢問執為恥。”

其實，不懂的問題應該問別人，問過之後，才可以得到準確無誤的答案。但有些人卻不懂裝懂，不願向他人請教，唯恐這樣會降低自己的身分，讓人覺得自己很笨，所以寧可死守似是而非的答案不放，也沒有面對別人的勇氣。這種態度不太好，應該把問題敞開來探討。我們這裡有些法師，經常互相提一些問題，把不懂的地方拿出來辯論，如此對自他都有很大收益。以前三國的劉備德行高崇，但智慧不足，為成就一番霸業，不惜三顧茅廬，拜足智多謀的諸葛亮為軍師，最終感動了諸葛亮，出山助其建立了蜀漢。如果他當時顧及面子，不願意不恥下問，又怎能成就日後的大業？

每個人的智慧有高低，問別人也沒什麼不好意思的。《薩迦格言》中說：“對待智者，倘若不詢問也不辯論，就無法了知他學識的深淺。譬如最好的鼓，若不用槌子來敲打就不能發出聲響一樣。（頌云：“不詢不辯於學

者，不知學識之深淺，猶如槌子不撞鼓，彼與餘物有何異？”）”所以，只有通過互相辯論提問，才能知道智者的淵博學識，自己也會藉此提高知識水準和處事能力。

近來學《入行論》的很多人，經常互相探討、辯論，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我聽後感到非常高興。剛開始大家擔心會產生矛盾，後來逐漸習慣了，不懂的就大膽提出來。當然，在研討的過程中，你們不要有蔑視別人的語氣：“連這一點都搞不清楚，真笨得跟豬八戒一樣，你是不是豬八戒的兒子啊……。”若用這些惡語侮辱別人，自己也會生生世世墮為旁生。以前有的人稍微有點智慧，就愛用不乾淨的語言諷刺別人，這是非常不好的。別人有問題來請教你，你應該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要一直藏在肚子裡，生怕別人知道。

除了向智者討教外，還應閱讀智者所造的論典。比如智悲光尊者沒見過無垢光尊者，但通過閱讀無垢光尊者的教典，完全領悟了諸法實相；法稱論師也是拜讀了陳那論師的因明論之後，成為了世間的量自在；月稱論師看了龍猛菩薩的論典後，成為了中觀的一代祖師。所以有些人雖然沒有見過前輩大德，但通過閱讀他們的論典，自己的智慧和見解完全改變，這也是智者的一種行為。

我在上學讀書時，有空就喜歡看《格言寶藏論》、《水木格言》、《大圓滿前行》。現在想起來，自己當時的運氣真是不錯，學生時代亂七八糟的書都有，但我並沒有浪費時間去看這些。最喜愛的這些書，後來在我人生道路上，起到的作用相當大。

閱讀智者論典的同時，還要想一下智者與愚者之間的差別。《格言寶藏論》中專門有一品講智者與愚者：無論說話、做事、發願、修行，智者均以智慧攝持，而愚者則以愚癡來指導。看了這些教言之後，我們雖不敢說是大班智達、大智者，但也知道二者有哪些差別。

你們最近有時間的話，希望多看看《君規教言論》和《格言寶藏論》，裡面詳細宣說了智者與愚者的區別。經常對照一下自己，看你具足了愚者相還是智者相，若能這樣思維，就不會墮入愚者的群體當中。

**如此行持則智慧，自然而然愈增長，
若其智慧愈增長，高尚行為亦隨增。**

依靠上述方法，比如向智者請教、閱讀智者的論典，自己的智慧就會越來越增上，如此一來，行為也會隨之越來越如法。即便原來是妓女、屠夫等下等人，通過學習智者的行為，也有機會變成了不起的大德。這種現象在古今中外的佛教歷史上都有，所以我希望能讓現在的人多懂一點佛法，只有越來越瞭解佛法真理，才會越來越增上高尚行為。

今年覺姆們非常精進，不久前的考試成績也很不錯。通過聞思，僧眾的紀律比往年大有改進，用不著天天拿著棍棒監督。只要道理上明白了，素質肯定會提高，行為也自然規範起來。

總之，智慧非常重要，沒有智慧的愚者相當可憐。現在有些人特別想學佛法，但什麼都不懂，不知道從何入

手。所以，我們要想盡辦法提高大家的佛學水準，水準提高了以後，不用特意地去提醒，行為上也會如理如法。

**高尚行為愈增上，一切福德如泉湧，
其後年月日時中，自己獲得大進益。**

若行為越來越高尚，自然會贏得眾人恭敬，名聲、財富、事業等也如夏天泉水般噴湧而出，相續中的智慧、境界、修行及高尚品德，一年比一年、一月比一月，甚至一日比一日更超勝，自己會獲得很大的進步和利益。

智者在短暫的時間中，轉變也會相當大。愚者無論過了多長時間，也沒有任何長進。原來稍微有正知正見，還算是不錯，但由於自己不精進，想盡辦法躲避佛法的教育，以致行為一天比一天糟糕。就像個漏水的瓶子，本來還有一點水，最後全部漏光了。而智者的智慧一天比一天增上，最終在人群中脫穎而出，發出利他的光芒。

可見，智慧極為重要，這一品主要講智慧。沒有智慧的人非常可憐，智慧又是依靠精進而來。所以，大家理應精進不懈地增上自己的智慧。

**於此世間萬物中，更無如己之愛重，
若不思維己過德，則與禽獸有何異？**

於此世間萬事萬物中，我們對任何事物的態度，都不如對自己那樣愛重。即使有人口頭上說“我對別人如何如何關心”，實際上他真正最喜歡、最執著的，唯一就是自己。但儘管最執著的是自己，很多人卻不做對自己有利的

事情。什麼才對自己有利呢？增長智慧，學習對今生來世有利的知識，思維哪些是過失、哪些是功德，對過失儘量去克制，對功德儘量去增上。如果對此一點也不思維，表面上看來是人，實則跟飛禽走獸無有二致，畢竟它們也是為了短暫的生活而忙忙碌碌。

我們學習大乘佛法的人，應該對自己的未來有所打算。現在很多在家人和出家人，人生沒有什麼方向，反正過一天算一天，從來沒想過一生中最有意義的是什麼？最沒有意義的是什麼？要捨棄哪些事情？要做哪些事情？整天迷迷糊糊的，除了飲食生活以外，什麼都不管。

其實作為一個人，要分清功德與過失，是過失就儘量克制，是功德就儘量行持。那什麼是功德呢？比如學習這部論典，要為一切眾生發無上的菩提心；或者自己終生斷肉茹素，盡心盡力地聽受佛法；或者每天念誦經典，竭力做一些放生的善舉。這些都可以作為畢生行持的目標。當然，如果你有弘法利生的大能力，那就更好了。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地思維，自己活在世界上到底是幹什麼的？假如你什麼安排都沒有，每天天亮了就爬起來，吃點東西再睡一會兒，隨便做點事情就好。幾十年渾渾噩噩的，一下子就晃過去了。這是對自己不負責任的態度，假如人生沒有方向、沒有目標，這樣跟禽獸有什麼差別？

**乃至營商諸瑣事，亦需問他及自察，
一生所取所捨事，不問不察豈非蠢？**

做生意、搞修建等簡單瑣事，自己不懂的時候，尚且知道向經驗豐富的人反覆詢問，而對一生中應取應捨的大事，反倒既不詢問別人、也不自行觀察，那豈非世界上最愚蠢之人？

上師如意寶在加拿大時，也曾對西方人諄諄教誡：“你們每天對吃飯都會再三觀察——今天吃什麼菜？這個菜不要有毒，不然對身體不好。一頓飯尚且如此重視，但對生生世世的解脫大計卻從不思維，這跟旁生有什麼差別？”當時許多人認為法王的教言很有意義，他們為婚姻、家庭、生活一直操勞，卻從沒想過來世到底存不存在？今生應該為來世做點什麼？這方面若沒有任何打算，那簡直是太愚蠢了。所以，後來很多人發起堅定的誓言：從今以後要行持善法！

我們有些人已年過半百，過去幾十年基本上是虛度了。從現在開始，你們的心應該專注在佛法上，一邊學理論，一邊調伏自己的相續。當然，沒有一點修持，光是口頭上會說，也起不到作用；修持若沒有與理論相結合，天天都是盲目地看虛空、觀自己的心，這樣也不行。利他的行為要與聞思結合起來，然後一定要修。否則時間過得特別快，聞思了二三十年，但煩惱一點也沒有調伏，那是沒有用的！

**無過之士雖少見，若於過失知為過，
則能斷彼所作故，將成猶如離雲月。**



在這個世界上，除了諸佛菩薩以外，沒有過失的人極為少見。但有了過失也不要害怕，只要知錯能改，過失畢竟是有為法，它能依靠對治來摧毀。前段時間，有些道友通過反省，完全認識到自己某些行為不對，從內心中懺悔：“我真的很壞，如果再這樣下去，肯定會成法油子，幸好現在醒過來了！”有了這樣的認識，就像離開烏雲的皎潔明月一樣，修行才能獲得成就。否則，始終沉溺在過錯中，不願對別人講，自己也不知懺悔，這樣下去是很可憐的。

若能精進地懺悔，什麼事情都有挽回的餘地。以前我講《金剛經》時也給大家講過：唐朝有個人不信佛教，他有一次到朋友家中，看見一本《金剛經》，於是把經書撕毀，隨手丟棄於窗外。回到家中，他突然不能說話了，家人屢次請名醫治療，仍然無效。五六年之後，他偶爾聽鄰居念《金剛經》，方恍然醒悟，知道這是以前毀經的果報，心中十分後悔，便耳朵貼著牆靜聽，合掌默默地懺悔。過了一個多月，有天他到寺院裡去，見到一位慈祥莊嚴的老和尚，老和尚問他有何事，他指著嘴巴示意自己不能說話。老和尚從袖中抽出一把刀，在其舌下一割，立刻能說話了。他摸摸嘴，沒有出血，也無疼痛，淚水奪眶而出，磕頭致謝。老和尚為其念《金剛經》，聲音和鄰居誦經聲一模一樣。不久他又來該寺，拜訪這位老和尚，但寺中都說無有此人。他疑惑不信，來到羅漢殿，看見須菩提尊者的像與那位老和尚相仿，才明白鄰家的誦經和那位老和尚，全是須菩提尊者的化現。於是請畫家繪製一幅尊者

聖像，致誠禮拜供養。他也親自書寫《金剛經》，終身持誦，變成了非常了不起的修行人。

故意撕壞佛經，是非常嚴重的罪業；但若了知過失後誠心懺悔，就會像《親友書》中所講的，即便是嗔心最大、貪心最大、癡心最大的人，後來也會改邪歸正，猶如月亮撥雲而出一樣，獲得聖者的果位（頌云：“何者昔日極放逸，爾後行為倍謹慎，如月離雲極絢麗，難陀指鬘見樂同。”）。

我們藏族有種說法：“無過之人找不著，無結疤樹尋不到。”古人亦云：“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因此，人沒有一點過失是不可能的，有了過失一定要懂得懺悔，否則若一犯再犯，來世就不知要變成什麼樣了。

**圓滿諸德雖罕見，若於功德生欣樂，
且於彼德常串習，則將成為具德者。**

除了佛陀以外，圓滿功德、十全十美、無有缺陷的人極其罕見；但若對功德善法生起希求心、歡喜心，並經常串習這些功德，同樣也能成為具足功德者。

在這個世界上，完美的好人非常難找。我經常想：“智慧不錯的人，卻很傲慢，心不穩定；穩定老實的人，可又特別笨，什麼都不懂。真正又穩重、又有智慧、又有慚愧心、又具因果正見的，如同一棵完美大樹般的人非常難得。有時候覺得一個人各方面挺不錯，但不久就會發現他有這樣那樣的毛病。”

我們發現自己有過失時，為了遣除這些過失，對善法生歡喜心是很重要的。有些人聽到聞思修行等善法功德就悶悶不樂，像餓狗面前放青草一樣，特別沒有興趣。而做一些無聊的事情，比如看電影、看電視，就樂此不疲，怎麼樣都沒有厭煩心。

最近我通過不同途徑瞭解，有些人有看電視的現象，你們以前發過願的，現在這樣的話，是要懲罰的。我們在寂靜的地方看這些，確實很無聊，我在大城市裡遇到很多居士，他們不看電視已經五六年了，在城市裡都能避免這樣的染污，我們修行人就更不用說了。其實，造惡業沒有任何意義，一定要儘量制止。從無始以來，我們在這方面已經串習得足夠了，現在應該改變自己，讓自己逐漸變成智者，對自他有一定的利益。

就像我們這裡的有些法師，剛開始也是有很多煩惱和習氣，但就是因為他們喜歡善法，串習久了以後，現在不僅能保護自己，而且也能度化眾生。每個人都需要達到這樣的境界！

**若於過失不知錯，爾時彼人常犯錯，
如是重蹈覆轍者，則滅前有之諸德。**

若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過錯，便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屢犯不止，如此重蹈覆轍之人，會把以前所積累的功德全部滅盡。

這個道理對我們很重要。世人很難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渾渾噩噩過了幾十年，卻從來沒有發現過。大家現在

依靠善知識的引導，了知大半生都是在無意義中度過了，為了改變這種狀態，今後當以正知正念觀察自己，一旦發現自己的錯誤，馬上要加以改正。如果永遠一直錯下去，那就無藥可救了。

以前律登堪布有個出家弟子，他破了好幾次根本戒，每次事後都在上師跟前懺悔，但不久後又重蹈覆轍。最後他再去懺悔時，上師都哭起來了，說：“再給你傳戒，我都無能為力了！”現在有些官員特別喜歡貪污，他們也不知道這是錯的，還認為自己很聰明，自己很有能力，於是一錯再錯，鋌鐺入獄時才悔之晚矣。

這些人的下場，必定會越來越墮落，最終將辛苦累積的善根摧毀無餘。尤其是有些人，學佛多年後改學外道，對上師三寶生起大邪見，當下便將以前的資糧徹底毀盡。因此，作為一個人，必須要具足正知正念！

**修習功德越增上，如是過失越減減，
處事渾噩不觀察，雖經百年無長進。**

如果修習的功德越來越增上，與之相反的過失便會越來越減減。比如一個人的聞思修行非常精進，智慧得以提高，他相續中的貪嗔癡慢嫉以及各種罪業和過失，就會日漸減少。所以修學過程中需要精進，有了精進一定會有進步。假如沒有這樣，整天渾渾噩噩、糊里糊塗，即使過了一百年，也不會有任何長進，智慧永遠無法增上。今年是一歲，明年還是一歲，始終沒辦法長大，越來越像個法油子，吃喝玩樂、閒談度日，生活沒有任何實義。

有智慧的人哪怕在學院裡待一個月，進步也會突飛猛進。而沒有智慧的人，即使長年累月住在這裡，對相續也沒有多大幫助，正如《水木格言》所言：“沉在水中之石頭，即便浸泡一百年，石頭裡面終是乾。”

我們作為一個人，首先應辨別什麼是功德、什麼是過失。我家鄉那邊的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什麼是過失，每天早上起來吃飯，然後去放犂牛，賺一點錢，這就是人生的價值。除此之外，身口意如何向善、做有意義的事情，這些問題從未考慮過。而對需要遮止的，如打麻將等不如法行為，他們也沒什麼感覺，整天都是庸庸碌碌地度日。

我們修行人必須要睜開眼睛，看一看哪些是功德、哪些是過失？了知這兩個問題非常重要，若不知道這一點，對功德就沒有嚮往之心，對過失也不會有排斥之心，沒有這兩者的話，則不可能懂得取捨。作為一個人，最主要的是渴求好的方面，制止不好的方面。如果實在是前世業力現前，今生中對治力薄弱而犯了錯，至少也要有種慚愧心，這樣才不致於屢教不改。

**若自相續增學問，昔過己者成同等，
昔同等者居其上，最終獲得極無上。**

倘若自相續中的學問不斷增上，那麼往昔超過自己的人，就被自己漸漸追上，到了一定時候會與他們並駕齊驅；昔日與自己同等的人，會被遠遠地甩在後面；如此繼續發展下去，自己終將達到至高無上的地位。

我們這裡有些道友，剛來學院才一兩年，就把以前沒

有學的課程全部補上了。和那些老道友一起考試時，剛開始成績並不比他們差，下一次就遙遙領先，明顯超過他們了。所以，有智慧人的行為、戒律等好多方面，開始時雖然不如別人，但由於自己的精進和努力，以致於後來者居上，變成非常了不起的修行人。

因此精進非常重要，只要這顆心不退，就算自己人老體衰，也可以獲得極無上之位。《人間奇談》中說：有個人叫魏遐昌，他年輕時讀書很用功，但每次都名落孫山，年紀大了以後，只好在家鄉教書維生。他的學生中有個叫朱富新的，非常聰明，但家境貧寒，無力供他讀書。魏遐昌得知後，不但不收他學費，逢年過節還給他很多東西。

後來朱富新年紀輕輕就考上了秀才，他非常傲慢，對老師不但不感恩，反而當眾羞辱他不長進。受到這種侮辱後，魏遐昌雖然很生氣，但轉念一想，也是自己不長進，沒有再接再厲求取功名，於是在六十八歲時發奮讀書。幾年後，與朱富新同時考取舉人。

不久後，魏遐昌給皇上出謀劃策，平定海賊，以此功勞被封為御使，專門去巡視廣東一帶的政事。沒想到，到那裡的第一件案子，就是審理朱富新（在那裡當縣官）貪污一案。魏遐昌不念舊惡，儘量找一些有利的證據，使他無罪釋放，但縣官的官職卻被免了。

魏遐昌辦事公正廉明，深得皇上的賞識，後來官越做越大，一直做到禮部尚書才功成身退。他告老還鄉時，皇上親自大擺宴席為他送行。而朱富新一輩子也沒有出人頭地。由此公案也可以看出，魏遐昌首先是不如他的學生，後來通過精進與之平等，最後遠遠超在了前面。

有些人在學佛方面也是如此。昨前天我瞭解到一個居士，他學佛時間並不長，但現在已是幾百個人的輔導員了，這跟他的精進和智慧是分不開的。而有些居士學佛十幾年，還不如剛皈依一年的人懂的佛理多。因此，精進的人必定有不同的成就，大家也應該有一種決心，不要再讓自己下降或停滯不前了。

**若自相續增過失，猶如陡山之流水，
彼等下墮勢難擋，向上牽引無可奈。**

如果相續中的貪嗔癡等煩惱越來越增上，過失也會越來越多，這種人就像陡山流水般一洩萬里、勢不可擋，即使有很多人想制止，千方百計想把他拉上來，但也是無能為力。

有些人在犯錯誤時，旁邊人怎麼勸也勸不住，包括有些出家人想還俗時，誰的話也聽不進去，完全陷入了可怕的深淵當中。

今天有個居士給我打電話，說她馬上要自殺，並說自己本來是個非常好的佛教徒，後來對別人產生執著，現在精神已經不正常了。今晚要寫一份遺囑，明天就前往某地，準備對自己採取措施。我勸她最好不要這樣做，此舉沒有任何必要，人身如此難得，今生又能遇到佛法，倘若不好好珍惜，隨隨便便輕生，下場是非常可怕的。但她根本聽不進去。現在有些領導也是這樣，本來是非常好的人民公僕，後來變成了貪官污吏，下墮的速度相當快。藏地有種說法：“上去需要三年，下去只要三天。”

但不管怎麼樣，希望大家遇到違緣痛苦時，最好能虔誠地祈禱三寶，不要做出最低劣的行為，這對自己的今生來世都不利！

**是故凡欲自利者，應當恆時精進行，
斷除自續之過失，增長極大之功德。**

眾生都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很多人對怎樣獲得自利並不是特別明白，通過上面的學習，作者在此總結道：凡欲求自利者，必須恆時精進地斷除自己的過失，增長自己的功德。

前面也講了，作為一個人，首先應該有殊勝的發心，不能生活在自私狹隘之中。但僅僅有了發心也不夠，還應具備智慧，希求功德、斷除過失。（現在有些人，有功德也可以，有過失也可以，什麼都不在乎，幾乎跟旁生沒差別，只要有一口飯吃，天天都是呼呼睡懶覺，這樣活著沒有任何意義。）當然，這種智慧不要用在小聰明上，應該是為了有生之年乃至生生世世，增長相續中的功德，斷除一切過失。薩迦班智達也說：“縱然明日將死亡，今日亦當求智慧。”為了這個目標，大家應當恆時精進行持，若沒有精進，縱過一百年也不會有任何長進。

**彼亦了知取舍要，故當歡喜諸正士，
及與正士之論典，恆常精進而修行。**

若想增長功德、遠離過患，必須歡喜依止具有智慧、人格穩重的善知識，同時多翻閱高僧大德們的論典。我前

面也講了，智悲光尊者、法稱論師等大成就者，均是依靠閱讀前輩大德的論典，才使上師相續中的功德滿瓶傾瀉般融入自己的相續，最後獲得與上師無別的果位。

高僧大德們的論典，暫且不說別的，我個人翻譯的也非常多，你們學一輩子應該足夠了。雖然我是個凡夫，這絕不是什麼謙虛的話，我自己是什麼樣，心裡非常清楚。但我翻譯出來的論典，最多只是詞句上有一些出入，內容和文字結構上應該不會有大的差錯。你們若閱讀這些前輩大德們的論典，對自相續肯定有幫助。即使只看《入菩薩行論》和《大圓滿前行》，也會終生受用不盡。當然，若有機會依止一些上師，將他們的言行舉止點點滴滴融入內心，你的行為和智慧更會越來越增上。

可是，現在人絕大部分不是這樣，他們每天只會講些無聊的話題，做些沒有意義的事情。前段時間我給一位老師打電話，問他最近在做什麼。他回答說：“現在已經放假了，冬天什麼都不想做。我每天去租一些連續劇，白天看，晚上也看，就這樣打發時光。”我說：“那你完蛋了！作為一個老師，如此下去的話，一切的一切都完了，今生來世都被你給毀壞了。”

不僅僅是他，世間上還有好多人，每天就這麼混日子的：要麼到不清淨的場合裡去，要麼不分晝夜地看電視，要麼天天打遊戲……。實際上，用這些無聊的行為來充實生活，不說我們大乘修行人，世間上稍有教養、有知識的人也不願意這樣做！

總之，在這一品中，作者再三要求我們打開智慧，而打開智慧有兩種途徑，一是長期依止善知識，哪怕每天聽一堂課，也要堅持下去。如果沒有這種機會，那就採取第二種方案——看智者們撰著的、對今生來世有幫助的論典，不要整天看凡夫憑分別念寫的文章。只有這樣，你的功德才會像上弦月一樣日益增上。



二、穩重



**何為穩重之士夫，即是正直可信者，
若無穩重之勝德，則如水面之漣漪。**

什麼是穩重的士夫呢？這種人具備兩個特點：一是公平正直，處理任何事情都能確保客觀公正；二是值得信任，不管交代委託什麼事情，他永遠都不會欺惑。（就像在一個公司或團體裡，通常會讓穩重的人當出納，讓他管錢肯定放心，而不穩重的人，不敢隨便把錢交到他手裡！）

大家非常信任的人，可以叫做穩重者，如果一個人天天東奔西跑、想東想西，別人不容易對他有信任感。同時，這種人永遠不會欺騙他人，即使遇到生命危險，也不做出背信棄義之事。

以前我的家鄉羅科是個小國家，國王叫根培根德，他有個手下叫拉塔，是當時非常出名的將領。拉塔在廣交朋友時，曾和一個色達的人於三寶前發過誓：“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會肝膽相照，不相捨離。”後來，那人成了整個羅科國家的怨敵，人人皆想得而誅之，拉塔也接到了去殺他的命令。

當時，拉塔並不知道對方是自己的朋友。找到那人之後，軍隊把他房子圍了三圈，準備第二天殺掉他。次日，那個人出來後，發現自己無路可逃，情急之中突然看見了拉塔，就沖著他大喊：“我今天遇到最大的困難，你該救我吧！”然後就往那邊走。拉塔想到曾發下的誓言，便想辦法把他放了。後來大家都知道是他故意放的，大臣們集中起來決意要判拉塔死刑。

國王得知之後，叫拉塔來問話，問他為何要這樣做。拉塔沉默了一會兒，說：“那個人的確是我放的。我這一輩子為了國家，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事情沒有一個不做的，這分忠心和功勞，您應該會認可。但有一件事情我今天要陳白，我和那個人曾在三寶前發過誓，他遇到最大的困難時，我如果背棄誓言，就是欺騙了他，那我不算個人，所以就把他放了。既然我已犯下國中最大的罪，那就任憑國王處罰，您即使砍我的頭，我也心甘情願地接受。”

國王聽完這番話後，微微一笑，說：“你把你的槍和馬拿過來，給我作懺悔。”以這種最輕的方式處罰了他。事後他對別人說：“拉塔真是個可以信賴的人，在最關鍵的時刻，他還是非常了不起！”

其實，我們修行人也應該這樣，如果以前在三寶面前發過誓，哪怕遇到最危險的一刻，也絕不能捨棄誓言。這樣不僅能得到他人的信任，自己也是問心無愧。然而不穩重的那些人，今天發誓、明天就捨棄，他們的承諾猶如水上波紋，風一過就消失無蹤了，這種人不算真正的好人。

學了這麼多，我希望大家首先變成有智慧的人，其次要成為穩重的人，對依靠自己的人從來也不欺惑。這方面的公案，《釋尊廣傳》中有很多，我在此就不廣說了。

**若具穩重雖無餘，亦能圓滿百功德，
若無世法此根本，則無餘法可希冀。**

假如具備穩重之功德，即便無有其他功德，也能憑此圓滿百種功德。若能從頭到尾守持這一世法根本，縱然智慧等功德不具足，實際上修行也是圓滿的。

在學習《入行論》的過程中，經常能看出很多人的心態：有些人今天報名，明天放棄，過段時間又想報名，經常翻來覆去的。而有些人儘管智慧不高，但報了名以後堅守諾言，不管遇到什麼困難，都不會退下去，這就是穩重的表現。如果有了這樣的穩重，其他什麼功德都可以圓滿。

漢地有一個公案：金山寺有位香燈師叫持律師，他人比較笨，很多人都喜歡耍弄他。有一次到了六月六要曬藏經，有位小和尚很調皮，對持律師說：“香燈師，今天大家都曬經，你的蠟燭快長黴了，也拿出去曬曬嘛！”於是持律師很高興地把一壇蠟燭搬出去曬，結果全部熔化了，只剩下一些蠟芯。晚上維那師讓他點燈，他很老實地把蠟芯拿出來，套在蠟簽上。維那師很驚奇，知道事情的經過後，覺得這個人太笨，決定想辦法遷他的單。

第二天，維那師把他叫到跟前，當著大眾面說：“持律師，像你這麼大的智慧，在禪堂裡當香燈，太委屈材料了。現在諦閑法師在溫州頭陀寺講經，專門培養弘法人才。你既然有這樣大的聰明才智，可以到他那裡學習。到時去各地講經說法，我給你當維那，大家都能沾你的光。”“好哇！”持律師笑咪咪地說：“維那師多慈悲！”於是他馬上收拾行李、捆好衣單，傻呼呼地背起架子，前往頭陀寺去了。

去了之後，諦閑法師通過各方面瞭解，知道別人是故意愚弄他，但無論鈍根利根，只要發心學教，就不能隨便拒絕。於是他讓持律師先在那裡除糞、挑水、掃地，以後又行堂、擦桌子、洗碗。早晚多在佛前拜佛，並找人教他五堂功課。等他把五堂功課學會後，接著教他背《楞嚴經》、《法華經》，後來又背《法華經會義》和《楞嚴文句》。持律師雖然非常笨，但性情十分穩重，做任何事情都是勤勤懇懇、一絲不苟，每天背誦也非常認真。經過幾十年的工夫，他把這些全背下來了，提起某一段，他都很熟悉，像得了語言三昧一樣，真正成為一個了不起的大法師，諦閑法師無論去哪裡都帶著他。後來，維那師也真到他那兒去求法，履行諾言給他當維那。可見，剛開始沒有智慧的人，只要人格穩重，持之以恆，最後肯定會開悟的，到那時什麼經論都通達了。

我們學院中性格穩重的人也有很多，這次我傳講《六中陰》，之所以對十年以上的人有特殊開許，也是希望他們像持律師一樣，逐漸逐漸變成大法師（眾笑）！有些人儘管來十年還沒有當法師，但畢竟在藏地待了這麼久，人格應該很穩重。倘若沒有這個功德，其他功德也不可能得到的。

大家學習一部論典時，不要想得很多。現在的社會比較複雜，外面的世界也是形形色色，今天依止這個上師、明天依止那個上師，今天求頗瓦法、明天求火供法、後天又求薈供法，自己都不知道最後成什麼樣，世間和出世間什麼功德都沒有。因此，你們應當首先詳細觀察，抉擇出

適合自己的法，然後在這個法上多下功夫，才能得到圓滿的結果。這也是穩重的一種表現！

**於自道行不退轉，且於信賴自己者，
始終坦誠不欺惑，此稱穩重人中勝。**

對所選擇的道路不退失信心，並對信賴自己的人始終坦誠相待、從不欺惑，這種人可謂穩重者，在人中是最殊勝的。

穩重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通過智慧認定自己的所行之道後，永遠也不會退轉。比如我們依靠深深思維，選擇了大乘佛法，在這個道路上，對自己所學的法和所依止的上師，哪怕是捨棄生命，也不能輕易捨棄。如果今天趨入大乘佛法，明天覺得這個不太殊勝，又改學另一個法門，這就是不穩重的表現。

另一種就是對依賴、信任自己的人，不管受到多大的困難和痛苦，都要坦誠相待、不欺惑。佛陀在因地時即使捨棄生命，也願意幫助別人，這方面的公案在《釋尊廣傳》中不勝枚舉。可是不穩重的人，隨著時間的推移或根據自己的情況，說話變來變去，做事也是此起彼伏，今天對信賴自己的人非常好，明天就去欺騙他。尤其是現在的世間上，不穩重的人特別多，騙父母、騙兒女、騙朋友……一旦遇到更好的對境，就把原來所承諾的全部拋之腦後，這種人就叫不穩重者。

我們學習佛法，首先要做一個穩重的人。有了智慧當然最好，但沒有也不要緊，只要有了穩重這一功德，其他

的功德自然會具足。如果有了以上兩個特點，不管人們認不認可，實際上你就像如意寶一樣珍貴。

下面分析穩重的功德：

**身體穩重如獅子，不受蔑視大威嚴，
語言莊重如仙人，眾所信任且歡喜，
性情穩重如珍寶，降臨自他之所欲。**

穩重可從身口意三方面來分析：

一、身體：若身體穩重如獅子，則不會受到他人的隨意欺辱，且具備大威嚴，令大家都害怕。

獅子是獸中之王，百獸都十分畏懼牠，看見獅子的威嚴，牠們一動都不敢動。同樣，穩重的人無論住在哪裡，任何人都不敢隨意欺負他，由於感受到他的威嚴，像猴子般的不穩重者，一見到他的身體就特別害怕，不敢輕舉妄動。上師如意寶在學院時就是這樣，大家見到上師的時候，即使沒有犯錯也非常害怕，因為穩重者的身體有一種威懾力，下面的人看到就會敬畏萬分。

二、語言：語言有莊重、不莊重之別。語言不莊重者，整天說說笑笑，有意義的話說不出來，沒有意義的話一直滔滔不絕，全部都是無稽之談；而語言穩重者，說話就像仙人的諦實語，一般不會隨意開口，一開口就是真實語，沒有狡詐欺誑的成分，人們聽後也會非常信任、歡喜。

三、性情：性情穩重的人就像如意寶一樣，依靠他的證悟和智慧，能給當地眾生降臨所欲求的東西，滿足自他的一切願望。

這些教言，我自己雖然做不到，覺得特別慚愧，但非常羨慕裡面的境界。作為一個人，身口意穩重是相當重要的，若能如此，別人對你有信任感，你自己也很快樂。如果沒有穩重的功德，哪怕一天能背誦一百部論典也沒有用，今天背得很好，明天又不知跑到哪裡去了，這種人是不可靠的。

當然，我在講解本論時，並沒有詳細參考其他資料，只是字面上大概解釋一下。我想也不用其他的分別念來添枝加葉，先把字面意思搞明白就可以了，有智慧的人應該會對照這些內容，對自己作一番仔細的觀察。

接著講不穩重的過失：

身體若不穩重者，如牛落角遭眾欺；

語言若不莊重者，如同烏鴉眾人恨；

性情若不穩重者，如風吹葉飄無定。

這裡說得非常好！如果你們不能背其他的，只背這幾個頌詞的話，也有非常大的必要。

一、身體：身體不穩重者，就像是掉了雙角的犛牛，一定會遭受眾人欺侮。

犛牛若有了銳利的雙角，打架時非常勇猛，別的犛牛也害怕它。而一旦牠的角掉了下來，作戰的能力就消失了，其他犛牛便趁機群起而攻之。所以，沒有角的犛牛，在牛群中經常會受到欺負。

同樣，有些人的身體不穩重，今天跑色達、明天到洛若、後天去爐霍，整天飄來飄去的；或者這家串串、那家

逛逛，今天去這家吃一餐、明天去那家蹭一頓，即使別人當面不說，心裡也會特別反感。現在世間上有很多人，平時不願待在家裡看書念經，一有空就出去逛街購物，每天遊遊蕩蕩的，身體沒有一點自控能力，這種人就跟沒有角的犛牛一樣，遲早會受到眾人的欺負和厭惡。

二、語言：烏鴉發出的聲音很不吉祥，會給人們帶來惡兆，所以大家都討厭它。同樣，語言不莊重者，說起話來語無倫次、喋喋不休，就像烏鴉一樣，會招來很多人的憎恨。

三、性情：性格不穩重的人，就像秋風中的落葉般飄浮不定。今天想學這個，明天又想學那個，最後自己也不知該學什麼，始終沒有一個定準。

身口意不穩重者，不要說學佛，恐怕連最基本的生活也很難以維持。這種人的一切都建立在虛空中，天天在雲上飄來蕩去，非常可憐。因此，解脫的基礎就是穩重，然後還要一點智慧，有了這兩點，才有希望修學佛法。否則，你今天學這個、明天學那個，今天想這個、明天想那個，身體這樣做，語言也跟著這樣說，這種人有什麼可靠性呢？

《二規教言論》是米滂仁波切的智慧結晶，法王如意寶在學院講過多次，尤其在五臺山清涼寺旁邊的樹林裡，給我們講得比較廣。依靠這些傳承上師的教言，我們首先要做好人，然後再修行，最後才證悟。可是現在很多人的修行已經顛倒了——人沒做好就想證悟，證悟以後再修行，修行後再做一個好人，這是根本不實際的。所以這

次我沒人請求就傳這部法，原因就是感覺到很多人修行有問題，沒有意識到先做好人的重要性。他們若認識到這一點，然後再進行修學，效果肯定會好一點。

**若具無誤取捨慧，安住穩重之善道，
則能紮下殊勝之，世規如意妙樹根。**

如果具足無誤取捨的智慧，身口意能安住於穩重的善道中，則已紮下了殊勝的世規如意妙樹之根。

前面已經講了，一個人的品行就像是一棵樹，這棵樹依靠樹根而成長，穩重與智慧就是它的樹根。有了這兩個根，世規的妙樹才會高高聳立，並有機會枝繁葉茂、開花結果。否則，沒有根的樹不可能生存，出世間的功德果實更是無從談起。



三、有愧



**以何名為有愧者？即於下等惡劣事，
極生憂愁厭煩心，此乃二規之妙衣。**

什麼才是有愧者呢？就是對世間極為下劣之事，生起極大的憂愁和厭煩之心。比如看見偷盜、殺生、賣毒品等非法行為，一點興趣都沒有，就像看見不淨糞一樣，覺得特別討厭，有了這樣的心態，說明你是個有愧者。（此處字面上很簡單，但真正衡量起來時，我常認為自己也是無愧者，所以非常羨慕這些大德們的教言。）

具體而言，若是在家人的話，對世間上不如法的行為興趣索然。儘管在家人沒有太多的戒條約束，但受到良心或道德譴責的事情，最好不要去參與。尤其是作為佛教徒，更應該有最起碼的善良行為，假如經常賭博、打麻將或是到非法場合中去，那就是一個無愧者。

如果是一個出家人，則非常不願意違越戒律。曾經有位法師說：“某某出家人是很好的，他以前去拉薩的路上，遇到兩個女的，她們請求結伴而行，但他覺得這會招致別人的誹謗，於是拒絕了她們，獨自前往拉薩。”僅僅是這種行為，就證明他是有愧者。若是無有慚愧的人，便會隨便放縱自己的行為，根本不在乎別人說什麼。

所以，在家人有在家人的行為，出家人有出家人的行為。倘若始終有正知正念，知道某些行為當做、某些行為不當做，這就是所謂的有愧者。有了慚愧心的妙衣，就像人穿上衣服會莊嚴身體一樣，世間法和出世間法都會增添光彩。

反過來說，沒有慚愧又是什麼樣呢？下面就用比喻來說明。

**若於眾多士夫中，遍身沾染不淨物，
裸體行走非為恥，然此無愧真羞恥。**

比如在成千上萬人的大庭廣眾中，有個人全身沾滿不淨糞，到處裸體奔跑，人們會覺得他精神不正常，並替他感到羞恥。但比較而言，這並不是特別丟臉的行為，無愧者才是最值得羞恥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不淨以水可洗淨，裸體著衣可嚴飾，
無愧沐浴不得淨，著上妙衣亦不美。**

若身上沾滿不淨糞，到清澈的小河裡就能洗淨，最多浪費一點肥皂而已。原來有個人不小心掉到廁所裡，渾身臭不可聞，他特別不好意思，就悄悄離開這裡，到遠處的河裡把衣服、身體全部洗乾淨，等到下午衣服曬乾後，又乾乾淨淨地回來了。至於裸體奔跑者，等他心裡滿足了，再穿上衣服作嚴飾，那也沒有問題。

但一個人若做了無愧之事，例如出家人破戒，在家人偷盜、忤逆父母、傷害道友，那即使他天天沐浴，也洗不掉心靈深處的垢染，大家知道他的事情後，都會默默地譏笑他。或者有些人殺了父母，偷了內部人的財物，那在別人心目中，他永遠都是壞人；縱然穿的衣服再華麗高貴，身上的裝飾再價值連城，也無法改變別人的輕視，他的頭在眾人中永遠都抬不起來。

真正的無愧者是哪些呢？下面還是講了很多。大家也要詳細觀察一下，自己是不是屬於無愧者。如果以前是的話，那現在能不能變成有愧者？

**利濟恩人不報恩，作害仇人不追蹤，
心頭茫然無所措，此等即是無愧者。**

此處講了三種無愧者：首先，對利濟自己的恩人不知報恩。在這個世間上，不管對你有什麼樣的恩德，無論是養育之恩，還是教育之恩，都應該感恩戴德、知恩圖報。有些人根本不知道報恩，見到恩人就像從來不認識一樣，這種人就是無愧者。

其次，對作害的仇人沒有追蹤。比如小偷偷了你的財物，你卻連過問都沒有。雖然在“沙門四法”中，修安忍是菩薩的正道，但對壞人進行懲罰，使其改邪歸正，這在大乘佛教中也是開許的。如果對好人不讚歎、對壞人不呵斥，什麼表示都沒有，這樣的人也是無愧者。

再次，不論做什麼事都一片茫然。有些人沒有修成自他交換的菩提心，但表面上好像沒有分別心一樣，幫助他也無所謂，損害他也無所謂。這種人跟裸體者沒什麼差別，好壞善惡一律不分，整天迷迷茫茫的，給他一斤黃金和把他東西全搶光都一樣，就像一塊沒有知覺的牛糞或者石頭，這種人就叫做無愧者。

作為一個人，理當好壞分明。藏地有句俗話：“對好人若沒有讚歎，他會越來越傷心；對壞人若沒有懲罰，他會越來越猖狂。”所以，對壞人要懲罰批評，對好人要獎勵讚揚，這是很有必要的。

在菩提學會中，我發現有些負責人有點像無愧者。為什麼呢？有些人學習非常精進，自始至終從來沒有缺過課，他對他們根本不讚揚，反而有時還看不慣，覺得這太積極了；有些人光是掛個名，根本沒有好好學，他卻認為他們很英雄，這種精神值得學習。如果真是這樣，這種團體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了。

在座的有些法師也是一樣，自己應該瞭解這些基本的法規，不要每天吃飽飯，然後在課堂上隨便說兩句，對下面人的好壞不聞不問，什麼都不管，天天閉著眼睛過生活。這樣不太合理！如果你什麼事情都不做，專心到山裡面閉關，那安住在你的境界中是可以的；但若要做一件事，必須有頭有尾，有方向、有著落，假如漫無目標、隨隨便便，這就是一種瘋狂的行為。當然，這並不是我說你們的過失，米滂仁波切在頌詞上講得很清楚，只不過我給大家解釋一下而已。

衡量自己是不是無愧者，既可以同時具備這三種特徵，也可以只有其中一種。若是前者，就是這個人既不報恩，對壞人也不追蹤，還渾渾噩噩過生活；若是後者，那麼三個“裸體”——不報恩的裸體無愧者，不追究壞人的裸體無愧者、心頭茫然的裸體無愧者，就出來了！

**雖受惡語不顧忌，有利之語不願聞，
善妙德行無希求，此等亦是無愧者。**

有些人雖然受到惡語中傷、誹謗譏毀，但卻毫不顧忌，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這種人並不是安忍心修得好，

對誹謗和讚歎沒有差別，而是人格太差，別人說什麼都無所謂，沒有一點志氣和德行。這種對惡語毫不在乎的人，也是無愧者。

還有些人不願聽從對自己有利的語言。上師道友跟他講一些溫和語，他無動於衷；以嚴厲的方式來責罵他，他也無所謂。不管講什麼樣的語言，他都沒有感覺，好像一塊石頭一樣。即使偶爾聽進去一兩句，第二天馬上就忘了。對這種人真的沒辦法，什麼樣的世間和出世間的教言傳授給他，也是沒有用。

或者，有些人對善妙的德行不希求。聽到行持善法、慈悲菩提心、高尚人格、聞思修行等話題，就像餓狗面前放草一樣，絲毫興趣也沒有，要麼打瞌睡，要麼亂起妄念，要麼悶悶不樂。可是對不好的行為，如看電視、放逸散亂、做壞事，他就興高采烈、興致勃勃，又聰明、又會懂、又會說，非常有才幹。

菩提學會的有些道友，剛開始我不太瞭解，現在基本上知道他們了。其實做任何一件事情，最初誰都不瞭解誰，我們這裡的發心人員也是如此，開始時誰是真的發心、誰是假的發心，我根本分不清楚，只有把事情交給他，在做事的過程中才看得出來。同樣，前段時間報名時，好多人爭先恐後，我當時就說：“他們想報名就讓他們報，過段時間會暴露的。假裝想學的人，打幾堂課瞌睡就退了，慢慢便沒有興趣了，這些人也不是我所化的對象。只有真正具信心的人，才會對佛法的興趣越來越濃。”

當然，一個人的品行，也跟他的前世有關。有些人對善法一點都不堪能，而在惡法方面，又聰明，又穩重，反方面的功德全部具足。他到非法的場合裡去看電視，好幾個小時肯定沒問題；但讓他聽課的話，一個小時都待不住，這種人也叫無愧者。當然，這並不是在說別人的過失，你們應該好好地觀察，看自己是不是無愧者？如果是的話，那連“衣服”都沒有，在別人面前真有點不好意思了！

**洩露極為隱密語，令諸信賴者灰心，
雖成癮供亦不思，此等亦是無愧者。**

一般來講，密宗中的有些教言需要保密，洩露秘密就犯了密乘戒。但此處並不是從密乘戒方面講的，而是指世間的秘密對任何人都不能講。如果告訴了一個人，俗話說：“秘密若從口裡出來，就已出了大門了，以後會遍於世界的。”所以，保密的語言跟誰都不能講，假如隨便洩露秘密，這個人也是無愧者。

米滂仁波切、薩迦班智達以及法王如意寶，對保密都相當重視。以前我們去美國時，有一次上師對我說：“你其他的方面算是可以，但最大的優點就是不洩露秘密，所以我這次帶你來。”事後我翻來覆去地尋思，但也想不明白：“我應該還有其他的功德，比如說我比較聰明，但法王為什麼不認可？我們去印度時也沒什麼要保密的，拜見達賴喇嘛的事情，國際上已經公開了，各大新聞媒體都報導了，回來後我們也把所有的資料全部交給了有關部門，

還有什麼可保密的？我什麼時候好好地保密了？”反正我怎麼也想不起來，可能以前有過吧，或者以後有需要保密的，但後來好像也沒遇到什麼。總之，洩露秘密的人是無愧者。

令信賴自己的人心灰意冷，這也是無愧者。信任一個人不是很容易的，如果別人信任你、依靠你，你卻讓他徹底失望、徹底傷心，這也不是好人的做法。《廣傳》中佛陀因地時經常講：“凡是依靠我的人，我以生命擔保不捨棄他。”所以不管是什麼人，貧困者還是富裕者，只要一心一意地依靠你，你就要想盡一切辦法來幫助他，而不能出賣他、陷害他。否則，這就是沒有良心的人。

不僅僅是人，包括依靠自己的旁生，比如有些道友餵的鴿子、雞鴨（放生的動物），永遠都不能欺惑牠們，每天應該給吃的東西。牠們是很可憐的，覺得你是依靠處，如果你沒有用悲心來對待，過失是非常大的。因此，凡是依賴你的任何一個眾生，都不能讓它灰心。

同時，別人對你恭敬，你成了應供的時候，也應該懂得取捨的道理，不要什麼都無所謂。作為一個人，應當有自尊心、自重心，努力讓自己變成真正的修行人，若對別人的認可和尊重一律不在乎，那也是無愧者。

**雖聞善理及善語，於此不起歡喜心，
亦不依止善知識，此等亦是無愧者。**

雖然已聽聞釋迦牟尼佛為主的三世諸佛的教言、高僧大德的善妙之語、上師的諄諄教誨，但卻不生歡喜心；對

世間的傳統文化，如孔孟之道等行善積德的道理，也一點興趣都沒有。從來不願依止有學問的善知識、具法相的上師或前輩長老，平時接觸的都是不三不四的人，此等也是無愧者。

一個人若整天依止好的上師、好的道友，看一些善妙的論典，他的德行應該不錯。你們方便的時候，可以到有些道友家裡看看他身邊都放了什麼東西。我有時候到在家人的家裡，看到處都是世界各地歌星的碟片、雜誌，就知道他可能喜歡音樂，成天生活在音樂的世界中；有些人家裡盡擺些高僧大德的講課，就知道他應該喜歡行持善法。通過他經常看的、經常聽的、經常做的，便可發現他到底是有愧者還是無愧者，如果對善法一點歡喜心都沒有，對不善法卻非常有好感，那他絕對是無愧者！

**親近劣種惡行友，愚人群中歡欣遊，
背棄世法二規行，此等亦是無愧者。**

有些人不願親近行持善法的善知識，卻喜歡跟屠夫、妓女、漁夫等種姓下劣者打交道，或者與偷東西、邪淫、黑社會的人交朋友。他在愚人的群體中極為開心，常去卡拉OK廳、歌廳、舞廳中亂唱亂跳，整天泡在那裡過生活。

現在的社會中，智者幾乎沒有一席之地，而愚人集聚的場所特別多。那些地方，不要說我們佛教徒，就算從世間的角度來講，也是沒水準、沒德行的人才去的。尤其是出家人，如果喜歡去那裡，不如乾脆脫掉法衣，把頭髮留

起來。米滂仁波切說過：“假如你覺得自己緣分不夠，實在是無法守持戒律，那還俗當個在家人比較好，這樣對佛教也少一分危害。”出家人理應如此，而作為在家居士，也當以善心、菩提心來充實生活，千萬不能跟這些愚人同流合污，每天遊逛閒聊、喝酒抽煙，做各種瘋狂下劣的行為。

可是現在的世間完全顛倒了，很多人認為趨入這樣的群體中，生活才有味道。大城市裡誘惑人心的環境非常多，有些人早已經習慣了，若沒有去這樣的場合，就覺得生活平平淡淡，沒有趣味。甚至有些佛教徒也是這樣，星期天學一學《入行論》，平時就到這種地方打發時光。太可憐了！學習這部論典，沒有用到心上，那真是白學了。要知道，學佛不能離開世間和出世間的基本軌道，否則，修行的火車不會到達目的地，而且一定會出事的。

每個人都不願當裸體無愧者，但自己沒有學佛時，也許在世人面前裸體表演過很多次，現在想起來仍覺得汗顏。為了斷掉相續中的這種習氣，永遠不發生這種事情，我們內心要多祈禱上師三寶，這樣即使自己的修行沒有成就，也不會墮落到跟犛牛、餓狗沒什麼差別的境地中。

佛教是非常文明的教育，雖然我們不一定有機會安住在寂靜處閉關，一個引導一個引導地修，也不一定完全通達因明中的道理，但最基本的做人應該明白。如果去做一些不該做的事情，那是非常遺憾的，學了法也絕對沒有用上。當然，出家人一般不會這樣，若有的話，則是末法時代敗壞佛教的象徵，也是毀滅佛法的敗類，這種人根本不屬於釋迦佛的追隨者。

在這些問題上，大家應該觀察自己，以前假如做錯了，還是應該默默地懺悔，聽了這個教言之後，發誓不再重蹈覆轍。我聽說有些居士，今天到按摩房，明天去洗桑拿（這些我也不是特別懂，反正就是有很多散亂的地方）。如果是治病，那倒可以，但除此以外，到這些患者的群體中去浪費光陰，這是非常愚癡的行為，根本不能入於大乘佛教當中，甚至連小乘的佛教徒也非常厭惡。

大家皈依佛門之後，身分是完全不同的，縱然自己不能即生成就，對佛教、對眾生做出非常大的貢獻，但自己住在家裡，好好地看書、思維法義，這一點應該是可行的。不要與瘋狂人一起唱歌跳舞了，再這樣下去，今生來世都毀壞了。因此，大家值得注意，別再表演裸體節目了！

**白晝飲酒賭博等，沉迷損害名譽法，
夜間唯作不淨行，此等亦是無愧者。**

世間中有相當一部分人不知取捨，白天做沒有意義的事，如喝酒、賭博、看戲（龍猛菩薩在《親友書》中說，賭博、看戲、懈怠懶惰、依附惡友、飲酒、夜間遊逛他處，是損害名譽的六種法），晚上唯作不淨行，這種人也是無愧者。

喝酒的過失，佛陀在佛經中講得非常多（《念住經》中云：“製酒、飲酒、令他飲之人，多轉生號叫地獄。”《宣說戒律經》中云：“飲酒者將墮入燒熱地獄，墮於此地獄之眾生長達數千年中受煎熬之苦。”《金剛頂

續》中云：“酒乃諸禍根，是故當斷除。”《不動威猛續》云：“智者莫飲酒，斷絕世人謗。”《文殊根本續》云：“咒師飲酒若已醉，百劫之中不間斷，住於號叫地獄處。”），如《毗奈耶經》中云：“草尖露珠許酒亦切莫飲，倘若飲用，則彼非我聲聞，我非彼本師也。”有人以薈供為藉口而飲酒，這是絕對不允許的。有時候為了表示一下，只開許用一滴酒的百分之一。從世間的角度來講，喝酒也有損於健康，一個人本來很有智慧，但喝完酒以後，一切行為都變了。

以前有一個修行人，原來非常精進。一天來了一位婦女，牽著一隻山羊，並拿了一瓶酒，對修行者說：“你或者與我作不淨行，或者殺了這隻羊，或者喝酒，三者必選其一。”他想：“殺生和邪淫的過失太大，飲酒可能沒有大問題。”於是他喝下了那瓶酒，誰料飲酒後神智不清，他不僅殺了羊，且與女人做下了不淨行，最終，這三樣罪業都造下了。

飲酒還能令人威力喪盡。佛陀時代，有位弟子非常了不起，可以用神通降伏惡龍，人們對他十分稱讚。有一次他口渴了，誤把白酒當水喝下，之後爛醉如泥，倒在路邊，很多癩蛤蟆爬在他身上。佛陀和阿難正好路過，佛陀指著他對阿難說：“這就是酒的過患，現在他不要說降伏惡龍，就連癩蛤蟆也降伏不了。”

過去在某地有一官員，經常貪於飲酒。一次，他喝得醉如爛泥，躺在道上嘔吐狼籍。一群狗跑來吃嘔吐物，逐漸逐漸開始舔他的嘴，他也反過來舔狗的舌頭，迷迷糊糊

地說：“嗯！這麵片真好吃……。”這樣的表演，也許很多喝酒的人都會幹的。

我也見過一些領導，平時挺有威望，言行舉止很有分寸，但喝了酒以後，就開始胡言亂語了：“我對你們佛教是如何如何支持……”，不該說的話也說出來了。我都有點不好意思，只好應付道：“我們隔一天再講吧！”可見，喝酒的過失特別多。

賭博等其他的過患，在此我不用廣說了。總而言之，世間中損害名譽的法，大家最好遠離。現在有些人聚在一起就談論：“某某地方可以看到黃片，好長時間沒有看了，要不要去一下？”“某某地方來了個明星，要不要去看熱鬧？”實際上這是非常愚癡的行為。當然，現在很多愚笨的人都迷醉其中，誰也沒辦法制止。但我們畢竟是學智慧、學慈悲的修行人，把慈悲和智慧全部放下，然後參與這種活動，實在是不應理！

作為一個修行人，我們應該控制自己，千萬不能去不清淨的場所，因為凡夫的心很容易被外境引誘。現在有些大老闆，就跟這裡所講的一樣，白天要麼賭博，要麼抽煙喝酒，晚上就到妓院、夜總會裡面鬼混。這種人生，有時候看來還不如山上的犛牛清淨，犛牛整天就是吃草喝水，而這些富貴者或腐敗分子的生活特別骯髒。修行人若要效仿他們，一切的一切都完了，所以大家應該謹慎！



**無義瑣事耗時日，且造種種不善業，
對此不知自慚愧，此等亦是無愧者。**

有些人在無有任何實義的吃吃喝喝中耗盡珍貴的時日，同時也造下了對來世不利的各種惡業，但他們還不知道慚愧，此等人也是無愧者。

現在很多人經常吹噓“我會吃活魚”、“我會吃醉蝦”、“我會吃猴腦”，到處炫耀自己的“功德”，從早到晚做的事情沒有一點意義，對今生有利的知識或佛法的智慧與慈悲，沒有絲毫興趣。整天只知道去一些大餐廳，把可憐的眾生裝在肚子裡，除此之外對世間法和出世間法一竅不通，什麼都是迷迷糊糊的，這樣的人生有什麼意義呢？

我經常想：現在有些人的一頓飯，已經具足了在千百萬劫中無法從地獄解脫的因。在我們藏地，如果有人殺了一頭犛牛，一輩子都會念經懺悔。但現在不懂因果的人，尤其是沿海城市裡的人，一碗一碗地吃無數生命，倘若沒有懺悔，來世一定會墮入地獄。

這一點不用問別人，我們有時候比假瑜伽士還厲害。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對佛法研究二十多年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道理，應該比假瑜伽士說得準。就像一個生意人，他賣一種產品都二十年了，肯定有非常豐富的經驗。如果殺了那麼多眾生還不懺悔、重新做人，來世墮入惡趣這一點決定無疑。所以，空耗時日、無義造業的無愧者，自己應該好好反省，否則下場非常可憐！

**現見聖教正規時，既不生起喜樂心，
亦無希求追隨意，此等亦是無愧者。**

現量見到了聖者的教典或大德的正規，但既不生起歡喜心，也不產生追求心，這種人也屬於無愧者。

有善根、有智慧的人，如果見到殊勝的經典論典，就會覺得非常珍貴，希求心不斷地引發。但現在世間人好多不是這樣，他們見到非法的活動、非法的場面，就興奮不已，而對真正的正理、聖者的論典卻毫無興趣。

當然，現在是末法時代，這種現象也是正常，畢竟在佛陀時代都有這種情況。當時佛陀示現涅槃之際，迦葉尊者正帶著五百比丘在各處雲遊，遊至半路遇一尼犍子外道，手持佛陀入滅時的白蓮花。迦葉尊者詢問佛陀之事，外道答言：“世尊已涅槃七日。”迦葉尊者聞後非常悲傷，隨行五百比丘有未離欲者，如圓木一樣倒地痛哭。而六群比丘中的跋難陀說：“你們別難過了！佛在世時，天天教我們這個應做、那個不應做，種種約束使我們不得自由，而今世尊入滅，無人管束，我們可以自由了……。”迦葉尊者聞後很不歡喜，待佛身荼毗後，集中僧眾告之跋難陀途中所言，提出結集毗尼的建議，說：“佛在世時，以戒攝僧；佛滅度後，比丘不學不持教法，會如煙雲一樣轉瞬即逝，並遭外道譏嫌。”經大眾同意後，五百羅漢結集了三藏。

佛陀在世時，尚有弟子對佛理不感興趣，現在有這種現象也不值得大驚小怪，但這種人的生活的確沒有什麼意

義。所以，大家應當學習好的論典、好的教規，如果實在沒有興趣，就要勵力地懺悔、祈禱，這樣自己的行為才會逐漸規範起來。

**總之取捨一切事，無有定準而行持，
脫離世法二規矩，即謂愚笨無愧者。**

在此，米滂仁波切對特別壞的人做了嚴厲批評。我們是不是無愧裸體者？希望也經常觀察一下。總而言之，取捨任何一件事情，必須要有準則，然而現在世間中的無愧者，對所取所捨根本沒有抉擇能力。就像我家鄉那邊的有些人，每天都是無所事事，有了錢就生歡喜心，此外什麼都不知道。作為一個人，應該對好的方面有一種嚮往和精進；對不好的方面，儘量地把它捨棄。如果實在捨棄不了，自己在心裡好好懺悔，這是具有智慧人的做法。

假如整天都是吃飯、睡覺，那跟犛牛沒有什麼差別。所以我們應根據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做有意義的事情，捨棄沒有意義的事情，在生活上有一種定準。沒有任何定準的人，覺得殺生偷盜也可以，佈施持戒也可以，這樣活著沒有什麼意義。因此，每個人首先要分清楚好事和壞事，對好事有希求心，對壞事儘量地遣除，有了這樣一種心的力量，那做什麼事情都可以。

但現在大多數人並不是這樣，無論城市還是農村，人人每天怎麼生活的，大家應該一目了然。因此米滂仁波切在這裡說，倘若一切取捨無有定準，脫離了世規和佛規的軌道，那就是世間上最可憐、最愚笨的人。

若人具足慚愧心，能除顛倒散漫行。

設使無慚無愧者，教言於彼有何用？

前面總結了，人要有智慧、穩重、慚愧心，若沒有這三個基礎，好人是做不了的。昨天我們換屆時選很多人，當時我提出幾個人問大家的意見，有些穩重、具智慧、又有慚愧心的人，馬上就被大家認可了。當然，這並不是故意用《二規教言論》中的道理來衡量，而是做任何一件事時，如果這個人不穩重，世間法和出世間法都沒辦法承辦；假如沒有一點智慧，可能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有些人雖然有智慧，也很穩重，但在某些場合中一點慚愧心都沒有，這也是非常麻煩，這種人即使頭頂上有如意寶，大家也都不敢接近，害怕他在眾人面前對自己做出什麼事來。因此，前面這幾個功德，大家不要留在字面上，應該先做一個好人，然後再談修行，否則你連基本的人格都沒有，怎麼有資格當修行人呢？

此頌是說，假設具足知慚有愧之心，顛倒散漫等不如法的行為自然會被遣除，不可能跟沒有智慧的人閒聊亂逛。但一個人若沒有慚愧心，再怎麼珍貴的教言，對他來講也沒有用，就像犛牛面前放幾百萬人民幣一樣，可能還不如一口草好。

殊勝的教言對無愧者，肯定是用也用上，聽也不願意聽，聽到就開始打瞌睡，眼神也慢慢不對了。而一提到去喝酒抽煙、看電視、說亂七八糟的話，他就興致勃勃、聰明伶俐，眼睛睜得大大的，興奮得不得了。所以，對無慚愧者來講，再珍貴的教言有什麼用呢？

**復次心具慚愧者，終不遠離世法二，
殊勝善妙之軌道，恆常行持不放逸。**

具有慚愧者，永遠不會離開世法和佛法的軌道。他平時行為小心翼翼，不做讓佛教丟臉的事情，也不做令世人厭棄的事情，所作所為如理如法，時時刻刻以不放逸而攝持。

這一頌是承上啟下，下面開始講“不放逸”。



四、不放逸



**何以名為不放逸？如人居於危崖上，
如是自護自身心，恆時鄭重謹慎者。**

什麼叫做不放逸呢？比如一個人居住在非常險峻的懸崖上，稍不注意就會掉下去，如果掉下去只有死路一條，所以他會步步謹慎，三門不敢放鬆。（我小的時候，在特別陡的峭壁上放犛牛。遇到非常高的懸崖時，前進也不敢，後退也不敢，心裡特別害怕，前後左右到處看，就是不敢往下看，往上看舒服一點。那個時候自己全神貫注，特別特別注意。）同樣，我們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詳細觀察會不會令來世墮入惡趣、會不會染污自己的相續，時時以正知正念提醒自己，萬萬不能放縱三門。

有智慧的人做什麼都會小心謹慎，不像無愧者那樣，做事一點都不考慮，肆無忌憚、為所欲為。所謂的不放逸，就是做任何事情都會保護自己的身體和自己的心，對心裡的起心動念經常觀察，對身體的所作所為也經常觀察，這就是真正的不放逸者。

**孩童沉迷遊戲樂，成年沉迷貪嗔境，
老年迷惑身心衰，皆為放逸所迷住。**

世間中被放逸所迷惑的人非常多。比如在童年時，整天喜歡各種玩具，把它當作實有財產，不分晝夜一直耽著，為此不知哭過多少回。現在想起來也覺得可笑，因為玩具對今生來世並不重要，有沒有它都可以，但由於當時的迷亂，自己卻死死執著這些。

人到了成年時，為了錢財和親友，始終被貪嗔等煩惱所逼迫，遇到討厭的敵人就恨之入骨，遇到可愛的朋友就戀戀不捨，為感情流了無數眼淚。現在很多人對空性一無所知，不明白外境如幻如夢，卻偏偏執為實有，未達到目的就特別傷心，產生無邊的貪嗔之心，沒有一點自在和快樂。這完全是放逸所導致，如果像高僧大德那樣，從小就接受愛心和悲心的教育，長大以後，就不會執著這些亂七八糟的外境，也不會有那麼大的傷心。

一旦步入老年，人對童年的遊戲不執著，對成年的感情名聲也不執著，最重視的，就是自己能活多少年，身體是不是很健康，走路會不會摔倒……對身心的衰敗非常重視。

所以，世間的眾生非常可憐，完全被放逸迷住而不自察，短暫的一生就這樣度過了：年少時喜歡遊戲；成年時迷戀感情；老年時執著身心，真正有意義的事情，一輩子根本沒有做過。之所以這樣，就是因為沒有正知正念，放逸自己的身心。

**貪等愚癡所惑眾，沉溺恐怖輪迴泥，
若尚未止貪癡心，則成卑劣入惡道。**

被貪嗔癡煩惱所迷惑的眾生，永遠沉溺在極其恐怖的輪迴泥坑中，若不依靠修行來對治相續中的紛飛妄念，將來必定成為非常卑劣的眾生，終將墮入惡道。

我們起貪嗔之念時，若不加以克制，生生世世都會受到極大影響。我以前也講過順治皇帝的一些公案（詳見上

師所著的《順治皇帝出家偈淺釋》，其中解釋“我本西方一衲子，緣何落在帝皇家。”一句），所以希望大家儘量制止自己的不良分別念。

以前佛陀在世時，有戶人家生了一對雙胞胎，相貌端正無比。他們出生將滿兩個月，有一次父母出去幹活，回來時剛好聽到兩個嬰兒在對話，一個自責道：“當時我出家修行，本來快要得道了，可惜那時我癡心妄想，還俗而墮落到現在。”另一個說：“我以前也是個很好的修行人，要成道的時候，因為遇到一點小挫折，沒有轉為道用而生起惡分別念，還俗導致現在的後果。”父母聽後非常驚訝，懷疑這兩個小孩是魔鬼的化現，準備堆起木柴把他們燒死。正在這時，佛陀以智慧照見此事，顯示神變來到他們家，宣講了這兩個嬰兒的前世：“在迦葉佛時，他們是兩位出家人，志同道合，共同發願生生世世在一起。但他們臨當得道時，忽然動了邪思妄想，退道還俗墮落，不能得到解脫，從此沉淪於生死苦海中。”

我們現在沉溺在輪迴中的可憐眾生，也是往昔的分別念沒有轉為道用，經常處於放逸狀態而導致的。所以，有時候我非常擔心：這裡的有些法師、修行人，現在還是非常不錯，在山裡聞思修行也好，在其他道場弘法利生也好，都是數一數二的人才，但今後若遇到一些違緣，分別念無法當下轉為道用，造惡業而墮入惡趣受苦，那該多麼可惜啊！

因此，每個人應該觀察自己，就像《入行論》第五品所講的那樣，常以正知正念來攝持，同時想一想古今中外

的歷史。自己無論做什麼事情、說什麼話，應像處於懸崖上一樣小心翼翼，若能一直關注自己的身心，必定會對治煩惱的。

當然，假如沒有祈禱上師三寶，光是以分別念想要注意，也不一定有效果，有時候煩惱現前或魔障出來時，自己也是身不由己。但若一心一意祈禱上師三寶，上師三寶的力量不可思議，定可通過各種方便來轉變你的分別念和身體的行為。因此，大家要時時祈禱上師三寶。

**擁有寶座傘幡等，然而放蕩不羈者，
剎那墮入險惡處，如遭魔王鐵鈎牽。**

雖然地位崇高、名聲蓋世、富可敵國，經常坐在寶座上，擁有寶傘經幡，生活在掌聲與鮮花當中，但若行為放蕩不羈，一剎那就會墮入特別可怕的險地。

在世間中，有些人本來是國家領導、省委書記，有成千上萬人的擁戴和尊重，可是後來貪污腐敗，被人查出來之後，什麼事情都暴露無遺，最終甚至被判死刑，剎那間從天堂掉到地獄。還有些了不起的高僧大德，原本擁有傲人的名聲和成群的眷屬，但因為自己行為不如法，很快就變成特別可憐的人。

以前我的家鄉有個法師，當時他的聲望可謂轟動一時，大家都以在他面前聽佛法為榮，每次開法會時，人山人海、場面壯觀。但後來他有些行為不如法，名聲馬上一落千丈。去年我在爐霍碰見他，問及他的生計時，他

說：“我現在賣牛皮，每天能賺一些錢，反正生活能過得去。”以前他是至高無上的尊者，根本不用考慮生活能否過得去，現在變成這樣，就像遭到魔王的繩索牽引一樣，自己也是無力自主。

因此，世間上的人在擁有一名聲地位時，各方面應該值得注意。而出世間的修行人，尤其是在座的出家人，更應珍惜眼前的時光。你們現在的生活非常非常快樂，有吃、有穿，有修行的機會，又有空閒的時間，此時若不加注意，短時間內就會變成非常可憐的人，那個時候即使你想恢復，可能永遠也沒有機會了。人在擁有快樂幸福時，通常都不發覺，一旦失去了才後悔莫及。因此，大家白天晚上要時時觀察，看自己算不算一個修行人？

**妙齡少女僧人敵，賄賂國王法師敵，
守護劣眷主人敵，此等怨敵毀諸眾。**

一般來講，妙齡少女是出家人的大敵，有些出家人在過路或住宿時，遇到一些美女，迅速就毀壞了自己的相續；接受賄賂是世間國王、寺院法師的大敵，能令其事業毀於一旦；護持惡劣的眷屬是主人的大敵，以其行為和發心，最後牽連主人也會遭殃。這些怨敵，定將毀壞眾人的相續。有些人經常護持一些性格不好、沒有智慧的人，倘若長期如此，整個團體就會亂成一團，所有的眷屬也會分崩離析。因此，作為有智慧的人，應觀察自己的怨敵到底是誰？

眾生財富如閃電，身如浮泡無常性，
我等陷於病魔中，甚多逆緣圍困故，
猶如風中之殘燭，無有少許可依賴，
何故不思當來事，依然放逸安心住？

世間中的財產，如閃電般轉瞬即逝，富人淪為乞丐的故事比比皆是。而四大和合的身體，就像水泡一樣不穩固，年輕變成衰老、生病變成死亡都是輕而易舉，一切皆為無常的本性。我等陷於病魔等違緣的圍困中，活在世上的機會少之又少，猶如風中殘燭，沒有任何可依靠處，不管親人朋友、財產身體，一切的一切如同夢幻中的生活。既然如此，為什麼不思維一下自己的來世，依然放逸安心度日呢？

如果沒有行持善法，每天說些無聊的話，做些無有意義的事，心裡也一直胡思亂想，這樣有什麼意義呢？短暫的人生在放逸中度過，沒有為眾生和自己做有利的事情，這是非常可恥的！

昨天有個人給我打電話，說她對某人產生了執著，特別痛苦。我就毫不留情地呵斥她一頓：“你對自己如是執著，卻從來沒有為眾生流過一滴眼淚，你們這些人這麼醜惡、這麼惡劣！”我故意這樣說了以後，後來她也不哭了。有時候人與人互相說好話，好像沒有什麼意義，真正有意義的方面，誰都不想。大城市裡有些人，整天想的、說的、做的都是為自己，根本沒有想過眾生。為自己也只是人生幾十年，這跟螞蟻沒什麼差別。夏天蟻穴裡的螞

蟻，天天無意義地跑來跑去，有時候看到也會產生一種厭煩心。可是反過來說，我們人類做的事情也好不到哪去，對自己的來世不考慮，從不思維積累福德資糧和智慧資糧，天天在無義當中虛度寶貴的時光，這是多麼可惜啊！

有個法師說：“我們晚上睡覺時，應把手放在胸口上，閉目思維：我今天做了什麼？明天以後要做什麼？我為眾生做過多少事情？沒有這樣想的話，不算一個修行人。”很多老修行人也經常會捫心自問：“我從小到現在做了什麼？享受過什麼樣的人間快樂？財產受用有什麼用呢？當我離開人間時，隨身的就是善業和惡業，其他一絲一毫也帶不走，為什麼現在苦苦地為財富而奔波，為無意義的事情而操勞？”當然，沒有智慧的人得過且過，每天都是浪費人生，不能與此相提並論！

一切高貴終將墮，一切榮華終衰竭，

一切美好終醜陋，有為諸法豈未見？

世間上一切高顯的事物，不管是地位上還是建築上，終有一天必定會墮落倒塌，這是有為法的規律，也是輪迴的本性。

大家可能聽說過吧，法國著名文豪大仲馬，他一生的作品有一千兩百多部，稿費收入相當可觀，共有五百萬元多，是同時代任何一位作家都望塵莫及。但晚年的大仲馬完全墮落了，他沉醉在醇酒、女人和歌聲的溫柔鄉裡，經常有淫蕩的女人陪伴著他。但這些女人沒有一個真正愛大仲馬，只不過是為了他的錢而已，等他的錢財都被騙光

後，她們一個個離他而去。所以大仲馬的晚年非常困窘，甚至連房租都交不起，要不是他兒子的話，他或許會被餓死。

因此，榮華富貴、財富圓滿、名聲顯赫，皆如過眼浮雲，轉瞬即逝。一切美好終成醜陋，昔日美如天仙，今日雞皮鶴髮，萬法的本性即是如此無常。明白此理之後，不管是自己還是他人身上發生無常現象，都沒有必要怨天尤人，應該坦然接受這種規律。

**自當反省深思維，設使如今未謹慎，
則己不知自過失，他人勸說亦難知。**

我們每個人應當時時反省、再三思維。雖然像我這樣的人，一點也不省察自己，還給別人講大道理，真是非常慚愧。但傳承上師的教言說得十分明白，每個凡夫都有毛病，假如沒有一日三省，相續中的過失就會屢屢出現，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過失。即使有人好心勸你行善，勉勵你做有意義之事，你也會無動於衷、充耳不聞的。

所以，大家要經常觀察自己的舉心動念，這樣一來，縱然犯了過失也會馬上改邪歸正。如此才是智者的行為，也是高僧大德們日常行持的一種傳統。

**相遇種種外境時，自心如犬無主見，
譏笑淺薄之人時，尚自以為得讚頌。**

有些人自己沒有主見，心常隨著外境而轉，聽到美妙的音樂、看到悅意的色法，心就像蘆葦一樣飄搖不定。尤

其是沒有學過教理、也沒有長期修行過的人，自己的心猶如小狗一樣無有主見。小狗聽到別的狗叫，它也跟著狂吠亂叫；同樣，這種人是別人怎麼說，他就怎麼說，原因在哪兒也不知道。曾有一則寓言道：幾個人看見一個可笑的怪物，不禁放聲大笑，旁邊一個盲人也狂笑不止。別人問他為什麼笑，他說聽到大家在笑，所以自己也跟著笑。這樣愚癡的人，在世間上非常非常多。

還有些人本來很愚笨，長相也奇醜無比，別人故意譏笑說：“你非常漂亮，而且辯才無礙、無人能及。”他聽到這番挖苦後，不以為恥，反而信以為真，以為別人在讚歎他，不覺洋洋自得起來。這種情況，大家務必要引以為誡。別人的溢美之詞，並不代表你真有這種功德，我們要有自知之明，對於他人的讚歎和誹謗，千萬不要自以為是，而應時時省察己身。

**如物過秤知輕重，如是二規衡量時，
以彼所顯之成績，推知眾人之賢劣。**

貨物通過秤量即可知其輕重，一堆棉花看起來特別大，卻不如一小塊金子重。同樣，以二規來衡量眾人的功德時，有些人表面上口才不錯，說起話來頭頭是道，但真正做起事情來，才發現他根本沒有真才實學。而有些人最初令人不抱希望，但後來各方面所顯示的成績，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

我們附近有個學校，副校長常說校長的過失，並在領導面前誇誇其談：“要是我當了校長，一定會如何如

何……。”平時他在網上學了很多新名詞，說話似乎很有水準，領導們覺得他心胸開闊、眼光獨到，結果就聽信他的一面之詞，把校長的位置讓給了他。沒想到，他上任以後，目的不是為了教育事業，而是懷有私心另有所圖，最後把學校搞得一塌糊塗。所以有時候選人非常困難。有些人說得很漂亮，有些人裝得特別像，只有讓他做一段時間後，才知道他到底有幾斤幾兩，那時賢善惡劣一目了然，如同貨物過秤一樣。

米滂仁波切的這個比喻非常好。我們無論選法師還是選管家，以前沒有做過事情時，根本看不出他的人品如何，有時候期望過高，後來大失所望；有時候希望不大，但做完事情後，所有的人都暗挑大拇指。每個人的品性不同，有些是智者、有些是愚者，有些是賢人、有些是惡人，只有通過長期的交流和觀察，才能判斷此人的好壞善劣。

作為佛教徒，若想成為黃金般賢善的人，沒有前世福報，恐怕也有一定困難。即便如此，也不要變成糞便般可惡的人，任何團體中若有了這種人，自他都極為不便。因此，我們的人格應當儘量完善。

**有些愚癡淺學者，自其出生至衰亡，
猶如一日所經歷，一生碌碌無作為。**

有些智慧淺薄的人，由於沒有以正知正念攝持身心，從出生至死亡，猶如一日所經歷的一樣。他每天雖然忙忙碌碌，無有任何空閒，實際上不管是個人的修行，還是為

人類造福，從沒有做過有意義的事情，碌碌無為地虛度了一生。

我們來到這個世上，應該做些有意義的事情，最好是對眾生有點利益，如果實在沒能力，起碼也要發願修行，為來世做好準備。否則“生時無人知，死時無人問”，一生就像小昆蟲一樣庸庸碌碌，最多是搞一些破壞，這樣活著沒有任何實義。

當然，如果搞的破壞非常厲害，像某些恐怖分子一樣，那可能在國際上比較出名，但也沒必要出這種名！成名不容易，但成名也沒什麼用，畢竟生前的榮譽名聲、金牌銀獎，死時一樣也帶不走。只有篤信因果、行持善法，對今生來世才有真實的利益。

有些人整天忙忙碌碌，在一個小圈子裡轉，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也不知道他。霍西的曲恰堪布曾說：“今天從色爾壩來了一位老喇嘛，任何人都不認識他，肯定是他修行不好，所以不出名。霍西與色爾壩很近，他若有名氣，全體僧眾早就出去迎接他了，沒有來時我們就知道了，但現在看來，這個老糊塗什麼成就都沒有。”曲恰堪布有時候講話很有意思，當著人家的面就開始批評他。可能那個老喇嘛也特別傷心，好不容易去聽課，結果一來就受到這種待遇。

當然，出不出名並不是很重要，最關鍵的是為自己和眾生做些有意義的事情，不然的話就非常遺憾了，這也是放逸所導致的。



**博學智者每日間，行持法財欲解脫，
彼等圓滿四德故，最終獲得大成果。**

智者完全與之相反。廣聞博學的智者，精通世間和出世間的一切道理，每天都在行持法、財、欲、解脫四大圓滿功德，從來沒有間斷過。

智者和愚者的差別相當大。有智慧的人，每天將時間和精力用於修行佛法、積累功德。而沒有智慧的人，對無聊的瑣事永遠抱有極大興趣，對有意義的事情卻碰都不碰。

所謂“圓滿四德”，即法、財、欲、解脫四種圓滿。法圓滿，指修持大乘或小乘佛法；財圓滿，指即生中行持有漏善法，積累信心、智慧、持戒等聖者七財；欲圓滿，指獲得人天福報，或通過禪定得到欲天之善趣果位；解脫圓滿，指暫時得到人天福報，究竟獲得聲緣羅漢、佛菩薩的出世間解脫。由此可見，智者的方向與愚者截然不同。

大家也可以看到，有些法師每天做的事情，從沒有為了短暫的今生，完全是為了利益眾生和來世解脫。他們的忙忙碌碌，與愚者有天壤之別。智者經常約束自己不放逸，不管是走路、睡覺、做事，提醒自己不做沒有意義的事情，他有這種控制力。我們也應該觀察自己，平時的行為是為了衣食住行而奮鬥，還是為了眾生和佛法做點貢獻？正確的發心是一種動力，如果沒有這個發心動機，做什麼事情都不會成功。

**無義抑或失義者，皆從放逸而生故，
智者日日時時中，以不放逸而行事。**

世間上有許多無義者和失義者。“無義者”平時所做的事情不但無有意義，反而造作惡業，如偷盜、邪淫，做妓女、做屠夫、做漁夫，以此毀壞了自己的今生來世。這是以放逸導致的，因為沒有正知正念、不知取捨，所以變成了無義者。

所謂“失義者”，指業際顛倒的人，本來自己很有良知、很有正見，後來遇到惡知識，與無正知正見的人同流合污，以致毀壞戒律、毀壞聞思，一切善法功德消失殆盡。這種人同樣也是放逸所致，因為整天耽著沒有意義的事情，最後導致了這種後果。

反過來說，智者時時刻刻觀察自己、要求自己，以正知正念攝持自相續，因此不會變成無義者，也不會變成失義者。他的所作所為必定對眾生和佛法有利，事業與功德也會蒸蒸日上、與日俱增。其實，不僅僅是佛教徒，世間的名人、智者、成功者也源於不放逸，他們的三門也是常以正知正念或智慧來護持。

下面講了一些放逸者的法相：

**聰明智慧未究竟，聰明邪慧狡猾因，
詭計多端假精靈，此乃放逸之過失。**

有些人雖然聰明，但智慧沒有達到究竟。比如學了一點因明，但真正的推理沒有懂，只知道看別人的過失、說

別人的缺點；學了一點中觀，但真正的空性沒有懂，只認為因果、三寶、四諦都不存在。

另有些人的聰明變成狡猾之因。現在有些恐怖分子，依靠所掌握的科學技術或世間聰明，不但沒有轉為道用，反而成為損害眾生的因、毀壞自他的根本。

還有一部分人看似聰明，譬如有些電腦高手，依靠兩隻手就能對一切瞭若指掌，但實際上是整天沉溺在迷亂當中。所以有些發心部門的負責人，應該隨時監督下面的道友，儘管我開許部分人使用電腦為三寶做事，但如果沒有加以控制，可能會出現一些不如法的現象。

前段時間我去了一個學校，校長跟我說：“我們這裡專門有個監控設施，假如有老師上了不好的網站，或是做了不如法的行為，從監控器上馬上就能發現。”出家人的場合中，一般不會有這種情況，但有時候也很難說。因為凡夫的心很容易改變，一旦出現對境的話，第一次有控制能力，第二次大打折扣，第三次就隨波逐流，最後徹底完蛋了，這種現象也非常非常多。所以我希望發心人員，千萬不要以不如法的行為來毀壞自相續。

說實話，倘若聰明變成邪見之因、墮落之因，那還不如笨一點、老實一點好。從前有個故事：一個水池裡有座鐵塔，鐵塔下面有好多青蛙，青蛙看塔頂尖尖的，就紛紛商量：“今天下雨，太陽不曬，我們爬鐵塔好不好？”大家很高興地同意了。爬到中間時，太陽出來了，它們被曬得奄奄一息，於是開始打退堂鼓，一個個都下去了。下去以後，牠們往上一看，竟然發現有隻青蛙爬到了塔頂。

怎麼會這樣呢？牠們一觀察才發現，原來那只青蛙是個聾子，大家一起爬的時候，牠也跟著上去了，中間商量返回來時，它沒有聽到，繼續徑直往上爬，最後成功地到達了塔頂。

同樣，有些人的耳朵、眼睛特別好，手也特別靈，很可能成為毀壞自己的因。而有些人什麼都不懂，電腦不會，開車也不會，每天只會念“唵瑪呢巴美吽”，最後卻可能提前成就。因此，有時候聰明不如笨一點好！

**縱然胸懷寬廣者，性情疏懶事不成，
如無利害海底石，此乃放逸之過失。**

有些人表面上看來心胸寬廣、度量很大，不容易發脾氣，大家都覺得很了不起。其實他的性情鬆散懶惰，對什麼都無所謂，讓他做一件事情，在耳邊說了多少次也不管用。今天供養他一斤黃金，他無所謂；明天誹謗他兩句，也無所謂。並不是他修行非常好，已達到無利無害的境界，而是他的人格太差，就像海底石頭一樣沒有感覺，對他怎麼樣讚歎、怎麼樣毀謗，完全“親怨平等”。所以千萬不能讓這種人做事情，不然他口頭上說“可以可以，一點問題都沒有”，但問題就出在他的心上面，什麼事情都成不了，這就是放逸所導致的過失。

當然，不觀察的時候，我們有時也會上當，覺得這種人對得失不斤斤計較，肯定內心境界很高，於是什麼事情都交給他，結果他全部推下去。因此，在選擇人的過程中，務必要注意這一點。

其實，《二規教言論》的教言非常殊勝，如果學校教育中有的話，對很多人的一生會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可惜的是，不要說世間，就連很多寺院的法師也不懂，在處理事情的過程中，自己經常非常可憐。

**少聞淺學無智者，急躁從事如湧潮，
隨心所欲亂身心，此乃放逸之過失。**

有些人孤陋寡聞，沒有廣聞博學的知識，可是做起事來非常急躁，如海潮般一浪接著一浪，刻不容緩，心急得不得了。這也是放逸者的一種法相。

其實，做任何事都有個過程，倘若時間不充裕、前後沒有考慮清楚，就理不出什麼頭緒來，事情反而會弄得一團糟。這些人並不是有計劃、有安排，抓緊時間要把事情做完，而是手忙腳亂，急得沒有規律。比如說要修大經堂，他天天在旁邊催：“快呀快呀，一個月必須把它建起來。”那這有可能成功嗎？

所以我們做任何事情時，首先要慎重考慮前因後果，考慮完了以後，應該有頭緒、有次第、有安排地做下去。開頭怎麼樣精進，結尾也應如是精進。有些人剛開頭時特別激動，發心得不得了，沒過兩三天，三分鐘的熱情就消失了，甚至再過一段時間就偷跑了，這都是不懂二規的表現。假如懂得這一點，既然已經發心了，縱遇生命危險也不能退。而且在做事的過程中，需要多長時間、需要什麼因緣、需要怎樣發心，必須要有籌畫安排，這才是智者的行為。

在座不論是出家人、在家人，今後肯定要在社會上做些事情。如果不懂這些規律，什麼事情都不能成功，別人看你非常可憐，你自己也會很受挫。以前上師如意寶對這些教言特別重視，所以他老人家弘法利生的事業非常圓滿，一切所作都是理性的、有智慧的，一般不會受到謠言誹謗，即使很多人暫時有不同的看法，但最終也不得不折服。所以大家理應學習這些知識，並在生活中儘量運用。有時候即便是一個偈頌，也對自己一生有極大的影響。

**雖無捨財佈施心，不擅掌管自財食，
非空似空禁行者，此乃放逸之過失。**

有些人沒有發起佈施之心，也沒有達到一地菩薩佈施圓滿的境界，但因為不擅於管理自己或三寶的財物，隨隨便便浪費，別人也認為他不執著這些，於是大肆享用、佔盡便宜。還有些人本來沒有看破一切，但表面上好像證悟了現空雙運的境界一樣，什麼都不執著。這些均為放逸所生的過失。

不論是自己的財產，還是三寶的財產，在沒有證得龍猛菩薩那樣的境界（龍猛菩薩能以點金劑將大量紅銅變為黃金）之前，最好不要說大話“你拿就拿吧，沒有什麼”，出去的時候也不關門。這不代表你的境界非常高，而是你的人格太差了，連自己的財產都管不好。

我們上師如意寶，沒有特殊必要的話，哪怕是一根哈達，也不會輕易送人或隨便浪費。當然，上師並不是執著這一根哈達，而是不願浪費信財，於是該收拾的就收拾，該處理的就處理，什麼都管理得井井有條。

有些人明明沒有任何境界，但看起來什麼都不執著，東西隨隨便便送人，根本管不好自己的財產。這樣到了一定時候，就像藏族的俗話所說，連狗的腸子裡都有他的財產。別人也覺得不用白不用，享用他的財產理所當然。所以沒有到一定境界之前，我們不要裝作看破者，應該如理如實地算帳管理，什麼都分得清清楚楚，在名言中也應當這樣做。

這個竅訣，很多道友恐怕不一定知道。我也發現你們有些人執著肯定沒有消失，但表面上看來什麼都不執著一樣，這說明人太差了。我自己也是如此，別人供養的有些東西，兩三天后全部爛了。我知道後非常傷心，並不是我修行好所以不執著，而是自己太差勁了，隨便浪費這些財產。西方人在外面用餐時，哪怕是吃剩的飯菜也全部打包，非常非常節省，這是很好的習慣。沒有必要什麼都看破了，什麼都無所謂，尤其是浪費三寶的財產，果報相當可怕，這也是放逸所導致的。

如果我們比較謹慎，就不會隨意糟蹋東西。有些部門的財產，大家還是要關心一下，能用的就把它用上，不能用的，看有沒有別人需要，如果有人需要，應該考慮怎麼樣給。這些事情還是值得注意！

**慈悲心續未究竟，任諸怨敵恣意行，
眾前坦露自本性，此乃放逸之過失。**

有些人的悲心並沒有究竟，不是像登地菩薩那樣將眾生看作兒子，但卻任敵人恣意妄行，怎麼樣害他罵他，

他都規規矩矩的。他如果證悟了眾生與自己無二無別的境界，那敵人確實與父母沒什麼差別，這種行為是值得稱許。但事實並非如此，有些人因為膽子太小，有些人修行太差了，有些人連基本的人規都不懂，所以敵人加害的時候，他是：“謝謝你老人家，今天給我加持加持。”別人幫助他的時候，他也是：“可以可以，怎麼都可以。”這種人特別差，悲心沒有到量之前，敵人就是敵人，一定要怨親分明。在這個世間上，壞人特別多，好人也不少，但很多人可能分不清好人和壞人之間的差別。

還有些人經常將自己的貪心、嗔心及習氣毛病，在眾人面前暴露無遺，這也是愚者的一種表現。一般來講，人應該有隱蔽分，心裡所想的不一定非要說出來，所作所為也不一定非要在大眾前表演出來。但是有些愚者想什麼、說什麼、做什麼，有機會就極力宣揚，讓大家對他一覽無遺，這也是放逸所致的過失。因此，大家應該掌握分寸、知道取捨，這才是智者的行為！

**未證諸法如幻相，身語行為不約束，
故受眾人之呵責，此乃放逸之過失。**

有些人並未證悟一切萬法都是空性，顯現上如夢如幻、如陽焰、如乾闥婆城，可是他身語一點也不約束，好像已經通達了最高境界，這種做法是不合理的。

如果真正證悟了空性，通達萬法無有任何自性，了知地獄和清淨剎土一樣、不淨糞和美味佳餚無別，那行為上無有約束也可以。就像漢傳佛教的金山活佛、濟公和尚，

藏傳佛教的蓮花生大師、薩繞哈巴等大成就者，不管顯宗密宗，都有這樣的境界。但如果沒有證悟這種境界，行為上就開始肆無忌憚，給別人也一直如是宣揚，那定會受到眾人的呵斥與責備。

元音老人在《恆河大手印》中有這麼一個公案：從前有個禪師愛吃牛肉，經常口口聲聲說：“吃就是不吃！”但他只是嘴上說說，心裡空不了，後來他一口氣不來，就入了牛胎，做牛還債。有一天，農夫把牛牽出來，剛好遇見誌公禪師（梁武帝的國師，觀音菩薩化身）。誌公一看：“這不是某某禪師嗎？你不是說吃就是不吃嗎？怎麼做牛還債啊？”這牛淚流滿面，特別傷心，然後左撞右撞，把自己撞死了。所以，不到真正空淨的地步，胡說大話是要感果報的。

現在很多人說：“一切都是空，行善造惡都一樣。”說這種大話的人，根本沒有如此證悟，光是口頭上會說，行為上不好好取捨，一定會遭到眾人呵斥。前段時間，菩提學會裡有個人天天說大話，後來不僅是他的小組裡面，甚至整個城市凡是學一點佛的人，都知道他在騙自己、騙他人。因為他平時的行為特別不如法。若真正通達了空性，行為上必定有折服人的奇特之處，但若沒有這個，光是口頭上會說，肯定會受到大家的譴責，這也是放逸所導致的。



**未生厭世出離心，性情孤僻不合群，
自他諸現視如敵，此乃放逸之過失。**

有些人並未生起視三界輪迴如火坑的厭世出離心，只是因為性格孤僻，跟誰都合不攏，在任何團體中，總與眾人格格不入，不管是親友還是其他人，全部視為怨敵來對待，以致誰都不願跟他接觸。這種人天天“閉關”不見人，並不是出離心特別強，只不過是性格太差了，這也是放逸所導致的。

我們作為修行人，不管與佛教團體還是非佛教團體相處，都應該給人一種和睦的氣氛。不要平時待在屋子裡還好，一接觸人的時候，就露出自己醜陋的一面。出離心和性格孤僻千萬不要搞錯，你到底是跟誰都合不攏呢？還是真正生起了出離心，願意待在寂靜的地方，厭倦散亂的城市？這個一定要分清楚！

**彼違時境之正量，種種行為之過患，
皆由未經細觀察，放逸之因所出生。**

以上講了放逸的諸多過失，有些是時間上沒有掌握（如性格太急了，或者性格太緩了），有些是環境上沒有掌握，這些違背時境正量的種種過患，全部是放逸所導致的。如果是不放逸的人，會時時不離正知正念和智慧，什麼環境、什麼時間、什麼人群，方方面面會考慮得非常周到，他的行為也是如理如法。



我們經常犯的很多錯誤，以及一些不如法的行為，都是心沒有調整好而導致的。平時做任何一件事情時，不管是學佛也好，做世間法也好，應該用自己的智慧來觀察。有些人的智慧雖然不是很高，但是他比較注意、比較小心，事情往往有成功的機會。因此，人不一定要相當聰明，聰明有時候反而變成糊塗，關鍵是人要老實，反反覆覆地觀察自相續。

**倘若行為已偏袒，不能圓滿士夫義，
謹慎密護諸威儀，猶如日月不著空。**

做什麼事情都要掌握分寸，太緊不行、太鬆也不行，沒有觀察不行、觀察太過分也不行，倘若過於極端，事情不會圓滿成功。所以平時一定要謹慎護持身口意的諸般威儀，如此才會事半功倍。

當然，我們做事情不成功，大多數是我執太重所致。《莊子》中有一個故事說：有個普通的木匠叫梓慶，他平時幫人家做的，就是祭祀時掛鐘的架子。雖然這是個很簡單的活，但他做出來的架子，人人見後驚為鬼斧神工，覺得那上面野獸的形狀，宛如真正的走獸一般栩栩如生。後來當地的國君知道他的手藝之後，專門喚他來問其中的竅訣。

梓慶很謙虛，他說：“我一個木匠，哪有什麼竅訣啊。如果你一定問，我就跟你說說：無非是我在做任何一個架子之前，首先要守齋戒，讓自己的心靜下來。在齋戒的過程中，到第三天的時候，我可以‘忘利’，把那些為

自己得到功名利祿的念頭全部扔掉；到了第五天的時候，我可以‘忘名’，別人對我讚歎也好、誹謗也罷，我都已經不在乎了；到了第七天的時候，可以達到‘忘我’之境。有了這樣的心態，我就拿上斧子進山。進山以後，因為我的心很清淨，哪些木頭天生長得像野獸，一眼就會看到，然後把木頭砍回來，隨手一加工，它就成為現在的樣子。我做的事情無非是以天合天，這就是我的竅訣。”

確實，我們做事不成功，要麼是為名，要麼是為利，要麼是為自己的事情，有了這些障礙以後，心就靜不下來，言行舉止也跟著左右搖擺，甚至跟別人吵架爭執。若沒有按古人這些行為來規範自己，就會與客觀規律背道而馳，做事情的時候，恐怕別人看你不順眼，你自己也不會成功。但若符合實際道理，自己的行為如理如法，即使別人暫時對你有不滿的看法，不久也會消失的。如此一來，就像日月在空中自由運行一樣，我們可以逍遙自在地承辦世間和出世間的一切事業，不會遭遇任何違緣。

**言行舉止之定準，當依無欺如來教，
及與具相善知識，復次亦依自淨心。**

我們日常的言行舉止，應當符合一定標準，什麼樣的標準呢？無欺的如來聖教、具相善知識的教導，還有自己的清淨心。這三個條件不可缺少，自己的所作所為以這三條標準線來定位，這對每個人來講非常重要。

現在很多人做事不依佛陀不可思議智慧所抉擇的教言，而僅僅憑自己的分別念。昨天有位居士問了我很多問

題，基本上都是“我想應該怎樣怎樣……”，這種說法是不合理的，凡夫的分別念一點依據都沒有，只是自己想的，怎麼可以作為理由呢？所以，我們的行為應當因循如來教言。假如自己學識淺薄，無法徹知如來教言，那應該依止精通顯密的具相上師。我們剛開始學佛時，什麼都是懵懵懂懂的，一定要按照如來和上師的教言去做。同時，還不能離開清淨心。有了這三者的話，一切言行都會趨於善妙。否則，倘若心不清淨，以貪心、嗔心或自私自利的心去做，很多事情都不會圓滿。尤其是弘法利生的事業，如果完全以自己的分別念來做主，結果不一定特別成功。

當然，大的事情需要以如來教言、上師教言、清淨心去抉擇，那些小的事情，沒必要具足這三種條件。比如今天去商店買個餅乾，不用看佛經裡有沒有教證？要不要問一下上師？自己心清不清淨？不然的話，明天可能很多人給我提問題：“我想買個什麼東西，您說買好還是不買好？”“我有五十塊錢，有時想買衣服穿，有時又想買牛奶喝，上師您幫我決定吧。”這些事情，我覺得怎麼樣都可以，你們可以自己做主。

**此三之外諸他語，皆為種種分別染，
親人抑或非親人，聽從彼等有何用？**

除了如來教言、善知識開示、自己的清淨心外，其他人所說的話絕對沒有可信之處。有些人當面講得非常好聽，但他很可能抱有其他目的，或是以貪心引發；或是以嗔心驅動；或是以嫉妒心作祟……。這些語言被種種煩惱所染污，所以不論親人或是非親人，誰的話都不要聽。

有些人想出家學佛，此舉在如來教法下有據可查，善知識也會極力贊成，同時自心非常清淨，因此自己決定就可以了，沒有必要問這個、問那個，尤其是那些愚昧無知的親人，根本不會給你指示很好的道路。這些關鍵問題，當依三種標準抉擇而行，這樣自己才不會後悔。有些人站在人生十字路口時，根本找不到方向，此時若能依教奉行，對一生會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這裡還要了知，除善知識和佛陀的教言外，對世間人以分別念編撰的書籍、宣傳品，也不要特別有興趣，否則會逐漸染污相續的。這一點，學佛的道友務必要注意，現在是末法時期，很多人對佛經論典和善知識開示，不太願意看，也不太願意聽，而對那些花言巧語、無稽之談卻趨之若鶩，這到底有什麼意義呢？學習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絲毫意義也沒有，只會讓自己的人生白白虛度。故而，大家應該看一些有加持的金剛語。

**謹慎籌畫未來事，縱使失敗亦無悔，
事前細織作觀察，無悔而住極為要。**

對未來所做之事一定要謹慎籌畫、精心安排，不管大事還是小事，千萬不要草率決定，決定完又立刻變卦。做一件事情要方方面面觀察，考慮操作過程中若出現不利因素應如何面對，一項一項在心裡好好盤算，一旦做出了決定，自己則應全身心投入。如此一來，縱使事情失敗，也沒有什麼後悔的。

現在很多人沒有主見、沒有頭腦，今天想一個、明天又換一個，結果什麼都不成功，自己也後悔得不得了。包

括依止上師、交友成家等方面，很多人也不觀察。以前有西方記者問觀音上師：“您對世間人的成家和感情怎麼看待？”慈悲的上師開示道：“對於這些問題，我並沒有不同的觀點，但需要提醒的是，雙方一定要互相觀察。現在全世界的離婚率特別高，草率結婚又輕易離婚，致使孩子像孤兒一樣非常可憐，這都是沒有觀察而引起的。”

其實，佛教的理念不僅應在出家群體中傳播，在家人更需要它的引導。作為一個出家人，應當關注在家人的生活、工作等問題，雖然我們出了家，早已拋棄了這些事情，但可以通過講經說法的方式，引導在家人遠離各種痛苦。如果自己欠缺這方面常識，則可借鑒一些高僧大德的教言，幫助他們遠離苦難，這一點我覺得非常有必要！

**如是無悔歡喜心，悅意無垢之月影，
由不放逸海中現，故當恆依謹慎行。**

皎潔的月影，會在平靜的海面上映現。同樣，無有後悔的悅意之情，是在行事謹慎小心的因緣中產生。

世上有許多人愁眉苦臉、傷心痛苦，到了極點就想自殺，這是什麼原因導致的呢？“此乃放逸之過失。”這些人由於太過放逸，剛開始什麼都不觀察，對佛教不瞭解，對世間正理也不學習，隨隨便便做點事情，不成功就後悔莫及。雖然有些不成功跟前世因緣有關，但一般來講，做任何一件事情時，首先應該詳細細細觀察，然後遵照教言去行持，這才會給一生帶來快樂。

我有時候想，住在寂靜山裡的修行人，個別人可能有少許痛苦，但大多數人的生活還是很單純、很快樂的，這種快樂無法用語言言表，這應該是不放逸的結果。在短暫的人生中，如果整天放逸，覺得這個不行、那個不行，一直處於痛苦的狀態中，對修行和生活絕對無有益處。所以大家應該開心地過生活，這也會為修行和積累資糧帶來很多利益。

前段時間講《入行論》時，我也講過兩個比丘的公案，他們只說一句“慎勿放逸”，就是甚深的佛法。故事情節是這樣的：兩位比丘在一起閒談，旁邊有兩個魔鬼準備奪取他們的性命，其中一個魔鬼信仰佛教，另一個魔鬼不信佛，他們互相商量，若兩位比丘沒有講佛法，就把他們吃掉。那兩位比丘很散亂，一直都是談論世事，沒談一句佛法，到了分手時才互相祝願：“慎勿放逸！”不信佛的魔鬼說：“看，他們始終未講一句佛法，可以吃他們了吧？”信佛教的魔鬼連忙阻止：“不，他們已講了甚深的佛法。”“沒有啊，兩人一直說些無聊的話，什麼時候講佛法了？”“你沒聽到嗎？剛才他們分手時說‘慎勿放逸’，這句話的含義特別深奧。在釋迦牟尼佛的八萬四千法門中，不放逸是最甚深的佛法。如果一個人能做到不放逸，修行肯定非常成功……。”後來，不信佛的魔鬼覺得言之有理，說：“既然如此，那就不吃他們了，算了吧！”

五、正直



本論中，一個完美的人可用一棵樹來表示。樹根是妙慧和穩重，樹莖是慚愧和不放逸，現在講樹枝——正直和堅定誓言。

我們修行佛法先要做好人，好人相當於一棵樹，沒有智慧和穩重，樹的根就沒有了。同時還要具足慚愧和不放逸，行為不要太過分了。假如隨意違背世間規律，任何人都接受不了，你生存在世上也有一定的困難，所以當以慚愧和不放逸來要求自己，這相當於樹莖。下面米滂仁波切告訴我們：做人還必須要公平正直，不管遇到什麼情況，若能堅持這一準則，世間和出世間的功德都會圓滿成就。

**公平正直天人道，虛偽狡詐邪魔道，
趨入天道住天門，趨入魔道住魔門。**

公平正直在世間上相當罕見。有些人認為自己性格很直，總愛說別人過失，看不慣馬上說出來，想什麼就說什麼，認為這就叫做正直。其實不然，這只是把心裡想的嘴裡吐出來而已。所謂的正直，是以三寶或良心作證，遇到事情時既不偏向自己，也不偏向他人，無論對方高低貴賤，是領導抑或乞丐，只要符合客觀事實，就當仁不讓地站在那一邊。這樣的人如黃金般難得，正直的行為能令他趨往天人之道。而有些人特別虛偽，口是心非、陽奉陰違，這種狡詐的行為是邪魔之道。趨入天道之人，因為擁有正直的美德、高尚的行為，不論是獲得解脫還是人天福報都唾手可得。而趨入魔道之人，只會越來越墮於黑暗，感受無盡的痛苦。

眾所周知，包公斬駙馬就是正直的典型，包公為了伸張正義，寧願觸怒皇室，哪怕丟掉烏紗帽也不違背正理公意。海瑞亦是如此，他為官清廉、剛正不阿，為了正義寧可罷官。而現在的人並非如此，只要對自己的親友有利，就從語言上、行為上全力以赴地幫助他，這完全是魔鬼之道。

作為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做事情應該憑自己的良心，以三寶作證，這才不會有違背因果的地方。在此過程中，不管別人怎麼說你不公平，只要自己良心上沒有虧欠，問心無愧就可以。否則，一個人如果不正直，他再有功德也沒有用。

我以前沒有做很多事情時，法王如意寶一直強調人格很重要，當時自己感受不是很深。現在到了這種年齡，經常遇到世間和出世間的事情，也遇到各種各樣的人，這才發覺人不公平正直、不是一個好人的話，哪怕他頭上有龍王的如意寶，跟他打交道也很麻煩。然而，具足《二規教言論》所有條件的人，在末法時代也是非常難得。

**鄭重取捨苦樂時，自己如何他亦爾，
如是直士獲富樂，狡者與此皆相違。**

在鄭重取捨苦樂的過程中，自己應該站在別人的位置上，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如果自己要快樂、不要痛苦，喜歡吃好的、睡好的，想獲得快樂、名聲、地位，那別人也是一模一樣，自己理應體諒別人、理解別人，這樣才是正直的人。

這裡的內容相當深，你們不要認為《二規教言論》很容易。其實我這次沒有時間細講，否則，每一個頌詞當中，真的有甚深的意義。只是表面上滑下去，可能跟世間的偈頌沒什麼差別；但實際上不是這樣的，大家一定要瞭解自己如何取捨苦樂，其他眾生也是如此。因此，傷害眾生也好，說別人過失也好，做任何事情都應該推己及人。《入行論》第八品中也有這樣的竅訣，不管是對別人生嫉妒心、生嗔恨心、生傲慢心，都應該換位思考，把自己換成對方，對方換成自己，然後對他發惡心，有這樣的觀想方式。

而狡詐者只是一味地想著自己，對別人的生命、別人的快樂一點也不在乎。現在有些人從小沒有受過這種教育，做的一些事情非常可怕。前天在我們附近有兩個學生，一個是十四歲還是十六歲，一個是十八歲，他們叫了一輛計程車，去離這裡不到十幾公里的電站，到了那裡後，他們把那個司機殺了。當時司機還沒有死，他用手機往家裡使勁撥電話，家人一接的時候，他已經奄奄一息了，話都說不出來了。這兩個學生把車搶走以後，一開到外面，馬上就被抓了。今天我們學院唸頗瓦時，來了特別多的計程車，就是跟死者一個公司的。

十幾歲的孩子能幹出這種事，主要是學校裡沒有慈悲的教育，很多知識成了狡詐的因。如果他們從小就知道，自己的苦樂跟眾生的苦樂完全一樣，經常在這方面訓練的話，也不至於造下這種後果。



下面講狡詐者的一些法相：

**賢者善行不讚頌，劣者惡行不呵斥，
恩重如山不在乎，慈愛如母無稍憶。**

狡詐者對賢者從來不會讚歎，別人的人格怎麼好，聞思修行怎麼不錯，他總覺得無所謂。其實這相當不好，世間中有好人的話，應該給予應有的獎勵。

對劣者也不批評譴責，有些人的惡行屢教不改，一直無惡不作，很多行為非常過分，但狡詐者對這種人也不作呵斥。

恩重如山的人，一定要報答他的恩德。可是狡詐者對此滿不在乎，不管對自己有什麼樣世間和出世間的恩德，他也知道報恩。

有些人對他很慈愛，如父母一樣噓寒問暖，但狡詐者也不作憶念，完全漠視別人對自己的一番好意。

**前時所作無反省，現時善惡無辨別，
如是混淆不清者，此乃非正狡詐相。**

對以前所做之事不作任何分析，錯了沒有懺悔，對了也沒有總結；現在做的到底如法還是不如法，從來也不辨別觀察。什麼都分不清楚，整天迷迷糊糊，除了吃飯睡覺外什麼都不管，好也無所謂，不好也無所謂，這種人不是正直者而是狡詐者。在這個世間上，狡詐者的的確確相當多。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應該反反覆覆觀察自己，看自己到底是正直者還是狡詐者？

**寧與直士結怨仇，彼於己事尚有利，
不與狡者交親友，饒益彼等反遭害。**

平時與人交往的過程中，寧可與正直者結下仇怨，也千萬不要與狡詐者結為親友。

為什麼呢？因為人正直的話，即使你們成了一種敵對的關係，他也不會無故冤枉你，一是一、二是二，他不會說不符合正理的語言，把沒有一點根據的事情栽贓在你頭上。即使他跟你的關係非常非常不好，他寧可受冤枉，也不會無端對你毀謗。這樣，你們之間的關係也有恢復的機會。

而與狡詐者結為親友的話，對他有利的時候，他可能會幫助你，但是若觸犯到他的利益，他絕對不會幫你，甚至即使你幫過他，他此時也會恩將仇報，反而加害你。

我們周圍的人裡面有狡詐者，也有正直者。對於正直者，寧可跟他是仇怨，也要經常與他交往，而接觸那些狡詐者時，自己務必要小心謹慎。

**直士正行護他人，情誼綿長如江河，
狡者交友為私欲，雖予慈愛終成怨。**

正直者以正行來盡力護持他人，與朋友之間情深義長猶如江河一樣綿綿不斷。而狡詐者交友完全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表面上對你很關心，實際上抱有私人目的，雖然暫時予以慈愛，但最終會成怨仇。



我們平時與人交往的過程中，首先應觀察對方是狡詐者還是正直者。如果是正直者，他會盡心盡力地幫助你，絕對不會喜新厭舊，縱然過了幾十年，你們的情誼也不會改變。如果是狡詐者，今天對這個好，明天對那個好，為了獲得某些利益，他就對你特別特別熱情，又是請客，又是吃飯，但如果你沒有令他滿意，他馬上跟你反目成仇。

前段時間我在外面時，菩提學會裡的有些組長也在反映：“那個人脾氣不好也不要緊，稍微懶惰也不要緊，但是人一定要正直，如果不正直，讓他做很多事情，最後就搞亂了，非常麻煩。”真的是這樣。我們現在接觸的人比較多，所做的事情也很多，在這個過程中，只要人很正直，不管遇到什麼事情，他都會客觀公正地對待，即使他犯錯了，最後也會反省的。不管在私人面前也好，眾人面前也罷，自己都願意懺悔。世界上哪有沒有過失的人，有了懺悔，別人也會原諒的。但假如這個人的心都歪了，那不管他說什麼、做什麼，都不會趨入正道。

我們在學院商量事情時，最害怕不正直的人，這在法師當中也有，管家裡面也有，跟這種人商量特別麻煩，不管有什麼樣的真理，他都不會承認。所以，每個人應該觀察自己是壞人還是好人，這一點應該自己過秤，否則只是聽別人說，你也不一定承認、不一定相信。

總之，我們要做一個正直的人。米滂仁波切的這個教言非常殊勝，若學到了它的究竟意趣，在佛教方面生生世世都會打下穩固的基礎。

**直士之前天喜聚，直士順利抵天界，
直士做事極穩妥，直士國王亦勝任。**

在正直的人面前，護法諸天會自然集聚，即便沒有每天念護法或作供養，護持白法的護法神通過天眼觀察，也知道他的行為符合正道，均會加以保護；他在很快的時間中，暫時獲得人天福報，究竟能往生清淨剎土；他做任何一件事情都非常穩妥，不管承諾什麼，都會認認真真對待，絕對不會敷衍了事，中間半途而廢；他即使當統治世界的國王，也完全可以勝任。（如果不正直，不要說國王，連當十個人的管家也很麻煩。五個人當作自己的人，五個人當作對立的人，分東西的時候，跟自己關係好的分得多一點，關係不好的就不分。處理一件事情也是這樣，做什麼事情都不公正。）

米滂仁波切的哪一個教言都非常殊勝。講到正直的時候，好像除了正直以外，不需要任何功德；講到穩重的時候，好像除了穩重以外，不需要其他功德，沒有穩重的話，做人根本沒辦法。當然，如果學得很表面，可能一點感覺都沒有，因為這個文字很簡單，你們每一個人，包括我們文殊學校的小孩子，都讀得來，也學得來。但是真正懂得它的意義，覺得這些教言非常了不起，在實際行動中盡心盡力地按照這個竅訣來做人，你們有沒有這樣呢？自己也不妨捫心自問。

我非常羨慕上師如意寶，在這個時代中，這麼多高僧大德雲集在他老人家座下，這種現象在藏傳佛教中不敢說

沒有，但不是特別多。他老人家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關鍵是懂得這些道理，除了修習佛法的境界以外，尤其是做人方面非常圓滿。所以不論是什麼樣的人，都能被他老人家深深折服。

對我來說，跟上師比起來，自己確實非常慚愧，但從剛來學院到現在，我接觸了那麼多人，想不起來自己有包庇護短的情況。在學院的常住或聞思修行方面，很多人當面說我不公平，手都指到我的鼻子上了。也許他們有真實的理由，但我沒受過這些教育之前，在學校裡是維護關係比較好的人，也有各種各樣的習氣；可是學了這些以後，自己也是發願在即生當中，尤其是為僧眾做事時，一定要憑良心和智慧公正處理，千萬不能偏袒。

有時候藏族喇嘛和漢族喇嘛吵架，就讓我處理。我憑自己的良心，以三寶為證，中間劃一條線。但處理完了以後，漢族喇嘛覺得：“他畢竟是個藏族人，肯定對我不公平。”然後在背後說很多很多話；藏族喇嘛認為：“他畢竟是管這些漢族人的，肯定對我不公正。”在背後也說很多很多。不管別人怎麼說，只要我問心無愧就可以，寂天菩薩在《入行論》第八品中也講得很清楚，我們不可能滿足所有的眾生。所以，大家在有生之年應該做非常正直的人，這個功德在修行的過程中是不可缺少的。

**所謂正直之功德，一切德中最超勝，
清淨世規之精要，勿須饒舌讚歎之。**

所謂的正直，在一切功德中是最殊勝的。出家人的團體中，若有人做什麼都非常正直，人人都會佩服他；在社會團體中，如果某個領導特別正直，不管處理任何事情，不會偏右，也不會偏左，那大家會對他非常恭敬。正直是清淨世規的醍醐精要，所以全知米滂仁波切說，他不必在此饒舌讚歎它。

在修行或生活中，我們完全能感受得到正直的重要性。誰若具足正直的美德，他的修行、做人等很多事情都會圓滿；誰不具足的話，可能會遇到各種“困難”。當然，這種困難並不是一般的困難，而是指良心上的譴責，這是無法彌補的。反之，自己良心上若過得去，那別人說什麼也無所謂。比如我處理一件事情時，別人說我不公平，但我若是以三寶作證，良心上沒有任何虧欠，儘管自己智慧有限，在有超凡功德的人眼裡，不一定抉擇得特別準，然而自己畢竟沒有諂曲，無論別人怎麼說，心裡也會很坦蕩。

所以，大家做任何事情時，沒有必要偏向親人、朋友、領導或者高尚人。在歷史上，有些古人縱然受到生命危害，也沒有捨棄良心、捨棄正規，這就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我以前也是一再強調，人格正直非常重要，假如人不正直，說話稍微做一點加工，什麼樣子都可以變。這相當於小孩做玩具一樣，我們以前做玩具時，把兩隻牛角往上對著，就成了犛牛；平行朝後，就成了山羊；往外拐著，就是綿羊，方向稍微變一下，結果就會截然不同。同樣，

有些人在說話時，對關係不太好的人，語言稍微變一下，那個人的過失就很嚴重；對關係比較好的人，也是稍微加工一下，大家就覺得他真的很好。雖然是一件事情，但如果心不正直，語言可以隨意加工。所以我們說話也好，做事情也好，應該憑自己的良心，以公平正直的功德作為準繩，這樣才會非常圓滿！



六、誓言堅定



**何人事前所承諾，終無變更誓堅定，
若堅誓願獲自利，他眾亦信此人語。**

真正有智慧的人，對自己在別人面前所承諾的事情，永遠也不會改變，立下的誓言非常堅定。

龍猛菩薩在《親友書》中講過，人的心態有三種，一是他所承諾的始終不會變，猶如石頭上刻的文字，縱經種種侵蝕亦不會磨滅。幾年前，我看過自己很小的時候刻在石頭上的觀音心咒，至今將近二十年了，字跡還是非常清晰。同樣，有些人從小就承諾一件事情，一輩子也不會變，這是上等人。

而中等人，如果沒有外緣影響，誓言是不會變的，但若遇到一些違緣，很容易改變當初的承諾。如同在土裡寫文字，不可能輕易就消失，但若被大風吹、雨水淋，字跡馬上就模糊不現了。這些人的心態也是如此，本來自己學佛、做事還是比較穩定，可一旦遇到惡友的影響，原來的誓言馬上就變了。

下等人像是水中的花紋，此起彼伏，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不需要任何外緣，誓言隨便就捨棄了。今天承諾這個，明天承諾那個，之後一眨眼就變了，這是非常下等的人。

誓言堅定的人，可以獲得一切快樂利益、財富名聲，由於說的話具有可信度，眾人也會信任他。《釋迦牟尼佛廣傳》中講過，佛陀多生累劫前發誓利益天下無邊的一切眾生，之後在生生世世中，這個大願也沒有變過。我們在大的原則上也要這樣發誓，而且無論是外緣、內緣都不能

摧毀這種誓言。誓言堅定的人，別人也會特別信任，平時在做事過程中，這些人非常可靠，眾人都很相信他的話；有些人誓言不堅定，今天想這個，明天想那個，任何人也不敢相信他。所以在修行過程中，大家一定要誓言堅定。

**以善觀察所承諾，壞劫之際亦不捨，
背棄誓願應生長，違背國政尚不懼。**

有智慧的人不會輕易答應一件事情，然而，一旦經過智慧詳詳細細觀察，自己承諾下來了，哪怕是三千大千世界統統毀壞，他的誓言也不會動搖。

藏地和漢地的一些高僧大德，在上師三寶前曾發誓要受戒或者出家，後來在文革期間，縱然遇到驚天動地的變化，自己的誓言也絕對沒有違背，很多人甚至為此獻出了最珍貴的生命。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在別人面前所承諾的一切，壞劫也不會改變。前段時間，我在建學校的過程中，有一個老闆說：“我本想幫助你一百萬左右，但我先答應別人了，要不我去跟他打個妄語，把這筆錢轉給你。”如果我當時巧言花語，很可能得到那筆錢，但是我說：“既然你對別人承諾在先，遇到再大的困難也千萬不要改變。”他說：“那個人不一定如法。”我告訴他：“如法也好，不如法也好，你好不容易承諾了，承諾完了以後再改變，可能會失去你的良知。算了，你還是做個好人吧，我這邊慢慢想辦法，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有智慧的人違背國家政策不一定害怕，因為這最多是判死刑或無期徒刑，但他們最怕的就是違背自己的誓言，

若是如此，對今生來世都是一個不好的緣起。所以，寧可捨棄生命也不違越誓言，這就是智者的一種選擇。

在座的有些人，在學校裡根本學不到這些知識，因為不懂人生的關鍵道理，以致很多事情做得非常糟糕。現在懂了這些以後，儘管心態還不是很穩固，誓言也不一定很堅定，但是應該有一種決心——自己答應過的事情不要改變。很多人確實不懂如何做人，所以我一直很想講《二規教言論》。雖然這次講得不廣，但米滂仁波切已經講得很清楚了，我沒有必要再添枝加葉，有智慧的人一看內容，就會知道今後應當怎麼做。

現在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有些人不穩重，有些人沒有智慧，有些人沒有慚愧和不放逸，有些人不正直，有些是誓言不堅定……所以我經常想：“這些人沒學《二規教言論》好可惜啊！本來人還可以，但誓言一點都不穩固，應該學一學這部論。”可是講完後能不能起到作用，我也不太清楚。大多數人應該可以，我們這裡有些常住道友，剛來時特別差勁，後來通過學這些教言，真正變成了一個非常好的人。而且有了這些功德，佛法功德也會逐漸增上的。

**不顧發誓或自語，彼者猶如篩子般，
洩露善妙之精華，僅依此理亦可知。**

愚者根本不顧自己所發的誓言，今天以三寶為證發誓，明天就全部推翻了。按照藏地的傳統，若以《大藏經》、拉薩的覺沃作證，或者以整部論著、神山、某位高

僧大德、上師作證，發了誓以後絕對不能改變，也不能用假裝的手段或其他語言來應付。倘若違越了自己的承諾，那麼活在世上也沒有意義了，這種人像是篩子一樣，將精華全部漏光了，只剩下骯髒不堪的糟粕。

且不說別的，只看他今天承諾的明天就變了，今天說一句話，明天一點印象都沒有了，即可推知他是個壞人。若用其他方式來推知他的心，那可能有一定的困難，但是僅憑這一點，也可知道他的人格不好。

**此人遠離諸天眾，如同枯樹無涼蔭，
如是不得諸財富，於此勿庸稍置疑。**

對於這種人，護持白法的天人均會遠離，人們也不願意與他接觸，最後他自己孤苦伶仃，就像枯樹一樣無有涼蔭，再努力也不會得到財富名聲。

有些人在單位或家庭裡，做什麼都不順，誰都看不慣他，這完全是他自己造成的。修行人也是同樣，有些人得到所有人的愛戴，雖然不是上師，但大家都把他尊為上師一樣；有些人猶如貓頭鷹，只要他一出現，大家都討厭他、欺負他，原因是什麼呢？也是他自己造成的。如果這個人誓言不堅定，說話不真實，那麼無庸置疑，他是很可憐的！

**若人誓願愈堅定，則於彼人愈可信，
若愈成為可信者，則天與德亦會集。**

倘若誓言堅定，人人都會信任、推崇他，如果信任他的人越來越多，天人也會予以保護，他的功德、名聲、財富等世出世間的德行也將自然積聚。

這個意思很簡單，但做到並不是那麼容易。我們做任何一件事情，儘量不要違背誓言，當然作為凡夫，今天想這個，明天想那個，心態不一定很穩固。但若通過一些教育，依靠自己對上師三寶的信心，在想要違背承諾時，立即用上師的教言來提醒自己，認識到這種行為值得慚愧。如是經常糾正自己的習氣，久而久之，一定會堅定誓言的。

當今社會中，大家也應該非常清楚，如果一個人誓言堅定、人格穩重，承諾的永遠也不會變，大家都會覺得他是非常好的人，人們都對他有信心，他的福德也會自然圓滿。有時候同樣是兩個人，學問上基本差不多，但一個受到無數人的尊敬，一個不但不受尊敬，反而處處碰壁遭殃，這是為什麼呢？大家也應該詳細觀察。

**直士自己所說語，雖無大義亦不捨，
若具大義或發誓，永不違越何需說。**

公平正直、具有智慧的人，凡是自己所承諾的，就算沒有大意義，只是一件區區小事，也不會輕易捨棄。比如跟別人交談時，說以後會幫幫他，到時候借他一點錢，甚至給一枝筆、幫他房子打掃衛生，這些小事即使沒有兌現，給對方帶來的損害也不大，但既然已經承諾了，就不會隨便食言。

很多人說自己性格很直，如果你真的是正士，那不管在什麼人面前，答應過什麼事情，都不要輕易違背。有些人在上級面前承諾的儘量不改變，而在其他人前說的話，往往都靠不住。尤其是一些搞生意的人，看到東邊說一個，看到西邊說另一個，什麼話都根據情況和場合變來變去，有時候真的看不慣他們的某些行為。

有智慧的人決不會這樣，即便是非常小的事情，他也不會出爾反爾，何況是具有重大意義、解決今生來世的事情，或在上師三寶等嚴厲對境前發過的誓言，永遠也不會違越，即使到了生死關頭也決不捨棄，這就是智者與愚者的差別。

這個道理大家都知道，但實際執行起來，有時候也不是特別容易。不管怎麼樣，大家務必要盡心盡力地堅定誓言，有了這個功德的話，很多境界自然而然會出現的。

現在的修行人，大多缺乏這一人格基礎，所以更上一層的境界無從談起。我們在人生旅途中，曾在不同人的面前承諾過，也在上師三寶前發過誓，但很多都已經違越了，所以應該儘量懺悔，猛厲地自我譴責：“我真的很壞，跟旁生沒有什麼差別！”應該這樣來痛斥自己。以前的所作所為，跟沒有頭腦的人一樣，現在遇到了這麼好的教言，應該知道以後怎麼做。

在座的道友當中，相當一部分人願意修行，既然如此，修行的取捨方法必須搞懂。如果沒有搞懂，表面上看來誓言不堅定沒有太大關係，但它對解脫生死輪迴所起的作用，並不是我們想像的那樣簡單。

**劣者愛惜自生命，智者珍視自誓願，
劣者背棄誓願時，智者對此感稀有。**

劣者對自己的生命特別重視，而智者認為生命不過是生死流轉中的暫時一站，這不是很重要。一個人受到良心譴責，違背自己所承諾的誓言，才是值得慚愧的。劣者今天發一個誓言，明天就徹底違背。看到這種情景，智者沒有一個不為他惋惜的，覺得這種人非常可憐，隨意捨棄誓言是非常可恥的事情。

對智者而言，凡是承諾過的事情，都不容易改變。不像有些人發心，開始時一定要報名，又是簽字，又是蓋手印，沒過兩三天，嘗嘗味道不是很美，馬上就改變主意了。不僅是學習佛法，世間中的失敗，很多也源於誓言不堅定。倘若誓言堅定，雖然在做事情的時候，因為眾生業感不同，可能會有不同的感覺，但自己畢竟承諾過，已經發下了誓言，不改變只會對自己有好處。所以，誓言堅定對修行人和世間人都非常重要。

**智者寧可捨生命，而不背棄自誓願，
劣者對此雖生奇，不思守誓之勝德。**

智者寧可捨棄最寶貴的生命，生生世世也不願背棄自己的誓言。譬如入密宗後有要守護的誓言，顯宗受別解脫戒、菩薩戒時也有誓言，甚至世間上當總統，也需要在大眾面前宣誓。真正有智慧的人，身體生命、受用財富等都可以捨棄，而不願捨棄自己的誓言。

就像金色比丘尼和迦葉尊者，他們均出生於婆羅門家庭，迫於父母的壓力，二人不得不成親。雖在十二年中朝夕相處，但彼此之間非常清淨，連貪愛心也從未生過。後來在釋迦牟尼佛的教法下，迦葉尊者和金色比丘尼都成為阿羅漢，是佛陀所有弟子中的佼佼者。以前有些高僧大德，遇到文革那樣的邊緣時，也是寧願獻出自己的生命，或者遭受慘無人道的虐待，也決不會捨棄上師三寶。

而愚者不需要那樣的折磨，就像《親友書》中所言，他們如水中花紋一樣，無緣無故、隨隨便便就會背棄承諾。這種誓言不堅定的人，今天想出家，明天想還俗，還俗三四天後又想出家；今天到這個公司打工，明天去那個企業做事，後天不適應又要跳槽。這樣的人不要說修行成就，連最基本的生存也成問題。他們見到智者寧捨生命也不捨誓言之後，覺得這種行為很稀奇、很愚笨，他們從來不思維守誓言的殊勝功德，不知道自己才是真正的愚者。

**故當斷除劣相續，恆住正士之相續，
所謂堅守誓願德，是諸世間之莊嚴。**

所以，我們應儘量斷除不好的習氣，過去自己誓言不穩固，沒有智慧，許多行為帶有狡詐性。現在明白了這些道理後，要將惡劣的習性完全改掉，恆時住於智者的相續中。他們相續是什麼樣的呢？斷除無慚無愧、無正知正念、無有智慧等等，時時處於具有慚愧、正直、妙慧、穩重、守誓言、佈施、利他的心態中。

其實，很多人若認認真真學習，應該會變成一個好人。以前自己比較糟糕，每天都是飄來飄去，性格不穩定，行為不如法，但是依靠上師三寶的加持，懂得這些道理以後，就不會東奔西跑了。應該找一條適合自己修行的道路，踏踏實實去修學，恆時安住在正土的相續中。

堅守誓願的功德，是一切世間的莊嚴。如果一個人誓言堅定，不管他住在哪裡，諸天都會予以保護，他的美德始終閃爍著光芒，吸引無數人雲集旗下。所以，世間上有些高僧大德和智者，自有其不共特點，你們不要認為“這個人名氣很大，其實沒有功德”，實際上並不是這樣的。人人對他非常恭敬的話，他必定有過人之處。

大家在堅守誓言時，首先不要輕易承諾，假如一會兒承諾這個，一會兒承諾那個，結果一無所成，這樣不太好。承諾之前先應通過智慧來詳細觀察，如果實在辦不了，即便是上師吩咐你，你也不要承諾。一旦承諾下來，就千萬不要改來改去，否則會失去自己的良知，在別人看來，你也是一點可信度都沒有。

如果一個人在我面前說得非常好，說等政策開放之後，要如何對社會做貢獻，自己能做很多很多事情。過段時間，在實際執行的過程中，他做的並不像講的那樣漂亮。再過一段時間，又找種種藉口說不適合幹這個，一定要去做別的事情。這樣以後，他在我的心目中徹底失去了人格。不僅僅是我，其他人也會這樣認為的。所以在互相交流時，人與人之間的信用，不僅世間中需要，包括我們佛教團體中，也是非常需要的。

我這次宣講《二規教言論》，主要是看到外面很多居士，穩重、誓言堅定、正直等每一個功德都不太多，雖然也有個別智者具足，但大多數人還是比較欠缺。若能擁有這些世間美德，修任何一個法都很容易成就。好的人格猶如良田，在其上耕耘的話，只要播下種子就容易開花結果。如果你人格的基礎沒有打好，那我給你講《入行論》、大圓滿的前行正行，但因為你不穩重、誓言不堅定、沒有慚愧心、不正直，講了多少法也沒有用，完全成了耳邊風。

這裡的文字並不是很多，前面的“正直”也只有八個頌詞，後面幾個功德也是一筆帶過，但每個內容都非常殊勝。儘管我用言語不容易表達出來，可是你們不要聽過就算了，應該把裡面的內容再三串習思維。這樣到了一定時候，本論中關於做人的道理，並不是課本上的一種教條，而是會深深地刻在你的心中。所以，每一個頌詞的教言，我們應經常觀察自己具不具足，別人需不需要這樣？假如這方面思維得非常圓滿，很多人的修行肯定會有很大進步。

《二規教言論》的教言相當殊勝，這次因為時間關係，我沒有發揮很多，但大概意思講明白的話，有智慧的人會自己分析，慢慢地串習。非常希望你們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以後反反覆覆地看、反反覆覆地學習本論，用其中的道理來衡量自己、觀察自己、監督自己，無論你行持世間法、出世間法，只要想做一個合格的人，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

七、知恩圖報



**若思此人於我等，乃是利濟之恩人，
了知其恩並報恩，此為高尚行為門。**

不論是生活工作上，還是修學佛法上，如果有人對自己
自己有恩，則應將之銘記於心，因緣成熟時，只要自己
有能力，一定要竭力報答。噶當派修菩提心的竅訣中，也
強調了對眾生應觀作母親來知恩、報恩，不管是什麼身
份的人，只要對自己有恩德，就要想方設法地報答他。
若能如此，表明你已進入了高尚者的行為之門。

我們在學佛的時候，若有人引導自己皈依佛門，那
他的恩德非常大，心裡始終要想著。甚至世間的一些恩
德，自己也不能忘記。我以前讀小學、中學時，很多老師
給我傳授過知識，現在每次看見這些老師，我都覺得非常
感謝。當然，入了佛門，尤其是趨入大乘佛法以後，不要
說宣講大乘佛法的法師，哪怕有一個偈頌的法恩，自己也
應該永遠記在心裡，若以無所謂的態度來對待，那是忘恩
負義的人。

別人幫一件小小的事情，尚且應記在心間，那在最困
難的時候施以援手，這份感恩之情就更不用說了。當初我
剛來學院時，先是借了一間房子，後來主人來了，馬上要
搬出去。當時是冬天，根本借不到地方住，最後好不容易
有人借我一間房子。現在將近二十多年了，我一直忘不了
那個人的恩德，可能是當時感觸比較深吧。現在雖然有人
對我的恩德更大，但是也有忘了的情況。

前段時間，有些剛來的道友借不到房子，特別痛苦。當時我就想：以我現在的能力，在學院中給自己借個木頭房子，一點困難都沒有，但我當年剛來時，確實非常困難，只有一個人肯幫我。當然，我不是說我現在能力很大，只是說有些道友剛來時，可能會遇到各種困難，連個破房子也借不到，但也許再過二三十年，他們在弘法利生方面有一些能力也不知道。

所以，不管看見什麼樣的人，遇到什麼樣的眾生，我們都要盡量幫助。當然，幫助的時候不能想：“我今天幫了他，他以後應該報答我。”若為了這個目的而幫人，那他不報恩就會非常生氣，這是不合理的。我們幫人應該沒有任何條件，自己受過別人幫助的話，要儘量了知恩德、報答恩德，這一點非常重要！

**何人不辨利與害，亦無相應回報心，
故除一切聖者外，誰願於他作害利。**

有些人根本不辨誰在幫他、誰在害他，親怨利害一點也不分明，而且從來沒有報答恩德的念頭。這並不是他的境界高，親怨完全平等，就像大圓滿到了一定境界時，如盜賊入空屋一樣無利無害；而是他的人格太差了，如同石頭一樣，對別人的讚歎、誹謗沒有感覺。這種人不具備人的法相，除了聖者會憐憫他以外，有誰願意於他做害利之事呢？

無論你的證悟境界再怎麼高，為人處世也要懂得世間規律，明白誰是好人、誰是壞人。當然，按照大乘菩提心

的原則，對壞人不能以牙還牙，進行報仇，但是我們也要明白，在弘法利生的過程中，誰給自己製造違緣，誰給自己帶來幫助，這些利害關係一定要分清楚。否則什麼都不知道，整天糊里糊塗地過生活，這樣的話，一兩次可能有人幫你，但時間長了，誰也不願意再理你了。

我有時候想：米滂仁波切的性格，跟法王如意寶完全相同，尤其在處事情、對待人際關係時，一方面不違背大乘菩薩的原則；另一方面，非常具足世間人的勇氣、正氣。古人確實是這樣，但現在一代不如一代了，人們看的也多、做的也多、想的也多，整日隨波逐流，忠厚品德基本上蕩然無存。所以，我非常讚歎一些古代傳統，過去的人講義氣、講正氣，但現在的很多人，心已經成了一種糟粕，所以，大家必須要以這些教言來調整自己。

**顛倒饒益損害者，雖名為人實為鬼，
行為不應隨順他，更無何人願見彼。**

顛倒饒益和損害的人，名義上為人，但實則為鬼。他們對幫自己的人怒目相視、百般陷害，而對害自己的人，規規矩矩、恭恭敬敬。當然，如果他的菩提心像釋迦牟尼佛因地時那樣，達到了親怨平等的境界，那倒是可以，但很多人絕不是這樣。這種利害顛倒的人，表面上長相是人，名稱也叫人，但實際上是惡魔。如果我們行為上隨順他，今生來世的一切善德都會摧毀，故而沒有任何人願意見到他。

《太上感應篇例證語譯》中有一個故事說：有個關在監獄裡的盜賊，在受到生命危險時，一個尉官可憐他，通過各種方式把他放了。盜賊臨走時說：“以後有機會的話，我一定要報答你。”數年後，尉官任滿，路經一縣，聽說縣官的姓名與跑掉的盜賊相同，去拜訪，果然是那個人。縣官感恩他，以歡喜心來招待他，但縣官的妻子私下說：“這事洩露出去就麻煩了，因緣已經成熟，何不抓住時機把他殺掉？”縣官沉默了很久，回答道：“你說得對。”

尉官恰好在隔壁聽到這話，急忙叫上僕人逃跑。跑了五十多里路後，晚上在村店投宿，流著淚告訴僕人真相。正在此時，突然有人持刀出來，說：“縣官派我來殺你，但聽到你說的話，才知道縣官忘恩負義。”於是飄然而去。半夜時，忽聽有人喊道：“我已取縣官的人頭，來為你報仇。”尉官叫人點火一看，果然沒錯，但那個人已不知去向。

所以，忘恩負義的人遲早都會遭殃。佛教中也經常強調，做人千萬不能利害顛倒，否則對今生來世都不會有好處。米滂仁波切在此也講了，這種人根本不是人，而是特別可怕的魔鬼。大家最好不要變成這樣，看見別人利害顛倒時，也要儘量地幫助他。

**一切殊勝直士者，雖受微利報大恩，
若有如是之美德，則定具足餘勝德。**

具有智慧和大悲、品性正直的人，即便得到別人很微

小的饒益，也會“滴水之恩，湧泉相報”。若有如是之報恩美德，那麼穩重、妙慧、不放逸、具慚愧等其他功德也會自然出現。

《薩迦格言》中有一個柑子果的故事：過去有位國王到野外去，馬因受驚而漂游於荒野。正在饑渴難耐之際，有一個人路過那裡，將自己僅有的兩顆柑子果分出一顆讓與國王充饑。國王回宮後，對此人大大加賞賜，待他如同王子一般。

世間上這種現象也比較多。原來我們那邊有個人叫瑪森，大概是十九世紀的人，他天天到森林裡打獵。有一次他看見一個老人，整天幫人打工，來養活家裡的十幾個小孩，特別可憐。他對老人說：“你這樣打工也得不了多少錢，不如跟我一起打獵，或許會有一點收入。”老人就跟他去了。前幾天，獵人一直在山溝裡睡覺，老人特別著急，後悔自己不該跟他來，如果給別人打工的話，可能已經賺了一些錢。他天天都這樣抱怨。其實那個獵人有一種預感，什麼時候有感覺，一出去就能打到獵物，他一直睡著是在等機會。過了五、六天以後，一天早上獵人說：“你今天給我燒水，我要去打獵。”他一出去就打了一群鹿，回來後把鹿茸、鹿皮、鹿肉全部給老人，說這次就是為了幫助他。老人借犛牛把東西馱到市場上去賣，以此為基礎，他就開始發財，生活非常非常富裕。獵人後來死了，老人聽說之後，專門請僧眾為他念了四十九天的《聞解脫法》，也算是一種報恩吧。獵人以前用殺生來幫助他，最後他用念經來回報他。

其實，不管是什麼樣的恩德，我們都要盡力報答，即使自己沒有能力，有感恩之心也可以。我經常想：“法王如意寶給我們傳授的顯密教法，不要說這一生，乃至生生世世我也沒辦法回報。但上師以前在道歌裡講了，要想報上師的恩德，應該儘量地利益眾生，這是報答師恩的最好方法。”所以，大家若想對傳承上師們報答恩德，最好就是利益眾生、弘揚佛法！

**何人若不報恩德，則彼無智無穩重，
有愧謹慎正直等，其餘諸德亦無有。**

如果忘恩負義，對別人施予的恩德覺得無所謂，根本沒有回報之心，這種人絕不會具有前面所講的各種功德。

具體而言，有智慧的人，不可能不知恩圖報；若有穩重的功德，行為非常可靠，別人幫助他，肯定也會知恩報恩；有慚愧心的話，不報恩德也不行，必然會遭到良心的譴責；不放逸的人懂得羞恥，而不報恩德會招來眾人譏諷；如果人公平正直，一定會恩怨分明，別人對自己好的話，定會想方設法報答……。所以，一個人若不懂得報恩德，那麼其他功德也不具足。

古人非常重視孝順、感恩等美德，而現在的人卻棄如敝屣，根本不學這些知識，雖然很多人都想做好人，但不知道從何做起。所以，米滂仁波切根據佛經的教言，將一個人的基本品德歸納起來，希望每個人能以此對照自己。

說多了也沒用，關鍵看我們自己具不具足，對父母、老師或同行有沒有感恩之心？如果有，世間和出世間功德

會自然具足，否則，米滂仁波切在這裡也講了，什麼樣的功德都不會有。明白這個道理之後，大家在實際行動中一定要觀察自己。看別人是好人還是壞人，也可以用這個標準衡量，倘若這個人知道報恩德，不說別的，他應該不錯。

上師如意寶對這方面非常非常重視，我們依止了這麼多年，他老人家對哪些功德重視，這一點非常清楚。在座的傳承弟子，我們不敢說具足法王的所有功德，但是部分功德應該效仿，上師怎麼樣進入光明大道，我們也要盡心盡力地隨學！

**若是知恩報恩者，共稱彼人聚天德，
以此德行能推知，彼人圓滿餘美德。**

一個人若具有知恩報恩的功德，那麼他定會圓滿世間的人天福報及出世間的聖者功德。由此也可推知，智慧、穩重、不放逸、慚愧、正直、誓言堅定等諸般功德，他全部具足，諸天護法也會時時加以保護。

人如果沒有感恩之心，那連旁生都不如。以前有個人叫薛嵩，他天性仁慈，從不殺生，即便是身上的小蟲子，也都慈悲保護。有天晚上，他夢見被子上有很多蟲子，對他說：“受你恩惠也不是一天了，今天你有急難，正是我們效命的時機。”於是在他被子上全部死光了。薛嵩驚醒後，見被子上有血跡，橫豎一尺多寬的地方都是死蟲子。原來那晚有刺客來，使用一把很鋒利的古劍，不管是什麼，只要接觸就立即斬破。刺客見到血，以為他必死無

疑，就去回報主人了。沒想到他安然無恙，是小蟲子替他死了。這是一個真實的公案。

所以，對父母也好，兒女也好，不管什麼樣的人對自己有恩，一定要想辦法報答。假如實在報不了，也應該把感恩之情告訴他，人與人之間需要溝通，說一聲也能起很大作用。以前法王去美國三藩市時，有一天到了一個花園，我平時接近法王非常害怕，那天有個比較好的機緣，我就上前跟上師說：“您對我的恩德很大，我原來沒有房子，您老人家借我了一個土房，那個房子裡面我住了兩年。”當時我確實是這樣想的，也不是為了說好話。說完以後，上師顯現上很高興，後來好幾次都說：“你是知恩的人，你是很好的人！”所以，在對自己有恩的人面前，說一聲還是有必要的。不管這個人現在是什麼身分，有沒有高的地位，在他面前說一聲，也算是表達了自己內心中的感激。

而不知道報恩的人，就像《釋尊廣傳》中日日野獸救的那個人一樣，別人救了他的命，他不但不報答恩德，反而找人殺害它。這是人、非人、天尊都會唾棄的對境，我們以後千萬不要變成那種人，一定要學習高僧大德和諸佛菩薩的完美人格。



八、利 他



這個內容也非常關鍵。在座的道友，即使你們不懂其他法，那也可以在床頭畫一棵樹，把樹根、樹葉、樹莖等功德一個一個標出來，每天早上起來時，看自己具不具足利他心、具不具足堅定誓言、具不具足正直……。每個功德都是非常珍貴的如意寶，對今生來世有不可思議的利益，大家務必要經常串習。

我的語言表達能力有限，很多功德沒有講清楚，但你們都有發揮能力、理解能力，應該能夠深入體會其中的含義。

**若於他眾勤饒益，此人自臻圓滿因，
廣大財富勝妙德，皆從利他而出生。**

若對眾生精勤饒益，此人今生來世的功德和事業都會圓滿，因為廣大財富與勝妙功德皆從利他中產生。

這也是《入行論》從開頭到結尾的內容。世界上最珍貴的是什麼？是利他心。最貴重的財物是什麼？也是利他心。有了這顆心，就具足了一切功德。世人常說好人壞人不好分，難看的應該是壞人。其實也不一定，有些人表面上很難看，但是利他心完全成熟，所以好壞的界限應該用利他心來分。巴珠仁波切在《前行》中也說，善知識的法相很多，但只要具足利他的菩提心，那肯定是好上師。

阿底峽尊者離開任何法友時，都祝願他產生利他心，平時問安也是說：“生起利他心了嗎？”有一次尊者感到手痛，就把手放在弟子仲敦巴的懷裡說：“請給我加持一下，因為你有一顆利他的心。”所以，不管是什麼樣的身

分，只要真正有利他心，就具備了一切功德的來源。這個我不廣說，《入行論》中比較多。

**恆常希求自利者，初時雖能居高位，
其後逐漸趨衰落，猶如陡山水下瀉。**

恆常自私自利的人，初時因為偶爾的機會，可能會獲得比較高的地位，但以後定會趨向衰落，就像陡山瀉水一樣勢不可擋。

天天為自己奮鬥的人，暫時有點名聲財富，很多方面比較不錯，但好景絕不會持久，他一定會走向衰敗。具備利他心的上師，事業越來越廣大，但如果沒有利他心，雖然暫時會得到一些恭敬供養，最終不一定那麼風光。同樣，任何一個部門、團體的人，乃至高級領導人，利他心比較強的話，人人都會尊重他；如果自私自利心特別重，那遲早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犯錯誤。所以，位置的高低並不重要，關鍵是能否全心全意地想到眾生。倘若一味地想著自己，暫時可能會積聚一些名聞利養，但最後會像陡山瀉水般下墮，根本沒法加以阻擋。

當然，凡夫完全斷掉自私自利，這也是不實際的，但這個心可以慢慢轉變，不管在什麼場合中，儘量串習去利益他人。我們有些發心人員，如果自私心非常重，就會經常與人發生矛盾，自己很苦惱，發心也不能圓滿。但若沒有自私自利，那你說的話別人會認可，你講的道理別人也會贊同，即使有人一下子接受不了，逐漸也會承認的。所以，在任何一個場合中，最可怕的就是自私自利。法王如

意寶在《勝利道歌》中也講過：“捨棄愛自如毒食。”一定要斷掉毒藥般的自私心，想辦法生起利他心。

儘管我講了很多次，這部論的文字不多、內容不難，但意義就像黃金一樣，一個偈頌也可以讓我們一生回味無窮。既然得到了這樣的如意寶，大家就應該儘量去享用，不要白白浪費掉了。

**恆時精進利他者，初時雖為賤奴僕，
此後逐漸至高位，猶如蒼龍騰空中。**

反過來說，持之以恆精進利他的人，最初可能種姓卑劣、沒有智慧、受人蔑視，但因為具有珍貴的利他心，日後定會升至高位，猶如蒼龍飛騰於空中。

在古代，舜出生於貧困的家庭，雖然是一介農民，但因其常能利益他眾，後來成為統治天下的帝王。我們周圍也不乏這種人，如果具有利他之心，任何時候都不為自己，那他所做的事情非常圓滿，地位也會提升起來，猶如蒼龍騰空一樣快速。（據可靠古籍中記載，蒼龍每年春天都會從龍宮裡出來，一躍便直入高空。）

我們以後應該這樣觀察自己，也觀察別人，如果誰具有利他心，就應該把他用上，否則的話很可惜。然而，現在的社會已經成了金錢社會，許多領導根本不觀察辦事的人有沒有利他心，只是看他有沒有錢、有沒有勢力，有的話，就把他當作君主一樣對待，這種現象非常顛倒。

按理來說，選人要看對大家有沒有利益。我經常這樣想：“不管別人有什麼看法，我選一個管家或者法師時，

首先是看他具不具足利他心。如果具足，智慧等不圓滿也不要緊；倘若不具足的話，能力再大也不行。”當然，我有時候選得對，有時候選得不對，凡夫的判斷畢竟有限，但總的原則應該是這樣。千萬不能因為跟我的關係不錯、對我的態度很恭敬，就把他選上。世間上很多人是這樣的，但這對大家都不利。所以，你們以後選人為集體做事時，應該以利他為標準。

當然，跟自己關係好的人，可以用其他方式來幫助，以你私人的角度來報恩，也沒什麼不可以的。但絕對不能假公濟私，給他提供一些方便，這是害了自己，也害了他人！

總之，具足利他心的人，即使原來是低賤的僕人，最後也能成為了不起的人。像西方國家的某些總統，本是名不見經傳的普通人，後來卻能變成整個國家的君主。回顧歷史，這種現象也比比皆是、不勝枚舉。

**愚夫貪圖自利益，唯有精勤謀自利，
然難成就自利益，即或成就亦微小。**

愚笨的人只貪圖自利，始終都是為自己而精勤謀利，可是這樣的話，不要說眾生的利益，連自己的利益也很難成辦。

在賺錢搞生意、做事情的过程中，如果一個人非常自私，結果要麼是事情辦不成，要麼雖然辦得成，但利益非常微小。我們的這個世界，很需要有利他心的人，如果每個人都是為了自己而奮鬥，整個社會很快就崩潰了。

當然，百分之百做到利他，除了佛菩薩以外，凡夫確實有一點困難；但我們畢竟是學習大乘佛法、發了菩提心的人，平時的所作所為假如都是自私自利，那是值得慚愧的。大家應該反覆觀察自己的相續，看一天二十四小時中，為眾生做了多少事，為自己做了多少事？大城市裡面的人，二十四小時當中，為眾生的有沒有一兩個小時？有的話，恐怕這一兩個小時中，也摻有許許多多自我的成分。

貪圖自己利益的人，什麼事情也辦不成，即使辦了一點，效果也很低劣。因此，大家不要一味都是為了“我”，為了我的親朋好友、為了我的什麼什麼……。無始以來就是因為貪執“我”，我們一直沉溺在輪迴中，至今還沒有解脫，而佛陀發心為利他，早就已經成佛了。這些關鍵的教義，大家務必要掌握，這是任何一個高等院校也學不到的。

去年我給附近的藏文學校印一些《二規教言論》，免費送給他們，並問老師們可不可以講，現在個別學校正在開這個課。倘若這些道理融入到孩子的心裡，讓他們知道人生的方向，那麼對一生都有極大利益。否則，就像我們這裡個別的老年人，已經來到人間五六十年了，以前學的都是怎麼樣殺生、搞生意，現在才明白這些道理，有時候看來真的有點可憐。

雖然這些是屬於世間知識，但在世間知識中，如法的行為還是值得提倡的。《中觀寶鬘論》中也說，辦學校、開商店、建花園等，對國王也好、大乘修行人也好，都是

允許的，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人全部剃頭，統統到寺院裡面去。有些人太極端了，到處宣傳：“你馬上出家，把家庭捨棄，兒女捨棄，丈夫捨棄，跟我來！”這是不實際的。現在的在家人那麼多，他們也有自己的生存方式，不能強迫他們馬上出家。

**智者雖亦貪自利，然其著重利他眾，
設若精進利他眾，間接自利亦圓滿。**

智者雖對自利也有貪執，凡夫完全斷掉自私自利是不可能的，但他們的心主要放在利他上。其實，如果所作所為都是利益他眾，那麼自己的事情也會間接圓滿的。

我們平時也是這樣講：對來世有利的大事得以圓滿，即生中的小事也會圓滿；利他的大事得以圓滿，利己的小事也會圓滿。上師如意寶說過：“生火以後，不用特意去求，灰也會自然產生。同樣，一個人若有強烈的利他心，不用故意去勤作，自己的飲食住宿也沒有任何問題。”世間上有些人特別苦惱，整天為了自己的生活而奔波，其實若有非常強的利他心，這方面根本不會有困難。

大乘論典中再三告誡，一切痛苦的來源，就是為自己；一切快樂的來源，就是為眾生。這一點不僅是佛教承認，天主教也有類似的教義：以前一個人來到上帝那裡，和上帝討論天堂和地獄的問題。上帝對那個人說：“好吧，我讓你看看什麼是地獄。”他們走進一個房間，那裡有一大群人圍著一大鍋肉湯，但每個人都饑餓而且絕望，

原來他們都拿著一個比手臂還長的湯勺，沒辦法把湯送到嘴裡。

上帝又對那個人說：“來吧，我讓你看什麼是天堂。”他們走進另一個房間，那裡的一切，和前面房間的一模一樣，還是一群人、一鍋湯、一樣的長柄湯勺，但唯一不同的是：大家都在高興地唱歌跳舞，特別開心。

那個人問：“我不懂，為什麼同樣的環境，他們快樂，而那個房間的人痛苦？”上帝回答：“這很簡單！因為在這裡，大家都在餵別人；而在那裡，他們只餵自己。”

雖然這是天主教的一種說法，但有些道理我們佛教也可以借鑒。如果我們佛教徒只願意花錢幫助自己及親朋好友，這方面可以做很多事情，而對其他眾生的痛苦，卻袖手旁觀、置之不理，這是不是大乘菩薩的行為？有些人總是用蔑視的眼光看外道，說一些他們的過失，但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奉獻精神，恐怕有些佛教徒根本做不到。這些人整天修風脈明點、念佛參禪，目的就是為了自己成就，這樣的發心，真不如一個有利他心的外道徒。

不管是什麼宗教，如果存在利他心，都是非常珍貴的。世間領導有利他心的話，他所管轄的民眾都會感到溫暖；一個上師有利他心的話，跟他接觸的眾生都會獲得快樂。如果自己的利他心不太強，那一定要通過大乘佛法來調伏相續，因為心是可以改變的，無法改變的話，佛陀也不會讓我們修學佛法。所以，大家應當多訓練捨棄自己、幫助他人，這樣一來，自己的利益也能日臻圓滿。

**若欲今生或來世，成辦廣大自利者，
精勤利他勝方便，此乃諸佛菩薩道。**

若想即生獲得財產名聲，聞思修行非常圓滿，來世獲得不同程度的解脫果位，成辦如是廣大自利，最好的方法就是精勤利益一切眾生。這也是六度四攝中的四攝法，是過去、現在、未來十方諸佛菩薩所讚歎的殊勝妙道。上師如意寶在《勝利道歌》中亦云：“若欲長久利己者，暫時利他乃竅訣。”

大家遇到這麼殊勝的佛法，一定要儘量具足裡面的功德。前面講的內容並不多，但是意義非常重要，我們必須用這些教言來觀察自己。若能具足《二規教言論》的所有功德，那你說自己是開悟者、成就者都可以。因為一個人若圓滿具足穩重、智慧、不放逸、慚愧、正直、誓言堅定、報恩、利他、佈施的功德，不管你是出家人、在家人，都已經成了世間的莊嚴、世間的應供處。否則，自己認為自己很了不起，非常傲慢，這除了會毀壞自他之外，沒有任何實義。

如此殊勝的教言，大家務必要牢記於心。我這次傳講《二規教言論》，時間非常短暫，如果你們沒有長期串習，將之與自相續結合起來，受益不一定非常大。以前法王如意寶特別強調這部論典，當時我只認為這肯定很好，此外也感覺不出來什麼特別之處。而現在到了這種年齡，接觸過各種各樣的人，在處理事情的過程中、在希求解脫的道路上，確實體會到其不共的殊勝。米滂仁波切將諸佛

菩薩的教言歸納於此，假如沒有這樣的歸納，我們用短暫的人生去學浩如煙海的經論，哪有這個精力和時間？但是如果精通了本論，那一生中的修行方向和做人標準已經定下來了。

昨天，一個小女孩從很遠的城市來到這裡，聲稱要尋找開悟者，甚至跑到我的院子裡來。我當時心想：“開悟者不是很重要，最好是學一學《二規教言論》。”可是我對她說了半天，也沒辦法溝通，她一直說自己要解脫，需要真正的開悟者。實際上如果你沒有信心、不穩重、沒智慧、不正直、不報恩，開悟者也沒辦法做什麼加持。

現在很多人喜歡找開悟者，但找開悟者不是很重要，沒有開悟也不要緊。要找的話，應該找這樣的論典，自己先做一個好人，然後盡心盡力地學習佛法。倘若人生以這種方式而結束，那麼一點遺憾都沒有，因為自己做人非常圓滿。否則，要求太高了，自己一定要長個翅膀，飛到空中去看看美國，能不能實現也不好說，畢竟長翅膀還是需要一些因緣，強求恐怕會有點困難。



九、信心



若於具德之三寶，以及苦集滅道諦，無欺因果之法則，生起信解謂信心。

若對佛法僧三寶、苦集滅道四諦與無欺的因果規律，生起穩固的信解，這就是信心。

世間上的有些人，信心和歡喜心分不清楚，其實信心的對境一定不能搞錯。真正的信心，是對三寶有信心、對四諦有信心、對因果有信心。

比如釋迦牟尼佛是無比尊貴的佛寶，他的教法和證法是法寶，大小乘的聖者和出家人是僧眾，三寶具足五種功德，是一切世間的莊嚴，對此生起堅定不移的信解，就叫做信心。

同時，對四諦法門也要起信心。一般來講，四諦法門乃第一轉法輪的教義，佛陀在經典中是通過因緣、本體、果位三方面來宣說的。1、因緣方面：明白此乃苦諦，此乃集諦，此乃滅諦，此乃道諦；2、本體方面：了知苦諦，斷除集諦，依止道諦，現前滅諦；3、果位方面：了知苦諦無所了知，斷除集諦無所斷除，依止道諦無所依止，現前滅諦無所現前。

苦諦，是指器情世界的一切萬法，其本體皆由三大痛苦所攝；集諦，指這些痛苦的來源是業和煩惱，眾生以善惡業而流轉輪迴，貪嗔癡等八萬四千煩惱與業形成結生的關係；道諦，有些論師說真正的道諦是見道和修道，而我們自宗認為五道（資糧道、加行道、見道、修道、無學道）都可以安立為道諦；滅諦，從兩個方面來講：一是通過五道遣除相續中所有垢染的離戲部分；二是真如法界的

清淨部分。這樣的四諦，包括在因果兩個方面，或者輪涅兩個方面，輪迴的因和果分別是集諦和苦諦，涅槃的因和果分別是道諦和滅諦。

這樣的道理，是佛陀宣講的究竟真理，我們對此應堅信不疑。其實四諦法門非常重要，以前慈誠羅珠堪布也講過，相關論典中這方面的道理比較多，格魯派的一些格西到西方國家時也經常介紹四諦法門。

除了三寶、四諦之外，對《百業經》所闡述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之理深信不疑，明白自己所造的業不會成熟於外界的地水火風，而是成熟於自己的蘊界處上，這也是信心。

你們觀察自己有沒有信心時，應當從以上這三方面來衡量。

**信心乃為佛法根，信心能增福資糧，
具有福德之士夫，自然具足高尚行。
信心能除諸衰損，信心即為如意寶，
若具殊勝之正信，則必成就諸所欲。**

信心是一切佛法的根本，《寶積經》、《華嚴經》再三宣說了信心的功德，如“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舍利子，勝義諦亦依信心而證悟”……，有許許多多的教證可陳。

依靠信心能增長福德資糧。《中觀寶鬘論》專門講了福德資糧和智慧資糧，其中講福德資糧的時候，著重強調

了它的因緣。沒有信心的人，什麼福德都沒辦法積累，有了信心才會有福德，有了福德以後，行為將變得越來越如法，自然具足高尚的德行。

信心還能遣除各種違緣障礙，所知障和煩惱障也能直接或間接得以滅除。所以信心是真正的如意寶，聖者七財中也有信心。我們沒有其他財產不要緊，只要有一顆非常純潔的信心，即使沒有大智慧、大能力，也會變成非常好的修行人。具有殊勝信心的人，必定能成就一切所欲。

**佛寶法寶及僧寶，始終無欺皈依境，
彼具無量之勝德，故當恆時起敬信。**

在整個世間中，釋迦牟尼佛等十方諸佛之佛寶，他們的證法和教法之法寶，行持佛法的出家人或一地菩薩以上的聖眾之僧寶，叫做三寶。三寶對我們始終不會有任何欺惑，是最值得信賴的皈依境。

皈依境就是依靠處，比如孩子以父母為皈依；人到一定年齡時，以丈夫或妻子為皈依，有些人認為若沒有一個皈依的對象，好像沒辦法生存下去；而單位的員工，以領導為皈依……。世間上有各種皈依境，但他們都是有條件、具欺惑性的，如果他對你不滿意或者有些事情你沒有做好，那他什麼樣的承諾都會變化。包括有些世間護法神（護法神分智慧護法神、世間護法神，有些土地神就是世間護法神），假如你對他作廣大供養，他就會暫時保護你，一旦你沒有好好供養，那他馬上會懲罰你。

而永遠不會欺惑我們的，唯一就是三寶。若對三寶有不共的敬信，不管你處於什麼境地，三寶都會以不可思議的加持來保護你。因此，平時我們遇到違緣、身患疾病、心緒不安時，千萬不要忘記祈禱三寶。以前的老修行人，這方面的習慣很不錯，但新一代的修行人，尤其是二十一世紀的人，越來越沒有這種概念了。現在有些出家人，既沒有在山上修行的機會，佛教的知識也比較欠缺，每天都是看一些新聞，腦子裡裝滿亂七八糟的知識。而以前的修行人絕對不是這樣，他們對三寶的虔誠信心毫無動搖，雜亂事物也基本上不多。雖然我們生長在惡劣的環境中，但是一定要明白，三寶永遠都不會欺惑。不管佛寶、法寶、僧寶，只要對其恭敬祈禱，必定會有無形的力量和加持。這一點，我們隨時隨地都能感受得到。

我有一個老鄉，他是在家人，對三寶的信心非常大，他始終都說：“只不過是我們沒有信心而已，真心祈禱三寶的話，三寶的加持不可思議，永遠都不會欺惑我們。”作為一個出家多年的人，我有時候聽到這些在家人的教言，也會感到收益匪淺。確實如他所說，只是我們的信心不夠、定解不夠，對三寶的加持半信半疑，若能一心一意地祈禱，三寶不加持是不可能的。當然，有些特殊的業力現前時，三寶也是愛莫能助、沒辦法改變，這是經典裡也講過的。

所以，大家遇到違緣痛苦時，不要忘記恆時祈禱三寶。早上起來祈禱三寶，晚上睡覺也祈禱三寶，心念始終住於祈禱三寶的狀態中，這才是一個很好的修行人！

**一切黑業白業果，始終不虛並成熟，
是故凡若自愛者，取捨業果當細緻。**

一切惡業善業之果，始終不會虛耗。如《百業經》云：“眾生之諸業，百劫不毀滅，因緣成熟時，其果定成熟。”眾生所造之業，過了百劫也不會消失，只要因緣成熟，果報一定會現前。只不過有些業即生成熟，有些是下世成熟，有些是來世成熟，猶如不同的種子在不同的時間發芽一樣。我們所造的黑業白業，遲早會在不同的生世成熟。造了善業，不可能不感善果；造了惡業，不可能不受痛苦。所以凡是愛惜自己的人，應當謹慎取捨因果。自己偷一點東西、說一句妄語或者殺一個小眾生，表面上看來只是小事，好像不算什麼，但實際上你相續中已種下了這個種子，將來在生死輪迴中必定會成熟果報。

作為一個修行人，務必在因果概念上再三下功夫，令自己真正生起因果正見；否則，沒有因果正見的人，就會肆無忌憚地造惡業，來世的果報非常可怕。佛陀在世時，一位尊者的妹妹是公主，她不幸患了麻瘋病，皮膚全部糜爛。尊者勸她多做善事，變賣珠寶首飾為僧眾建一殿堂，並在建築期間，每天到工地去打水、掃地。公主依教奉行後，病情果然有所好轉。

當殿堂竣工之時，佛陀及其眷屬被請來接受供養，佛陀告訴她為什麼會得這種可怕的病：原來她前世是一名王后，因國王寵愛一名舞妓，她非常嫉妒，便命人把糞粉撒在舞妓的身上和床上，使她痛苦萬分，以此惡行今生得了

麻瘋病。佛陀給她作了開示後，公主以此得證初果，同時麻瘋病也好了，皮膚變得又白又滑、非常動人。

其實，醫院無法治療的很多皮膚病，應該都跟因果有關。我看到漢地有個佛教徒，得了皮膚病後特別傷心，她財力還不錯，就買很多高級藥天天敷在臉上，但是越敷越難看，原因是什麼呢？肯定是她前世以嫉妒或其他煩惱造業的果報。所以，你們有些病實在沒法治的話，最好是做些善事，如轉繞佛塔、供養僧眾，有些業是今生做了今生成熟，前世的惡業若全部清淨了，馬上就會感得善果。

因果的這些道理，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都應該銘記於心。要知道，外在的形象不重要，穿得好不好看也不要緊，關鍵是內心對因果是否堅信不疑。每個人都喜歡自己、愛自己，對自己很執著，如果不希望自己生生世世受苦，千萬千萬不要造惡業。現在很多人因為受教育的影響，從小就在愚昧的環境裡長大，覺得造惡業無所謂。以前沒有因果概念尚且情有可原，但現在遇到大乘佛法以後，你們有生之年不要再造惡業了，造了惡業一定要儘快懺悔，如果來不及懺悔就死了，來世必定會非常痛苦，這是佛陀的教言。

**現今即是業世界，此後乃為果世界，
故今自由自在時，應播善法之種子。**

如今我們所處的南瞻部洲為業世界，從此以後則為果世界。也就是說，現在造善業，將來得到人天福報及解脫；現在造惡業，將來墮入三惡趣中受痛苦。果世界的快

樂和痛苦，就掌握在我們現在的手裡。所以，能自由自在的時候，應在相續中努力播下善法的種子。

很多人抱怨自己學佛沒自由，在單位裡沒自由，在家裡也沒自由。其實這不是真正的沒自由，如果你對佛法有信心，只要悄悄地學習，什麼樣的環境都可以。原來在文革期間，藏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那時候念一句觀音心咒或手上拿著念珠，馬上就要判死刑。但仍有相當一部分高僧大德和虔誠修行人，內心的修持從來沒有間斷過，在監獄裡、在放牧時，乘機念了幾億遍觀音心咒，行持的善法非常多。

有些人說：“單位領導壞得很，不讓我學佛。家人也壞得很，只有等他們睡了，我才偷偷出去看書、看光碟……。”說了很多很多苦處。但不管怎麼樣，這還是有自由的，真正的沒有自由就是墮落惡趣，旁生連一句觀音心咒也念不來。月稱論師說：“趁現在自由自在的時候，應該多行持善法，否則以後墮入三惡趣，那就非常遺憾了。”總之，大家不要經常被環境所轉，應該儘量地聞思修行，不要毀壞自己的善根。

**當觀眾生異苦樂，彼等之因皆為業，
此乃佛陀之善說，何人不思彼業果？**

應當觀察形形色色眾生的苦樂，有些人極為可憐，身體有病、心裡憂愁、經濟條件不好、勢力卑微，別人也欺負他；有些人受眾人敬仰，心情快樂，生活條件也不錯。一個場合裡的十個人，苦樂差別也非常明顯：有的人很好

看，有的人很難看；有的人錢可以取之不盡，有的人錢用完就沒有了，原因是什麼呢？就是各自的業力不同。我們周圍的眾生，有些變成餓狗，有些變成笨豬，有些變成烏鴉，這是前世的惡業所致；有些人有出家的機會，有很殊勝的福報，這是前世的善業所致。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是超越三界的我等大師釋迦牟尼佛之獅吼聲，只要有心臟、有智慧的人，誰不去思維這樣的因果之理呢？如果不去思維，我們就不是人了，跟旁生沒有任何差別。為什麼呢？因為佛教的道理千真萬確、顛撲不破，誰也沒有能力推翻，假如不相信，那真的太愚癡了。佛陀在有關公案中也再三告誡我們，不要以煩惱而做出愚蠢的事情，隨心所欲地造惡業。對於因果不虛的道理，大家要有一種堅定不移的信心，所謂的信心即是如此。

**若於三寶及四諦，生起堅定信解心，
嗚呀則彼終獲得，殊勝賢妙之福果。**

若對佛法僧三寶、苦集滅道四諦生起堅定的信解心，此人終將獲得殊勝賢妙的福果。

我們有地位、有財產、有名聲，是不是有福報呢？不一定。賺了幾百萬美金，是不是有福報呢？也不一定。一個人通過聞思對三寶、四諦生起堅定不移的信心，這才是最大的福報，也是世間中最殊勝的獲得。

以前我遇到一個藏族老太太，她說：“真正如理如法修行的人，福報才是具足的。”確實如此，若能如理如法

地修行，尤其對三寶、四諦有無欺的信心，這種人像擁有摩尼寶一樣，不可能感受絲毫貧窮。只要他永遠不捨棄三寶，即使身體不好、心情不好，也得到了所有獲得中最大的獲得。

世人認為得金獎是最難得的，實際上縱然全世界一百八十多個國家聚在一起，從中得到一個金獎也沒有什麼，這對來世一點作用都沒有，也許自己產生傲慢心，反而墮落在三惡趣中。但如果一個人對上述道理生起堅定的信心，即使一輩子默默無聞，也比世界上的任何獎都珍貴！



十、布施



**我今雖多積受用，死時必定留此世，
故當生起施財心，勤修今來圓滿果。**

即生雖然積累了許多財富受用，但是人終有一天會死亡，那時候獨自前往中陰長道，一切的一切都留在人間，哪怕一針一線也無法帶走。

現在有些擁有幾億美金的富翁，活著的時候很吝嗇，不願上供下施，但死時一分錢也帶不走。我接觸過一些有錢人，有的人特別特別吝嗇……，詳細的就不說了，也許他到時要聽這個法，不高興就不好了。其實人生非常短暫，自己不一定能活到一百年，但這些財產，哪怕他和所有的眷屬用一萬年也用不完。可是他認為還要不斷地積累，在這裡設個項目，在那裡搞個投資，這裡可能賺多少錢，那裡可能賺多少錢……，一直在心裡盤算，看起來特別累。人活在世間上，房子再怎麼大，晚上睡覺的地方只需要幾米，人的欲望跟實際使用完全不相稱，積累的財產再多又有什麼用呢？

對他們來講，佈施可憐眾生、供養應供處，所用的錢簡直是九牛一毛，但他就是不願意，一直拼命地守財積累。最後人死了以後，親朋好友就開始爭奪，如同鷲鷹爭吃屍體一樣，他一輩子辛辛苦苦積累的財產，最後全部是別人享用。這些富翁一點也不考慮後世，自己平時也穿得特別破爛、吃得特別不好，這又何必呢？

其實還不如早日上供下施，若能如此，今生來世的果報都非常殊勝，尤其是供養僧眾等殊勝對境，就像《極樂

願文大疏》中所言，有些今生中就能成熟果報，即使今生沒有成熟，來世也絕對不會虛耗的。

**佈施雖小果極大，受用雖多獲利少，
往昔佈施今富足，今若未施來世窮。**

佈施的財物雖小，但果報卻非常大，我乳輪王前世供養了佛陀一把豌豆，以致生生世世在天界享樂，且與帝釋天平起平坐，這方面的公案在《釋尊廣傳》中非常多。我講《入行論》時也講過，三個小孩以清淨心作小小的供養，由於各自發心不同，最後兩個成為阿羅漢，一個成為佛陀，都獲得了不可思議的果報。

自己享用的雖多，但獲利卻極其乏少，一個人有一百萬的話，自己能享用多少呢？如果享用十萬元，其他的自己用不上，也不捨得佈施給別人，死後對來世有什麼利益呢？大家也應該觀察一下自己的財富，沒有錢是最好的。但是如果特別多，自己就要算一算，倘若現在是四十歲，再活四十年的話，在八十歲之前，吃穿夠用的話，其他的財產要不要佈施出去？

原來我去一個人的家裡，他算是牧區當中比較富裕的，他活著的時候穿得特別破爛，死後打開他的箱子一看，裡面有很多嶄新的衣服折得好好的，已經放了幾十年了，拿出來都不能穿了。這個箱子裡的東西，誰都不知道，只有他死後才發現。

古人把金子鎖在箱子裡，但現在人是為銀行做貢獻。有很多的在家人，比如妻子搞一個生意，丈夫搞另一個生

意，他們彼此不信任，自己單獨設密碼，單獨存不同的銀行。一個死了以後，另一個人根本不知道對方的財產，最後很多銀行發大財。

不作佈施、不考慮後世的人非常可憐，要知道，往昔的佈施導致今生富足，今生若沒有佈施，來世定會非常貧窮。嘎達亞那尊者有一次到河邊去，遇到一個女人手持水瓶，坐在那裡大哭。尊者前去問她為何痛苦，女人說自己非常貧窮，到哪裡都找不到任何財產，實在是不想活了。尊者說：“不要痛苦，你可以把貧窮賣給別人。”女人問：“誰肯買貧窮呢？”尊者說：“我肯買。”“那我怎麼賣呢？”“要佈施。要知道，窮人之所以貧窮，是因為前世沒有佈施修福；富人之所以富貴，是因為前世願意佈施。所以，佈施是賣貧買富的最好辦法！”女人聽後非常有信心，但苦於自己除了一個水瓶外，身上一無所有。尊者教她用水瓶裝水佈施給他，她以歡喜心依教奉行。以此功德，命終後轉生天界，從此再也沒有轉生到貧窮家。

有些道友從小到現在一直吃不好、穿不好，錢包裡始終是空空的，別人有很多錢，但自己的錢嘩啦啦就沒有了。這樣的話，你應該在沒有吝嗇心的情況下，儘量佈施可憐的乞丐、對僧眾供齋，如果實在沒有能力，買一包奶粉加在供齋的奶茶裡也可以，然後自己發願：“願我生生世世不要變成貧窮的眾生。”這樣一次的發心，你相續中貧窮的種子就斬斷了，生生世世肯定變成富貴者。所以大家應該為來世作考慮。

**積累守護消耗等，財有甚多此過患，
縱彼財寶遍大地，凡夫貪欲尚不足。**

財產有很多過患，正如《親友書》和《入行論》中所說：首先有積累的痛苦，賺錢很不容易，許多人起早貪黑只為了賺錢。現在的社會風氣很不好，很多公務員根本不想為眾生做事情，他們在選擇單位時，眼光全部盯在單位有沒有錢、待遇怎麼樣上面，從來不考慮自己去那個單位是不是搶了別人的好機會。其實積累財產並不是那麼簡單，如果沒有福報，再奔波勞碌也沒有用。即使有了錢，還要日夜考慮如何守護財產，最後害怕財產消耗、減少。

所以財產是無量痛苦的根源，有了一定的財產，自己就應該滿足了。否則，縱然獲得遍滿三千大千世界的金銀財寶，貪得無厭的人仍會嫌太少。他們有了一萬想兩萬，有了兩萬想更多，有了一百萬希望再賺五百萬，有了五百萬又想一千萬……一直不斷地貪求，始終沒有盡頭。

其實，只要心裡滿足，一切資具都已經圓滿了。知足少欲是最殊勝的財富，這一點，薩迦班智達和寂天菩薩也再三讚歎過。倘若沒有滿足感，貪欲是永無止境的，以外在的物質來滿足自己、彌補內心的空白，恐怕還有一定的距離。即使你的生活富如龍王，欲望沒有調伏的話，也得不到真實的快樂。



**日常衣食住處外，餘財無益痛苦因，
佈施今生與來世，財富增上如湧泉。**

除了日常的衣服、飲食、住處之外，其餘財物不但於己無益，反而是增長痛苦的因。

人活在世界上，除了衣食住行，並不需要其他什麼。不管你有多少財富，只是為了吃得飽、穿得暖、住得安適而已，如果要求過高、希求過大，那麼所追求的目標永遠無法達到。佛陀在戒律中也經常強調，作為一個出家人，應該衣食簡樸、住處簡陋，其他的財產要佈施給眾生。所以，如理如法護持戒律的人，不會積累許多財產。

我認識一位道友，他家的條件相當相當好，但他在寂靜的地方修行多年，家人給他的錢財，他最多留下維持兩三個月的生活費，其餘的全部佈施；家人給他最好的衣服、地毯及處所，他也在很快的時間中全部處理。後來家人有點煩，除了給他基本的生活費用以外，什麼都不提供了。

真正的修行人需要這樣。佛陀要求我們有多的法衣和財產時必須懺悔、進行加持，原因也在這裡。凡夫的欲望是無限的，一個人有再多的財產，永遠也不會感到滿足。所以除了日常必需品以外，其他都是多餘的東西，是增長痛苦的因而已。

有時候我們也能看到，一些很好的修行人，家裡除了兩床被子、一個墊子、一點點食物外，什麼都沒有，人這



樣活下去，也是完全可以的。但現在大城市裡的人，吃穿等方面要求特別高，表面上生活條件比以往好多了，但他們並不覺得快樂，壓力和負擔反而越來越重。原因是什麼呢？因為他們沒有滿足感，再加上貪欲的對境越來越多，得不到就非常苦惱。古人的生活雖然不是這麼富裕，但每天有休息的時間、有開心的笑容，而現在人天天都是愁眉苦臉，日日夜夜一直操勞，這就是因為滿足感越來越小，貪欲越來越大。

所以，有了財產之後，一定要用於佈施，這樣才能遣除不必要的痛苦，為來世種下安樂之因。比如一家兩個兄弟，前世的福報完全不同，父母把家產平等地分給他們，最後一個非常窮，另一個非常富裕。那天有位居士告訴我，他家的兄弟姊妹福報特別大，不用勤作，財富也像湧泉般源源不斷，而他再怎麼樣精勤，始終只能維持溫飽，非常苦惱。我們身邊的親戚朋友也有這種情況，包括自己讀小學時的同學，當時似乎沒有多大差別，但後來因為各自的福報不同、造的善業不同，今天的生活也有天壤之別。

但如果佈施時發心比較大，完全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以前有一對乞丐夫婦，他們沒有可佈施的東西，為了來世不受貧窮之苦，就以淨瓶裝水供養殊勝對境，並發願生生世世成為有福報者。因此，我們有條件時，在無有吝嗇的情況下，應當儘量佈施或供養，否則過多的財富真的是一種壓力！

**佈施長壽名譽盛，佈施增德增安樂，
佈施乃為增上門，然諸士夫恐耗財，
恆時積財不佈施，若細觀察如旁生，
無常無實財富中，為何不取其精華？**

佈施的果報可令施者長壽少病，名聲遠揚四方，增上福德與安樂。有些人不管在什麼環境中，都非常開心；而有些人不是這樣，有財富不樂，沒有財富更不樂，原因就是自己前世沒有佈施，所以整天以淚洗面。有些人的眼淚特別多，沒有必要的時候，也開始沒辦法抑制，這就是沒有積累福德所致。因此，以有關教言進行觀察時，所謂的佈施，是增長一切福德的因。

當然，佈施不一定非要有特別多的財富，有些人認為自己沒有福報，什麼樣的供品都沒有，所以特別傷心。不要這麼想，稍微有一點東西就可以佈施，即使沒有的話，誠心隨喜別人的佈施，自己也能獲得同樣的功德。

可是現在人並不這樣認為，他們覺得佈施會令錢財耗盡，所以拼命地積財產、不佈施。這種行為是不合理的。古大德也說過，凡夫認為：“我佈施了，享用什麼？”而聖者卻認為：“我享用了，佈施什麼？”其實如果佈施的話，自己絕不會就此貧窮，反而可以得到許多功德，其果報乃至生生世世都不會虛耗。

假如不佈施的話，那跟愚笨的旁生沒什麼差別。藏地有一種地鼠，它在春天和夏天時，每天都在積累植物的根，但是到了冬天，人們就把那些根掏走了。所以，現在

積累的財產，完全是自己享用也不太可能。比如你買了特別好的房子，這是你自己住、還是別人住也說不清楚。我們這裡的很多道友，沒有出家之前，拼命掙錢買房子，買了以後現在只有別人住了，自己賣也賣不出去，用也用不上，只不過自己還沒有死，死了以後，所有權就徹底屬於別人了。可見，自己積累的財富到底是誰的，確實不好分。如果現在還不捨得佈施，實在是跟旁生一樣愚笨。

因此，無常的財富猶如秋天浮雲，用以上供下施才能取得實義。當然，在供養一些對境時，大家應當注意：若對個人供養最後會後悔，那不如供養戒律清淨的道場和僧眾，那裡面肯定有一些聖者。現在有些人剛看見一位上師時，信心大得不得了，把所有的家產全部供養，然後看出他很多過失時，又特別後悔。這種情況不太好，這還不如供養一些比較如法的道場，或者放生、做善事、幫助可憐眾生。這樣一來，錢財雖然是無常的，如泡影一樣虛幻不實，但從中卻能取得真正的實義。

有時候我用錢幫助一些貧困學生，他們從此有了讀書的機會，我覺得這個錢還是用到了實處。如果沒有錢，這些可憐的眾生永遠是目不識丁的文盲，而有了錢，他們就有了開智慧的機會、修行的機會。依靠這種機會，也許以後會弘法利生，對佛法和眾生都能做出巨大的貢獻。

但是世間上許許多多的人，那些錢自己捨不得用，別的地方也用不上，只是把它放在一個地方。前段時間我們商量事情時，聽說有個富翁有多少人民幣，當時有個山溝裡的出家人就驚歎道：“啊！那麼多錢，他放在哪裡哦？”

哎喲，他多麻煩啊！”我就安慰說：“不要緊，錢多了的話，可以存在銀行裡。”後來慈誠羅珠堪布也經常拿這個開玩笑。

所以，有些人不知道錢應該放在哪裡，應該放在一個小口袋裡戴在脖子上，幾百萬裝在大口袋裡天天背著。（眾笑）其實沒有離開人間之前，應該用這些錢來上供下施，否則，死了以後一直耽著這些，可能也會死不瞑目的。

**當觀未用未佈施，國王之財皆無常，
豈非曾以一口食，獲得輪王之勝財。**

我們看一看歷史上的君主國王，即使他們的財富再多，生前自己享用不完，也不願意佈施供養，死後只能全部留給後人，成為他們爭執不息的因。

就像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他積累了那麼多財產，最後到底是誰用了？還有阿拉法特，他在法國醫院裡死時，留下了多少美金？聽說國內有些領導，錢都存在外國銀行裡，死後又被誰取走了？藏地過去也有很多部落小國，大概在五十年代時，財產也全部被別人拿走了。自己所擁有的財產，不一定就是自己的，所以應儘量地佈施作功德，這樣才對自他都有利益。

佛陀時代的波斯匿王，只因前世對辟支佛供養過一個食團，以此果報而獲得了無比勝財，被稱為“南瞻部洲第二大轉輪王”；阿闍律國王也因前世以一把豌豆供養德護如來，從而獲得了轉輪王等福德。因此，遇到特別殊勝的

對境時，哪怕供養一個小小的供品，也能獲得生生世世的大福報。

當然，作為在座的出家人，有些道友長年在山裡苦行，連自己的衣食也比較緊張，真要財佈施的話，恐怕有一定的困難。但《入中論》裡面也說了，在家人以財佈施為主，而出家人以法佈施為主。有些人可能想：“我不是法師，所以沒有法佈施的機會。”你不是法師也不要緊，夏天你可以去一片草地，給許多蟲類念觀音心咒，告訴牠們：“所有的眷屬請諦聽，我今天傳授無上密法。”（眾笑）真的，我們在這些眾生的耳邊念一些寶髻如來、阿彌陀佛等聖號，對它們有不可思議的利益。

法佈施不一定非要法師的名號才可以，哪怕你坐車時遇到一個人，給他講講佛法的道理。如果他實在不願意聽，在他耳邊突然念一聲“唵瑪呢巴美吽”，也有很大的功德。儘管他沒有聽聞的發心，但是一歷耳根，永為道種，對他會有莫大的利益。所以，法佈施的方式多種多樣，只要能利益眾生都可以！



十一、得果



**如是具慧穩重者，若以有愧不放逸，
公平正直誓堅定，了知報恩勤利他，
及起正信廣佈施，則於一切今來世，
壽命長久無疾病，悅意安寧具財富。**

此乃全文的總結：樹根是智慧和穩重，樹莖是不放逸和知慚有愧，樹枝是正直公平和誓言堅定，樹葉是知恩報恩和精勤利他，樹花是正信和佈施。若能行持以上這些法，今生來世都會長壽無病、心情愉悅、財富圓滿。

很多人想積累一些福報，但不知道從哪裡開始。這裡已經講了藏傳佛教中做人和積福的殊勝竅訣，希望大家認認真真、反反覆覆思考。我們人就像一棵樹，如果不具上述十種功德，活在世上也是特別痛苦。但若有了這些功德，表面上跟其他人一模一樣，實際上內心的境界完全不同。

**眾人恭敬獲讚頌，福祿增上威德高，
超勝四方興事業，勢力盛旺如火燃，
一切安樂諸福德，如於彼前皆自住，
榮譽猶如天鼓聲，遍滿於此世間中。**

具有這些功德的人，眾人會對之恭敬有加、交口稱讚。我們也看得出來，假如一個人很穩重、有智慧、不放逸、知慚有愧……，具足上面所有的功德，他的威德肯定超勝四方。

我現在確實深深地體會到，當年上師如意寶為什麼如是重視這部論典。如果當時上師不重視，大家可能覺得“這部論典就一兩百個頌詞，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但在實際生活當中，倘若沒有這些功德，不管你是出家人、在家人，什麼事情都做不了。如果有了這些功德，你痛苦也好、快樂也好，人生的格言和竅訣完全具足了，誰都會讚歎的。自己的福祿也會增上，威德、事業、勢力勝於四方，如熊熊烈火般越來越旺。

有些修行人雖然只是一個人，但他的能力超越千百萬人，原因是什麼呢？一方面跟他出世間超勝的開悟境界有關；另一方面，他對世間的為人處世、待人接物等基本人規瞭若指掌。有了這些，人人都會恭敬他、佩服他。

我們在學校裡讀書時，每個同學好像是一樣的，分不清誰將來會有什麼前途和命運，但是到了社會崗位上以後，彼此的差別非常明顯。有些是前世的福報所感，但有些也跟即生中的行為有密切關係。假如有了善妙的行為，一切安樂與福德無需希求便會住於自己面前，唾手可得。名譽和聲望猶如天鼓聲一樣，自然傳遍整個世間。

天鼓不像有些喇嘛念經打鼓，需要一直用椎來敲，而是以天人的福報力，自然會發出妙音。有些人很希望自己的名聲遍於世界，於是拼命地自我宣傳，自己給自己寫傳記，拿錢印很多東西到處去發，這樣不但沒有效果，反而遭到很多人的誹謗。有些人根本不需要自我宣傳，他的名聲無動中也會被人和非人傳於世間。

所以，在座的道友，以後最好不要宣傳自己，有意地去自我介紹。昨天有些居士給我寄來一封信，裡面附了某些上師的自我介紹，我看後有一種不同的感覺。信裡首先說：“尊敬的某某居士，你好啊！我是來自美麗雪域的什麼什麼上師……。”其實這對整個藏傳佛教有害，假如自己有功德，根本不需要這種方式來宣傳。我們看一看國內外的高僧大德，只要他們對眾生有一顆純潔的利他心，眾生就像蜜蜂聚集於鮮花一樣，自然而然雲集其座下。所以在弘法利生的過程中，自己應該有做人的原則。現在大多數人的行為和發心是什麼樣的？我們要觀察外面，也要觀察內心！

以上是總結全文，下面是本論的簡單介紹：

**如是一切天與德，普願諸眾皆獲之，
以此等起所觸動，造此簡言易解規。**

如是上面所講到的天與德（即世間與出世間的一切功德），普願每個眾生都能獲得。人需要天德，也需要世間道德，若能如此，護法諸天會時時加以護持；自己有了如法的行為之後，世間、出世間的一切事情也會做得非常圓滿。因而，以此發心為等起，我（指米滂仁波切）造了這部言簡意賅的《二規教言論》。

我作為凡夫，平時不可能沒有惡分別念，但在傳講本論的過程中，自己的確沒有世間八法的念頭。只是看見很多佛教徒，尤其是學《入行論》的菩提學會的道友，有些

人對佛教的信心很虔誠，但基本的做人不太如法，所以很希望大家都懂得這個道理。人格穩重、具有智慧、有慚愧心、正直、有信心、利他，哪怕具足其中的一種功德，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我於勝者與佛子，及諸正士之善說，
精通之故善宣說，如同空谷之回音。**

我因為精通釋迦佛為主的十方諸佛的教言，文殊菩薩、彌勒菩薩等佛子們的善說，以及印度的龍猛菩薩、月稱菩薩、寂天菩薩、聖天菩薩，藏地的蓮花生大師、宗喀巴大師等高僧大德的論典，所以能善巧宣說此論。

怎麼樣宣說的呢？如同空谷回音一樣，他們如何宣說，我也不與之相違而如是宣說。譬如諸佛菩薩說人要穩重，我也說人要穩重；他們說需要智慧，我也說需要智慧。原原本本重複他們的教言，這一點我特別有能力。

**然由無始惡串習，染污自之相續故，
高尚行為極鮮少，僅只仰慕善妙行。**

但是我因無始以來的惡劣串習染污了相續，極少行持聖者的高尚行為，只是在內心深處對這些行為仰慕不已。

這是米滂仁波切的自謙之詞，實際上絕對不是這樣，他老人家不但精通，而且修得非常圓滿。

我們也非常希望完全精通諸佛菩薩和高僧大德的教言，儘管這在末法時代有一定困難，但也應該盡可能地多學習，並將所學的知識用於實踐。

**若諸眾生能行持，殊勝善妙高尚行，
於此極為隨喜故，願令他眾入此道。**

若有眾生能行持此殊勝善妙的高尚行為，我在這裡非常隨喜，並願所有的人都能行持這一善法，趨入如此殊勝的妙道。

大家也應該發心，自己以後有機會的話，先不要給人灌頂，傳最深的《六中陰》、《文殊大圓滿》。因為對方是否堪為法器也不好說，自己沒有一定的境界前，講這些高深莫測的法，可能也沒有必要。如果有人向你求法，那可以給他們講《二規教言論》、《佛子行》，等他們做人非常不錯了，再宣講比較深一點的佛法。

可是現在的人非常顛倒，我都擔心《二規教言論》公佈出去時，會不會有人學？儘管很多人非常需要學，且不說世間上沒有受過這方面教育的人，我們這裡學了這麼多年的道友，每年學一次也很有必要。但是有些人特別顛倒，他根本學不懂的東西很有興趣，應該學、也學得懂的，卻置之一旁，所以外面有多少人聽受也不好說。但願大家先從這樣的論典入手，具有高尚的行為以後，再進一步修持更深的法。

**如是自心生悲憫，具慧尊者亦勸請，
故於人規論典中，稍作攝略而宣說。**

米滂仁波切見到很多人不懂人規，缺乏這些道德和知識，故而油然而生起大悲心，希望他們能具足如是勝德。同

時，又因具智尊者（嘉考公確）的多番勸請，他老人家便從聖者所宣說的廣大人規教典中，以攝略的方式歸納而作如上宣說。

講人規的佛經論典比較多。我最近在翻譯《中觀寶鬘論釋》，作者喇拉曲智仁波切也引用了很多佛經中關於人規方面的教言。每一次校對時我就想：“今年很多人學習了以後，可能會受益匪淺，特別高興。”但不知道你們會不會有什麼感覺。有時候我翻譯一部論典，自己認為這麼好的論典譯出來後，很多人應該非常高興，給我“發獎”，但結果往往比較失望。當然，我要的不是其他獎品，而是要大家好好學習，從中獲得一點利益，聞思起來很有興趣，這就是對我至高無上的獎品了。

翻譯一部論典，真的花很長時間，費很多心血，它不是自然而就出來的。有了法本之後，希望你們應該享用。現在的科技人員發明一種產品後，人們沒有用上就覺得可惜，其實這並不是很可惜，一部好論典沒有學習的話，才是最可惜的。

人規方面的教言，《格言寶藏論》、《水木格言》、《君規教言論》等中也有很多。古代孔子、孟子、莊子的教言中，雖然有一部分做人的道理，但他們的有些思想僅限於今生，跟來世沒有關係，甚至某些教言對來世有損害。現在的一些知識分子分不清楚儒教和佛教，把釋道儒全部混為一談。這樣混合，一方面有博採眾長的必要，我也不反對；但這些宗教完全混在一起，恐怕佛教承認的有

些道理，別的宗教不一定承認，不但不承認，還有抵觸的地方。在這些問題上，佛教徒應該頭腦清醒。

**以此善根願諸眾，無勤趣入此妙道，
圓滿十種功德相，獲得天德諸莊嚴。**

以此造論之善根，願所有眾生無勤趣入此大乘妙道，圓滿上文所宣說的智慧等功德十相，並獲得天德諸莊嚴。

此論由歡喜行持無垢高尚妙規及具勝緣功德者——嘉考公確勸請，蔣揚傑布讓當（米滂仁波切）造於宗薩紮西拉哲處，願增吉祥。善哉！善哉！善哉！

今天《二規教言論》講完了。在講的過程當中，我自己非常不滿意，因為講任何一個法，本來需要充分的準備。但我現在一方面要講《入行論》和翻譯幾部論典，再加上修建學院大經堂，還有智悲學校的一些建設，每天都忙得不可開交，沒有時間提前看書。這樣隨隨便便講了以後，自己覺得效果不是很好，但大概的方向，還是有必要給大家指明一下。

這部論典，上師如意寶以前講過多次，我當年也有很大的信心。尤其是1987年上師在五臺山的清涼寺，寺裡面有塊大石頭，據說是文殊菩薩從龍宮裡加持到人間的，大石頭旁邊有個綠色的森林。在那裡，我們部分人於上師面前聽受了以本論為主的一些教言，（上師哽咽……）當時自己感覺非常殊勝。但是現在上師圓寂了，當年的很多法也沒有融入自己相續，只不過口頭上給別人宣講，確實很想大家行持這樣的妙法。

好，講到這裡吧，本來還要說一些話，以後再說吧。
總而言之，上師如意寶對這部法特別重視，希望你們每個人能好好地行持！

定稿於二〇〇七年藏曆四月十五日

釋迦牟尼佛降生之吉日



《金剛經》開示錄

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經

堪布索達吉/傳講



《金剛經》的介紹

頂禮本師釋迦牟尼佛！

頂禮文殊智慧勇士！

頂禮傳承大恩上師！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為度化一切眾生，請大家發無上殊勝的菩提心！

《金剛經》又名《般若三百頌》，此經在漢地影響極廣。自鳩摩羅什法師翻譯出來後，修行人依靠它明心見性的公案不勝枚舉；普通人依靠它消災免難的感應也比比皆是。不僅如此，在藏傳佛教中，它的地位也舉足輕重，有別於其他般若法門。很多地方有這樣一種傳統：人死之後，若能在七七四十九天內，為亡人念滿一百遍《金剛經》和一千遍《解脫經》，此人便可得到解脫。而且，在一些長壽祈福的儀式上，人們也經常念誦此經。有關此經的繕寫，拉薩大昭寺及內蒙古的古代文庫中，收藏了大量用黃金、白銀抄寫的版本。

《金剛經》的講義，藏地以前沒有，印度只有一本，而在漢地，學習報告、注疏等各種講義數不勝數。這一點，凡對《金剛經》有興趣的人，應該是非常清楚的。

由於沒有藏文講義可作參考，所以這一次的傳講，我只有憑藉自己的能力，依靠對藏文經文的理解給大家講述。同時，希望你們好好參考漢地的相關講義，通過兩個

月左右的學習，真正明白《金剛經》到底是一部什麼樣的經典。

以前有種現象：某人學藏傳佛教回來，就開始誹謗《金剛經》，說這部經如何如何不好。這種情況非常可怕。所以這次我傳講，一方面是讓你們知道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圓融一味，根本沒有任何抵觸；另一方面，也為你們日後弘法提供一個很好的條件。《金剛經》的功德不可思議，大家若有機會講法，應當盡力弘揚《金剛經》，這對漢地眾生將有很大的利益！

在漢地，不管是學禪宗、華嚴宗還是淨土宗，每個宗派都對這部經典非常重視。我們五明佛學院的四眾弟子，若回去給人講《上師心滴》，別人可能不一定接受；但是開講《金剛經》的話，也許人人都十分歡喜。再加上許多人每天的課誦就是《金剛經》，若能了知其中涵義，這是相當有意義的。

這次講解《金剛經》，有人建議以大圓滿的方式講，有人說以大手印的方式講。但就我而言，一方面相續中沒有這麼高的智慧；另一方面，我想講解《金剛經》的關鍵是讓大家明白它的真正涵義，若連顯宗的說法都不懂，一下子就想高攀大圓滿，可能有點不太實際。

漢地很多法師和居士都講過《金剛經》，以前我也看過一些，覺得有個別講義不太圓滿，一些理論和實修方面的內容，似乎沒有真正提及。所以這次學習《金剛經》，我們先要把顯宗的說法弄清楚，《金剛經》詮釋的是中觀

應成派的觀點。有了這個基礎，大圓滿、大手印的境界也就很容易得到了。

釋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在藏文和部分梵文譯本中，本經的全名是《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唐朝的玄奘大師和義淨法師都是這樣翻譯的。

【金剛】：以比喻的方式，將般若空性喻為金剛。為什麼用金剛為喻呢？《摧魔儀軌》中說，金剛有不摧、不壞、不變等七種特徵；佛教的公案中也說，帝釋天持的金剛有能力摧毀一座大山，但任何東西也無法毀壞它；《大智度論》四十五卷中云：“一切結使煩惱所不能動，譬如金剛山不為風所傾搖。……諸蟲來齧，無所虧損，是名金剛心。”故而，金剛有個不共的特點：能壞一切，而不為一切所壞。般若空性也是如此，它能摧毀各種各樣的邪見執著，卻不為任何一種邪見所毀，從這個角度來講，二者具有相同之處。

你們在學習的過程中，不要認為：“漢地法師講得不好，只有我們上師講得最好。”要知道，漢地很多人一生致力於研究《金剛經》，他們對這部經的造詣非常深，且在一些講義當中，確實有不可思議的意傳加持。而我以前沒有講過，沒有學過，也沒有深入研究過，若認為其他法師都講得不好，這種想法有很大的過失！所以，大家在聞法時心態一定要擺正，切忌輕毀其他的高僧大德！

【般若波羅蜜】：梵語為“巴曷瑪達”，意思是智慧到彼岸，或者智慧度。

在藏文的《金剛經》之前，本來還有“頂禮一切佛菩薩！”這是遵循藏王赤熱巴巾的欽定，可了知《金剛經》屬於三藏中的經藏。

以上是題目的簡單介紹。

漢地的《金剛經》有幾種譯本：最早的是姚秦鳩摩羅什翻譯的，後來北魏菩提流支、南朝真諦法師、隋朝達摩笈多、唐朝玄奘法師和義淨法師也譯過此經。

其中，義淨法師的譯本與藏文對照最為接近。鳩摩羅什的在某些地方有一定出入，究其原因，我認為可能有兩個因素：一是當時印度佛教非常興盛，梵文的版本不同所致；另一個是因為鳩摩羅什翻譯時譯經場面十分龐大，約有四百多人，鳩摩羅什一邊口譯，旁邊的人一邊記錄，這個過程中難免會有一些疏漏。但不管怎麼樣，鳩摩羅什的譯本是大成就者以諦實語加持過的，受持讀誦的功德不可思議，古往今來無數人依此譯本開悟就足以證明這一點。

至於藏文版的《金剛經》，只有一種譯本。我以前對照過拉薩、青海等處的版本，發現與《甘珠爾》般若部中收藏的一模一樣。



正式宣講經義：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如是我聞：一時】：這是結集者所加之文字，意思是說“我在當時聽到這樣一個金剛語”。聽到了什麼呢？就是下面所講的《金剛經》。

釋迦牟尼佛在涅槃之前，曾開許阿難等弟子結集三藏，為使後人生起信心，經首可加“如是我聞，一時”，經尾可加“天龍人非人等歡喜信受，作禮而去”等讚歎，中間可加“世尊問”、“文殊答”等連接文。大家都知道，佛經分為三種：佛陀親口宣說的；佛陀加持宣說的；佛陀開許宣說的。“如是我聞”雖然不是佛陀親口宣說的，但屬於佛陀開許宣說的部分。

佛的教法共有三次結集：第一次是佛涅槃後第二年；第二次是涅槃後一百一十年；第三次有兩種說法，一是涅槃後一百八十年，一是涅槃後三百年。經過這三次結集，三藏全部以文字的形式表現出來了。

至於三藏的結集者，一般都認為，多聞第一的阿難結集經藏，持戒第一的優婆離結集律藏，頭陀第一的大迦葉結集論藏。由於《金剛經》屬於經藏，故“如是我聞”中的“我”是指阿難尊者。有人認為是大迦葉，但我覺得這種說法不太可靠。

“一時”有兩種意思：1、指佛在某地說法的時間。佛教對釋迦牟尼佛的說法時間歷來頗有爭議，有人認為是

四十九年，有人認為是四十五年，但這部《金剛經》是在哪一年哪一天宣講的，歷史上並沒有明確記載，因此“一時”可解釋為某一天；2、凡夫說法需要固定的時間、固定的地點、固定的聽眾、固定的法門，而佛陀講法卻不必如此，佛可於過去、現在、未來當中，於無量世界為不同眾生宣講不同的法門，這種境界甚深難測、不可思議。所以，這裡的“一時”包含了過去、現在、未來三時。



法會因由品第一

按藏傳佛教的講經方式，《金剛經》分為：初善題目；中善經義；後善結尾。昨天講了初善部分，今天接著講中善經義。

提到“三善”，我想起了以前的一個笑話：有位爐霍縣的幹部，經常喜歡看一些經論，有一次他在開統戰會議時說：“同志們，今天我們要開一個會。初善我先發言，中善我要講一些政治問題，後善祝大家吉祥如意……。”

（眾笑）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依照密宗的講法，此處是說五種圓滿：1、環境圓滿：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2、時間圓滿：釋迦牟尼佛成佛後的一時；3、眷屬圓滿：一千二百五十位大比丘；4、法圓滿：《金剛經》所詮的甚深意義；5、本師圓滿：三界導師釋迦牟尼佛。

【舍衛國】：據《現觀莊嚴論釋》記載，舍衛國是印度六大城市之一（其餘的還有廣嚴城、鹿野苑等），佛陀在世時由孟光王（波斯匿王）統治。

【祇樹給孤獨園】：它的來歷有一段典故：給孤獨長者皈依佛陀後，祈請佛陀來舍衛國傳法，並欲覓地為佛建造精舍。他發現祇陀太子的林苑清淨閑曠、適合靜修，所以打算購買。太子非常不捨得，為了打消他的念頭，對他開玩笑道：“你若能把這裡用黃金鋪滿，我就答應你的

要求。”給孤獨長者回家後打開寶庫，用大象把黃金馱到那裡鋪地。由於給孤獨長者前世供養過六佛，今生能夠看到地下的寶藏，並可加持土石變成黃金，具有極為殊勝的福報。最後祇陀太子為其誠心所動，對他說：“以前我們商量賣地時，並沒有說這裡的樹也要賣，現在這塊地屬於你，但這些樹仍屬於我，讓我們一起供養佛陀吧。”以此原因，該地名“祇樹給孤獨園”。後來，給孤獨長者迎請天人在這裡建造了一座經堂，佛陀常在此地講經說法。

1990年我隨上師如意寶前往印度，在日薄西山的某一天，朝拜了這座名聞遐邇的“祇樹給孤獨園”。如今那裡唯有一片廢墟，既沒有寺院，也沒有城市，只剩下了遺址的大概界限。當年，佛陀在此示現神變降伏外道六師，為了紀念這段歷史，在每年神變月（藏曆一月）的一日至十五日，拉薩都會舉行隆重的法會，我們學院也在這十五天中舉辦“持明大法會”。

【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藏文譯本和義淨法師的譯本中，除了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外，還有“大菩薩眾”。此譯本之所以沒有提及，應該是梵文版本的不同所致。就像《入菩薩行論》的頌詞，喀什米爾的班智達說有一千多頌，東印度的班智達說有七百頌，中印度的班智達說有一千頌，最後問寂天菩薩時，才知道一千頌是正確的。印度的經文經常在文字內容等方面有所不同，故大家不要一見到不同版本，就妄加斷言“這是真的”、“那是假的”！

我個人認為，在梵文版本方面，藏傳佛教與義淨法師用的應該是一個，鳩摩羅什與唐玄奘用的可能是一個。你們在研究經典時，倘若發現不同之處，千萬不要隨便取捨。要知道，經典是具不忘陀羅尼的班智達結集而成，但他們的不忘陀羅尼就像現在的答錄機一樣，也有不同層次的差別，所以不能一概而論。

《金剛經》的聽眾有小乘比丘，也有大乘菩薩，因此本經屬於大乘的範疇，《經莊嚴論》的意義可以盡攝其中。

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

諸眷屬聚在一起時，世尊於正午之前，著衣托鉢到舍衛城中乞食化緣。

【著衣】：世尊出門之前都要先整理衣服，我們弟子就更不用說了。不管大家穿藏裝還是漢裝，如果下山到城市裡去，一定要看看自己的衣著是否整齊。有些漢喇嘛的衣服穿得很難看，每次見到他們時，就像見到了藏族的“濟公和尚”。作為一名出家人，不管穿什麼樣的僧衣，都應讓人看起來順眼。當然，這不是叫你們去學打扮，而是應有的威儀必須具足，否則會令世人對佛法產生邪見！

【乞食】：有人會問：“佛陀為什麼也像我們一樣，中午肚子特別餓，要出去化緣呢？”其實，佛陀並不是肚子餓，而是要給眾生一個積累資糧的機會，並借機為他們傳講佛法。《秘密不可思議經》中云：“佛陀體內沒有內臟，猶如金丸。”《金光經》中也說：“釋迦牟尼佛顯現

上是在化緣，但並沒有享用這些食物，因為佛陀從來沒有饑餓。”

退一步說，即使釋迦牟尼佛的肚子餓，他也可依神通加持土木、石頭變成食物，而不需要向人乞討。依靠佛陀的加持力，一個東西能變化無量之多，就算是不好吃的食物，也會成為醍醐美味。誠如《現觀莊嚴論》中言：“在佛陀口中，低劣的飲食也能變成無上勝味。”以前釋迦牟尼佛在阿耨達國安居時遇到災荒，佛陀擔心阿難因出生王族而受不了這種苦，所以給他吃一粒青稞，致使他七天中沒有饑餓，以此因緣，阿難對佛陀的加持生起了極大的信心和稀有感。不僅如此，佛陀還具有虛空藏等持，圓滿世間上的一切財富。因此，佛陀並不需要真正去化緣。

現在世間上有些人說：“釋迦牟尼佛是乞丐王。”這其實是一種毀謗，有極大的過失！儘管佛陀確實帶比丘到城中乞食，但這完全是一種示現；就像佛陀雖已滅盡我執，顯現上還要說“我的弟子”、“我的施主”一樣。根據剛才的那些教證，足以說明釋迦牟尼佛並不是到了中午就餓得受不了，拿一個大碗跑到城市裡去，不是這樣的！

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佛陀於舍衛城次第乞食後，回到祇園精舍享用齋飯。吃完飯，收拾鉢盂，洗淨雙足，在法座上跏趺而坐，身體端直，安住於正念之中。

【乞】：現在的泰國也是如此，早上七、八點鐘天還沒有亮的時候，比丘們就托著鉢，在馬路上赤足而行。此時施主們早已在十字路口拿著食物等候，看到比丘來了，就高興地排在路邊，對他們一一獻供。供養物除了食品以外，有時還有洗臉用具、衣服等。比丘的鉢非常大，每次回來都滿滿的，早飯用完後，還剩下足夠的食物留待中午享用。

在印度，化緣的時間一般是上午。而在部分佛經中，有時候也會看到比丘中午出去化緣，但種現象在泰國是沒有的。

【洗足】：吃完飯後洗腳，泰國也有這種習俗。以前喜饒嘉措格西去泰國時，國王親自為他端水洗腳。上次我們去雖然沒有這種待遇，但也是居士幫忙倒水的。

【敷座而坐】：洗完腳後，佛陀在法座上端身正坐。值得注意的是，講法、聽法、修行時，身體的端直非常重要。有些人在家裡看書念經，經常喜歡斜靠著，這種姿勢相當不好。要知道，身不正則氣脈不正，氣脈不正，記憶力和修行就會受到很大影響。藏傳佛教歷來重視身體的姿勢，不管是念經也好、修行也好，都要求身體必須端直，跏趺而坐。說實在的，我的習慣也不好，平時喜歡靠著看書，今後一定要改過來！

表面上看，佛陀吃完飯後，洗了個腳，在墊子上休息一下，安住於正念當中，馬上就要講《金剛經》了。



善現啟請分第二

鳩摩羅什翻譯的《金剛經》分三十二品，你們在理解的時候，若按這種方式劃分，意思會一層一層比較好懂。

經典與論典不相同：經典裡有很多重複的內容，所表達的意思也不一定是一個；而論典很有層次性，可以依靠科判來劃分，且論典還能使經文不明顯的意思明顯，散於各章節的內容歸納在一起。以前大家一直是學習論典，現在初學經典時，一定要注意這個問題。

在藏傳佛教中，《上師心滴》是非常了不起的法。而在漢傳佛教中，最殊勝的非《金剛經》莫屬。這次法王如意寶傳講《上師心滴》的同時，我也給你們傳授漢地最殊勝的如意寶——《金剛經》，希望大家珍惜！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

在玄奘法師的譯文中，前面還有“時諸比丘來諸佛所，到已頂禮世尊雙足，右繞三匝，退坐一面”。意思是說，佛陀應供完後，身體端直，於正念中安住，此時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和大菩薩，親自來到佛前，在佛足下恭敬頂禮，右繞三匝，然後退到一邊安坐。

【頂禮】：分為上、中、下三等，上等者是證悟頂禮；中等者是修行頂禮；下等者是五體投地、以三門恭敬頂禮。此處從顯現上講，是指平時的三門頂禮。

具體如何頂禮呢？眾弟子一一來到佛前，恭敬地跪在地上，用自己的頭頂觸碰佛的雙足。這種頂禮方式，根登

群佩說，沿襲於古印度的宮廷，眷屬大臣為了表示對國王的尊敬，就請國王坐在高高的寶座上，自己用頭頂接觸王足。同樣，為了表達內心的恭敬，佛弟子也用這種方式頂禮世尊。在密宗的《時輪金剛》中，有時上師給弟子的灌頂，也要求弟子如此頂禮。

【右繞三匝】：現在很多佛教徒對右繞、左繞不太懂。一般而言，左繞有毀壞的過失；右繞有興建的功德。在藏地，只有苯波教轉神山、繞佛塔、轉經輪是左繞，除此以外，藏族人一看到左繞就害怕，擔心功德會毀壞。以前我去漢地五臺山時，常發現有信徒左繞白塔，當時隨行有位老喇嘛，看了以後特別心痛，由於不會說漢語，於是一直站在路上擋著，示意人們不要這麼繞。經藏中有《右繞佛塔經》，其中就講了右繞的功德。作為佛教徒，這些基本的常識一定要懂！

回到鳩摩羅什的譯本上：此時，長老須菩提從大眾中站起，袒露右肩，右膝著地，雙手合掌恭敬地陳白世尊。

【須菩提】是請問者，也是《金剛經》的關鍵人物，他顯現上是小乘聲聞，實際是文殊菩薩的化現。《般若經》中經常出現他的名字，由於他完全精通般若方面的密意，所以世尊宣講完大乘佛法之後，須菩提是第一個被開許傳講般若法門的人。

【偏袒右肩】：將袈裟搭在左肩上，右肩袒露於外。不是像有些人那樣理解的——把袈裟搭在右肩上。

【右膝著地】：一般來說，弟子在上師面前祈請時，都是左腳掌著地，右膝蓋著地，這樣的姿勢比較如法。

“稀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

“舉世稀有的世尊，您以最殊勝的護念，護念了這些大菩薩；以最殊勝的付囑，付囑了這些大菩薩。”

【稀有世尊】：世界上那些大教主、大本師，無法使眾生得到真正的解脫，但釋迦牟尼佛卻能夠做到這一點。對此，須菩提不得不讚歎，不得不感到稀有。

【如來】：佛的十種名號之一。因功德的側面不同，佛可稱為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每一種名號的詳細功德，米滂仁波切在《隨念三寶經釋》中都有介紹。

【諸菩薩】：藏文中是菩薩摩訶薩，意即大菩薩。有些論典中認為，一至七地稱為菩薩，八地以上才是大菩薩。但此處解釋與《入行論》的一致，指凡是發了菩提心的人，都可以稱為大菩薩。為什麼呢？因為觀待凡夫而言，發了菩提心的人非常偉大，故稱之為“摩訶薩”。

【護念】：鳩摩羅什譯為“護念”，義淨法師譯為“饒益”，玄奘法師譯為“攝受”。相比之下，義淨法師的翻譯與藏文比較貼切，但實際上三種譯本的意思都一樣。

最殊勝的護念是什麼？就是賜予眾生即生安樂，來世也安樂。父母師長用財產名聲來護念我們，這並不是最殊勝的；釋迦牟尼佛讓我們今生來世都快樂，永遠離開輪迴的痛苦，才是最殊勝的護念、最殊勝的攝受、最殊勝的饒益。

【付囑】：嘎瑪拉西拉論師說，如來有三種付囑——善知識的付囑、正法的付囑、教言的付囑，以此方法來付囑眾生。

“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

“世尊，發了菩提心、趨入大乘道的人，應當如何安住、如何修行調伏自心？”

在藏文和義淨、玄奘的譯本中，這裡都是“云何應住、云何修持、云何降伏其心”，但鳩摩羅什翻譯的不太明顯，也許是梵文版本有缺，也許是翻譯時漏掉了，有兩種可能性。

須菩提所提的問題，包含了大乘基道果的一切內容：基是發了菩提心之後，應如何安住；道是如何修持六度萬行；果是如何調伏自心而獲得佛果。我個人認為，這裡為從基道果的方面解釋可以，從提出問題、引出下文的角度解釋也可以。

須菩提問了三個問題後，釋迦牟尼佛便開始回答了：

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佛陀說：“問得好，問得好！如你所言，如來以最殊勝的護念，護念大菩薩，以最殊勝的付囑，付囑大菩薩。

須菩提，你要仔細諦聽，這三個問題我為你一一解說：發了菩提心、趨入大乘道的人，應當這樣安住，這樣修行降伏自心。”須菩提言：“遵命，世尊，我洗耳恭聽。”

乍看之下，這段經文似乎有點重複，但仔細推敲就會發現這些話並不多餘，而是為了認可須菩提的提問，佛陀以此方式來加強語氣。打個比方說，你們說：“上師，您今天傳講《金剛經》很了不起，真是稀有啊！我們以後怎麼修呢？”我回答說：“是啊是啊，我給你們傳《金剛經》是很了不起。以後要修的話，好好聽著，我跟你們說啊……”平時為了強調，我們一般也會重複一遍，以引起大家的注意。

【善哉，善哉】：須菩提受到釋迦牟尼佛的表揚了。有些弟子做了讓上師高興的事，上師會讚歎：“好，好！”“對，對！”“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在玄奘和義淨的譯文中，下面是“**汝應諦聽、極善作意，當為汝說**”。意思是：須菩提，你要好好聆聽，將這些道理記在心間，切莫忘失，我來為你宣說。這句話在《大圓滿前行》聞法“三過”中也引用過。

【汝應諦聽】：佛經與其他的語言不同，每個字、每句話都有甚深的含義。鑒於此，許多大德在講經之前都會強調：“你們要專心聞法，不要說話，否則，我也沒辦法給你們傳。當時釋迦牟尼佛都有這個要求，心不專注是不行的……。”

【極善作意】：只是聽了並不夠，還要把所聞的法義記在心中，憶持不忘失。《極樂願文大疏》這方面的公案很多，在此不廣講，有興趣可以自己看。

大乘正宗分第三

《金剛經》主要宣說了斷除實執，獲得調伏自心的境界。整部經的內容，按嘎瑪拉西拉的觀點，可以歸納在三個問題當中，即：最初發菩提心；中間修持六波羅蜜多；最後調伏自心獲得色身法身無別的果位。

先講如何發菩提心：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

佛告訴須菩提：“凡是趨入大乘道的菩薩，應當這樣發心：所有的一切眾生，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界、無色界，有想天、無想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天，我都令其遠離輪迴的痛苦，獲得究竟的涅槃。如此度化了無量無邊的眾生，但在實相中，無有任何眾生得以滅度。”

前一句講了世俗菩提心，後一句講了勝義菩提心。具體而言，為度化天邊無際的眾生，發願求證無上菩提，是世俗菩提心；沒有能度、所度、度化方式的三輪執著，叫做勝義菩提心。雖然發心救度眾生是菩薩在世俗中的最大責任，沒有這個菩提心，一切的善根無從增長，但也要明白勝義中沒有眾生可度。

先分析“世俗菩提心”：



三界輪迴中的眾生林林總總、不計其數，總的來說，可以包含在九類當中：

1、【卵生】：顧名思義是從卵中出生，有龍族、飛禽和一些人類。例如，薩嘎拉居士的孩子全部是卵生，《佛教科學論》在講人類的各種產生時，也引用過幾則卵生的公案（金輪王阿拉律的五百個兒子就都是卵生的，持壽國王的三十二個太子也都是卵生的。還有在佛教的一個故事裡面講到，曾經有一個商人，航行到大海裡去後，與大海裡的一個長頸鶴共同生活，後來生了二個蛋，一個蛋裡面出來的孩子叫札，另一個叫月札）。

民間傳說格薩爾王也是卵生：一天下大雪，身為女僕的母親在家裡生孩子，因為沒去主人家幹活，主人非常生氣，提著刀子沖到她家。進門後，看到女僕蒙頭大睡，於是氣憤地掀開被子，發現裡面有個大卵，舉刀就砍。卵破開後，出現了三個孩子，一個飛到天上；一個的膝蓋碰到刀子，落在帳篷上，這就是格薩爾王；還有一個仙巴，被主人扔到了河裡。但這只是一種傳說，正史中並無如是記載。

2、【胎生】：人和旁生主要是胎生。按照《俱舍論》中的觀點，餓鬼也大多是胎生。

3、【濕生】：夏天的昆蟲多為濕生。當然，人類也有濕生的情況，如以前的索首闍國王，他頭頂上生阿拉律，右腿生哲巴，左腿生月哲。還有頂生王也是濕生。

4、【化生】：天人、非天、初劫時的人、地獄眾生都是化生。此外，一些大成就者也是化生，如蓮花生大士、聖天論師。

5、【有色】：指欲界、色界的眾生。《俱舍論》中說，欲界眾生貪著五種妙欲，執著非常粗大，故有實質性的身體；色界眾生斷除了欲界的貪心，無有實質性的身體，但仍有比較細微的貪心，所以有一個光身。這兩界的眾生皆有色相，故稱之為“有色”。

6、【無色】：指無色界的眾生。他們沒有接觸性的色相，只有一個意識的色相，這種色相極其微細，所以稱為“無色”。

7、【有想】：指四禪中的廣果天。此處沒有欲界的粗大分別念，仍有細微分別念。

8、【無想】：廣果天周圍的一部分天人。《俱舍論釋》中形容廣果天猶如城市，無想天則如城市旁邊的寺院。這裡的天人除了初生與命終時會起兩次分別念之外，五百大劫中不起一個念頭。

9、【非有想非無想】：又名有頂、非非想天，是無色界最高的一層天。因為沒有欲界和色界的分別念，故稱“非想”；仍有微乎其微、極不明顯的心識，稱為“非非想”。《俱舍論》說，此處不是沒有心識，而是有一種貪執禪定的分別念，由於特別細微之故，以低劣加否定而稱為“非想”。

上述九類眾生的意識形態比較典型，輪迴中的有情均可含攝其中。對於這些眾生，大乘菩薩都應發願加以救度，使其有漏的身體和分別念融入法界，最終獲得無餘涅槃，這就是世俗菩提心。《現觀莊嚴論》云：“發心為利他，求正等菩提。”

那麼，什麼是“勝義菩提心”呢？

【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菩薩雖然度化了三界所攝的一切有情，但觀待勝義諦而言，被度化的眾生、能度化的菩薩，如虛空般皆不存在。嚴格來說，這種勝義菩提心何時在相續中生起，彼時才是真正的菩薩。如《入中論》云：“從此由得彼心故，唯以菩薩名稱說。”

若將勝義、世俗兩種菩提心結合起來，就是《華嚴經》中所說的“智不住三有，悲不住涅槃”。世俗菩提心方面，菩薩因大悲心不捨眾生；勝義菩提心方面，菩薩因空性慧不墮輪迴。

前面須菩提問了三個問題——如何住；如何修；如何調伏自心。今天就發心方面，從世俗、勝義可以分別回答。1、世俗菩提心：以發世俗菩提心為住，度化天邊無際的眾生為修，以所發的菩提心隨時隨地來調伏自心；2、勝義菩提心：以無有眾生可度為住，安住於這樣的境界為修，令不堪能的分別念融入法界來調伏自心。

《金剛經》相當甚深，不是須菩提問了問題之後，佛陀要用整部經來回答，而是在每一層意思中都能找到圓滿的答案。大家若深入思維，定會發現其中妙不可言！

世俗中要度化眾生，勝義中無眾生可度，原因何在呢？

“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

“為什麼呢？菩薩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的執著，就不是真正的菩薩。”

想度化有情或是幫助某個眾生，就勝義諦而言是一個大錯誤。有了相的執著，認為“我要度化他們，使其獲得殊勝的涅槃”，這就不是菩薩而是一般的凡夫了。為什麼呢？勝義中任何相都了不可得，發心的菩薩不存在；要度化的眾生不存在；所發的心也如陽焰般無實。

其實大圓滿的最高境界也是這樣，若以《虛幻休息》來解釋《金剛經》的教義，那是非常殊勝的。從《心性休息》中也可以看出，前八品首先講了世俗諦，第九品就開始步入密宗的甚深境界，揭示了勝義諦的究竟實相，這些內容都離不開《金剛經》的範疇。

【相】：玄奘法師譯為“想”，實際在這裡“相”和“想”的意思都一樣，都是分別心去執著，跟分別心有很大的關係。

藏文中沒有“我相”，其餘三相都有。

【我相】：依同一相續而存在。

【人相】：依有漏的身蘊住於有漏的世間。

【眾生相】：依業和煩惱轉生於三界輪迴中的眾生。

【壽者相】：在同一時間內，同一異熟果保持相續的壽命。比如有些人特別怕死，希望自己長命百歲，這就是壽者相。

對四相的實有執著，是解脫道的大障，有了這四相的話，無法獲得真實的解脫。所以，宗喀巴大師說：“斷除一切執著相，爾時見解即圓滿。”

總之，《金剛經》從頭到尾就是講斷除實執，以前南懷謹有本書叫《金剛經說什麼》，到底《金剛經》說了些什麼？現在該知道了吧！



妙行無住分第四

昨天講了菩薩不能有四相，今天講無論在見、修、行、果哪個方面，菩薩都不能有所住——實有的執著。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佈施。所謂不住色佈施，不住聲、香、味、觸、法佈施。”

佛陀說：“須菩提，菩薩對任何法都不能有實執，應以無住之心而行佈施。即是說，不住色佈施，不住聲、香、味、觸、法而行佈施。”

真正的菩薩不會有實有的執著，以六度中的佈施為例，菩薩在行佈施時，並不耽著於六塵——色、聲、香、味、觸、法。

【色】：凡夫對所施之物有顏色、形狀的執著，對乞丐有相貌醜陋、衣衫襤褸的分別。但菩薩真正通達了空性，遠離了這些實執。

【聲】：乞丐來到家門口說：“行行好，給我點兒東西吧。”菩薩不會一聽到聲音，就作意：“好，我馬上給你啊……。”

【香】：鼻子不去分辨是香的東西，還是臭的東西。

【味】：對味道的勝劣也不加取捨。

【觸】：不存在由身體接觸所生的輕重、大小、光滑粗糙等分別。

【法】：法是意識的對境。比如，認為“我今天給了乞丐十元錢，應該有很大功德吧！”這些執著法的分別念也沒有。

藏地寺院在安居時，經常念彌勒菩薩的一個願文，有句偈頌是：“不住一切法，無吝而行施。”《入中論》中也說：“施者受者施物空，施名出世波羅蜜。”施者、受者、所施物都是大空性，若能安住在三輪體空的境界中行持佈施，才是真正的、最究竟的佈施波羅蜜多。

前面須菩提問了如何住、如何修、如何調伏自心，這裡又一次給予回答：以三輪體空為住、以三輪體空來行持六度為修，遣除自己的實執為調伏自心。此處只是從佈施度來講，實際上，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其餘五度也都需要如此行持。

“須菩提，菩薩應如是佈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佈施，其福德不可思量。”

佛陀自問自答：“須菩提，菩薩應當不住相佈施。為什麼呢？若不住相佈施，所得之福德不可思量。”

最究竟的佈施是什麼？就是三輪體空的佈施。凡夫的佈施有三輪執著，而菩薩的佈施沒有這些，由於沒有任何執著，故所獲的福德無法衡量。若能以這種佈施來積累資糧，圓滿無上佛果也非難事，如經云：“若能行佈施，菩提得不難。”

當然，我們現在沒有三輪體空的境界，但很多上師在教言中說：佈施時若憶念“以前的傳承上師、聖者們如何佈施，現在我也如是佈施”，依靠這種發心，也能獲得同等的功德。

如此不可思議的功德，進一步以比喻說明：

“須菩提，於意云何？東方虛空，可思量不？”

“不也，世尊。”

“須菩提，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

“不也，世尊。”

“須菩提，菩薩無住相佈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菩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

佛陀問：“須菩提，你是怎麼想的？東方的虛空，能否用分別心來衡量？”“不能，世尊。”佛陀又問：“須菩提，南方、西方、北方、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方、下方的虛空，能否用分別心來衡量？”“不能，世尊。”佛說：“同樣，菩薩安住於無相而行佈施，所得福德也像這十方虛空一樣，無法用分別心來衡量。因此，須菩提，菩薩唯應按上面所講的教言去做。”

修持大乘佛法的人，佈施時應儘量觀想三輪體空。雖然這對凡夫而言無法真正做到，但若通達了名言中所行的佈施如夢如幻，勝義中萬法都是大空性，遠離一切戲論，此定解也接近於三輪體空。

沒學過中觀的人，佈施一點東西就特別執著，總認為自己藉此能獲得殊勝果報。然而，聞思過中觀的人都知道，名言中確實有對乞丐的佈施，但在勝義中，我不存在、乞丐不存在、佈施的東西也不存在，對不存在的東西執著沒有任何意義。

有時候雖然知道這三者是空性，但佈施起來還是很不情願。比如自己在飯店裡吃飯時，旁邊來了一個乞丐，儘

管這是個很好的機會，但心裡卻很不願意給他，礙於人前不好意思，於是勉勉強強佈施一點。這不叫三輪體空，也不叫真實的佈施！



如理實見分第五

剛才佛陀告訴須菩提：“若安住於三輪體空中佈施，此功德不可思量。”下面是這樣連接的：佈施可以積累福德資糧，將來能得佛陀三十二相、八十隨好的色身功德，那這些相好是真實存在的嗎？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

“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

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佛陀問：“須菩提，你是怎麼認為的？能否以相好的佛身見到如來？”須菩提回答：“不能，世尊。不能以見到三十二相、八十隨好的佛身，就認為見到了真正的如來，為什麼呢？如來所說的相好佛身，並非真實存在。”佛陀告訴須菩提：“一切相皆由虛妄分別所生，若見到了諸相非實有，則是見到了真正的如來。”

釋迦牟尼佛身色黃金，頂上有肉髻、足底有法輪，如果看見這些，是否意味著見到了如來呢？若換作我們，可能回答“對呀、對呀”，但須菩提學得很好，他說：在名言中，如來雖於眾生面前顯現種種相好，且以此引導了無數眾生，但以勝義來觀察，這並不是如來的真實身相。

自己的弟子能夠善解密意，確實了不起，佛陀聽後非常高興，於是肯定道：凡有相狀的東西，不管是好是壞、是輪迴抑或涅槃，都是虛妄不實的，完全由分別心假立，

如經中云：“彼等由分別所立。”只有通達了這些相並非實相，才是見到了真正的如來。《四百論》中言：“見真者誰說，瓶為可現見？”意思是說，已見到實相的智者，誰會說瓶子是現量可見的？實相中本無任何相狀，哪裡還有什麼瓶子？同理，如來本來沒有身相，誰又能夠見得到呢？所以龍樹菩薩說：“何人不知空性義，彼者不可得解脫。”唯有證悟了萬法皆空，一切所見所聞皆為虛妄，才是見到了究竟的如來。



正信稀有分第六

昨天講了“三輪體空”的佈施是一切佈施中最殊勝的，這種福德資糧所攝的果位——佛的莊嚴色身並不存在，因為凡有相狀皆非究竟實相。今天繼續講：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

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眾生得如是無量福德。”

須菩提問佛陀：“世尊，將來很多眾生聽到如此甚深的般若法門，能否生起真實的信心？”佛告訴須菩提：

“你不要這麼說。我滅度後末法五百年時，有持戒清淨、修積福德的三藏法師，將對《金剛經》生起無比的信心，這一點無庸置疑。你要知道，這些人不是一般的緣分，他們往昔並不是在一尊佛、兩尊佛、三四五尊佛面前種過善根，而是在無量千萬尊佛前種過善根。乃至有人聽聞《金剛經》的詞句，僅僅生起一念清淨的信心，須菩提，如來以無漏智慧悉能了知徹見，此眾生將獲得無量福德。”

【後五百歲】有兩種說法：1、通常指現在五濁興盛的末法時代，“五百”不是一個具體數字，而是一種抽象的時間概念；2、按嘎瑪拉西拉的觀點，釋迦牟尼佛的教

法期共有二千五百年，平均分為五個五百年，“後五百歲”是最後一個五百年。

今年是佛曆2545年（西元2000年），若依嘎瑪拉西拉的演算法，現在是不是佛的教法期了呢？並非如此。在藏地，各大教派公認佛陀的教法期有五千年，普巴派和巴珠仁波切、米滂仁波切認為，現在已過了二千九百多年，薩迦派認為過了三千多年，但不管怎麼說，今後仍有二千 years 左右的佛法駐世。

普巴派在曆算方面相當準確，他們依“時輪金剛”的推算法，每次日食、月食都算得分秒不差。之所以能推出佛教的具體時間，是因為佛陀成道時天空中有啟明星，第二天又出現了日食，依此特殊天象，故能算出佛教至今有2900多年的歷史。

【持戒修福者】：玄奘譯為“具足尸羅、具德、具慧”，義淨譯為“具戒、具德、具慧”，與鳩摩羅什的翻譯稍有不同。是指持戒清淨、修積福德、具有智慧的持藏者。

【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不僅《金剛經》中有這種說法，按密宗的觀點，我們今生能遇到大圓滿，也是往昔於無量佛前種下的善根。全知無垢光尊者在《勝乘寶藏論》中云：“凡是值遇無上密乘之人，往昔必定已供養過無數佛陀，並成過普賢如來的眷屬。”

【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釋迦牟尼佛對須菩提說：將來若有眾生對《金剛經》生起一念的清淨信心，也能積累無邊福德。

在座的道友，現在有緣聽聞《金剛經》，一方面要對自己的福報生歡喜心；另一方面也應對空性見生起信心。般若法門的功德不可思議，哪怕對空性產生合理懷疑，也能摧毀三有的根本。誠如《中觀四百論》所云：“薄福於此法，都不生疑惑，若誰略生疑，亦能壞三有。（福德淺薄者，對此煩惱的對治妙法——緣起性空，都不會產生合理的疑惑。若誰略略對此法生疑，也能壞滅三有輪迴。）”

【悉知】：以佛陀的智慧，完全能了知未來有很多眾生對《金剛經》生信，以及這些眾生的根基因緣等。譬如，現在我們在講《金剛經》，大家對經義生起怎樣的信心、生信之因源於在無量佛前積累過什麼資糧，這一切的一切，釋迦牟尼佛都能洞察分明、絲毫不差。

【悉見】：未來眾生聞思《金剛經》後生信的場面，佛陀依慧眼也能徹見得一清二楚。比如看到我們這裡人坐得特別擠，有些人在打瞌睡……，釋迦牟尼佛全部都能見得到。

【是諸眾生得如是無量福德】：大家過去在無量佛前積累過資糧，現在又對《金剛經》生起信心，這種福德是盡虛空界也無法衡量的。

“何以故？是諸眾生無復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

“為什麼會獲得如此不可思議的福德呢？原因很簡單：若對空性生起信心，能迅速超離一切執著，不再有

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沒有法相，也沒有非法相。”

“四相”前面已經講過，但嘎瑪拉西拉有不同的說法：

【我相】：將五蘊的假合執著為我；

【人相】：由我執而引生的我所執；

【眾生相】：今生為人，來世為天人，後世又墮落惡趣，眾生接連不斷地在輪迴中流轉；

【壽者相】：執著一個相續的壽命延續不斷。

若對《金剛經》的空性義產生信心，很快的時間內就能遠離四相，利根者甚至當下即可解脫。猶如魚已經上了鉤、馬上會離開水面一樣，相續中如果有了空性見，儘管外表的身體跟凡夫一樣，好像沒有多大變化，但不久的將來，便能脫離輪迴大海，趨至解脫的彼岸。《彌勒菩薩願文》中也云：“無我、無人、無補特伽羅、無壽命，願證悟無法究竟義。”

我們通達了一法的空性，就能通達萬法的空性，如果明白了《金剛經》的空性義，就能明白一切法的空性義。

《中觀四百論》說：“以一法空性，即一切空性。”《般若經》亦云：“知自及諸眾生等，乃至諸法亦復然。”意思是說，我怎麼樣，眾生也是這樣；眾生怎麼樣，一切法也是這樣。如果證悟了我是空性，那眾生的本性也是空性；如果證悟了眾生是空性，諸法的本性也是空性。

此處沒有解釋“法相”、“非法相”，下面會有廣講。

反過來說，假如有了這些執著，會有什麼過失呢？下面從三方面來分析。

1、執著相：

“何以故？是諸眾生若心取相，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

“為什麼不能執著這些相呢？因為任何一個眾生，只要他的心耽執相狀，勢必會執著我、人、眾生、壽者四相。”

執著任何相都是菩提道的障礙，帝洛巴尊者曾說：“諸相的顯現不是障礙，對諸相的執著才是障礙。”心不取相，一切皆離；一念取相，即著四相。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雖然反體不同，但本體上都是一個。

2、執著有法：

“若取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

“如果耽執法相，則會執著我、人、眾生、壽者四相。”

【法相】：既包括調伏各種煩惱的佛法，也包括世俗中顯現的有法。執著任何一種法相，都會落入四相當中，不能獲得究竟的佛果，《般若十萬頌》云：“須菩提，若起毫端許之名相執著，亦不得真實佛果。”

耽執世俗中的有法，是對五蘊的一種執著，有了對五蘊的執著，必然產生我的執著（我相）、我所的執著（人相）、眾生相續不斷產生（眾生相）、彼在輪迴中的壽命

長短（壽者相），有了這四相，眾生難免造業輪迴，感受生死。《寶鬘論》云：“爾時有蘊執，彼即有我執，由我執造業，從業復受生。”

3、執著無法：

“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

“為什麼呢？如果耽執非法相，也會執著我、人、眾生、壽者四相。”

【非法相】：“法”與“非法”有兩種解釋：1）“法”指佛陀的教法，“非法”指外道的邪法；2）“法”指名言中顯現的法，“非法”指單空方面的法。此處的“非法”是指單空。

執著單獨的空性，也會落於四相當中。因為認為空性存在，顯然是一種我所執（人相），有了我所執就一定有我執（我相），進而人我的分別也會產生（眾生相），既然人我的相都有了，那有情從生至死的現象不可能不存在（壽者相）。

因此，對單空的執著，很多佛經論典都予以了破斥。如《般若攝頌》云：“雖說五蘊空，菩薩勇士者，尚行相狀故，未信無生處。”意即僅證悟了五蘊的空性，並非究竟見解，菩薩若執著空性相，則沒有對無生處生起信解。《中觀四百論》也說：“愚寧起我執，非說無我理。”與其讓愚者有“我”的執著，也不可對他宣講“無我”的道理，因為若對空性產生執著，這是誰也救不了的。《寶積

經》亦云：“寧可住於如山之補特伽羅見，不可落於真實我慢之空性見。”

“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

因此，既不能執著諸法實有，也不能執著一切皆空。

“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鑒於此，如來在了義經典中常說：諸位比丘，你們應當知道，我所宣說的法猶如船筏，最終必須要捨棄，非法就更不用說了。”

渡河時離不開船筏，但到了對岸後，船筏就沒有用處了。同樣的道理，佛陀宣講的八萬四千法門，暫時可幫我們積資淨障，獲得解脫的果位，但究竟而言，對這些法的執著也要遠離，更何況是外道的非法了。或者還可解釋為：世俗中取捨因果的法都要捨棄，執著單空的非法就更不用說了。月稱菩薩在《顯句論》中也有一個很好的比喻：為了舀水，必須要準備水器，但水得到之後，水器就沒有用了。

當然，沒有真正獲得解脫前，世俗諦的法千萬不能捨棄，否則就無法證悟勝義諦。《入中論》云：“由名言諦為方便，勝義諦是方便生。”龍樹菩薩也說：“若不依世俗，不得第一義。”假如還沒有到岸就輕易拋棄船筏，半途掉到大海裡是很可怕的！



無得無說分第七

《金剛經》分三十二品，是梁昭明太子後來加的，這在藏文譯本中沒有，漢地的其他譯本中也沒有。有人認為：“佛經中不能妄加分別念，因為昭明太子給經文分品，至今仍在地獄裡受苦。”這種說法是否可靠也很難確定。一般來講，佛經中是不能加自己的分別念，但如果不是故意誹謗，為了幫助理解經文而加一些科判，應該不會有很大過失。當然，因果方面的問題，凡夫是難以判斷的。昭明太子在《金剛經》中加上自己的語言，這是否大逆不道，確實不得而知。

以前香港有個居士，他按照自己的分別念，把《大圓滿心性休息》的頌詞和《三處三善引導文》合在了一起，看起來特別亂。後來我給他寫了個辯論書，告訴他不要在無垢光尊者的金剛語上亂改，我們凡夫沒有這種權利。從這個角度而言，昭明太子的做法可能不太好，但此舉卻對我們理解經文有一定的幫助，所以孰是孰非，望大家自己斟酌。

昨天佛陀對須菩提說，一切法猶如船筏，只是引導眾生的方便，實際上並不存在，今天佛又提出一個問題：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

佛陀問：“須菩提，你是怎麼想的？如來正等覺真實存在嗎？如來所說的法真實存在嗎？”

這段文字，義淨法師譯為：“如來於無上菩提有所證不？復有少法是所說不？”意思是說，如來所證悟的智慧功德存在嗎？如來所說的法存在嗎？兩位譯師在字句上略有不同，但意義並無太大差別。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是梵語，“阿耨多羅”是無上，“三藐”是圓滿，“三菩提”是正等覺，合在一起就是：無上圓滿正等覺。

六祖在《金剛經口訣》中解釋為：“阿”是無妄念，“耨多羅”是無傲慢，“三”是心常住於等持，“藐”是心常住於智慧，“三菩提”是心常住於戒律。

六祖是依靠《金剛經》而開悟的，這一點沒有任何懷疑，但他的這種解釋，與某些經論不太相同。對此，法王如意寶曾說：“一些大成就者的語言，在顯現上有時候與經論有一定出入，但不管怎麼樣，對大成就者的金剛語，我們都應當恭敬受持。”

佛陀提出的問題，若是我們回答，可能支吾半天也憋不出來，但是須菩提很有智慧，他不假思索馬上就說：

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

須菩提說：“根據我的理解，如來正等覺不存在，佛法也不存在。”

為什麼如來不存在呢？本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如來是一切諸法

的本性，不是一個具體形象，儘管歷史上確有如來的出世及涅槃，但這只是在迷亂眾生面前安立的，絕非實有。經云：“佛出世或不出世，諸法法性無變化。”龍樹菩薩在《中論》也說：“若無有自性，云何有他性？離自性他性，何名謂如來？”

為什麼佛法不存在呢？雖然在名言當中，釋迦牟尼佛成道後應機施教，開演了八萬四千法門，但這也是在眾生面前的顯現；究竟而言，佛陀沒有絲毫說法的分別念，眾生前的轉法輪完全是佛智慧力的任運示現。經云：“雖未說一法，眾生現如是。”《聖者如來秘密經》亦言：“自如來成道現前無上圓滿正等覺之夜，及至無諸取受而獲得涅槃之夜，如來未曾說一句法，未來亦不說。”

以上是略說。下面在廣說時，先闡述“法不存在”的理由，再講“如來不存在”的原因。

“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

“為什麼法不存在呢？因為實相中如來所說的法不可得、不可言說，不是無實法，也不是有實法。”

【不可取、不可說】：諸法的自性就是涅槃的自性，說法者、所說之法、說法之境皆了不可得，無有能所，平等一味，自性寂滅。《中論》云：“諸法不可得，滅一切戲論，無人亦無住，佛亦無所說。”宗喀巴大師也說：“世尊自成道以來，不管在天上人間未曾說過一個字，因為實相遠離能說、所說等一切戲論。”

【非法、非非法】：非法指無實法，非非法指有實法。格魯派的有些人以單空見為究竟，故在解釋此問題時有點捉襟見肘，他們認為：非法（無實法）不是世俗中的空性，非非法（有實法）不是勝義中的名言，二者必須用輪番的方式來抉擇。但對我們寧瑪派而言，這個問題就十分簡單：佛陀所說的法，非法（無實法）之故，遠離常有的邊；非非法（有實法）之故，遠離斷無的邊。這即是釋迦牟尼佛的究竟密意。

前面說佛陀、佛法在勝義中不存在，佛陀不存在的原因下面有廣說。佛法不存在的原因昨天也講了：法與非法都是不可得、不可取，心識語言無法表達，佛法的本質在勝義中不成立為實有。下面還有一句沒有講完。

“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

“為什麼佛法在實相中不存在呢？因為一切法皆是無為法，遠離分別執著。諸位賢聖的安立，也只是能證悟無為法的智慧上有差別。”

究竟實相中，實有的法不存在，無實的法也不存在，諸法本性遠離一切執著，遠離一切法相，這是聖者入定智慧抉擇的。《大幻化網》中說：“之所以承認法界一味清淨平等，乃是由聖者的根本慧定所得之故。”同樣，一切諸法不存在，沒有實相，也是依靠聖者入定智慧而得出的結論。

此問題可以從兩方面理解：一是在聖者的根本慧定面前，一切都是無為法，除此以外，沒有一個真正的實相，也沒有有無執著；二是在聖者入定的時候，一切都是般若空性，遠離四邊戲論。世親論師說：“聖者入定時，滅除諸散亂，現前如來智智為無為法。”聖者在入定的時候，滅除一切有為法的散亂執著，無為法的本來智慧現前。反過來說，如果諸法的本性不是無為法，那必定是有為法，嘎瑪拉西拉說，若是有為法，則是剎那變化、不可靠的。因此，諸法的本性絕對是無為法，否則就會隨因緣而有變化，並非諸法的本來實相。

從所證的空性而言，究竟實相是無為法，沒有任何差別。但從能證的智慧來講，六祖云：“三乘根基，所接不同，見有深淺，故有差別。”由於眾生的根基不同，能證悟的空性慧也有深淺差別，比如聲聞證悟的就比較淺，菩薩證悟的比較深，而佛陀是最究竟、最圓滿的證悟。

總而言之，“差別”是從能證的智慧來講的，所證的空性不可能有差別，如果有的話，無為法就變成無常了。



依法出生分第八

下面講法佈施的福德非常廣大，遠遠勝過財佈施，若能受持讀誦《金剛經》，其福德無法衡量。首先講財佈施：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佈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

佛陀問：“須菩提，你是怎麼認為的？如果有人將遍滿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用來佈施，所得福德多嗎？”須菩提答言：“非常多，世尊。為什麼呢？因為福德的本體是空性，以空性之故，福德可隨因緣而增上，所以如來說福德多。”

【三千大千世界】：《俱舍論釋》云：四洲、日月、須彌山、諸欲天、梵天世界為一個單位；一千個單位稱為一千小千世界；一千個小千世界稱為二千中千世界；一千個中千世界稱為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能被火等同時毀滅，最初形成時也是同時產生，由一體性而得名。

【七寶】：有不同的說法。《法華經》說是金、銀、琉璃、硨磲、瑪瑙、真珠、玫瑰；《無量壽經》中是金、銀、琉璃、玻璃、珊瑚、瑪瑙、硨磲；《阿彌陀經》則是金、銀、琉璃、玻璃、硨磲、赤珠、瑪瑙；《般若經》是金、銀、琉璃、硨磲、瑪瑙、琥珀、珊瑚；恰美仁波切的

《極樂願文大疏》中是金、銀、琉璃、水晶、冰珠石、紅珍珠、瑪瑙。

很多佛經中講，若以三寶為對境，用清淨心哪怕供養一朵花、一杯水，福德也是相當大，何況有人以七寶佈施，量滿三千大千世界，此福德更是不可限量。為什麼呢？一方面是清淨心的功德；另一方面，福德若在勝義中實有，其量則能思維，但由於它是空性的緣故，所以只要因緣具足，依如幻的佈施就能產生無量如幻的福德。正如《入行論》所云：“幻人生幻福。”因此佛陀讚歎福德非常多。

大家要注意的是，《金剛經》每一句中經常要分開二諦作分析，這樣才能加強對勝義諦的認識。如果認為經文的最後才涉及勝義諦，那現在的每一句話就無法解釋了。總之，不管是福德也好、法身也好，我們對任何一個法都不能執著，如此才可了悟真實的空性。

這裡的財佈施，主要為下面的內容作鋪墊，下面是講法佈施。

“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勝彼。”

佛陀接著說：“如果有人受持《金剛經》，哪怕只有一個四句的偈子，並為他人宣說，此人的福德將勝於上面那個人。”

世人常認為：財佈施的福德非常大，法佈施可能遠不及於此。但釋迦牟尼佛在這裡親口說道：法佈施的福

德，遠遠超勝財佈施！其實從財富上講，我們不要說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就算只用一碗七寶佈施，現在也是有點困難，但依靠上師三寶的加持，我們有機會講聞《金剛經》，這種福德是不可思議的，遠遠勝過了上面的財佈施，大家理應生起歡喜心。

【受持】：指專心致志地奉行。

【四句偈】：本來印度梵文的《金剛經》全部是偈頌，但譯成藏文和漢文之後，形式就變成散文了。所謂“四句偈”，指由四個句子組成的一個偈文，如“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這就是一個四句偈。

我們受持《金剛經》後，若能為他人開演經義，令彼等也聽聞、讀誦、修持，即使只有一個偈頌，也超勝了用七寶佈施的福德。《般若八千頌》中云：“若有善男子善女子，讀誦、受持、演說般若法門，其福德勝於財佈施。”

可見，法佈施的功德特別大。阿難曾問佛陀：“兩個人在一起，做什麼事情功德最大？”佛陀言：“一人講法一人聽聞，功德最大。”《虛空藏經》中云：“雖說俱胝劫，佛智亦無量，如是持佛法，福德更無量。”《獅吼經》也說：“以滿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上供下施，不如濁世時為人演說四句偈佛法的功德大。”此外，《妙法蓮華經》、《般若二萬頌》、《慧海請問經》等經典中，也紛紛讚歎了宣講佛法、尤其是般若法門的殊勝功德。

因此，我們一方面應對大乘空性起信心；另一方面也要多勸別人接觸這個法門。假如你周圍有人生病了或是遇到了違緣，就應借此機會讓他持誦《金剛經》，如此一來，必對其今生來世有莫大的助益。

為什麼受持、傳講《金剛經》的功德如此大呢？

“何以故？須菩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

“原因何在呢？須菩提，因為一切諸佛及依此獲得無上正等覺的佛法，皆從這部經而出生。”

有些居士供養學院一萬塊錢，幾十年後始終念念不忘，一見面就提醒：“我在某年供養了你們一萬塊，還記不記得我呀？”甚至有些人供養了一點毛衣、餅乾，四五年後還掛在嘴上，逢人便說。這種供養並未捨離吝嗇、執著、傲慢，所以是不清淨的供養。但你們若能持誦《金剛經》並為他人解說，這比供養一萬塊錢的功德更大。

為什麼呢？因為《金剛經》所詮釋的都是般若空性，而般若空性，是產生一切諸佛之因。《般若經》云：“三世諸佛皆依般若空性而現正等覺。”《現觀莊嚴論》的頂禮偈也說：“具為聲聞菩薩佛，四聖眾母我敬禮。”經典中經常稱般若空性為“佛母”，因為兒子的來源是母親，同樣，諸佛的來源是般若空性。《入中論》云：“聲聞中佛能王生，諸佛復從菩薩生，大悲心與無二慧，菩提心是佛子因。”正因為菩薩在因地修持了無二慧空性，最終才得以現前無上圓滿正等覺佛果。《佛子行》的開篇偈亦

云：“利樂之源諸佛陀，修持正法而成就。”佛陀依靠佛法而成就，此佛法即是般若空性，它是一切諸佛菩薩的來源。從這個角度而言，故將般若空性喻為“佛母”。

既然般若空性是三世諸佛之因，那麼三世諸佛所弘揚的佛法，也必定是般若空性。否則，佛的因是般若，法的因是其他的，這是根本說不過去的。

此處直接宣講了“佛”由般若空性而生，間接宣講了“法”也是由般若空性而生。所以，為什麼《金剛經》的功德這樣大？因為它是諸佛、佛法的出生處，故受持傳講的功德不可衡量。

“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

“須菩提，所謂的佛法，並非實有存在，故非佛法。”

義淨的譯文是“佛法者，如來說非佛法，是名佛法”，詞句上雖有差異，但意思方面完全一致。

“佛法”有兩種解釋：一是指佛陀的莊嚴色身、力無畏等圓滿功德。從顯現上講，通過佈施等積累福德資糧，可現前佛陀的相好色身、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等。經云：“如來之色身，福德資糧身。”但從勝義來講，這些都是不存在的，並不是真正了義的佛法。

第二種理解是：所謂佛法，就是我們平時所說的能息滅痛苦的妙法甘露。從究竟義來講，這也不是真正的佛法，只是世俗中的假象，是佛陀度化眾生的方便。真正的佛法遠離一切戲論，是大無為法，六祖曾說：“佛經不是

佛法，它是肉眼的境界，故非究竟。佛法應是慧眼的境界。”

以上通過法佈施與財佈施的對比，闡述了受持《金剛經》的功德。



一相無相分第九

昨天講了法佈施的功德，今天講沙門四果必須要證悟空性的道理。

小乘聖果，是沙門四果或沙門八果。“沙門四果”包括預流果、一來果、不來果、阿羅漢果。“沙門八果”分別為：預流向和預流果；一來向和一來果；不來向和不來果；阿羅漢向和阿羅漢果。所謂“向”，是指沒有真實達到果位，但在路途之中，馬上就要到了；“果”則是已經超凡入聖，達到那種境界，獲得了真正的果位。

不管得到哪一果，都必須要證悟無相、無住的空性，倘若無法斷除實執，則與凡夫沒有任何差別。《般若經》云：“凡執實相者，皆無三菩提之解脫。”米滂仁波切在《辨答日光疏》、《與闍薩格西的辯論書》等中也說：“聲聞緣覺必須要證悟大乘的法無我空性，若連一分都沒有證悟，別說超離三界，就算預流果也無法獲得。”

下面對此一一剖析：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不？”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

佛陀問：“須菩提，你是怎麼想的？預流果聖者是否認為：我已經得到了預流果？”須菩提回答：“不會的，世尊。為什麼呢？預流果雖然在名言中稱為入流，但在勝

義中根本沒有能入所入，遠離了對色聲香味觸法的實有執著，這才是真正的預流果。”

【須陀洹】：亦名預流果，屬小乘見道，而非大乘見道。獲此果時已入聖位，故稱之為“預聖”；由於它是聲聞乘最初之聖果，又稱“初果”。從斷證方面而言，預流果所斷的是三結（執五蘊為我的見結；視非道為正道的戒取結；對真諦之義心生懷疑的疑結）、一百一十二種見惑、欲界一至五品的修惑（依三界九地，修惑共分八十一品。九地指欲界、色界四禪、無色界四禪，每一地分別有九品修惑——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所以共有八十一品），所證的是現證四諦的十六剎那。此果包括五個僧伽位，即三個預流向、二個預流勝果。

《現觀莊嚴論》中介紹了“二十僧伽”，它分別攝於沙門四果中——預流果有五種，一來果有三種，無來果有十種，阿羅漢有二種。“二十僧伽”的問題比較難懂，譬如，預流果之前有預流向，預流向又分多種；一來果有些生天趣，有些生人趣……。這些分析起來非常複雜，所以格魯派將其列為“四大難點”之一。以前我將“二十僧伽”列了一個詳細的表格，講《善解密意疏》時給你們發過，不知大家還記不記得？

在這段經文裡，佛陀一會兒說“預流果是入流”，一會兒又說“預流果不是入流”，如此自相矛盾，令許多初學者摸不著頭腦。其實，只要分開二諦，此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世俗中，可以假立名相，承認預流果斷除三結，遠

離了凡夫境界，趨入聖者之流。但從究竟實相而言，得果者、所得之果、得果方式都不存在，沒有能依所依之故，對六塵（色聲香味觸法）也不可能有所執著，這即是預流果的真實境界。

所以，小乘的登地（預流果）也必須要斷除執著，否則沒有機會現見真諦。宗喀巴大師的《六十正理論廣釋》在引用這句經文時也是這麼解釋的。

接下來講一來果：

“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含。”

佛陀問：“須菩提，你是怎麼想的？一來果聖者是否認為：我已經得到了一來果？”須菩提回答：“不會的，世尊。為什麼呢？一來果雖然在名言中稱為一往來，但勝義之中無去無來，這才是真正的一來果。”

【斯陀含】：亦名一來果，是小乘二果。此果斷除了欲界九品修惑中的前六品，仍有三品未斷，故還要來欲界的人趣或六欲天受生一次，以此得名“一來”。

一來果可分兩種，一是極七返，一是家家者。“極七返”指在欲界或色界轉生七次，便可獲得涅槃的聖者。

“家家者”在兩界轉生的次數不定，有二生家家、三生家家、不等生家家等各種分類。按《現觀莊嚴論》的觀點，一來果有三個僧伽位，即一個一來向、二個一來勝果。

雖然在名言當中，一來果聖者還要來欲界投生一次，但在究竟實相中，他已證悟了無我的般若智慧，遠離了我來、我去的分別。《中論》云：“若無有我者，何得有我所？滅我我所故，無我我所執。”因此，如果證悟了無我空性，就能斷除對來去的執著。

前面說不管是預流果、一來果，都必須遠離執著，證悟法無我空性，否則連自果的解脫也無法獲得，同時還提到沙門四果如何包括在“二十僧伽”中。昨天已經講了兩個，今天接著講第三個不來果。

“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不來，是故名阿那含。”

佛陀問：“須菩提，你是怎麼想的？不來果聖者是否認為：我已經得到了不來果？”須菩提回答：“不會的，世尊。為什麼呢？不來果雖然在名言中不來欲界，但勝義之中沒有來與不來的分別，這才是真正的不來果。”

【阿那含】：亦名不來果、不還果，是小乘三果。此果斷除了五種“順下分結（使眾生不能脫離欲界的煩惱，包括壞聚見、戒禁取見、懷疑、欲貪、害心）、欲界的最後三品修惑，能安住於色界或無色界，不需要再來欲界受生，故稱為“不來”。不來果有十個僧伽位，即一個不來向、一個中般、三個生般、三個超越、一個現法寂靜、一個身證。

與前一樣，不來果雖在名言中不來欲界投生，但依勝義理論觀察，所謂“來”與“不來”根本不可得。

按理來說，佛經理應由弟子提問，釋迦牟尼佛回答，但有時候恰恰相反。就像這部《金剛經》，很多地方是釋迦牟尼佛提問，須菩提回答，然後佛作個印證就可以了。大家熟悉的《心經》也屬於這種情況。故而從這部經也能看出，佛經可以是佛陀親口宣說的，也可以是佛陀予以印證的。

“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

佛陀問：“須菩提，你是怎麼想的？阿羅漢是否認為：我已經得到了阿羅漢果？”須菩提回答：“不會的，世尊。為什麼呢？就勝義而言，根本不存在實有的阿羅漢。”

【阿羅漢】：是小乘的最高果位。此果斷除了五種“順上分結”（使眾生不能脫離色界、無色界的煩惱，包括色界貪、無色界貪、掉舉、我慢、無明）、三界九地的八十一品修惑，已出離輪迴，不再轉生六道。但觀待大乘而言，仍有細微的所知障未斷，因此並不究竟。

阿羅漢，在藏文中是曷炯巴，直譯為勝敵，表示戰勝了煩惱敵人。雖然還沒有戰勝所知障的敵人，但他完全斷盡八十一品修惑，解脫了輪迴，從這個角度也可以叫戰

勝敵人。六祖的《金剛經口訣》和江味農的講義中，將阿羅漢譯為無生，名言中也可這麼承認，但若參照原來的意思，譯為勝敵可能比較恰當。

小乘中，阿羅漢是最高的果位，但依大乘《妙法蓮華經》、《定解寶燈論》等的說法，他最後一定要迴小向大、趨入大乘。現在有些人對大乘、小乘分不清，他們認為阿羅漢已經獲得了無生法忍，境界與八地菩薩等同；更有甚者聲稱：密宗的最高果位就是阿羅漢果。持此觀點的某些人，儘管弘法利生的事業相當廣大，但如果自己的聞思不太究竟，沒有看過《俱舍論》，也沒有學過《現觀莊嚴論》等大乘教典，在理解佛法的過程中，出現一些不符合佛經的說法也是情有可原的。

此處，須菩提說阿羅漢肯定沒有“我是阿羅漢”的執著，為什麼呢？因為在實相中阿羅漢滅盡了五蘊，斷除了意識分別。小乘如此承認，大乘也這樣認為，如《入中論》云：“癡障性故名世俗，假法由彼現為諦，能仁說名世俗諦，所有假法唯世俗。”意思是說，凡夫由於無明障蔽，妄將世俗的顯現執為實有，所以叫做“世俗諦”；但在阿羅漢和佛菩薩面前，已經斷除了這部分實執，故一切假立之法唯是“世俗”，而非諦實。因此，阿羅漢出定後也知道自己是阿羅漢，但相續中卻沒有諦實的執著。



阿羅漢若有這種執著，會有什麼過失呢？

“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

“世尊，阿羅漢若認為‘我已經得到阿羅漢果’，則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的執著。”

如果阿羅漢認為“我”是阿羅漢，就會有我相；知道自己是阿羅漢，別人是凡夫，便有了人相；認為三界輪迴中很多眾生沒有得到阿羅漢果，即是眾生相；我這個阿羅漢何時入滅盡定，融入法界中，則為壽者相。只要有了“我得阿羅漢道”的念頭，四種執著便應運而生。《入中論》說，眾生輪迴之因即是我執與我所執，假如阿羅漢沒有斷除這些，就跟凡夫沒有任何差別了，又怎麼會是阿羅漢呢？

前面說預流果、一來果、不來果都要斷除執著，阿羅漢也必須如此，若沒有斷除執著，則不能稱之為阿羅漢。此問題還沒有分析完，今天繼續講下去。

“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是第一離欲阿羅漢。”

須菩提說：“世尊，您說我獲得了無諍三昧，在人中最為第一，是離欲第一的阿羅漢。”

【無諍三昧】：藏文中是“無惱禪”，玄奘和義淨法師譯為“無諍住”。《華嚴經》云：“有諍說生死，無諍即涅槃。”《俱舍論釋》中說，在家人由於貪圖樂受，為了財產、田地、牲畜、女人而爭論不休；出家人由於對

自他宗派有好壞的想法，進而展開辯論破立。不管是世間人、修行人，如果沒有遠離爭論，不要說獲得無上涅槃，就算處理人際關係也非常頭痛——今天兩個人相處融洽，明天就可能勢同水火。因此，《涅槃經》云：“一念不生，萬法無諍。”只有息滅執著分別念，才能斷除一切爭論，證得須菩提的境界。

【**人中最為第一**】：佛陀的十大弟子雖然都是阿羅漢，但證悟的境界各有所長。如迦葉是頭陀第一、舍利子是智慧第一、目犍連是神通第一、富樓那是說法第一、阿難是多聞第一、須菩提是解空第一（或者說離欲第一）。這些都可稱為“人中第一”。

【**第一離欲阿羅漢**】：所謂“離欲”，是指離開一切煩惱。本來阿羅漢都是離開一切煩惱，但根據小乘的論典，其境界也有高低之別，須菩提在阿羅漢中是最殊勝的阿羅漢。

在世俗現相上，須菩提對般若空性的領悟最高，每次說出自己的體會，佛陀都讚歎“善哉！善哉！”完全同意他的說法。佛為了印證弟子的根基，也曾於大眾面前說：“我的十大弟子中，須菩提是離欲第一、解空第一。”但這也只是名言中的說法而已，真正的阿羅漢不可能有增上慢，認為“我是人中第一，我很了不起”。



下面從勝義中分析阿羅漢的境界：

“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菩提實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

須菩提說：“儘管佛陀說我是離欲第一阿羅漢，但實相中我根本沒有這種執著，如果我有這種執著，自認為已得阿羅漢道，那佛陀根本不會說我是離欲第一、喜寂靜者。正因為證悟了實相，無有所行，佛陀才稱我為喜寂靜者。”

阿羅漢雖有各種顯現，但已斷盡我與我所的實執。就像大乘菩薩一樣，《寶性論》中說，在眾生面可以顯現生老病死等種種痛苦，但他的真實境界中，並無有凡夫的絲毫執著。大家若能通達緣起性空，就會知道一切法根本不矛盾，不但不矛盾，且其中頗有甚深意味。

【樂阿蘭那行者】：“樂”是喜歡，“阿蘭那”是寂靜，“樂阿蘭那行者”是喜寂靜者。此處的寂靜，指身口意寂靜、調伏煩惱，這一點只有阿羅漢才做得到。最殊勝的阿羅漢，就是最寂靜者。我們凡夫不是寂靜者，而是慣鬧者、散亂者，身口意三門整天為了名聞利養而奔波忙碌。

只有遠離了能所執著，才可證悟阿羅漢果，成為最寂靜者。《定解寶燈論》講義中就曾引用過七個教證、三個理證，說明阿羅漢必須要證悟法無我。其實用《金剛經》

的教證也可證明：阿羅漢若沒有證悟法無我，而僅僅證悟了人無我，就會墮入一個邊，故對緣起性空必須有所了悟。

在勝義中，須菩提並沒有執著自己是離欲第一的阿羅漢，但名言中佛陀的確如此讚歎，這就是“現即是空，空即是現”的緣起之理。《七十空性論》中云：“以此一切法，皆是自性空，故佛說諸法，皆從因緣起。”緣起之理，唯有佛陀方能徹底了知，世間人則很難通達。但若不懂這個道理，縱然你是名聲蓋世的大法師，解釋佛經也有一定的困難。龍猛菩薩在《出世論》中說：“戲論說眾苦，自生及他生，俱生無因生，佛說是緣起。”依靠分別念承認自生、他生、共生、無因生的戲論者，由於尚未通達諸法實相，難免會遭受種種痛苦，而佛陀所說的緣起生，才是一切萬法的真相，是宇宙唯一的真理。

緣起性空之理非常重要。假如通達了這一點，就會明白須菩提在實相中沒有任何執著，但在如夢如幻的現象中，可以稱之為離欲第一！



莊嚴淨土分第十

以上講了四聖者都要斷除對果位的執著，接著講往昔佛陀的授記、器世界、有情世界三方面也無實有。

先講第一個問題——佛陀的授記無實有：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燃燈佛所，於法有所得不？”

“不也，世尊。如來在燃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

佛告訴須菩提：“你是怎麼想的？如來往昔在燃燈佛前，是否得到過授記，是否真實有所得之法？”須菩提說：“名言中雖可如是承認，但依勝義諦觀察，如來在燃燈佛前並未得到任何法。”

看來須菩提什麼都說“不”，就是最好的答案了。當然，勝義中須菩提說得非常對，但名言中釋迦牟尼佛也曾得過法。《賢劫經》中說，在九十一劫前，釋迦牟尼佛是法雲童子時，在燃燈佛面前得無生法忍（簡單而言，指對緣起空性有堅定不移的信心，從此不再對空性法門生邪見），獲得八地菩薩的果位，然後燃燈佛給他授記：“在九十一劫後的賢劫，你將於娑婆世界成佛（第四佛），號釋迦牟尼。”所以，名言中釋迦牟尼佛確實得過授記，並在燃燈佛面前得過法，獲得無生法忍。

但勝義中，這一切是不存在的。嘎瑪拉西拉講過：“沒有所得之法，沒有能得之人，也沒有獲得之相，能所

本來就是大空性。”世親論師說：“獲得法是一種分別念，理應值得捨棄。”其他經典中講：“菩薩若有已得授記的念頭，這不是真正的授記，而是魔的授記。”法王如意寶也常告誡我們：“假如認為得到本尊授記，從此不用精進也肯定會成就。有了這樣的傲慢和執著，就不是真正的授記。”六祖大師認為，佛法廣大無邊，猶如太陽光般周遍一切，沒有能得所得，故無有任何可得。六祖的解釋跟前面的略有不同，但究竟意義沒什麼差別。

總之，從勝義上講，釋迦牟尼佛在燃燈佛前沒得過授記和法，但名言中必須要承認得過，不然許多經典中的公案講不通。因此，學《金剛經》一定要分清勝義諦和名言諦！

第二個問題——器世界無實有：

“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

“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

“須菩提，你是怎麼想的？菩薩有沒有真實莊嚴刹土？”“沒有，世尊。什麼緣故呢？因為所謂的莊嚴佛土，並非勝義中的莊嚴，而是名言中的莊嚴。”

一地到十地的菩薩，都要建立莊嚴自己的刹土。如釋迦牟尼佛因地時發下五百大願，將來要住持娑婆世界；阿彌陀佛當法藏比丘時發過四十八願，將來住持極樂世界；藥師佛也曾發了十二大願，將來住持琉璃世界。依《現觀

莊嚴論》的觀點，清淨三地（八至十地）時，專門要修持清淨剎土。故從名言來說，菩薩必須要莊嚴自己的剎土。

現在有些道友也是如此，一邊在五明佛學院求學，一邊聯繫外面的居士和大和尚，希望自己以後有個道場，不然回去沒有弘法利生的地方。同樣的道理，菩薩將來成佛時，也需要有一個剎土，否則度化眾生的誓願不一定實現。因此，名言中這一切都成立。

但須菩提回答是從勝義來講的。因為菩薩莊嚴剎土，從實相上而言，能莊嚴的沒有，所莊嚴的也沒有，莊嚴的形象也不存在。如果真實存在，必定是以微塵的方式或器世界的方式，但這樣的器世界或這樣的微塵，用勝義智慧來觀察，是根本找不到的。所以，顯宗了義經典《維摩詰經》中說：“心淨則國土淨。”名言中只要心清淨，一切的顯現必清淨，在具髻梵天的眼裡，娑婆世界也全是清淨剎土。但若進一步觀察，勝義中剎土並沒有一個實有的微塵，都是自性清淨而現前的。禪宗有這麼一句話：“心的本性是清淨道場，除了心清淨以外，並沒有其他的淨土。”《廣幻化網續》云：“若無知性自證慧，佛剎亦見惡趣處；若證勝乘等性義，惡趣亦見密嚴剎。”

總之，了義經典中的究竟意趣，就是心清淨則剎土清淨，此外不存在一個實有的琉璃世界、娑婆世界、極樂世界……。這些世界在名言的觀現世量面前雖可成立，但實相中莊嚴剎土是不存在的。這就是“即非莊嚴”的含義。

那麼，“是名莊嚴”是什麼意思呢？從名言來說，這些剎土應該是有的。比如在夢境中，自己去一個花園裡享

受快樂，這是可以承認的。因此，名言中莊嚴剎土，是夢幻般的存在——菩薩以如幻的發心，莊嚴如幻的剎土，最後現前如幻的果位，度化如幻的眾生，這都是合理的。

“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佛說：“所以，須菩提，發了菩提心的大乘菩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一切諸法在名言中是五佛和五佛母的本性，煩惱即菩提；在勝義中遠離一切戲論，無有四邊八戲），不要被世間的貪嗔癡所轉，不要執著色、聲、香、味、觸、法，應無所執著而生清淨心。”

六祖證悟的就是後面幾個字“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以前五祖讓大家唯一念修《金剛經》，若實在念不來，只念“摩訶般若波羅蜜”也可以代表《金剛經》。因為這句話的意思是智慧到彼岸或智慧度，智慧度包括了所有的般若經，而般若經又統攝在一句“摩訶般若波羅蜜”中。所以現在漢傳佛教仍有這樣的傳統，如果一些老年人不識字，淨土宗的就念“阿彌陀佛”，禪宗的就念“摩訶般若波羅蜜”。

大菩薩應當發清淨心，不要對外境的色法生心，分別“這是白色紅色”、“那是長方形三角形”，因為這些全部屬於執著。同樣，對聲香觸法生心也是執著，理當一併斷除。我們要無所住而生其心，就像《現觀莊嚴論》中所說，遠離一切所緣和能緣。

以前六祖大師依此而證悟，因為這裡面有中觀最殊勝的要義。按照我自己的理解，“應無所住”是講空性方面，萬法沒有能緣所緣，跟虛空和石女兒無有差別，故應對其斷除實執。“而生其心”是講空性的同時顯現不滅，智慧可以在空性中產生。《入中論》中說諸法都是空性，空性中卻可以顯現。所以，此處抉擇了中觀最究竟的密要——現空無二。空性方面來講，與龍猛菩薩的《中觀六論》觀點一致；顯現方面來講，與彌勒菩薩《寶性論》的道理無別。心的本體雖然是空性，但智慧的妙用不滅，這就是究竟實相。

因此，按照我的理解，“應無所住”是大空性，“而生其心”是大光明；用大圓滿來解釋，“應無所住”是本來清淨，“而生其心”是任運自成；就顯宗而言，“應無所住”是第二轉法輪的密意，“而生其心”是第三轉法輪的密意。這樣的一句話，完全能讓人證悟心的本性。六祖開悟之後，五祖在印證時曾說：“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

如此殊勝的金剛語，大家應該好好祈禱。尤其是對《金剛經》有大信心的人，通過這次學習，若能精通其甚深含義，臨死前應該有證悟的機會。

第三個問題——有情世界無實有（以上三個問題的次第關係是：在名言中，佛陀先得到授記（授記），然後將來住持清淨剎土（器世界），度化無量眾生（有情世界））：



“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為大不？”

須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

佛問：“須菩提，你是怎麼認為的？若一個人（分析有情世界時，“人”只不過是一種代表而已）的身體猶如須彌山（按《俱舍論》的觀點，須彌山高十六萬由旬，相當於1,068,800公里），這樣的身體大不大？”“非常大，世尊。為什麼呢？因為勝義中諸法皆空，不是身體就是最大的身體。”

須菩提答得很好！眾生的身體依靠蘊聚而成，乃至螻蛄以上、須彌山以下，每個眾生都有不同的身體。假使有的身體像須彌山那樣大，比如阿修羅王羅喉羅，身體正好與須彌山大小相同。這種身體在名言中雖然大，但在勝義中，一切諸法皆是空性，根本無有大小的差別。

佛陀之所以這樣提問，主要是為了破除加古巴外道的實執。他們認為整個器情世界的創造者是一位大尊主，他的身體極為龐大，且堅固不變、永恆存在。在名言中，若真有人身體是這樣，那確實很大，但實際這是不存在的。身體是一種色蘊，仔細去觀察時，所謂的“大”是沒有的。

現在世界上最高的是一個黑人，有三米多高，儘管他非常高大，但須菩提卻不這樣認為，他說：“佛說非身，是名大身。”沒有固定的形體，才是真正的大身。樂行法

師在《金剛經釋要》中引用佛經的教證說：“人身長大，即為非大。”《入行論》也抉擇身體為空性，勝義中連一個微塵也沒有，最後得出結論：“是故聰智者，誰貪如夢身？”

真正有智慧的人，決不貪戀夢幻般的身體，畢竟夢中的身體再高大，也不過是迷亂的顯現。伏藏大師列繞朗巴在色達佛塔那裡，曾見過三四層樓那麼高的聖尊，但就實相而言，這只是如夢的身體，而不是真實的身體。因為因緣所生的一切法，均無有真實。正如《龍王請問經》所云：“何法緣生則不生，諸法不生皆空性。”同樣，眾生的身體也是因緣所生，故必定是空性。

佛陀最究竟的觀點，就是身體無有大小，在勝義中都是空性。世親論師說：“依靠名言諦，如夢的身體是承認的；但依靠勝義諦，身體連微塵許也不存在。”

因此，大家務必要分開二諦。我們沒有觀察時，身體也有，剎土也有，好像什麼都有，但真正通過觀察，萬法完全是無實空性。若分析一個人的身體不存在，就能推出三界輪迴所有眾生的身體都不存在；身體不存在的話，依靠身體而產生的做飯、走路等行為哪裡會有？所以，待會兒你們回去不用做飯了，因為沒有身體之故。（眾笑）



無為福勝分第十一

“須菩提，如恆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恆河，於意云何？是諸恆河沙寧為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諸恆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

“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爾所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佈施，得福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世尊。”

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

佛問：“須菩提，你是怎麼想的？恆河中所有沙子數量那麼多的恆河，這些河中所有的沙子多不多？”須菩提回答：“非常多，世尊。僅僅是恆河沙數的這些恆河，就已多得無可計數，何況所有河中的沙子數量，更是令人無法想像。”

“須菩提，我今天以真實的語言來告訴你，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用七寶滿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來作佈施，所得福德多不多？”須菩提回答：“非常多，世尊。”

“如果善男子、善女人持誦《金剛經》，乃至受持四句偈，並為他人宣說，其功德遠遠超過了前面的福德。”

【恆河】：在佛經中經常出現，它是亞洲的大河流之一，上游在西藏，其源頭是一座形似大象的山，股股清流

從象口中吐出，中途匯集百川，經過印度、孟加拉進入印度洋。印度的聲明學家認為喝恆河水可以開啟智慧，裸形外道認為在恆河裡沐浴能清淨罪障。原先我和法王去印度時，也看了恆河，恆河沙子跟海邊的沙子沒多大差別，有些地方沙子特別多，有些地方看不見沙，河中有裸形外道天天在沐浴。

關於恆河，詞藻學中有一則動人的故事：梵天派一位天女來到人間，她不好意思以美女的形象出現，於是以一條河流的方式，從匝賀仙人的頭髮裡出來的。所以詞藻學常將恆河稱為“梵天美女”或者“天河”。《般若十萬頌》中也提到了恆河，中云：“所有江河入於恆河大江，彼等隨同恆河而入大海。須菩提，五波羅蜜多亦如是，若以智慧波羅蜜多攝持，則至一切智智位也。”

藏傳佛教有位著名的文學家叫炯尼夏智，大概是十三世紀的人，他說佛經中的恆河沙有兩種解釋方法：一是恆河岸邊的沙子；一是泛指大海邊的沙子。不管怎麼說，以遍滿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作佈施，功德是無法想像的。不要說遍滿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縱然以低劣的財物進行佈施，也有很大功德。《寶鬘論》中說：“施乞微劣物，後世獲百倍。”給乞丐一點微不足道的財物，後世也能獲得百倍的功德。所以，只要相信佛語的人，都知道財佈施的功德不可思議。

但與持誦《金剛經》的法佈施相比，財佈施的功德就不值一提了，佛經中處處都講了這個道理。因為法佈施涉

及的是智慧度，它是遣除眾生無明黑暗的根本因；而財佈施只能讓眾生得到暫時的滿足，即生中吃得飽、穿得暖，無法斷掉生生世世的無明。然而，現在的世間人非常顛倒，對財佈施相當重視，對法佈施卻不屑一顧。

世親論師把持誦《金剛經》的功德歸納為四方面：一、獲得廣大福德；二、能行難做之事（將三千大千世界遍滿七寶作佈施，凡夫根本辦不到，而念一遍《金剛經》，凡夫能夠做得到，且福德超勝於彼）；三、諸天恭敬；四、等同佛身。後兩個功德明天再講，先宣說前兩個功德。

持誦《金剛經》有廣大福德，這是不可思議的緣起力所致。什麼緣起力呢？因為這是佛陀的教言，若能依教奉行，做小小的善事也會得到極大的利益。《地藏經》中云：“未來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佛法中所種善根，或佈施供養，或修補塔寺，或裝理經典，乃至一毛一塵一沙一滴，如是善事但能迴向法界，是人功德百千生中受上妙樂。”《佛陀種性經》中也說：“於導師佛陀，雖做微小事，轉種種善趣，後獲菩提果。”念《金剛經》是一件比較簡單的事情，但所得的功德無法衡量，大家應對此堅信不疑，這確實是佛的金剛語。

唐朝有個人生平念誦《金剛經》，後來得了麻瘋病，無人敢去照顧，家人不得不把他送到寂靜的山裡，任其自生自滅。他在那裡坐以待斃，看著身體一塊一塊糜爛，內心特別痛苦。有一天，森林裡來隻老虎，他特別害怕，忽然想起《金剛經》中的四句偈，便閉起眼睛一直念。老虎

走到他跟前，用舌頭舔他的傷口，他更加害怕，顫抖不已。過了一會兒，老虎走了，他睜眼一看，傷口完全痊癒了。還有，明朝有個人叫廣徹，他持誦《金剛經》而獲得了王位。因此，《金剛經》的功德不可小覷，即使只念四句偈，也能遣除無量痛苦、獲得無量福德。佛陀的金剛語無有欺惑，它並不是一種傳說，我們若能一心持誦，最終必可獲得菩提果位。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受持、念誦、撰寫《金剛經》有什麼功德呢？

“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

佛告訴須菩提：“無論是誰，若能隨時隨地宣講這部經，就算只有四句偈，此處也是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等的供養境，他們會像對佛塔寺廟一樣恭敬。何況有人全部讀誦受持《金剛經》，功德之大就更不用說了。須菩提，此人能成就最無上的稀有之法。”

此處的字面意思比較簡單，稍有智慧的人都會懂，但若沒有對內容進一步分析，不太精通經論的人經常會生一些懷疑：“為什麼有《金剛經》的地方，就如同有佛住世？”“念誦之人為何同佛塔寺廟一樣值得恭敬？”因此，依靠佛經論典的教證分析很有必要，倘若真正明白了這一點，這就是聞思《金剛經》的收穫。

這裡，佛陀給須菩提講了此經的殊勝功德。什麼樣的功德呢？按照鳩摩羅什的本意和漢地許多法師的解釋，無論何時何地，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凡是宣說這部經典，乃至四句偈以上，其所在之處是一切天龍夜叉供養的對境，猶如佛塔。

這可以從兩方面來解釋：一個人宣講《金剛經》，他所在的地方是供養境，或者他這個人是供養境，眾生應視之為佛塔般恭敬。

此處的“隨說是經”，意思只能理解為宣講，而無法包括念誦，給人的感覺是，念誦《金剛經》的人好像沒有這種功德。但在藏文當中，就有“念誦”這個字眼，即無論是自己念誦，還是為別人宣說，只要是四句偈以上，該處已成了真正的佛塔寺廟，諸天人理應恭敬。所以，我覺得藏文的意思比較廣一點。

為什麼會有如此功德呢？一、《金剛經》詮釋的是般若空性，它是一切諸佛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出生處；二、釋迦牟尼佛在《耳飾經》中說：“末法五百世，我現文字相，觀想彼為吾，爾時當恭敬。”末法時代佛陀以文字的形象應世，既然如此，《金剛經》肯定是釋迦牟尼佛，如果對其恭敬，必定會獲得加持；三、持誦《金剛經》的人與佛身無別，《大乘密嚴經》中說：“誰能持誦或攜帶此經，五無間罪也能淨除，此人實乃真正之佛塔。”；四、持誦般若經的人，是佛所派來的使者，在做如來的事業，如《妙法蓮華經》云：“若是善男子、善女人，我滅度後，能竊為一人說法華經乃至一句，當知是人，則如來使，如來所遣，行如來事。”因此，噶當派的一位尊者曾說：“一個人的家裡若有般若經、佛塔、佛像，這就成了真正的佛堂。”

有《金剛經》之處，諸天護法也會竭力護持。唐朝末年有個人，見一處非常廣闊清淨，遂以歡喜心在地上抄寫《金剛經》。年深日久，字跡已消失不現，但天人日夜守護該地，每當下雨雪冰雹，其他地方皆被淋濕，唯有此地是乾乾的一片，鄉民經常到這裡避雨。後來一位得道的和

尚入定觀察，得知曾有人在此寫過《金剛經》，故有天人保護不為雨淋，若無知踐踏經文有極大過失，於是勸鄉民不可到此躲雨。

不僅書寫《金剛經》的功德很大，將其帶在身上也有不可思議的感應。唐朝有個人常把《金剛經》裝在口袋裡，魔眾準備危害他時，往往是無計可施。有一次怨敵向他射箭，雖然射中了心間，卻並未穿入受傷。

當然，這些功德光是口頭上講，有些人不一定相信，只有通過各種教證來說明，才會知道《金剛經》跟佛陀沒有任何差別。而且，大家念誦經文時，肯定都會憶念佛陀，一旦憶念的話，佛陀就會住於你面前，《三摩地王經》云：“何人憶念能仁尊，本師恆時住彼前。”

【受持讀誦】：這是鳩摩羅什翻譯的。唐玄奘的譯本與藏文比較相合，即“**受持**（漢地有些講義把“受”和“持”分開講，受是完全領悟，持是經常憶念）、**讀誦**、**究竟通利**（圓滿精通了《金剛經》的所有道理），**及廣為他宣說、開示、如理作意**”，而義淨只提到了“讀誦”。

唐玄奘的譯本與藏文較全面。若有人諷誦、受持、書寫《金剛經》四句偈，功德自是無法言說，但如果能通達整個經義並如理作意，功德就更不待言了。之所以這樣說，憨山大師在《金剛決疑》中道出了原由：“以此四偈，即法身全體故，如佛住世，與弟子宣說無二故也。”

鑒於此，古來漢地大德對《金剛經》特別重視，尤其是大顛禪師，一生中曾抄寫一千五百遍《金剛經》，三十遍《法華經》。要是叫我寫的話，不要說一千五百遍，就

是一百五十遍也有點困難。因此，人的精進心確實有天壤之別。

受持四句偈有這麼大的功德，精通完整的《金剛經》，定能成就最無上之法——獲得如來果位，正如火中生蓮一樣稀有難得。而且，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實則為佛陀所在之處，一方面是末法時佛現文字相；另一方面《般若經》中云：“般若所在之處，十方諸佛常在其中。故欲供養佛，當供養般若，般若與佛無二無別。”所以天人會時時予以保護，不會受到邪魔外道的侵擾。即使有魔眾危害你，只要誠心誠意地念誦《金剛經》，彼等必定不敢近前作害。

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即為有佛，若尊重弟子。

“因為《金剛經》是一切諸佛的密訣，哪裡有此經典，哪裡就如同有佛住世，有尊重佛弟子的高僧大德駐錫。”

藏文中譯為“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即為有佛，即為有上師”。意思是說，般若所在之處，佛陀在那裡，所有為眾生指路的善知識也在那裡，此乃佛的真正道場。

按照漢文的解釋方法：般若所在之處，佛即在那裡，尊重佛弟子的高僧大德也在那裡。或者說，般若所在之處，佛陀在那裡，諸天非人也會尊重佛的弟子。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

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

爾時，須菩提請問佛：“世尊，這部經取什麼名字？我們應如何信受奉持？”佛說：“此經叫《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以此名稱與文字，爾等可了知其本義，並如理奉持。”

在具體分析之前，先提醒大家注意一點：學經典不同於學論典，論典一次只講一個問題，但經典有自己的特點。它的內容就像珍寶倉庫一樣沒有次第——有時候看到金子；有時候看到銀子；有時候看到珊瑚；……，各種各樣的珍寶全部堆在一起，可以隨意選取。（後來大德們在造論時，必須將其歸納總結。）同樣，佛陀在講《金剛經》時，有時候講聽聞此經的功德；有時候講恭敬此經的功德；有時候開始抉擇空性。後來弟子在結集時，完全忠於現場記錄，將佛陀和須菩提的一問一答匯錄成文，並沒有考慮順序排列。

當然，每個問題都有甚深的密意，譬如對執著身體的人，佛就問“須彌山般的身體大不大”，進而將身體抉擇為空性；對世界有實執的人，佛陀問“世界是不是很大”，打破其實有執著。所以，這些並不是無的放矢。

前面已講了該經的功德非常大，所以，須菩提就問佛此經叫什麼名字（之所以要取名字，炯尼夏智大師說，是為了與外道的論典區分開），以後依靠什麼樣的名字來研究、學習、修持？佛陀在回答時，每一字都有不共的意義，而不是隨便信口開河。我們凡夫說話大多肆無忌憚，小乘阿羅漢在出定時，偶爾也有不如法的言語，甚至還會哈哈大笑。而佛陀不是這樣，他的字字句句皆有密意，完全相合於聽者的根基。

佛陀是怎麼回答的呢？“這部經叫《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你們以後書寫也好，讀誦也好，都可以用這個名字。”所謂“金剛”，是指能毀一切，而不為一切所壞。

“般若”是智慧，《六祖壇經》說：“般若者，唐言智慧也。”至於“波羅蜜”，《六祖壇經》說：“此是西國語（梵語），唐言到彼岸”。

“般若波羅蜜多”，譯為智慧到彼岸。這有兩種解釋方法：1、從道智慧而言，指我們正在趨往佛陀的智慧；2、從果智慧來講，指已經真正獲得了佛陀的智慧。

般若的種類分為三種或四種。《現觀莊嚴論釋》中，分文字般若、自性般若、道般若、果般若四種；薩迦派果仁巴大師根據陳那論師的“智慧即無二，道文亦立名（按薩迦派的觀點，佛地智慧——果般若是究竟的般若，道般若和文字般若雖然並不究竟，只是相似的般若，但也可稱之為般若）”，將般若分為文字般若、道般若、果般若三種。究竟的彼岸，就是果般若，也即佛陀的智慧，

《金剛經》主要宣說的就是這個。因此，以後大家諷誦、書寫、如理作意等時，都應按這種意思來觀想。

“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蜜。”

“為什麼呢？須菩提你應該知道，佛所說的般若波羅蜜，並不是實有的般若波羅蜜，只是名言中叫般若波羅蜜。”

三世諸佛在經中都講到了“般若波羅蜜”，但佛經中的“般若波羅蜜”，只能暫時引導眾生。如世界上的邪門外道及不信佛教之人，根本不願聽般若法門；有一部分內道徒雖有緣聽聞，但對空性有極大的恐懼心；還有些人儘管在修般若空性，但由於善根沒有成熟，無法體悟其意境。為了幫助這部分眾生，佛陀才在很多經典中大篇幅講般若波羅蜜。

然而，這只是在迷亂眾生面前的顯現，若真正來衡量，般若波羅蜜也是空性，無有任何法相。如《華嚴經》云：“本性清淨，無染無亂。”在勝義當中，般若波羅蜜非般若波羅蜜，根本沒有“到達彼岸”與“未到達彼岸”的分別。但在名言當中，緣起顯現不滅，故可叫般若波羅蜜。

佛對一切法都是這樣講的，這有什麼必要呢？就是讓所有眾生證悟空性，獲得般若波羅蜜的境界。當然，空性並不是什麼都沒有，而是現空無二的，即使佛陀在成道以後，也不是什麼都不做，仍要顯示轉法輪、涅槃等行為。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

佛問：“須菩提，你是怎麼認為的？如來有沒有所說之法？”須菩提答言：“世尊，如來從未說過任何法。”

前面已經分析過如來無有所說之法，但此處再次提出來，是因為這裡正在講般若空性，與佛的第二轉無相法輪關係密切，既然萬法都是空性，那麼揭示空性的第二轉法輪是否也不存在呢？對此，須菩提完全通達了佛的密意，知道名言中雖然顯現轉法輪，但在勝義實相中，如來從成佛至涅槃沒有說過一字一句。如經云：“我已成如來，未說一字法。”《維摩詰經》亦言：“法名無染，若染於法乃至涅槃，是則染著非求法也。”

因此，從實相而言，如來所說的法，沒有任何相狀，也沒有任何所緣，若去妄加執著，則非究竟。但為了引導不同根基的眾生，佛陀可以應機施教，開設不同的法門，這在名言中是承認的。

佛又以微塵和世界之間的差別，來抉擇諸法空性：

“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世尊。”

“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

佛問：“須菩提，你是怎麼想的？三千大千世界的微塵是不是很多？”須菩提說：“非常多，世尊。”佛告訴

須菩提：“你應該知道，如來已經說過，所有微塵不是真正的微塵，不是微塵就是微塵。”

不懂勝義諦和名言諦的人，可能覺得有點難懂：“佛到底在說什麼？不是微塵就是微塵，這不自相矛盾嗎？”就像有些人不明白“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樣，他們覺得兩個相違的事物不可能共存。但若如實通達了緣起法，這些就不成問題了。

大家都知道，名言中可以承認一個泥團有無數微塵，三千大千世界的微塵，更是多得不可計數。這裡須菩提顯得有點笨，好像不明白佛的密意，竟然說特別特別多，似乎對微塵特別執著。佛陀看他對微塵的執著非常嚴重，便開始抉擇微塵為空性，當時佛是這樣說的：“儘管顯現上微塵特別多，但從勝義上觀察，這些微塵並不是微塵。”

為什麼這樣講呢？我們學《入行論·智慧品》時也觀察過，無論是無分微塵、有分微塵都非實有。若是無分微塵，它在組成粗塵時，若有東方的方所，必然有東方的一分，無分微塵如果有分，又怎麼是無有任何方分的極微呢？《四百論》云：“微若有東方，必有東方分，極微若有分，如何是極微？”而若是有分微塵，則可繼續分割下去，不可能成立為實有不變。這樣一觀察，認為佛像上有灰塵、衣服上很髒，勝義中都是不成立的。

如果微塵實有存在，怎麼觀察都會破不了，但這是不可能的。儘管在眾生的迷亂顯現面前，微塵是有，乃至能所未消於法界時，它落到我們眼裡還是很麻煩，但真正觀察起來，這些微塵不是微塵。

“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

“如來說所謂的世界，也不是真正的世界，不是世界就是世界。”

《華嚴經》云：“三千大千界，以無量因緣，乃成一切眾，起外此而別，非有世界耶？”三千大千世界是以迷亂因緣而形成的，如果詳細觀察，怎麼會有一個成實的世界呢？《普賢行願品》也說：“一塵中有塵數剎。”假如不可計數的剎土真實存在，怎麼可能全部聚集在一個小小的微塵上面？故而，在迷亂的眾生面前可以顯現世界上有六十多億人口，每天通過聽新聞、看報紙瞭解各國狀況；再深入一點，還有外星球世界的存在。但從勝義來觀察，這些世界是不成立的。

因此，這部《金剛經》的含義深不可測，每個問題都要有兩方面的對比：名言顯現中是無欺存在，而勝義觀察時卻如夢幻般絲毫無有。大家務必要懂這一點！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

“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

佛問須菩提：“你是怎麼想的，能否以三十二相見到真正的如來？”須菩提答道：“不能，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見到如來。為什麼呢？因為如來所說的三十二相，以勝義理來觀察時，並不是如來的真相，只是名為如來的三十二相。”

眾生由於無始以來的習氣雜染，現見的對境各不相同。一般而言，凡夫只能看到不清淨的五蘊，而菩薩所見的，則是清淨的聖者法相。所以有些人對如來的身相有一定的執著，認為輪迴是不清淨的，而如來的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三十二相八十隨好等具足功德，理應值得希求。（三十二相，《大智度論》、《現觀莊嚴論》及米滂仁波切的《智者入門》中講得非常清楚，我講《中觀寶鬘論》時也介紹過，故沒必要一一解說。佛的“十力”，《入中論》解釋得比較詳細。“十八不共法”，在《智者入門》中講得很清楚。）

這種想法在名言清淨量面前，也是合理的，名言中確實有清淨與不清淨的差別。比如外道本師見釋迦牟尼佛具足十八種醜相，而迦葉尊者見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因此在名言中，心清淨的人見佛相好圓滿，心不清淨者只能見到各種醜相。（其實，佛陀於多生累劫中修集福德，感得肉髻、白毫等殊勝的身相，醜相在佛身上根本沒有。）

現在很多人認為：佛的相好莊嚴最了義，沒有比這更殊勝的了，三十二相永遠也不會空。這種執著是不究竟的。從勝義的角度說，這種清淨量並不應理。為了遮破此種觀點，佛問須菩提，能不能以相好圓滿的色身見到如來的本體？須菩提不是一般的根基，他已證悟了佛和眾生的本性，所以回答說以相好見佛不合理。下面也會講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三十二相是色身的功德（色身分為報身、化身，釋迦牟尼佛是殊勝化身，具足三十二相），《般若八千頌》云：“得色身者並非善逝，得法身者乃為善逝。”《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云：“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不可以色身見。夫如來者，即是法身。”因此，以三十二相無法見如來，三十二相只是在菩薩和凡夫面前顯現的一種夢幻，了義佛經中並不承認實有，究竟的色身就是法身，法身沒有任何相好。如《華嚴經》中說：“諸佛法身不思議，無形無色無影像。”

總之，在名言上，諸佛菩薩具足三十二相，誠如《普賢行願品》云：“不久當如普賢菩薩，速得成就微妙色身，具三十二大丈夫相。”但在勝義當中，色身的本性就是法身，根本沒有什麼相。有些人在講義中把法身與色身分開來講，這樣不太合理！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恆河沙等身命佈施，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甚多。”

“須菩提，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恆河沙數的身體作佈施，功德肯定非常大，但若有人受持《金剛經》乃至四句偈以上，並為他人解說，此功德較前更為殊勝。”

前面提過兩次“以滿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作佈施”，這裡是說“以恆河沙數的身體作佈施”。前者是財佈施，後者是極大佈施（佈施身體），功德都是無法想像，但與

法佈施比起來卻望塵莫及。這一方面可說明法佈施的殊勝，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受持《金剛經》的功德。

《賢愚經》中記載，往昔世尊轉生為月光國王時樂善好施，一婆羅門聞名而至，告訴他：“佈施外物的功德不是最大，極大佈施才會令功德圓滿，你應將身體佈施給我。”後來月光菩薩在鹿野苑的樹下施身時說：“我之身體於此樹下已佈施過九百九十九次，加今此一回，正好一千。”可見，菩薩為了利益眾生，在漫長的歲月中，歷經苦行圓滿佈施度。

本來，佈施身體的功德極大，但佛陀在此說即使佈施恆河沙數的身體，也不及受持《金剛經》四句偈的功德大。對此，藏地大德炯尼夏智是這樣理解的：“受持四句偈，並不是三心二意隨便念一念，而是通達最甚深了義的經義，然後再給別人宣講，才有如是大的功德。”這種解釋比較合理。受持有形象上的受持、真實受持兩種，形象上的受持，是表面拿著經文念“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心裡卻胡思亂想、懷疑重重。這與別人千百萬劫佈施身體比起來，功德超勝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有完全通達了經文內容，並將之傳給別人，才能達到此處的要求。

六祖說：“一心念誦《金剛經》，能斷除我執、斷除妄想。”只有專心致志念《金剛經》，並對經義產生定解，方可斷除人我執和法我執，以及各種各樣的妄想，言下成佛。故而，如此念誦《金剛經》，才比捨棄身體的功德大，這也與炯尼夏智的觀點不謀而合。

世尊之所以這樣講，只是為了引發眾生的意樂，使其趨入《金剛經》。譬如對一點都不瞭解佛法的人，為了印證他的根基，可跟他說讀一遍《金剛經》有如是大的功德；等他稍微有所瞭解，再進一步說心散亂不行，應當精通經義、如理作意。否則，有些人什麼善法都不做，馬馬虎虎念一遍《金剛經》就完事了。

【受持】：“受”是領受經的意義，“持”是執持其中內容。光是口頭上念念，功德不大，我們必須要究竟通達經義。

在藏文中，此處是“受持、通達、繕寫、如理作意”。尤其如理作意十分重要，現在漢地念《金剛經》的人很多，如理作意的卻相當少。若自己連意思都不懂，怎麼談得上受持呢？《金剛經》的功德非常大，但只是有口無心地念，而沒有明白其中內涵，也不一定獲得如是功德。因此，大家要通過教理來通達它的本意。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稀有，世尊。”

昨天講了以恆河沙數的身體作佈施，不如念《金剛經》一偈的功德大。此時，須菩提聽到這部經的殊勝功德，深深地瞭解此經密意，生起極大歡喜心，悲淚俱下，陳白佛言：“稀有，世尊。”

【涕淚】：是從空性方面而言的。須菩提確實體會到這部經殊勝無比，當佛宣說其了義功德之後，他從心坎深處激動不已。《入中論》說：“若異生位聞空性，內心數數發歡喜，由喜引生淚流注，周身汗毛自動豎。”可見，須菩提是空性法門的法器，佛陀見到須菩提熱淚盈盈，已經流出眼淚了，可以給他宣講空性了！

【悲泣】：是從大悲方面來講的。須菩提了知空性法門相當殊勝，但三界輪迴中的許多眾生無緣得聞，於是生起無比的大悲心，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淚。就像佛經中所說：“大悲心是一切菩薩之根本，大悲心是一切智慧之母。”

【稀有】：藏文中有兩個“稀有”，唐玄奘譯的是“甚奇稀有，世尊！最極稀有，善逝！”也是用了兩次感歎。我們有些人也是這樣，以前沒有聽過《金剛經》，現在知道它的功德這麼大，也快要流淚了。

須菩提為什麼讚歎“稀有”呢？因為依靠這樣的空性，在凡夫相續中可以種下善根，遣除一切迷亂，斬斷生死輪迴，而一般的法門根本不具備這種功德。

《金剛經》的功德甚深稀有，但仍有無量眾生根本沒有聽過，甚至還誹謗《金剛經》、燒毀《金剛經》，所以我們很多人聽了以後，就流出了空性和大悲的淚水。好！我不能再講了，你們很多人都哭了。

“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

“佛陀您宣講如此甚深的《金剛經》，我從獲得慧眼以來，沒有聽過這麼殊勝的經典。”

須菩提是大阿羅漢，從預流果開始，就已經獲得了慧眼。肉眼只能見色法，而慧眼什麼都能看得到，可以見到眾生的心，也能聽到一切聲音。

當然，作為小乘阿羅漢，不可能完全通達空性，智慧肯定與大乘菩薩有極大差別。佛經中說：“聲聞所證空性，猶如蹄跡之水；菩薩所證空性，猶如大海之水。”由此可知，聲聞阿羅漢雖然證悟了空性，但境界並不是特別高。嘎瑪拉西拉說：“從這句話也能推出，聲聞緣覺還沒有通達最甚深、最究竟的空性。”

《金剛經》能斷除疑惑及有無執著，揭示一切法相不存在的真理，而且功德也非常大。如此殊勝之法，在小乘經典中根本找不到，須菩提也可能是第一次聽，因此覺得非常稀有。

我對《金剛經》十分有信心，但一直沒時間專門研究，現在趁給大家宣講，也看了很多《金剛經》的功德文，講了一些《金剛經》的甚深意義，確實感覺此經非同尋常。在漢地弘揚《金剛經》的法師非常了不起，聽受、持誦《金剛經》的信士也非常了不起。以前有人持誦《金剛經》時，我總覺得“可以可以”，但沒有注意它的功德大不大。現在對我來講，可以說從來到人間，第一次看見這麼殊勝的顯宗經典。

當然，密宗的方便方法更加不可思議，與《金剛經》比起來確實遠遠超勝。從無垢光尊者的教言中也可了知，只要將“繫解脫”帶在身上，不用思維也能獲得解脫。但從顯宗的經典來講，《金剛經》是非常了不起的！

“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即生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

“世尊，若有人將來聽聞《金剛經》，生起清淨的信心，同時也產生證悟的境界，當知此人的證悟並非一般，而是成就了世間上第一稀有的功德。”

我們成辦世間的瑣事或得到一些名聞利養，並不算是特別稀有，因為很多凡夫都可以辦得到。但如果對《金剛經》的功德生起清淨的信心，相續中產生實相智慧，這個功德是最稀有的。

【信心清淨】：什麼叫清淨的信心呢？認為《金剛經》十分了不起，是佛陀宣講的非常殊勝的法，這就是清淨的信心。什麼是不清淨的信心呢？一邊認為《金剛經》

很殊勝；一邊又懷疑有沒有這麼大的功德，這種信心被疑惑所染污，所以不清淨。若誰對《金剛經》生起一種清淨信心，那他的相續中必定會生起實相的智慧——最了義、最究竟的證悟境界。因為彌勒菩薩說：“勝義諦唯一通過信心而證悟。”《華嚴經》亦云：“信為道源功德母。”

世間人成辦大專案、大工程，人們都會認為很稀有，其實這沒有什麼，行持善法有所證悟，才是真正的了不起。因此，希望大家能多觀自己的心來調伏煩惱，對上師三寶生起信心，產生真實的證悟境界。現在的人認為有神通很了不起，實際上外道鬼神也有這些，這不是特別值得讚歎。只有像六祖一樣，依靠對《金剛經》的信心而證悟實相，才是世間上最最稀有的功德！

“世尊，是實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

“世尊，所謂的實相，並不是真正的實相，所以如來名為實相。”

在藏文中，此句之前還有“何以故”。連結上文，是在解釋為什麼相續中生起實相是第一稀有？因為“是實相者，即是非相”。凡夫之所以無法解脫，是由於執著相狀，被貪嗔癡束縛，被習氣遮蔽，而聖者並不會這樣，他境界中無有任何執著。炯尼夏智仁波切說：“無有任何實執的境界，才叫實相。”假如執有、執無，都不是最究竟的，《中論》云：“淺智見諸法，若有若無相，是則不能見，滅見安隱法。”智慧膚淺之人，只能見到諸法有相

狀，或者沒有相狀，而無法見到遠離一切戲論的實相。

那怎麼樣才能達到實相的境界呢？《智慧品》中說：“若久修空性，必斷實有習；由修無所有，後亦斷空執。”先要長時間觀修空性，斷除執諸法實有的習氣；然後進一步觀萬法無所有，斷除對空性的執著，達到“若實無實法，悉不住心前，彼時無餘相，無緣最寂滅”的離戲境界。

總之，在真實義中觀察，相狀和實執了不可得。佛陀在了義經典中也說過，勝義中沒有真實之相，所謂的相，只是在虛幻的世俗法中暫時安立的，因為如來從來沒有說過一個成實之法。

“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受持不足為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即為第一稀有。”

須菩提說：“世尊，我現在聽聞、受持這部經典，並不是特別困難。最難得的是，將來末法五百年時，若有眾生聽到這部經，並能信解受持，這才是最為稀有的。”

為什麼這樣講呢？眾所周知，世尊在世時是果法期，佛法相當興盛，得果的現象非常多，經常有眾生得阿羅漢果、獨覺果、菩薩果。因此，無論從當時的時代、還是眾生的根基來講，能聽到《金剛經》不是非常難得，也不是非常稀有。（昨天須菩提說自己從得慧眼以來，從未聽過這麼殊勝的法，非常稀有。現在他又想了一下，說：“這也不是特別稀有，因為佛教很興盛，再加上我是解空第一，信解受持這樣的空性法門也不算難事。”）

或者按照嘎瑪拉西拉的解釋，聲聞證悟的空性範圍不是很大，只是一部分，所以須菩提說：“我聽聞經典而證悟的空性，境界不是很高，所以我與這樣的空性相遇，也不是非常稀有。而將來的大菩薩，依靠《金剛經》證悟究竟空性，才是最稀有難得的。”這也間接說明了聲聞證悟的空性範圍渺小，菩薩證悟的空性廣大無邊。禪宗經常說“解悟”與“證悟”，須菩提相當於解悟，顯現上只是理解了這種大乘空性，但還沒有真正現見，而將來的大乘菩薩卻會完全證悟。

【後五百歲】：這個概念前面已講過，漢地與藏地的說法較相似。還有些人解釋為：佛在世時佛法非常興盛，佛涅槃五百年後佛法也較為興盛，過此之後即為末法，因此“末法五百年”不是只有五百年，還可以包括很多個五百年。

有些經典中說，佛法有興盛期和隱沒期，但了義的經典中說，佛法永遠不會隱沒。如密宗《時輪金剛》中講：“所謂的末法，只不過是佛法在一處顯示滅盡，但實際上它又會興盛於另一處。就像陽光一樣，一處黑暗時，另一處必定有光明。”顯宗《不可思議經》云：“佛陀無滅度，佛法恆住世”。《涅槃經》中也有如是宣說。因此，這裡的末法五百年，是在有些眾生面前顯示的。

炯尼夏智仁波切在此處還引用了龍猛菩薩的教證：“知此諸法空性已，一切業果依緣起，稀有又此極稀有，稀奇又此極稀奇。”確實是這樣的，佛在世時聽聞到《金剛經》，並不是特別稀奇，但現在時代五濁特別猖盛，我

們有緣聽到這個法門，領悟到空性不可思議的法味，那真是非常稀有。

有些世間人卻不以為然，他們覺得發大財、得高位、有名聲是非常稀有。其實這是小事情，真正稀希有的是什麼？在如此惡劣的末法時期——佛已涅槃多年、行持佛法的人越來越少，我們依靠上師三寶的加持，聽到空性法門，獲得解脫輪迴的空性智慧，體會佛法不可思議的甘露勝味，才是稀有當中的稀有。因此，佛法並不是口頭上會說就可以了，相續中要真正感受到諸法實相。

“何以故？此人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

“為什麼說這種人稀有呢？因為此人通過聞思修行獲得了正見，已經遠離了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沒有這些相的話，當然是最高的境界了。三界輪迴中的眾生始終擺脫不了煩惱，原因就是執著這四種相，如果斷盡了這四種相，就會遠離一切痛苦。所以空性法門聽得越多、修得越多，獲得的利益就會越大。有些人當下即可斷除我執，有些儘管不能當下斷除，我執也在日益減少，乃至滅盡，這就是世間上的第一稀有。

正如前面所言，對自己的執著叫我相；對他人的執著叫人相（如“這是我們學院的人”、“我們都是中國人”、“人類應該怎麼生存”，這些都屬於人相）；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少個眾生，對眾生的執著稱為眾生相；執著自他的壽命是壽者相。（很多人都特別怕死，這次念長壽

咒，大家特別認真，還沒到統計的時候，有些人已經念完十萬多了，這就是執著壽者相。)如果證悟了空性法門，這四相就沒有了。憨山大師在《金剛決疑》中解釋得非常好，他說：“四相本是如如，了此即見法身矣。故曰，能離一切相即名為佛，此真稀有也。”

《金剛經》中的問答都是前面作為立宗，後面作為推理的根本因，以這種方式來宣說。今天繼續講：

“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

昨天說聽聞受持《金剛經》的人沒有四相，為什麼沒有四相呢？現在就講這個道理：因為這四相在實相中不存在，通過聞思修《金剛經》，就會通達這種本意。

依靠抉擇人無我和法無我，真實的我相肯定不存在，如果沒有我相，其餘三相也無法安立。當然，這是一種勝義諦的觀察，在世俗諦面前，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都是可以假立的。《楞伽經》中講：“諸法世俗生，生於無自性。”我們所見所聞的諸法，全部是世俗的成分，但在勝義中根本沒有這些相。

只要通過推理了知我相不存在，人相、眾生相也不會存在，因為如果見到了一個法的空性，那就是見到了一切法的空性。倘若沒有人相和眾生相，怎麼會有他的壽者相呢？因此，四相究竟而言是不存在的，這就是證悟了實相。六祖說：“無此四相，是名實相，即是佛心（佛的智慧和）。”六祖是大證悟者，他的語言雖然很少，卻有極大

的加持和不共的教義。通過聽聞和修持這種般若法門，我們的相續中也定會生起如是之相。

“何以故？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

“為什麼諸法的實相是究竟的勝義諦呢？因為離開了一切諸相，就是真正的佛陀。”

一切諸法的本性遠離四相，而遠離了四相就是佛陀。當然，在眾生的迷亂顯現前，釋迦牟尼佛有相有色，上師也是有相有色。今天很多人早早就去拜見法王，認為看到了法王，就是看到了真正的上師。但我想真正的上師應該是自己的心，執著相狀不一定就能證悟，遠離一切有無戲論的相才是真正的佛。世親論師說：“如來離諸相，我等學如是。”

關於此理，漢地禪宗有一則公案：某寺院裡有一個小和尚，他跑到大殿裡對著佛像小便。老和尚見後呵斥道：“世界這麼大，你為什麼非要對著佛像小便？”小和尚回答說：“十方三世、東南西北、上下左右都有佛，而且一塵剎有塵數佛，你說我應該對著哪裡？”老和尚頓時為之語塞。

藏地根登群佩大師在拉薩時，有一次遇到幾位黃教的格西找他辯論，他看到他們時，故意把佛像拿到前面，用煙袋鍋在上面敲。格西們見後特別不高興，說：“你對佛陀如此不敬，連皈依戒都沒有了。”根登群佩大師反駁道：“一切萬法皆無相，佛陀又在哪裡？……”由此二者展開激烈的辯論，後來黃教格西失敗了。事後他們在拉薩

的街上說：“我們學了二十多年的辯論，竟然敗在那個寧瑪巴老人的手下。不但承認在佛像上敲煙袋鍋沒有過失，而且不得不承認此舉有功德！”

可見，實相中並不存在一個實有的相。《中論》云：“如來過戲論，而人生戲論。”如來超越了一切戲論，但愚癡的凡夫卻往往執相不捨。其實，真正的實相就是心的本性，心的本性遠離一切戲論，這就是佛陀的密意。表面上，上師在眾生面前是世俗之相，但上師實則是自己的心。佛也是同樣，真正的佛就是自己的心，心又離一切戲論，離一切戲論就是法性，什麼時候證悟了這種境界，就是真正見到了佛！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為稀有。”

須菩提對佛陀陳述了以上道理之後，佛很高興地讚歎說：“你說得對，一點也不錯。佛陀在世的現在或涅槃後的將來，在這個世界上，若有人聽到《金剛經》後，不驚訝、不恐怖、不畏懼，那是非常稀有的。”

佛陀非常滿意須菩提證悟的甚深空性，並授記在將來末法五百年時，有些人前世因緣具足，在大乘善知識面前聞受般若空性，聽到人無我的法門時“不驚”；聽到法無我時“不怖”；聽到人法二無我時“不畏”，這樣的人確實非常稀有。據嘎瑪拉西拉的觀點，不驚指聽聞方面，不怖指思維方面，不畏指修持方面，這種人肯定在無量佛前積累過資糧，今生善緣善根成熟，才有如此殊勝的因緣。

在座的很多人應該是大乘根基吧，因為你們聽到了空性法門後不害怕。當然，這裡的害怕並不是怕魔鬼或怕壞人，而是對大乘空性無法接受，認為不應理。以前我去泰國時，有一次他們讓我演講，之前一位法師好心提醒我，最好不要講中觀或空性方面的法，不然下面的人可能會有一些看法。所以我在演講時特別注意，一提到空性就馬上“保密”，但後來他們還是提了一些這方面的問題，我也不得不回答。從當時那位法師的話語中，可以推測出有些人對小乘空性有很大的執著（泰國一部分是學大乘，一部分是學小乘）。

一般來講，有智慧的人對空性不會恐怖，從沒有接觸過空性的人也不會恐怖，只有中間那部分人會恐怖。如《四百論》云：“愚聞空法名，皆生大怖畏；豈見大力者，怯弱不生畏。”以前有兩位持戒清淨的修行人去拜訪阿底峽尊者，尊者首先為他們傳授了小乘人無我的法門，他們聽後喜不自勝，然後尊者又為他們宣講大乘般若法門，他們聽後驚恐萬分，請尊者切莫如此宣講。當二人聽到尊者誦讀《心經》時，忍無可忍，捂住耳朵奪路而逃。因此，對大乘空性法門不生恐怖的人非常難得。

如今的社會上，各種邪說相當興盛，大家有緣接觸聽聞到空性法門，這是非常有福報的。為使此正見在相續中得以穩固，大家平時應該多多串習，經常看一些中觀空性方面的書。否則，空性智慧在我們凡夫的相續中非常微薄，偶爾聞思後生起一兩次，幾個月不串習、不思維的話，這一點正念很快就被分別念遮蔽無餘、逐漸消於法界了。

“何以故？須菩提，如來說第一波羅蜜，即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

上面說無論是什麼人，若能真正接受空性，則是第一稀有之人。為什麼空性如是殊勝呢？佛告訴須菩提：“第一波羅蜜，即非第一波羅蜜。”在這個世間上，不管是六波羅蜜還是十波羅蜜，最殊勝的波羅蜜就是非波羅蜜。非波羅蜜即智慧波羅蜜，它無法以言語、思維、分別念來表示，不是一般的世俗法，而是遠離一切戲論的勝義智慧。所以，佛陀說這是第一波羅蜜。

在詞句上，義淨、唐玄奘的譯本與藏文比較相似。這些譯本當中都說：“般若波羅蜜不僅僅是我（釋迦牟尼佛）說非常殊勝，無量諸佛早就共同承許，這是最殊勝的波羅蜜。”為什麼呢？因為它是一切諸佛的密意。《智慧品》中云：“此等一切支，佛為智慧說。”佈施、持戒等五度，全部是佛陀為了智慧度而廣說的，智慧度相當重要，它是一切萬法的究竟。《入中論》云：“如有目者能引導，無量盲人到止境，如是智慧能攝取，無眼功德趣聖果。”儘管智慧度在勝義中非波羅蜜，但在名言中，諸佛菩薩說智慧度是所有波羅蜜中最殊勝、最為第一的。

我前不久也講過，佛經不像論典那樣層次分明。比如在論典《入中論》中，首先講一地菩薩的境界，接著講二地菩薩的境界……，條理井然有序、非常清楚。但佛經就不一樣了，裡面的內容就像我們平時擺龍門陣一樣，想到什麼就說什麼，正在講佈施度時，會突然出現安忍波羅

蜜，講安忍度時，又會講到佈施波羅蜜。大家應該注意這一點。

下面是講安忍波羅蜜：

“須菩提，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是名忍辱波羅蜜。”

佛告訴須菩提：“如來在諸多佛經中說，忍辱波羅蜜，並非實有的忍辱波羅蜜，只是名言中假立為忍辱波羅蜜。”

翻開《白蓮花論》，佛在因地修道的過程中，歷經無數次修安忍的苦行，但以勝義智慧來觀察，沒有能安忍的人，也沒有所安忍的對境，更沒有安忍的方法。如《十地經》云：“若彼三輪無所得，並毫無執著，以無漏的智慧攝持忍辱度迴向之善根，即是出世間無漏的波羅蜜多。”

當然，在眾生的迷亂顯現前，安忍度圓滿的三地菩薩將身肉割下來，佈施給眾生，可以說是一種安忍度。所以佛陀在名言中有安忍，但在勝義中沒有安忍，這是最殊勝的安忍之法。

作為一個學菩薩行的人，應當通達三輪體空的本義，只有通達了空性，才能忍受一切痛苦。否則位子被搶了、房子被佔了、在龍泉打不到水就生嗔恨心，說明你沒有觀空性，還沒有達到安忍波羅蜜多的境界。如果觀了空性的話，龍泉水不存在、水桶不存在、喝水的人也不存在，有什麼好生氣的！

佛陀在因地是怎麼樣修安忍的？而我們呢，動不動就對別人不滿，常為了一點區區小事就大打出手，真是值得慚愧！有些人認為自己的境界很不錯，平時總喜歡誇誇其談，可是一旦遇到小小的違緣，或者和金剛道友發生矛盾，嗔恨心就非常厲害，所謂的“證悟境界”就現出來了。

在我們藏地，有一種紅色的蟲子，牧民小孩喜歡故意去惹它，將它放在太陽下滾來滾去，它特別生氣，一會兒就氣得爆炸了。有些道友會不會也是這樣呢？稍微惹他一下，就把自己氣炸了，那我們乾脆把他的屍體送到屍陀林吧！

“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

勝義中根本沒有四相，為什麼呢？佛以親身經歷來告訴須菩提：“往昔我是忍辱仙人時，歌利王割截我的身體，我當時並沒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佛陀在昔日是忍辱仙人時，有個國王叫歌利（梵語，野蠻粗暴之義），惡逆無道。一日，他和王妃等眷屬去森林中打獵，休息時國王在花園裡小憩，王妃們就到森林深處去採花。她們無意間發現一位仙人在坐禪，便對仙人生起信心，圍坐在他面前求法。仙人覺得王妃們很可憐，為了斷除其貪欲，遂對她們宣講佛法。國王醒來後不見王妃，四處尋找，發現都在仙人身邊，他非常生氣，厲聲質

問：“你是何人？”仙人平靜答言：“我乃忍辱仙人。”

“你為什麼和我的王妃在一起？”仙人說：“我的心很清淨，無有任何染污。”國王問：“你若沒有染污心，是不是得了阿羅漢果？”“沒有。”“你是否得了阿那含果？”……如此一一問四果後，仙人謙虛地說：“這些果位我都沒有得到。”國王怒道：“你既未得聖果，誰會相信你們之間清清白白？你住在這裡到底有何企圖？”尊者誠實答言：“我於此欲修安忍。”國王立刻拔出寶劍，氣勢洶洶吼道：“那我倒要看看你會不會安忍。”說完，即以利劍把他的身體一塊塊地割下來，可是仙人沒有對國王生起一念嗔心。天人對惡王的暴行非常不滿，從天上降下沙雨，國王見後很害怕，在仙人面前懺悔。仙人以悲心發願道：“我將來成佛時先來度化你。”後來天人問忍辱仙人是否後悔，仙人說一點也不後悔，並以諦實語令身體恢復如初。釋迦牟尼佛成道後，五比丘之一的憍陳如尊者就是歌利王。

下面講為什麼沒有執著之理：

“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生嗔恨。”

佛說：“假如我往昔沒有證悟空性，歌利王用寶劍割我的身體時，定會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有了這四相，必對歌利王生起極大的嗔恨心。正因為我沒有生嗔恨心，可知我當時已經通達了安忍波羅蜜。”

《釋量論》云：“若有我執他，因執自他故，生起貪嗔心，從而生諸過。”意思是說，如果有了我執，就會執著他人，有了執著自他的心，自然生起貪嗔之心，產生一切煩惱等種種過患。《寶鬘論》中也說：“乃至有蘊執，爾時有我執，有我執造業，從業復受生。”佛陀由於沒有“蘊執”，所以就沒有我相，繼而遠離了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斷除了貪嗔等煩惱。

佛在因地時若有四相的執著，肯定會對王妃生貪心，對歌利王生嗔心，但他並未如此，由此可證明在他相續中存在空性智慧。下面也會講一些聞思空性法門的重要，沒有空性攝持的話，凡夫的貪嗔等煩惱壓也壓不住、埋也埋不了，生起來時非常難受，而一旦有了空性的甘露，煩惱一下子就無影無蹤了。

“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於爾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

佛告訴須菩提：“我還回憶過去做過五百世的忍辱仙人，在那些時候，我都沒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大家記得吧，法王如意寶給我們講過《白蓮花論》，每次講到佛陀因地修安忍時——對怨敵的安忍、修法的安忍、捨棄身體生命的安忍，經常在課堂上老淚縱橫、泣不成聲。可惜的是，當時沒有這麼好的條件，有時候上師哭了很長時間，大家也不知道為什麼，只有第二天早上我給大家講解時，你們才知道上師哭的原因。

佛陀在因地時當過很多世的仙人，仙人的名字都叫忍辱，每一世都沒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這是對昨天問題的進一步說明。

那麼，歌利王的公案與此處忍辱仙人的公案是不是一個呢？漢地的有些法師認為是一個，藏地的炯尼夏智也贊同這種觀點。但如果分開的話，歌利王時代的忍辱仙人與具諍國王時代的忍辱仙人也可以說是不同的公案，只不過故事情節大致相同而已，就像《百業經》的許多公案一樣。

《賢愚經》中記載：印度鹿野苑有位具諍國王，性情野蠻粗暴。一次他攜王妃僕女一起去打獵，因感疲倦就到林中休息，王妃們繼續遊玩。在一個寂靜的花叢中，她們看到一位仙人，生起了很大的信心，供養仙人鮮花、水果，在他面前恭敬祈禱，仙人也給她們傳授了殊勝的妙法。國王醒來後不見王妃與眷屬，即刻生起嗔恨心，開始持劍四處找尋，最終在林中見她們和一個男人在一起。他面露兇色地問仙人：“在此無人之處，你單獨與女人說話是什麼道理？”仙人回答：“我在為她們傳授解脫的甘露妙法，未做任何非理之事。”國王蔑視地說：“你是否已得四無色及四禪定諸境界？”“沒有。”“既然沒有這些境界，憑什麼敢與女人在一起？你到底有什麼境界？”

“我有不害眾生的安忍境界。”“你真能安忍嗎？”

“能。”國王揮劍砍下仙人的兩隻手，問：“你現在還不能忍？”仙人答：“能。”國王又割下仙人的腳、耳朵、鼻子，仙人皆安然受之。

此時仙人的五百眷屬以神通從空中飛來，天人也降下冰雹災害懲罰國王，國王生起極大的恐怖與後悔，在仙人面前作懺悔。眷屬們問仙人有無後悔之心，他回答說：“我沒有絲毫後悔，若我所言真實，願我身體恢復如初，否則不要恢復。”言畢，以真實語的加持力，仙人身體果然恢復如前，同時他發願道：“今天國王用寶劍割我的身體，願我成佛之後，用智慧的寶劍斬斷他的無明煩惱。”當時的具諍國王，即為後來之憍陳如尊者。

在這裡，鳩摩羅什翻譯的是“又念過去”，“又”字也說明了兩個公案是不同的，但漢地的部分講義中不是很明顯。現在講《金剛經》的人非常多，能依文解義的人相當少。過去的大成就者，如六祖、憨山大師，雖然在文字上表達得不多，也沒有廣泛引用教證，但一兩句話就能如實地道出《金剛經》本義，這是大成就者的境界。可是後來的有些大德，宣說的內容似乎和原文沒什麼關係。聽說你們很多人念《金剛經》十幾年了，研究《金剛經》也有十幾年了，希望這次學習之後，應該好好地思維一下。

釋迦牟尼佛過去做五百世忍辱仙人時，皆沒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這四相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反體。比如說，一地菩薩是佈施度圓滿，講佈施度時，要從佈施的角度說怎樣遠離四相；三地菩薩是安忍度圓滿，講安忍度時，要從安忍的角度說怎樣遠離四相。詳細解釋的話，每一個有不同的解釋方法，但在這裡不廣說。總之，佛陀是忍辱仙人時早就遠離四相了，要不然一定會生嗔恨心的。

“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即為非住。”

《入行論》中說：“往昔如來如何發心，我也如是發心。”往昔如來修安忍波羅蜜時，別人用刀割他的身體，他都不生嗔恨心，我們學如來教法的人，也應該像如來一樣。但這一點能不能做到呢？很多人不要說用刀子割身體，就算稍微碰他一下、瞅他一眼，他也會立即不高興，儘管每天的發心偈念得好聽，但卻口惠而實不至。

這裡佛告訴須菩提：“作為一個菩薩，應當遠離一切相，發無上圓滿正等覺的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當產生一個無有所住的心。若心有住，即非真正的所住。”

沒有學過中觀的人，覺得這裡有點難懂，但學過中觀就不存在這種問題了。此處佛陀把勝義菩提心與世俗菩提心結合起來告訴我們，應在不離世俗菩提心的基礎上，發起勝義菩提心。這種勝義菩提心是無上正等覺之心，它遠離一切相，既不住於色，也不住於聲香味觸法。若有一點所住的話，則不是真正的發心了。

佛陀依靠如是殊勝之心得以成就，我們作為隨學者，也應發起遠離一切戲論的心來利益眾生。即名言中利益無邊眾生，眾生怎麼損害自己，也不產生嗔恨心；勝義中是能所雙亡、三輪體空的菩提心，不住於任何一個法，“應生無所住心”。這樣的菩提心不為物轉，唯一安住於萬法

的實相中，與如來的境界等同。《楞嚴經》云：“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歸納而言，佛陀為了利益無邊無際的眾生，世俗中修過安忍波羅蜜，勝義中安住於無所住的智慧境界，後學者也應該這樣做。希望在沒有特殊必要的情況下，大家還是修一點安忍，這確實很有必要。昨天上師如意寶在四眾弟子面前發願：“即使眾生用各種手段加害我，我永遠也不害任何眾生。”這是修行人最究竟的誓言。我在《悲慘世界》的結文中也說：“願我生生世世中，寧可轉生乞討者，切莫成為屠夫等，危害有情生命者。”我們最好不要變成損害眾生的人，所學的法應該在實際行動中起一點作用。假如天天口頭上說“往昔如來如何發心，我也如是發心”，但心裡常常恨這個、恨那個，這種發心又有什麼用呢？假如越學佛法，心越堅硬、越難以調化，那一切都白學了！

總之，我們應當發無上的勝義菩提心，不執著任何相，同時利益世俗中如夢如幻的眾生，對他們修安忍波羅蜜。唐代永嘉大師說：“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正在專注的時候，沒有什麼可專注的，正在發菩提心的時候，也沒什麼可執著的，應該生起這樣的智慧。

“住”可以解釋為執著。凡夫對任何法都有執著，但如果通達了空性以後，無論對有實法、無實法都不會有所住了。此時，誠如寂天菩薩所言：“若實無實法，悉不住心前，彼時無餘相，無緣最寂滅。”



“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佈施。”

釋迦牟尼佛引用教證來說明這個問題。諸佛在般若經中說：“菩薩心不應住色佈施。”菩薩真正的佈施，不會對色法起執著，這是三輪體空的圓滿佈施。

“須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故，應如是佈施。”

“須菩提，菩薩為了利益一切眾生，也應以三輪體空的方式進行佈施。”

不管是佈施還是安忍，菩薩都應安住於三輪體空的境界。在名言中，為了利益三千大千世界的眾生，菩薩應該作財佈施、法佈施和無畏佈施。當然，無畏佈施包括對甚深空性的安忍，否則不仔細觀察的話，就會認為“前面正在講安忍，突然又講起佈施來，這是怎麼回事？”也許會有這樣的疑問。

“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

六度中無論是安忍的相、還是佈施的相，名言中可以是如幻如夢的顯現，但以勝義智慧來觀察，這些都不是真實的相。

“又說一切眾生，即非眾生。”

在沒有觀察時，茫茫的輪迴大海中有無量眾生，但如果真正去觀察，一切眾生並不是眾生，眾生的本性與佛

無二無別。《入行論》云：“眾生如夢幻，究時同芭蕉。涅槃不涅槃，其性悉無別。”意思是說，世間上的一切眾生，畢竟不生不滅，眾生現象如同夢幻一樣，以理推究時如芭蕉般無實，涅槃與不涅槃在本性上無有任何差別。

“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

剛才說勝義中一切法皆不存在，眾生畢竟不生不滅，那這種說法合不合理呢？對此疑問，佛告訴須菩提：“如來不像凡夫一樣，他的語言絕對可信，有充足的證據。”

任何一法在本性上是空性，無有絲毫實質，而於名言中如幻如夢，此乃如來的金剛語，是完全可靠的。如來的真實語，在《釋量論》第三品中講得比較廣，論云：“無因不說妄。”佛之所以不說妄語，因為他已斷除了妄語的因——貪嗔癡等煩惱。

【真語者】：按世親論師的觀點，指名言中佛所說的法真實不虛。譬如因果輪迴、須彌山的高度、千差萬別的世界、人的生老病死、地獄的寒熱痛苦等，世間的文學家、歷史學家、科學家都無法準確知曉，最多只是一種推測，但佛卻能現量照見，並如理宣說。

【實語者】：是從勝義角度來講的，在法界實相中，從色法乃至一切智智之間的萬事萬物，如來全部抉擇為空性，沒有一個不空之法，這就是實語。

【如語者】：如來在第三轉法輪中抉擇，儘管萬法本體是空性，但如來藏並非不存在，光明與空性恆常不離的

如來藏在每個眾生相續中都有，這種現空無二的真理非常可靠，故從真如方面而言叫如語者。

【不誑語者】：釋迦牟尼佛為引導眾生而宣說種種法門，每一種語言都有不同的密意，從成佛至涅槃之間從來沒有一句欺騙的話語。凡夫經常喜歡打妄語，這對眾生不利，對自己也不利，而佛陀所說的句句屬實，暫時或究竟都在利益眾生。

【不異語者】：佛陀轉法輪時說同一句話，餓鬼聽到的是餓鬼的語言，人類聽到的是人類的語言，各民族聽到的是各自的語言。這些語言的本性就是為了眾生解脫，暫時令其獲得善趣安樂，究竟種下善根而成就佛果。因此，佛陀的語言是最究竟的。

在這個世間上，唯有佛陀說的話完全真實，因為他已徹見了一切實相，能在一瞬間將萬法通達無餘，故陳那論師說：“一切諸所知，如一剎那間。”《四百論》亦云：“佛知作不作，應說不應說，以是何因說，遍智非遍智？”

昨天講了如來在整個世間中是唯一的真實語者，平時我們認為某個人很老實，不會說謊，但他畢竟沒有斷除妄語的因，為了某種目的，可能會說一些妄語。然而，佛陀與之完全不同，他斷除了語言障礙，所說的話語究竟圓滿。當然，由於眾生的根基不同，佛說話的方式肯定不同，但這並不代表佛說妄語。比如一個人針對大學生、中學生、小學生編了不同的教材，每種教材對相應的學生都會有利；同樣，佛陀在第一、第二、第三轉法輪中講的法

肯定不同，但其決不會欺騙眾生，真實義對眾生都有非常大的利益。

“須菩提，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

“須菩提，如來所得之法，既不是實有，也不是虛無。”

乍一看來，似乎這裡有點矛盾，因為按照平常人的思維，不是實有，就應該是虛無；不是虛無，就應該是實有。其實不是這麼簡單，證悟一切萬法的本性後，才知道那種境界多麼不可思議。

“如來所得之法”有多種解釋方法，從一方面而言，如來在因地時捨棄過很多次頭目腦髓，經歷過難以忍受的苦行，最後獲得了甘露妙法，這就是如來所得之法。這種甘露妙法是諸法的本性，也是一切法的實相，但它不是實有的東西，用勝義理論觀察時，並沒有所得之法，因此“此法無實”。但它也不是虛無的，因為在眾生的迷亂顯現面前，因果不虛、輪迴痛苦、人身難得等都真實存在。

佛陀所說的“萬法無實無虛”有甚深的意義，在名言中，如幻如夢的顯現真實不虛，能取所取沒有消於法界之前，這些都是存在的，但在勝義中，實質性的東西絲毫也沒有。《四百論》云：“以世間少有，於勝義都無。”

《入中論》亦云：“若謂安住世間理，世間五蘊皆是有，若許現起真實智，行者五蘊皆非有。”因此，從世間角度來說，一切都是“無虛”的，但以出世間智慧來衡量，一切都是“無實”的。

“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佈施，如人入暗，即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佈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

“須菩提，假如菩薩的心執著於法而行持佈施，就像在黑暗中行路一樣，什麼也看不到。如果菩薩不住任何法相而作佈施，如同有眼睛的人在白天看色法般一清二楚。”

有智慧的菩薩以三輪體空的境界來行佈施，這種佈施是最圓滿的。無論五度中的哪一度，都要以智慧度來攝持，否則就像盲人在黑暗中摸索一樣，無法得到究竟實義。《大智度論》云：“五波羅蜜如盲，般若波羅蜜如眼。”《入中論》言：“如有目者能引導，無量盲人到止境，如是智慧能攝取，無眼功德趣聖果。”永嘉大師說過：“住相佈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佛子行》亦云：“若無智慧以五度，不得圓滿菩提果，故以方便三輪空，修持智慧佛子行。”

《金剛經》主要抉擇的是般若之功德，究竟來說，暫時的佈施等五度就像盲人行路一樣，最後一定要靠智慧度才能到達彼岸。

“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即為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

“須菩提，未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對《金剛經》

生起信心、受持讀誦，以如來的智慧完全能夠了知、照見，此人將來可成就無量無邊的功德。”

根據《俱舍論》的觀點，佛陀不同於聲聞獨覺，佛能於一剎那間不混雜地照見整個三千大千世界，並以神通把未來千百萬劫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由此可見，我們現在正在講聞《金剛經》，未來將獲得不可思議的功德，這一點佛陀早就一清二楚！

米滂仁波切說：“自己若沒有聞思修行的能力，最好念誦真實的金剛語。”我們有些人因為智慧有限，平時沒有能力聞思修行，但每天誦一遍《金剛經》，功德也非常大。而且“諷誦經典”是十法行（書寫、供養、施他、諦聽、披讀、受持、開演、諷誦、思維、修習）之一，行持十法行中的任何一種都能獲得無量福聚，乃至書寫、聽聞一偈，功德亦超越一切世間善根。

上師如意寶攝受弟子的方式，確實令人十分讚歎。因為在我們這個地方，僅僅是坐禪，對有些人不一定有特別大的利益，但若有生之年每天念一遍《金剛經》或《繫解脫》，對我們來說不是很困難，如果真能做到，得這個人身也有很大的意義。

當然，發下誓言後，大家務必要堅守誓言，對終生持誦的經典，無論遇到任何情況都不能放棄。《高僧傳》中有一位唐朝的蔚公法師，他每天念誦五十遍《金剛經》從未間斷，後來臨終時，阿彌陀佛與眷屬親自接引他往生極樂世界。一天五十遍《金剛經》，這麼高的要求，對我們來說可能有點困難，但一天一遍應該沒有多大問題！

持經功德分第十五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佈施，中日分復以恆河沙等身佈施，後日分亦以恆河沙等身佈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佈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

《金剛經》第十五品比較重要，主要講持誦本經的無量功德。以前有個獵人只誦過一遍此處的經文，墮入地獄後就免除重罪，只感受了一分痛苦。

佛陀以比喻說明《金剛經》的功德：“在這個世界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上午以恆河沙等身體作佈施，中午同樣以恆河等身體作佈施，下午仍以恆河等身體作佈施，如此佈施身體不僅僅是一天，而是無量百千萬億劫，其功德肯定非常大。但若有人聽到《金剛經》後信心不退，功德已經超過了前者，何況是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功德就更無法衡量了。”

佈施財物與佈施身體相比，功德相差成千上萬倍，以身佈施有無量功德。《大圓滿前行》中說：“除了得地菩薩之外，凡夫普通人不能直接實踐。”故其功德非常殊勝。我們不要說無數次佈施身體，就算只是一兩次，功德也是不可思議。但與法佈施比起來，無數次施身的功德，還不及對空性法門生起一念信心的功德大。經云：“如是一切佈施中，法施最勝我宣說。”

當然，佈施身體是得地菩薩的行為，凡夫僅僅聽到《金剛經》後信心不退，就能超過得地菩薩的境界，有沒有這麼大功德也不好說。我個人認為，這裡的信心應該指最究竟的信心，這種信心能引生般若智慧，遣除一切世間煩惱，這才超過佈施肉身的功德。蓮花生大師說：“具有堅信得加持，若離疑心成所願。”因此，最究竟的信心方可獲得如是大的功德。

大家都知道，信心有三種，最後一種是不退信。不退信又分為凡夫的不退信、菩薩的不退信，一般來說，後者才有超勝身佈施的功德。否則，如果我今天聽了《金剛經》，生起不退的信心，馬上就超過菩薩百千萬億劫佈施身體的功德，這也不太可能。因為這種信心僅限於今生，不一定能延續到生生世世。所以《金剛經》的詞句有內外密的諸多含義，大家應通過智慧從各方面詳細觀察，如此才能解開最甚深的密意。

聽聞本經生起不退信，功德尚且如是殊勝，那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講解的功德更不用說了。書寫、受持等這些行為屬於法佈施。《優婆塞戒經》云：“若以紙墨令人書寫，若自書寫如來正典，然後施人令得讀誦，是名法施。”古代手抄經書的比較多，現在印刷業非常發達，不需要用手抄，印刷經典或結緣法本也是真正的法佈施。此外，不管遇到任何違緣，書寫、讀誦、為人解說《金剛經》都能遣除。

“須菩提，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

“須菩提，總而言之，《金剛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無際的功德。”

將上述內容歸納起來，佛陀對須菩提所宣的《金剛經》，其功德是眾生以尋伺分別念無法思維的、語言無法表達的，即便是聲聞阿羅漢的智慧也難以測度。

“如來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為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如是人等，即為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這部《金剛經》，是如來為已發大乘菩提心、行持最勝大乘道者而說的。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泛地為他人宣說，如來以盡所有智和如所有智完全了知、徹見，此人必將獲得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的功德，可以成就無上圓滿正等覺的佛果。”

《金剛經》主要講的是空性，是諸佛菩薩的出生之處，一般的眾生無法接受。因此如來首先要觀察法器，唯有發了大乘願行菩提心的人，才是本經的所化對象。比如須菩提，很多經典中說，他顯現上是小乘羅漢，實則為大乘根基。所以，如來是為大乘者宣說《金剛經》的，並沒有把小乘根基者列入聽聞範圍之內，因為大乘菩薩戒中也說過，不能將小乘行人強迫引入大乘中。

倘若受持、讀誦並為他人廣說《金剛經》，此人之所以有非常大的功德，原因是佛陀的加持力和佛法的殊勝性不可思議。《隨念三寶經儀軌》云：“如來功德不可思，佛法功德不可思，僧伽功德不可思，若信不可思對境，則生不可思果報。”《華嚴經》亦云：“如來功德不可思，眾生見之煩惱滅。”

以前世親菩薩念般若經時，屋頂常有一隻鴿子在聽，以此聞法功德，鴿子死後轉生為王子，後出家成為大法師，即安慧法師。另據《五臺山志》記載，有個人依靠《金剛經》而獲得成就，後來他加持一口泉具有殊勝功德，誰飲用泉水或在此沐浴，就會開啟智慧，現即五臺山的“般若泉”。上師如意寶朝拜五臺山時，曾喝過那裡的泉水，你們以後去的話，也知道這是法王加持過的水！

昨天說受持讀誦《金剛經》者，必將得到無量無邊的功德，成就無上圓滿正等覺的果位。這是什麼原因呢？下面就講這個道理：

“何以故？若樂小法者，著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則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為人解說。”

為什麼呢？因為《金剛經》所講的內容相當甚深，小乘、外道或者沒有學過宗派的平凡人，不可能接受、聽聞、受持。

【樂小法者】：與大乘相比起來，“小法”是指世間法、小乘法及希求自己解脫的法門。喜歡小法的人，執著

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對於這部《金剛經》，首先不能聽受，中間不能讀誦，最後更不會為他人宣說。

此譯本的順序跟藏文有點不同，藏文是：“何以故？樂小法者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為人解說，因為執著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之故。”

執著相狀的人，不是般若法門的法器。《般若經》云：“凡執實相者，皆無三菩提之解脫。”為什麼呢？《經莊嚴論》云：“有小信界伴，不解深大法。”這些人的根基非常低劣，再加上周圍有許多惡友，故對深廣法門不起信心。《法華經》云：“鈍根小智人，著相驕慢者，不能信是法。”所以佛陀在“樂小法者”面前並沒有宣說《金剛經》，假使對他們宣說，他們也不會接受。

炯尼夏智認為，這裡講的是聞受《金剛經》的法器，排除了外道、小乘、不信佛教等根基低劣者；間接說明了般若法門的所化對象要求比較高，一般人無法接受，否則會成為毀謗之因。

因此，大家在弘揚佛法時，也應觀察所化根基而授予相應法門。當然，在內地講法與在學院不同，學院幾乎全部是信仰大乘者，不信大乘的力量非常微薄，弘揚大乘空性和大圓滿也比較容易。但是在內地的話，不要說對其他人講大乘法，就算對你們宣講，你們也不一定接受，因為不信大乘的人非常多，周圍的環境有很大影響。



“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則為是塔，皆應恭敬，作禮圍繞，以諸華香而散其處。”

“須菩提，不管在任何地方，若有《金剛經》，一切天、人、阿修羅都應該供養，當知此經所在之處即為佛塔所在之處，（如果有人對你頂禮，身上有《金剛經》的話就不要緊，因為你已經有佛塔了！）眾生皆應恭敬、頂禮、轉繞，並散各種鮮花作為供養。”

佛陀涅槃之後，佛教中總共有八大佛塔，佛塔之所在，人們皆應頂禮。如《入行論》云：“敬禮佛靈塔，菩提心根本。”藏傳佛教的高僧大德曾說：“持誦修持《般若經》的人，他腳踩過的灰塵，也是帝釋梵天恭敬頂禮的對境。”《法華經》云：“乃至說一偈，是中應起塔。”宣化上人也說：“傳講以《法華經》為主的般若經之處，天人、非人都會恭敬供養，乃至說一個偈子的地方，諸天也應在那裡修建佛塔。”

“當在此處，則為是塔”有這樣一則公案：明朝弘治年間，承天寺的真如佛塔瀕臨倒塌，後來有位慧林和尚，經過二十年化緣，將佛塔重新修復起來。修塔的緣起是怎麼樣的呢？有一次慧林在苦修時，突然來了兩個鬼卒，用長索套住他的脖子，要帶他去陰曹地府。慧林乞求寬限七天，等做完了焰口佛事再去。鬼卒同意後，他集中弟子問：“閻王讓我七天後離開人間，這該怎麼辦？”一位弟子說：“離此一天船程的蘇州承天寺中，有位禪師專修《金剛經》，威力無比，您可以向他求助。”於是慧林趕

緊去拜見禪師，禪師說：“你若答應修復寺中將倒塌的佛塔，我有辦法令你七天後免於死亡。”慧林連聲許諾，之後禪師令他七天中住於禪房不斷誦《金剛經》，念一遍經文，就說一遍“當知此處，則為是塔”。慧林和尚依教奉行，晝夜精進誦經，不眠不休。

七天過後，兩個鬼卒來了，問慧林和尚在哪裡。禪師說：“就在我的房間裡。”鬼卒一起進去後，只見到一座光芒萬丈的大佛塔，並沒有看見慧林和尚。因無法交差，他們便去問禪師：“我們與慧林約好了今天帶他走，但現在根本看不到他，怎麼辦呢？”禪師回答：“般若所發的威光無法靠近，你們還是放棄吧。”二鬼聽後只好悻悻離去。事後，禪師對慧林說：“我已救了你一命，你也應兌現諾言，好好化緣修佛塔。”慧林由於被鬼套上了長索，沒辦法解開，只好天天拖著去化緣，二十年後終於修成一座極其莊嚴的佛塔。不知道這座塔還在不在？如果在的話，你們可以去看看！

總之，《金剛經》的功德非常殊勝，隨身戴著也是很好的。通過這次學習，我對《金剛經》生起了很大的信心，想以後不管去哪裡，都要戴著一小本《金剛經》，和《繫解脫》放在一起。昨天有個小和尚向我要，但是我都沒有給。有了《金剛經》，一方面邪魔外道不能損害；另一方面別人對你恭敬頂禮，也不會折損福報！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復次，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墮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陀告訴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在受持、讀誦《金剛經》的過程中，若遭人輕毀、損害，這是因為他以前所造的惡業本應墮入惡趣，但通過《金剛經》的功德，今生中只需感受這些痛苦，便使罪業得以清淨，並很快獲得無上圓滿正等覺的果位。”

【受持讀誦】：玄奘法師和藏文中是“讀誦、受持、書寫、精通、如理作意”，但鳩摩羅什的譯本中只有受持和讀誦。

很多人在念《金剛經》的過程中，經常會遇到一些違緣，比如受人欺負、別人與他不合、修法出現障礙。表面看來都是違緣，實際上是一種順緣，別人在幫自己消業障，以此早日圓滿佛果。

此處的翻譯與義淨法師相同，但玄奘譯為：“行持波羅蜜多之菩薩，受到損惱或受極大損惱，此乃未來所受之苦業，於此世成熟。”這種譯法與藏文相同，意思也比較好懂。

平時總聽人抱怨：“我學了這麼多年的佛，但生活中的違緣越來越多，是不是佛經沒有加持力？”並不是這樣！《金剛經》已告訴你了，本來你來世會墮入惡趣受

苦，但通過持經功德，消除了這一切的罪障，如《解脫經》云：“雖有墮惡趣罪，亦經頭疼能淨之。”有些剛學佛的人認為有違緣不吉祥，自己很不願接受，其實這是淨除業障的一種驗相。

明朝仁宗皇帝在拜讀《法華經》時說：“喉中甘露涓涓潤，口中醍醐滴滴涼，假饒造罪過山獄，不須妙法兩三行。”受持《金剛經》亦如是，本來造了如山般的滔天罪業，但依靠讀誦《金剛經》就能全部清淨，因為它是一切諸佛菩薩的智慧結晶，若依此經通達了業障本性，什麼罪業都能清淨無餘。永嘉大師也說：“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夙債。”

因此，修行時如果遇到違緣，不要執著這對自己不利，應該觀想它遣除了來世的痛苦，即生中若沒有遭受這些，今後可能會感受更大的痛苦。正如有些人學佛出家，就是因為遇到挫折而發起出離心的，儘管少數人也是前世善緣成熟才學佛，但大多數都跟違緣有很大關係。多芒寺的喇西堪布，每次聽到高僧大德生病了、事業出現違緣了，就經常引用這個教證，並說大德們出現違緣是將來解脫的一種標誌。所以，我們發了大乘心的人，遇到違緣不要太在意，來世地獄餓鬼的痛苦在今生已經報完了，這是多麼好的事情啊！

“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於燃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

“須菩提，我回憶過去的無量劫，在值遇燃燈佛之前，已經遇到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如來，在他們面前供養承事、依教奉行，從沒有違背過如來教言（對於“無空過者”，唐譯和藏文中都是這樣解釋），這種功德是無法想像的。”

《妙法蓮華經》云：“若人散亂心，乃至以一華，供養於畫像，漸見無數佛。”對一佛以散亂心供養一朵花尚且如是，對無量佛作承侍供養的功德更不可思議。但這個功德與持誦《金剛經》比起來，後者的功德遠遠超過前者。

“若復有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若有人在末法五百年時，以信心受持讀誦此《金剛經》，所得功德與我供養諸佛的功德相比，百分之一不能及，千萬億分之一，乃至算數譬喻都無法衡量（用現在最好的機算機也算不出來）。”

佛陀的經典不可思議，以分別念根本無法想像。我經常這樣想：“我們的分別念連世間的因果規律都無法測度，何況佛經的甚深含義了，佛陀的智慧和功德真是無法衡量！”

此處和前面一樣都是在強調法佈施，宣講持誦《金剛經》有不可思議的功德。為什麼有如是大的功德呢？《寶



積經》中云：“明咒、妙藥、秘方、緣起力不可思議，諸佛菩薩的方便、等持、神變行境之功德亦不可思議。”可見，佛的智慧不可思議，因此依佛智而說的本經，功德必定不可思議。

那什麼叫功德呢？《壇經》云：“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見性是功，平等是德。”通過受持讀誦《金剛經》，相續中獲得平等無染的境界，這就是真正的功德，此功德遠勝於世間上有漏的善法。憨山大師說：“悟般若者，一念頓生佛家，生生世世永不離佛，故此功德最為殊勝也。”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必即狂亂，狐疑不信。”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在後來的末法濁世，讀誦和受持此《金剛經》，所得功德不可思議，如果我詳盡地道出這些功德，也許有人聽後不能接受，以致心意狂亂，生起大懷疑，甚至精神癡狂。”（當時佛陀已授記：末法時代會出現誹謗大乘佛法的人。）

有智慧的人對佛語有堅定的信心，並常以佛語作為依據，口中不斷讚歎佛陀的功德。《阿彌陀經》云：“是故諸智者，堅信佛陀語，以佛智為證，口上讚佛知。”而那些沒有智慧的人，聚在一起就是談論“白菜多少錢一斤”、“今天早上吃了什麼”、“昨晚睡得好不好”，完全具足了愚者的法相。

這裡說有些人會對《金剛經》的殊勝功德產生懷疑，這種行為非常可憐。《經莊嚴論》中講過：“我不懂的甚深之法，並不代表佛陀不知道。”這句話的含義相當甚深，大家應當再三體會，對佛語產生堅信不疑的信心。對於自己不理解之處，切勿以分別心妄加取捨，而需經常祈禱上師三寶，久而久之必定會生起智慧，證悟佛陀的究竟密意。

“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

“須菩提，這部經的意義不可思議，所得果報也不可思議。”

通過佛經的加持，我們的痛苦煩惱一下子就能斷除，這一點是不可思議；佛經每一層內容都有內外密的含義，這一點也不可思議；若對佛經作意祈禱，絕對會獲得佛陀加持，所得果報也不可思議。

有關其他的不可思議，《龍王請問經》云：“眾生不可思議，緣其發心的功德亦不可思議。”《供燈經》中也講了四種不可思議：“信仰佛經的功德不可思議；以小因而得大果不可思議；眾生的根基不可思議；三寶的力量不可思議。”

既然《金剛經》的功德如此殊勝，我們在念經時必須依靠心念、默念、金剛念等六種方法，如果只是眼睛隨便看一看，也不一定有什麼大功德。誦經的同時還要仔細思

維經義，縱然只有一剎那，功德也是無量無邊，因為經義不可思議的緣故。

要知道，我們的生命十分短暫，在有限的時間裡，不要盡做些沒有意義的瑣事。哪怕我們只能活一天，也要抓緊時間看一些經論，由於經論的意義不可思議，所得的功德和成熟的果報也不可思議。因此，大家今後最好經常念經、看經、抄經、受持經典！



究竟無我分第十七

本經共分三十二品，剩下的內容不算特別多，基本上是講一些功德，意思比較好懂，跟前面的解釋方法幾乎相同。故而過去的高僧大德在講的時候，前面一般是著重分析，後面則講得不太廣。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

此時，須菩提在佛前陳白：“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無上正等覺菩提心，以什麼方式來安住所緣？以什麼方式來修持六度萬行？以什麼方式來調伏自心？”

心是萬法的根本，佛陀傳講八萬四千法門，關鍵是為了調伏自心。當然，調心有不同的層次：世間人與學宗派者相比，學宗派者的心更易調伏；學宗派者與阿羅漢相比，阿羅漢的心更調柔；阿羅漢與菩薩相比，菩薩的心更寂靜；菩薩與佛陀相比，佛陀的心最圓滿究竟。總之，發菩提心的究竟目的就是要調伏自心，即首先怎麼樣安住，中間怎麼樣修持，最後達到什麼樣的結果。當時，須菩提在佛前就提出了這樣的問題。

這幾個問題在《金剛經》中非常重要，本經主要講的就是如何調伏自心，在名言中怎樣積累資糧。你們天天諷誦《金剛經》、受持《金剛經》，這只是名言上的調心方法，但從勝義來說，心若達到了寂滅的境界，才是最究竟的調心。

佛告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

佛告訴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無上正等覺之心，理應如此觀想：我雖然發了菩提心要滅度天下一切眾生，但實際上，沒有所滅度的眾生，也沒有能滅度的我。”

前面須菩提已提出問題：發了菩提心的人，應該如何安住、如何修行、如何調伏自心。佛回答說：方法是非常多的，但最究竟、最殊勝的就是發菩提心。巴珠仁波切說“有者此足夠，無者不可缺。”指的就是菩提心，如果有了菩提心，一切都已經圓滿了，不需要再修其他法；但若沒有菩提心，什麼法也修不成。噶當派的《加行寶鬘論》中引用了許多講菩提心功德的教證，如果方便的話，我想給大家翻譯出來，你們學好了會有很大利益，但也不一定有這個機會。

佛告訴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若想真正調伏自己的心，必須在相續中生起世俗菩提心和勝義菩提心。什麼是世俗菩提心呢？“我應滅度一切眾生。”因為三界輪迴中的眾生都當過父母，他們現在沉溺於輪迴大海中，故應想盡一切辦法救度，使他們獲得佛果的安樂，這種發心就是世俗菩提心。它又分願菩提心、行菩提心兩種，此乃世俗中最好的調心方法。從勝義來說，“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所滅度與能滅度並非實有，二者都不存在，這即是勝義菩提心。

作為一個修行者，分析萬法時必須分開勝義諦和世俗諦，否則不夠究竟。月稱論師說：“由於諸法見真妄，故得諸法二種體，說見真境即真諦，所見虛妄名俗諦。”因為能見到諸法的真實與虛妄，故有勝義諦與世俗諦之分。依此二諦的分法，菩提心也分兩種：一是勝義菩提心；一是世俗菩提心。

按照次第來講，首先要瞭解世俗諦，再進一步瞭解勝義諦，《六十正理論》云：“於求真性者，初說一切有，通諸義無貪，然後說寂滅。”同理，我們先要發起世俗菩提心，世俗菩提心圓滿之時，了知它並非究竟，然後以般若波羅蜜多來攝持發起勝義菩提心。若依靠這種方便方法，自相續必定會調柔！

“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

“為什麼所滅度與能滅度不存在呢？須菩提，菩薩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執著在實相中還有一個相的存在，就不是真正的菩薩了。”

一切相都是虛偽的，並非真實存在，《中論》云：“如佛經所說，虛誑妄取相，諸行妄取故，是名為虛誑。”假如菩薩執著四相，這種發心不究竟，此菩薩也非真正的菩薩。

“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



“原因是什麼呢？須菩提，發菩提心的無上正等覺者並不存在，凡是執著相狀的，皆不符合究竟的真如法要。”

佛陀已通達萬法的本來實相，在這種智慧面前，一絲一毫的法也不可得。如果實相中確實有法可得，諸佛菩薩應該能看到，正因為以勝義智慧來抉擇時什麼也得不到，因此發無上正等覺者並不存在，如此，所發的菩提心也無實有，這種菩提心就是勝義菩提心。《楞嚴經》云：“大慧，有無不生，是故諸法無有生。”在勝義中，有、無都不存在，諸法均是無生大空性。

下面釋迦牟尼佛以親身經歷來說明這個問題：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於燃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

“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燃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問：“須菩提，你是怎麼想的？佛以前在燃燈佛面前，有沒有得過無上圓滿正等覺的法？”須菩提回答：

“世尊，據我對佛陀深意的理解，您在燃燈佛面前，沒有得過任何法。”佛讚歎道：“一點也不錯！須菩提，我的好弟子，你真是很聰明，實相中的確沒有法令如來獲得無上圓滿正等覺。”

【如是，如是】有兩種解釋方法：一是佛對須菩提的回答非常滿意，用重複的語氣表示讚歎；還有一種說法是，須菩提回答時說勝義中佛沒有得過法，但間接承認世俗中曾得過法，佛說了兩遍“如是”，一遍是肯定對勝義的理解不錯，一遍是肯定世俗中承認如幻如夢的存在也非常對。由此可見，佛陀的每一句話都有甚深密意，不像我們凡夫那樣，所說的話經常沒有任何實義。

須菩提說得非常對，實相中無有少法可得，假如真正去觀察，如來並沒有得過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賢劫經》中說釋迦佛因地時在大釋迦佛面前供養妙衣，並發願：“善逝如來汝之身，眷屬壽命與剎土，殊勝妙相等功德，唯願我等成如是。”這完全是從世俗諦來講的。龍猛菩薩說：“如來說有心，即是世間心。”但通過勝義理論來衡量，正如須菩提所言，如來並沒有所得之法。

“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燃燈佛則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

“須菩提，如來若依實有之法獲得了無上正等覺，燃燈佛則根本不會給我授記：你將來在娑婆世界成佛，號釋迦牟尼。”

在九十一劫前，世尊為法雲比丘（有經典說是賢慧婆羅門），當時他在燃燈佛前得到無生法忍，並獲授記：“你將來於娑婆世界成佛，號釋迦牟尼，度化無量眾



生。”名言中雖有此事，但若執著勝義中有所得之法，燃燈佛根本不會如此授記。為什麼呢？如果真有一法是實有存在，其本性應永恆不變，不可能有未來如幻如夢的顯現，也不可能有當下的示現。正因為有燃燈佛的授記，恰恰說明萬法皆由因緣所生，並非實有。

“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

“由於不存在獲得無上正等覺的實有之法，因此，燃燈佛在九十一劫前給我授記：你於來世，定當成佛，名號為釋迦牟尼。”

勝義中無一法可得，若真正證悟了這一點，名言中才會獲得如幻的授記。誠如《百業經》中記載：釋迦牟尼佛於因地時，初見燃燈佛即生起極大歡喜心，見前面的路泥濘不堪，便把頭髮鋪在地上祈求：“如果我能現前菩提果位，廣轉法輪，願請佛陀雙足從我髮上踏過。”果然，佛陀從他的頭髮上踏過，並授記：“你未來將得解脫，現前無上正等正覺的果位，號釋迦牟尼佛，成為三界輪迴的唯一明燈。”

這個公案的情節非常精彩，當時上師如意寶在傳講時，很多人哭了好長時間，可能現在眼淚還沒有乾吧！

如來的授記，若在實相中存在，不可能是真實的授記。米滂仁波切在《中觀莊嚴論釋》中言：“萬法若有一成實，諸所知成永不現；萬法無一成實故，無邊所知了分

明。”在一切所知當中，如果有一法是成實的，形形色色的所知都不會顯現，正因為不是成實的緣故，各種各樣的顯現才合情合理。猶如鏡子中的山河大地，由於不是成實的，才能在小小的鏡子中映出來，萬法亦如是。

《金剛經》中一會兒說有、一會兒說沒有；一會兒得授記、一會兒不得授記，好像一句話中處處有矛盾。所以漢地講《金剛經》的人非常多，但真正講得好的並不多見。這次我傳講《金剛經》，稍微宣說了一點此經的密意，不敢說是全部，希望能拋磚引玉，引發大家對經文的深入理解。我以前看過很多講義，也聽過很多錄音帶，有些大德的語句非常優美，聽起來也很舒服，但從意義上觀察，可能因為沒有《金剛經》傳承吧，有些地方不太盡如人意。不管怎麼樣，諸佛菩薩是通過不同形象來度眾生的，究竟上當然沒有差別。

前面講了釋迦牟尼佛若真實存在，就不會得到授記，不真實存在才得授記。表面看來是矛盾的，這是為什麼呢？

“何以故？如來者，即諸法如義。”

“為什麼？所謂如來，即諸法的本義。”

如來是佛的十種名號之一，“如”是真如之意，指法界的勝義本性，“來”是已經到達了這種境界。按照藏傳佛教的解釋，如來就是究竟達到了真如本地。

所謂的真如，《成唯識論》中定義為：“真謂真實，顯非虛妄；如謂如常，表無變易。”《宗鏡錄講義》中也

說：“演法味者，即真如真味。”真如有聲聞、菩薩、佛陀之分，唯有佛陀才能徹底通達真如實相。

此處，如來與真如是同一個意思，因為如來並不是有眼有鼻的形象，而是一切諸法的本性，這種實相是真正的如來，所以如來不能得授記。

【諸法如義】：諸法的本來面即如此。從空性角度來講，佛菩薩來人間也好，不來人間也好，法性永遠都不會改變。《金剛經》之所以甚深，原因也在這裡。

“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假如有人說：如來已得無上正等覺的果位。這種說法不正確。須菩提，在實相中，無有法令佛得到無上正等覺的果位”。

此處與玄奘、義淨翻譯的略有不同，玄奘譯為：“若如是說如來、應正等覺能證阿耨多三藐三菩提者，當知此言為不真實。”義淨則是：“若言如來證得無上正等覺者，是為妄語。”藏文中說：“須菩提，若有人說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人已入邪道。”

你們若想研究《金剛經》的話，在學習過程中，應該把這幾個譯本拿來對照，這樣才會便於理解。有些不好解釋的地方，參考一下其他譯本，意思自然一目了然。

對分別尋伺者或未通達般若實相的人，在他們的迷亂根識面前，可以承認如來獲得了正等覺果位。不僅凡夫如是承許，佛陀當初也承認自己在菩提樹下悟道，並說：

“深寂離戲光明無為法，吾已獲得甘露之妙法，縱於誰說他亦不了知，故當默然安住於林間。”所以在名言中，佛在眾生面前顯現先發菩提心，中間修六度萬行，最後現前法身與色身雙運的果位，確實得到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但從勝義角度來講，這些都是不真實的，實相中任何法都了不可得。

“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

“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既不是實有，也不是虛妄。”

在世俗名言中，釋迦牟尼佛於印度金剛座，摧毀群魔現前菩提，在鹿野苑等處轉法輪，這些都是不虛的事實。任何一個科學家、理論家若說這是迷信，則與歷史截然相違。但在勝義實相中，諸法無實，一些顯現皆不存在。《三摩地王經》說：“比如男子做夢時夢見一位絕色佳人，他在夢境中享用此對境，但醒來後什麼都沒有了，諸法亦當如是觀（勝義中無實，世俗中無虛）。”

一切法的本性無實無虛，但很多人因為沒有通達此理，也沒有聞思過中觀，故常偏墮於一邊。有些人認為什麼都沒有，因果也是空的，連發菩提心都不存在；有些人認為一切都實有，如來是一個萬德莊嚴的大智者，他是真實存在的。這些都是入邪道者，不能得見如來的本面。

昨天講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也不可思議，今天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實無虛，這些金剛語大家應當記住！

“無實無虛”可以說歸納了整個宇宙人生的真理，我們觀察任何一個法時，它在名言中真實無虛，造惡定會墮入地獄受苦，但勝義中是不存在的，這即是萬法的真相。

“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

“因此，如來在諸佛經中說：輪涅所攝的一切萬法，全部是佛法。”

《文殊經》中，文殊菩薩問舍利子：“什麼是最殊勝的佛法？”舍利子答：“諸法無有自性，此乃最殊勝的佛法。”可見，無有一法不是佛法，佛法的範圍非常廣，能夠容納一切萬法。

漢地有個慧忠國師，他在講《金剛經》時說一切萬法都是佛法，有弟子問他：“假如一切都是佛法，那麼殺人放火是不是佛法？”國師笑一笑，說道：“殺人放火的本性是空，仍離不開佛法。”

佛法在名言中分為所取之法、所捨之法，殺人放火是所捨之法；從勝義來講，是無取無捨之法，這是分開二諦而言的。慧忠國師回答時並沒有這樣分，他主要是站在勝義角度來講的。

“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

“須菩提，如來所說的一切法並非實有，只是名言中叫做一切法。”

佛陀為斷除眾生的貪嗔癡，引導他們趨入菩提道，前後共轉了三次法輪，宣說了八萬四千法門。但從實相來說，這些法非一切法，因為能言所言全都不存在，這才是名副其實的佛法。

“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

須菩提言：“世尊，如來說人身長大，即為非大身，是名大身。”

佛問須菩提：“比如人的身體長（zhāng）大，是不是實有存在？”須菩提回答：“世尊，如來雖說人身長大，但其實沒有大身就是大身。”

嘎瑪拉西拉說，此處以身體長大為喻，說明一地菩薩到佛陀之間的智慧越來越增上，佛陀的智慧最為圓滿。在名言中，身體有大小的差別，智慧有高低的懸殊，但從勝義來講，這些分別均不成立，不是大身才是大身。

《首楞嚴義疏注經》云：“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從世俗來看，這好像有點矛盾，小不可能大，大不可能小，但從萬法無自性的角度卻可以成立。米拉日巴鑽入牛角裡，牛角沒有變大，米拉日巴的身體也沒有變小，這完全是一種事實，萬法的本性即是如此。又譬如，在夢中我的身體非常高大，這種高大並不是真正的高大，因為夢中沒有實質的身體。同樣，菩薩智慧的增長也不成立，儘管名言中有從一地到十地的真實果位，但勝義中確實沒有這些。



《金剛經》中有很多隱藏的比喻，不去觀察則根本看不出來。此處大人的身體比喻佛陀的智慧，小孩的身體喻為菩薩的智慧，若想長成大人，必須要從小孩開始。如果沒有明白這個比喻，就會覺得一會兒講佛陀，一會兒講菩薩，一會兒又講身體，表面上看來很難懂，但只要用心去體會，我們不難發現其中密意。

如上所說，就像身體長大一樣，菩薩的智慧也越來越大，但實際上菩薩也是不存在的。

“須菩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眾生，即不名菩薩。”

“須菩提，菩薩也是同樣。若有菩薩說‘我要滅度天邊無際的一切眾生’，這就不是真正的菩薩，因為執著相狀之故。”

在《大智度論》中，相分為三種：假名相、法相、無相相。菩薩等諸法的名稱，是假名相；五蘊所攝的一切，包括分別念，都屬於法相；對空性的執著，叫無相相。依《大智度論》所說，發菩提心是一種法相，執相者則不得解脫。因此，有相狀的菩薩不是真實的菩薩。

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菩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

為什麼呢？所謂的菩薩，不應執著任何實有之法。通過了義經典可以發現，文殊菩薩、彌勒菩薩等大菩薩的境界，並沒有菩薩的執著，也沒有救度眾生的執著。《六祖

壇經》云：“外離一切相，名無為相。”無相才是菩薩的名字。

前面講諸佛遠離一切相，此處說菩薩也遠離一切相，為什麼呢？因為佛陀在經中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如《涅槃經》云：“一切法悉無有我。”既然沒有真實的我，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又從何談起呢？

“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

“須菩提，發菩提心的菩薩若認為‘我應莊嚴佛土’，則非真正的菩薩。為什麼呢？因為如來所說的莊嚴佛土，只是名言假立，實相中根本不存在，莊嚴佛土也是一種執著。”

在名言中，菩薩應該莊嚴佛土。《現觀莊嚴論》說：“三清淨地的菩薩，先要嚴淨自己未來成佛的殊勝剎土。”例如，《華嚴經》、《大日經》提到了華藏莊嚴世界海；《密嚴經》宣說了密嚴剎土的無盡莊嚴；《無量壽經》中講阿彌陀佛依靠不可思議的發心，莊嚴無邊功德的極樂剎土；還有藏傳佛教許多大德的淨見量前所現的香巴拉剎土、紅色吉祥銅山（蓮師剎土）等等，這些剎土在名言中都是存在的。但菩薩如果執著它，就不是真正的菩薩了。為什麼呢？因為這些莊嚴剎土並非實有，只不過是清淨心的化現，類似唯識的清淨依他起（指清淨剎土與現在佛淨見境中的剎土、七寶以及光芒耀眼的無量殿等一切現相）。如《維摩詰經》云：“隨其心淨，則佛土淨。”

既然名言中存在莊嚴剎土，仔細觀察時又不存在，這二者是否矛盾呢？並不矛盾。米滂仁波切在《定解寶燈論》中說“表面似乎成相違。”對於勝義諦和世俗諦，在凡夫的眼裡看似相違，實則並不相違。名言中可以這樣承認，但若認為它實有存在，則不是真實莊嚴。就好比鏡子中顯現莊嚴剎土，若此剎土是實有的，不可能現於鏡中，正因為無實之故，萬法才可以在鏡中顯現。勝義與世俗所攝之法，全部是這樣的本性。

“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

“須菩提，倘若菩薩證悟了空性，通達了人無我和法無我的實義，如來說他是真正的菩薩。”

作為一個學大乘法的人，如果沒有通達無我空性，不要說大菩薩，連聲聞緣覺也當不成。因為按照大乘或寧瑪巴自宗的觀點，聲緣至少要證悟人無我。龍猛菩薩云：“得無我智者，是則名實觀。得無我智者，是人為稀有。”得到無我智慧的人，形象上儘管與凡夫一樣，但他內心的境界無法言說、十分稀有。反之，假如沒有證悟無我空性，根本不能稱之為“菩薩”或“成就者”。

那什麼是“我”呢？《涅槃經》云：“若法是實、是真、是常、是主、是依，性不變易者，是名為我。”也就是說，凡是執著“我”者，即認為“我”是實有、真實、長存、可依賴的，而不是空的，這種我執是生死輪迴的根本。

因此，大家務必要通達無我空性，否則，不管修什麼法，也得不到任何聖果。這裡是說若沒有通達無我，無法得到菩薩果。按照其他經典的說法，連聲聞緣覺的果位也得不到。《圓覺經》云：“雖經多劫，勤苦修道，但名有為，終不能成一切聖果。”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昭明太子分的品，但有時候看起來，似乎和下面的關係不是很大。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

“如是，世尊。如來有肉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

“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不？”

“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

“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

“如是，世尊。如來有佛眼。”

佛陀問：“須菩提，你怎麼想的？如來有沒有肉眼？”“是，如來有肉眼。”“須菩提，你怎麼想的？如來有沒有天眼？”“是，如來有天眼。”“須菩提，你怎麼想的？如來有沒有慧眼？”“是，如來有慧眼。”“須菩提，你怎麼想的？如來有沒有法眼？”“是，如來有法眼。”“須菩提，你怎麼想的？如來有沒有佛眼？”“是，如來有佛眼。”

為了增強經文的語氣和含義，這幾個問題是分開問的。如果簡單問的話——“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五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五眼。”這樣就可以了！

有關“五眼”，我看了一些《金剛經》的講義，很多法師可能自己也不明白吧，繞來繞去不直接解釋，講些無關緊要的話就過去了。我希望你們以後講法時，不懂的地方不要用其他話題來搪塞，這樣不是很好。另外，講經時最好能引用教證，這是藏傳佛教的一大特色。當然，教證必須用在合適的地方，隨隨便便用是不行的。我害怕你們以後從佛學院畢業回漢地講經時，講不來就用一些故事岔開。不是我誹謗哪個高僧大德，如今這種現象非常多。現在的人講經說法不像古大德那樣嚴謹，不管自己懂了沒有，都敢隨便信口開河。現在科技也非常發達，這樣的書籍、磁帶、光碟到處都是。

五眼在《俱舍論》等小乘論典中沒有提及。因為薩迦派的果仁巴說：“六通，小乘行人可以得到；五眼，只有大乘聖者方可獲得。”佛經亦云：“若欲獲得五眼者，當勤修六波羅蜜。”

五眼的因、作用、範圍、本體等，在《現觀莊嚴論講義》和《大乘阿毗達磨》中有詳細介紹。本來，《文殊真實名經》和《勝樂金剛》的講義中說，佛陀的功德無邊無際，六根可以互用，身體的哪一部分都能了知一切外境。但此處是從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宣說佛陀具足五眼功德。經云：“菩薩摩訶薩，若修習五眼，則獲無上圓滿正等覺果。”

【肉眼】：在資糧道時獲得，其因是前世供燈、修等持。肉眼能照見一百由旬到三千大千世界以內的粗細眾色。歷史上也有些大成就者獲得了肉眼功德。如《大圓滿

前行》中記載，國王松贊干布為將正法發揚光大，決定建造寺廟，在尋找淨地（修建廟宇等建築物之前舉行的一種密宗淨地儀式）上師時，去請問國師釀萬登珍桑波。國師依靠肉眼通，了知印度東方有大堪布菩提薩埵，於是國王迎請他作為淨地上師。

【天眼】：加行道以上都具有，其因是行持有漏善法，或修持禪定等六度。天眼能照見十方眾生的前生後世、投生何處等，對自他一切眾生，包括地獄、餓鬼的前後世是什麼，全部能夠一一現見。現在的瑜伽士、空行母，有些真正有天眼，有些只有與天眼相似的神通。《智者入門》的說法與此稍有不同，論云：“天眼的功德，是能照見無邊色法。”

【慧眼】：一地到十地菩薩入定時具有，其因是修持無漏善法、行持六度而獲得。慧眼能如實現見萬法的本體——勝義法性。當然，我們平時所說的慧眼，大多是將智慧喻為眼目，跟此處的定義不一樣，此處的慧眼是一地到十地菩薩入定時才有。

【法眼】：一地到十地出定時具有，其因也是修持無漏善法，行持六度。法眼能如理通達教法和證法的意義，了知與自己等同者、比自己低劣者的根基。比如二地菩薩能知道一地菩薩以下的眾生根基，其上境界則無法通達。

【佛眼】：得佛果時具有，其因是圓滿福德資糧和智慧資糧。佛眼是以如所有智和盡所有智，徹見萬法勝義諦與世俗諦的本性，其範圍廣大無邊、不可思議。《現觀莊嚴論》講義中說，一地到十地之間可以得到相似的佛眼。

通過以上這些介紹，大家應該明白，佛陀完全具備了五眼。

關於五眼的功德，六祖在《金剛經口訣》中有不同的解釋，江味農居士的講義中也講得比較廣，和我昨天講的有點不同，這可能是漢傳佛教的解釋方法。

佛陀具足五眼功德，對勝義中遠離八邊戲論的本相、世俗中每個眾生的起心動念，都能毫不混雜地照見。下面接著講五眼能了知一切眾生的心。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恆河中所有沙，佛說是沙不？”

“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

“須菩提，你是怎麼想的？恆河中的所有沙，佛說是不是沙？” “是的，世尊。如來說是沙。”

此段經文，在唐玄奘的譯文中也有，但藏文和義淨的譯本中都沒有。按理來說，這段跟前後文並沒有很大關係，所以這裡只是從字面上解釋一下。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一恆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恆河，是諸恆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

“甚多，世尊。”

“須菩提，你是怎麼認為的？像恆河沙數那樣多的恆河，這些恆河中沙子數量的佛世界多不多呢？” “非常多，世尊。”

【佛世界】：一尊佛所調化的世界，是一個三千大千世界，它包括百俱胝的小世界，數量相當多。

【甚多】：鳩摩羅什的翻譯中只有一個“甚多”，而藏文中是“甚多，甚多”，玄奘的譯文中是“如是，甚多”。

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

佛告訴須菩提：“如此不可思議的眾多剎土中，每一個眾生的種性、根基、意樂差別，如來都能完全了知。”

佛陀具有不共的智慧，即便聲聞緣覺也無法測度，佛對恆河沙數佛世界的眾生根基，全部能夠一一照見，這種功德無法想像。《秘密不可思議經》云：“諸佛功德海，無數皆難說。”諸佛的功德就像大海一樣，縱然用無數劫來宣說，也說之不盡、道之不完。

從總的方面來講，佛陀有不可思議的功德，尤其是了知眾生根基方面，具有不共的特點。《極樂願文》說：“佛於晝夜六時中，慈眸恆視諸有情：諸眾心中所生起，任何分別皆明知；諸眾口中所言語，永無混雜一一聞。”

《入中論》在講十力時，也提到了佛陀依“知種種界智力”能無餘了知眾生的根器勝劣，依“知遍趣行智力”能徹底了達眾生入小乘、入大乘、生善趣、生惡趣等不同趣行。因此，佛的一分功德也不可思議，龍猛菩薩在《讚三身論》中讚歎了佛陀身語意的無盡功德，尤其強調了意功德方面。

為什麼如來能照見一切眾生的心呢？

“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

佛陀在了義經典中都講過：名言中的心並不是真正的心，在勝義中觀察或者安住時，迷亂的心不存在，明清的心也不存在。《般若八千頌》云：“於心無有心，心性即光明。”心的本性中沒有心，心的本性就是光明——離一切戲論的法界本體。《寶積經》也說：“迦葉，此心者，於外不隨見，內亦不隨見，二者之中亦不隨見，若遍尋之有無而不可緣也。”

為什麼說“諸心皆為非心”呢？因為心在名言中可以承認，但在勝義中得不到，這即是一切法的本性。這幾天上師如意寶講《上師心滴》時，心得不到的原因講得非常清楚，上師主要是以竅訣方式講的，而《金剛經》主要以教言方式宣說的。

前段時間，有些道友建議以大圓滿的方式來解釋《金剛經》。一方面說，用大圓滿是很好解釋的，與《法界寶藏論》、《實相寶藏論》對應起來講也很方便。但另一方面，大圓滿的很多教言我不敢用，《金剛經》是顯宗的經書，這本講義以後出版的話，沒得過灌頂的人也會看，若注明“未經大圓滿灌頂者不得翻閱”，那可能有點說不過去，因此用大圓滿來解釋不太方便。其實，這裡只是名詞用法不同而已，跟大圓滿的“破心房”，在意思上沒有太大差別。

“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我們應明白心的本性。無垢光尊者在《三休息》中經常講，過去心跟昨天的夢沒有差別。前剎那的心，現在一絲一毫的痕跡也沒有，留下來的只是憶念，而不是過去心的本體。如果過去心的本體現在仍在，則成常有的過失。

現在心也不可得。現在這顆明明清清的心，如果觀察它的顏色、住處、形狀，是根本找不到的。

未來心是未生之法，跟石女的兒子一樣沒有本體。如果未生之法現在可以得到，那石女的兒子、虛空中的鮮花也能得到了。

用密宗竅訣來講：過去心不可得，應該找心的來源；現在心不可得，應該找心的住處；未來心不可得，應該找心的去處。

總而言之，這裡是以“不可得”的理由來抉擇心性。不僅心性如此，一切萬法莫不如是，因為萬法皆由心造，心不可得之故，萬法本性也不可得。《大智度論》云：“一切諸法性不可得故，名為空性。”

因此，心不起分別念，在明然了了的境界中安住很重要。《六祖壇經》云：“心念不起，名為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為禪。”真正的坐禪，是如實通達心性無來無去，三心了不可得。《中觀四百論》說：“過去若過去，如何成過去？過去不過去，如何成過去？（意思是說，過去（指實有的過去）若已經過去了，如何會成為過去（實有的過去）？過去如果沒有過去，又如何能叫過去（過去的法相是已生已滅）？）”現在、未來亦可以此類推。

歷史上有些人依靠這樣觀察，從而認識了心的本性：漢傳佛教中有一位宣鑒禪師，他從小出家，年輕時即能為人講法，講得最多的當屬《金剛經》，因他俗家姓朱，世人稱之為“朱金剛”。後來他自認為修有所成，精通一切法，聽說南方禪宗極其興盛，便起念想：“我的智慧首屈一指，南方一帶有魔眾傳法很厲害，還是去看一看，降妖伏魔。”於是他挑著自己著的《金剛經·青龍疏鈔》南下。

有一次他在途中買點心，賣點心的阿婆問：“你的包袱看起來很重，裡面是些什麼？”“《金剛經》的疏鈔。”“你懂嗎？”“不僅懂，而且講過多年。”“我有一問題，若師父答得上來，點心免費供養，分文不取；若答不上來，請到別家去買吧。經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不知您點的是哪個心？”禪師一時為之語塞，只好背起行李繼續趕路，但心裡始終不忘這個疑團。

晚上他來到龍潭禪師的寺院，二人一直暢談到深夜。臨走時，他看到外面很黑，就返回來要燈火。龍潭禪師點了一根蠟燭遞給他，他伸手接時，仍在思維白天那件事。正在此時，禪師“撲”地把蠟燭吹滅，當下宣鑒禪師恍然大悟。

以前我看到《金剛經》的這句話時，總覺得其含義特別殊勝，跟大圓滿沒有兩樣。因此，大家也應該經常觀心，這裡面有很甚深的竅訣！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佈施，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

“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

“須菩提，你是怎麼想的？若有人以遍滿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來作佈施，以此殊勝因緣，他的福德是不是非常大？” “是的，世尊。此人以是因緣，所得福德不可限量。”

不要說遍滿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就算在殊勝對境前供養一朵鮮花、一杯淨水，佛經中說也有不可思議的功德。

“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

“須菩提，你應該明白，假如福德的本體實有，如來根本不會說福德多。正因為福德無實，故如來在佛經中說：這樣的佈施，所得福德非常多。”

這裡和昨天的問題有一個上下銜接：前文已敘“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有人會生疑惑：“既然三心不可得，那麼積累資糧會不會成為無義？”回答是否定的。儘管心的本性不可得，但在名言中，通過佈施積累福德資糧，永遠也不會滅盡，乃至佛果之間都會存在。

大家都知道，佛經中為大乘行人宣說了種種法門，尤其是佈施這一方便法，對初學者來說非常殊勝，依此可迅速積累資糧、懺除罪障，獲得殊勝的佛果。那麼，若有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作佈施，功德是不是很大呢？須菩提完全了知佛陀的密意，他回答說：福德確實非常大。《中論》云：“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因為佈施是因緣所生之法，本體是空性，以無實之故，所以福德非常大。

為什麼福德如此大呢？因為是空性的緣故。當然，我們凡夫並未證悟空性，對這個理由不一定接受，只有對空性法門生起穩固定解，了知諸法沒有芝麻許的實質，才會明白這種因果的安立非常合理。

倘若福德是實有之法，如來在諸經中根本不會說這樣的佈施福德極大。前面也講過：“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不著相佈施的功德非常大，著相佈施的功德幾乎沒有，而且實執也是修行過程中著重要斷除的大障。《入行論·智慧品》云：“見聞與覺知，於此不遮除。此處所遮者，苦因執諦實。”由此可見，我們修行所要遮破的，並不是見聞覺知，而是痛苦之因——執諦實。

梁武帝曾問達摩祖師：“我自登基以來，造佛像、印經書、供養僧眾，為三寶作了不計其數的善事，這個功德大不大？”達摩祖師回答：“沒有功德。”梁武帝當時很不高興，拂袖而去。但那天表演時，為了大乘佛法的緣起，梁武帝接受了大乘佛法，達摩祖師也給他傳授了殊勝

的法，這是我們編的！我當時就想：可惜梁武帝沒有學好《金剛經》，如果他明白不著相的功德，就不會執著自己很了不起了。

總之，假如諸法實有，實有的法中不可能產生功德。正因為一切都是緣起空性、如幻如夢，因緣具足的時候，功德才可以顯現。



離色離相分第二十

“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

“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

“須菩提，你是怎麼想的？見到佛陀色身，是否意味著見到了如來？” “不，世尊。不能以見佛色身而見如來。為什麼呢？因為如來在經中說：具足色身，並非具足色身，不是色身才是色身，故以色身見如來不合理。”

本經的很多地方，都是用勝義和世俗相結合來說明諸法的本性。如果詳細觀察，前面和後面還是有很大的聯繫：前面講了福德分，福德資糧能產生色身；此處講的是智慧分，智慧資糧能產生法身，這是因緣的特殊關係。龍猛菩薩在《六十正理論》中也說：“以此之善根，迴向諸眾生，積福智資糧，願眾得二身。”

有人可能會問：“福德所生的色身，是不是實有的呢？”並非如此。福德能夠產生色身，只是名言中這樣承認。從勝義來講，色身與福德遠離一切戲論，二者既不是各自分開的，也不是能生所生的關係。《涅槃經》云：“色是無常，因滅是色，獲得解脫常住之色。”因此，色身即法身，法身即色身。《大乘起信論》亦云：“以法身是色實體故，能現種種色。”法身實際就是色體，色體中可顯現種種色法。

不懂大乘經典的人聽後，會覺得非常矛盾，但了義經典的觀點即是如此。如來的色身非色身，而是本空離戲、光明周遍的一種顯現，“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是這個道理。

相好是色身的一部分，如果色身不具足，那報身佛的相好具不具足呢？也不具足。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

“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

“須菩提，你是怎麼想的？能否以見到如來具足的妙相，認為已見到了如來呢？”“不能，世尊。如來不以外在的圓滿具足妙相而見。”

從名言來說，佛在世時，很多人可以看見佛的三十二相，而外道飲光所見的佛身則具足九種醜相。但實際上，如來的色身並沒有真實之相，《法華經》云：“若得作佛時，具三十二相，天人夜叉眾，龍神等恭敬，是時乃可謂，永盡滅無餘。”三十二相只是成佛的一種標誌，並非實有，因此以色相見如來不合理。

外在的佛像，暫時來說是加持的象徵，有不可思議的功德，但不是最究竟的。《入行論》中說：“別人摧毀佛像、佛塔時，不要對他生嗔恨心，因為佛像、佛塔沒有感受的緣故。”如來的真正身體是無為法，無為法不可能被火燒壞、被東西砸碎，以密乘來說，它是不了義的、形象的幻化網。

當然，這樣一說，你們也不要認為不用恭敬佛像了。沒有智慧的人，經常喜歡走極端，不是“左傾”就是“右傾”，從而造下墮落的惡業。所以大乘佛法只能在法器面前說，非法器前萬萬不可宣說，因為很多人都無法接受，他們認為有鼻有眼的才是佛。其實，我們什麼時候開悟了，才是真正的見佛。禪宗說明心見性，也可以叫明心見“佛”，所見的這個佛，並不是有面有相的！

“何以故？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

“為什麼呢？如來在佛經中說，所謂的諸相具足，實相中並不成立，只是名言中隨順世間而安立為諸相具足。”

凡夫認為：如來不是有相，就是無相，除了有相、無相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相存在。但實際上，如來的本相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境界，無法用語言文字來表達。《大日經》云：“諸佛自證三菩提，不可思議境，超越心境。”

打個比方說，我的身相映現在鏡子中，鏡中的我並不是真正的我，但也不是跟我毫無關係。因此，一切相並非究竟實相，如來的這種境界，我們如何衡量也不合理。《金剛經》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大圓滿觀修“托嘎”中，也有非常殊勝的教言，但在這裡不方便講。



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

“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

“須菩提，你不要認為如來有所說之法，千萬不要這樣想，也不要這樣說。為什麼呢？若有人言如來有所說之法，此人故意誹謗佛法，不能完全瞭解我所說的密意。”

這種觀點，有些小乘學者接受不了。因為佛明明轉了三次法輪，開演了八萬四千法門，佛自己也常說“我在某某時候，說過什麼法”，怎麼一下子就全盤否定了呢？而且，竟然還說“凡是說佛講法者，都是毀謗佛法”，真是太令人費解了。

其實，在眾生迷亂的根識前，佛陀也確實宣說了佛法。《法華經》云：“佛說過去世，無量滅度佛，安住方便中，亦皆說是法。”佛經中有明確記載，過去的無量佛都說過法，現在的佛陀也安住在方便和智慧中宣說佛法，不像我們，安住在貪嗔癡等煩惱中說法。因此，從名言的角度來說，佛陀已經為眾生講過佛法。

但從諸法實相或究竟法界來說，一切法的法性就是等性，除了等性以外，佛陀沒有說過任何法，所說之法全部是名言假相，是不究竟的。經云：“凡以諸名言，宣說之諸法，是法皆無有，此乃諸法性。”在《寶力經》中，文殊對佛也說：“不管是誰，若依靠名言來宣說佛法，這些法皆無相，並非實有。”誠如《證道歌》所言：“默時

說，說時默。”佛從來沒有說過法，沉默不言是佛所說的真相！

昨天講了若認為如來有所說之法，是為謗佛。對大乘佛法瞭解較深的人，應該不會有什麼懷疑，但沒有聞思過大乘佛法、尤其是不太明白大乘密意的人，可能對此大惑不解：“佛經中明明記載釋迦牟尼佛轉了三次法輪，為什麼說這是毀謗佛法？”

要知道，在了義實相中，並不存在實有的轉法輪者、所轉的法輪、轉法輪度眾生的事業。儘管名言中現而無自性，如幻的世尊轉了三次如幻的法輪，度化了無邊的如幻眾生，這一點是不可否認的。但此處並非破斥這種觀點，而是說在勝義實相中，釋迦牟尼佛轉法輪度化眾生，完全是一種無實的夢幻，在白天醒覺位時根本沒有。

“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須菩提，三世諸佛等說法者，實際並不存在所說之法，因為能說、所說、說者皆無，所以無法可說，只是名言中假立為說法。”

在《金剛經》中，若把世俗諦與勝義諦分清楚，每個問題都是大同小異，只不過角度不同而已。從究竟實相而言，佛陀恆時安住於三輪體空的境界中，根本沒有“我要轉法輪度化眾生”這些分別念，說法只是在迷亂眾生面前，為了破除其如夢般的我執而顯現的。《金光明經》云：“佛無是念：我今演說十二分教利益有情。”既然佛沒有分別念要講經典十二部（《月燈經》中云：“契經、

應頌、記別、諷誦、自說、因緣、譬喻、本事、本生、方廣、希法、論議，稱為經部。”) 也沒有饒益有情的念頭，故而說法者不成立，依靠說法者所說的法在實相中也不存在，能說、所說均無有，故如來無可說之法。《大涅槃經》云：“我自成佛至涅槃，未曾說過一字佛法。”

概言之，實相中沒有能說所說，名言中為了對治八萬四千煩惱而宣說了八萬四千法門，這是合理的。

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

佛言：“須菩提，彼非眾生，非不眾生。何以故？須菩提，眾生眾生者，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

此時，慧命須菩提於佛前請問：“世尊，未來末法五百年，若有很多眾生聽聞《金剛經》，是否會生起極大信心而獲益？”佛沒有正面回答，他說：“須菩提，這些眾生既不是眾生，也並非不是眾生。為什麼呢？須菩提，所謂的這些眾生，如來早已經說過，非眾生就是眾生。”

在本經中，佛陀曾說：未來眾生聞思《金剛經》後生信的場面，佛陀依慧眼能徹見得一清二楚。這在名言中是肯定有的。但此處的回答是：未來生信心者根本不存在。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在勝義中觀察時，“彼非眾生，非不眾生”。名言中可以承認有如幻般假立的眾生，但在實相中絲毫不成立。經云：“猶如依支聚，可稱為車輪；如是依蘊聚，世俗名眾生。”這是以車輪與支分零件

的比喻，來說明實相中眾生不存在：車輪是依靠支分而組成，實有的車輪不存在；同樣，眾生是依靠五蘊而聚合，實有的眾生也不存在。

《中觀寶鬘論》云：“如削芭蕉樹，支分盡無實，士夫析六界，無實亦同彼。”《三昧王經》亦云：“如濕芭蕉樹，人析求其堅，內外不得實，說法亦復然。”眾生猶如芭蕉樹，不觀察時似乎真實存在，然而一經詳細觀察，絲毫實質也無有。無垢光尊者說：“被無明煩惱所障蔽，未如實了達真如之義的士夫為眾生，反之則非眾生。”可見，真正的眾生並不存在，既然如此，眾生聞思《金剛經》後生信，對此經恭敬頂禮、念誦受持而產生無量功德，在實相中也是沒有的。

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無所得耶？”

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須菩提說：“佛得無上正等覺果位，證悟十力、四無畏等不共境界，具有三十二相、六十四梵音，這些是不是無有所得？”佛陀很歡喜，讚歎須菩提道：“沒錯，確實如此！我雖然獲得了無上圓滿正等覺果位，但在實相中乃至無有少法可得。

究竟的涅槃無可得之相，龍猛菩薩在《中論》云：“無棄亦無得，不斷亦不常，不生亦不滅，是說名涅槃。”前面也講過這個道理，但嘎瑪拉西拉論師說，前面是從有學道而言的，這裡是從無學道功德來講的。總之，在實相中如來根本沒有可得之法。



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復次，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另外，須菩提，諸法不論是顯現、空性，還是佛陀、眾生，全部都是平等的，沒有高低勝劣之別。什麼時候獲得這種雙運的境界，就叫無上圓滿正等覺。”

《華嚴經》云：“我與一切佛，自性平等住。”《大乘起信論》云：“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五次第論》亦云：“顯現及空性，精通各分已，何處成一體，彼名為雙運（即平等之意）。”故從實相上看，佛陀與眾生無有差別，地獄和涅槃其性平等。

“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如果遠離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等執著，修持一切善法，即可得到無上正等覺的佛果。”

我們因地時積累資糧、懺悔罪障非常重要，但在這個過程中，應減少自己的貪執和實執。假如一邊對眾生佛陀、基道果有很深的實執，一邊去修持的話，無法獲得究竟的果位。《六祖壇經》云：“此心本淨，無可取捨。”所以，心要清淨，修持時不能有人我與法我，應該遠離四相，這樣才可得到無上佛果。否則，所做的善法、所積累

的資糧都成了實執，只會獲得暫時的人天福報，而不能直接趨達菩提。

有些沒有通達究竟空性的小乘行者，始終將積累資糧獲得佛果執為實有，認為自己所做的善業永遠不滅。儘管在名言中佛說了因果不虛的道理，但從實相而言，基道果或輪涅所攝的一切法都是無生大空性。所謂的佛果，也沒什麼可得的。《楞嚴經》云：“圓滿菩提，歸無所得。”名言中雖可承認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但以實相來觀察，首先要遠離四相修持，最終方能得到無實之佛果。

這次聽聞《金剛經》，大家要減少對善根、如來等法的執著。如果沒有減少，輪迴之因——實執沒辦法斷掉，那就得不到佛果。雖然佛陀也承認修善法是有功德，但若未以三輪體空來攝持，則非最究竟的解脫因。故而，智慧不能離開大悲，大悲不能離開智慧，我們應以空性見來攝持任何一法。米滂仁波切在《光明藏論》中，也將十一種續事全部抉擇為大圓滿，不管是見解、等持，完全是離一切戲論的大空性，此乃修行的究竟目標。

“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即非善法，是名善法。”

善法的種類非常多，從隨福德分方面來說，共有十善；從隨解脫分方面來說，有三十七道品等。這些善法在名言中以如幻如夢的方式存在，但究竟而言，善法只是暫時的一種方便法，所修的善法亦無可修。六祖云：“不思善，不思惡。”又云：“修一切善法，希望果報即非善

法。”故在名言中，行持善法確實是解脫之因，也能令眾生獲得安樂，但從勝義來講，十善六度並非真實存在。

對此觀點，大乘行人易於理解和接受。但小乘信眾卻對善法有強烈執著，始終覺得佛陀的身相堅固不變，佛果是實有存在的。儘管這些人有信心、有佛緣，但由於沒有聞思修過大乘空性，相續中的實執太重，著實令人深感遺憾。禪宗和尚摩訶衍曾說：“不管黑狗、白狗，咬出的血全是紅色。同樣，不管執著善法、惡法，都是一種輪迴之因。”

我們有些人的修行非常精進，發心十分清淨，磕頭、供養、佈施也從不間斷，但可惜的是，從來沒有聽過空性法門，一直認為佛陀是實有存在的。雖然證悟空性的境界，對凡夫來說確實有點困難，但不管怎麼樣，在因地積資淨障時，應當逐漸斷除對基道果的執著。當然，斷除執著並不意味著不用再修善法了，沒有智慧的人總喜歡墮於一邊，認為不執著就是什麼都不要了，以此邪見所牽而撥無因果，墮入可怕的斷見。

末法時代，如理弘揚般若法門的人非常少，如法聽受者也極為罕見。很多人雖然形象上是佛教徒，擁有廣大的名聲、成群的眷屬，但並未了達佛陀本意，暫且不說真實的證悟，有時連字面上也解釋不來。在邪說滿天下的今日，大家必須竭力維護自己的正見，不要被諸多邪見所損壞，最終成為業際顛倒者！



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

“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如是等七寶聚，有人持用佈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須菩提，如果三千大千世界中有很多須彌山，以遍滿這些須彌山的七寶來作佈施，如此福德不可思議。但與受持、讀誦、為他人說《金剛經》的福德相比，不要說全文，乃至僅持誦四句偈，福德也遠遠超過了前者。佈施的福德不及持經的百千萬億分之一，乃至算數譬喻亦不能及。”

【所有諸須彌山王，如是等七寶聚】有兩種理解方法：一是七寶遍滿這些須彌山，一是七寶堆得如這些須彌山一樣。

那天有一個老太太問我：“堪布，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金剛經》的功德這麼大？請您給我講一講。”當時我比較忙，沒有能好好回答，現在請你用心諦聽：

一方面，般若經是諸佛菩薩的出生之處，若能持誦這些經典，就是修持了諸佛菩薩的因；另一方面，般若經是相續中生起如來智慧之因，三世諸佛均依般若經而成就。

前面也說了，持經功德遠遠超過財佈施，為什麼呢？炯尼夏智說：“從果報而言，財佈施只是人天福報之因，最多令我們得到人間轉輪王、梵天帝釋等受用圓滿的果

位，而持誦般若經則可圓滿究竟佛果。從證悟方面來說，財佈施的善根資糧容易耗盡，而持誦般若經可以證悟空性，解脫三有輪迴的苦海。”因此，唐玄宗說：“三千七寶雖多，用盡還歸生滅。四句經文雖少，悟之直至菩提。”二者功德實有天壤之別。

有些人做了很大的佈施，倘若未以空性來攝持，則是生滅的本性，並不是解脫之因。然而，若能一剎那證悟空性，當下即可獲得菩提果位，因為它是菩提的正因。如《心經》云：“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小品般若經》云：“過去諸佛以般若波羅蜜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現在十方無量佛也以般若波羅蜜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六祖壇經》亦云：“若起正真般若觀照，一剎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性，一悟直至佛地。”因此，財佈施的功德與持經的功德無法相提並論。

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眾生。須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若有眾生如來度者，如來即有我、人、眾生、壽者。”

“須菩提，你是怎麼想的？你們最好不要想，也不要說：‘我當度化眾生。’為什麼呢？須菩提，實際上沒有如來所度的眾生，若有如來所度的眾生，如來就有我、人、眾生、壽者四相的執著了。”

此處的意義與上面相同。在名言中，修行者應發無上菩提心，將來要度化眾生，而且十方諸佛也發過此願，顯現上也曾度化了無量眾生。如《妙法蓮華經》云：“一切諸如來，以無量方便，度脫諸眾生，入佛無漏智。”

佛度化眾生的方式與我們不同。我們凡夫是依靠自己的分別念，而《大律經》中說，佛以四種方式度化眾生：一、法施度，即轉八萬四千法門，宣說十二經部來度化眾生；二、身力度，以佛身的相好莊嚴令眾生歡喜，使其種下善根得以度化；三、神通力度，在有緣眾生前，顯現種種神通而度化之；四、名號度，《賢劫經》中說：“若聽聞釋迦牟尼佛的名號，此眾生不會墮落。”因此在名言中，佛陀確有“我當度眾生”的願和行。

但在究竟實相中，能度與所度均不存在，所度的眾生如夢幻泡影，再進一步抉擇的話，遠離一切戲論。《圓覺經》云：“眾生乃心所證知。”在迷亂顯現前，所度的

眾生似乎存在，但實相中只是所證而已，沒有真正的眾生可度。六祖說：“實相中眾生本來是佛，若還需要佛來度化，則成了妄語。”所以這裡也說：“若有眾生如來度者，如來即有我、人、眾生、壽者。”有四相者不可得涅槃！

“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即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為有我。”

“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實相中並非有我，而凡夫妄執為我。”

佛經論典中，用了各種方法抉擇“我”不存在，但凡夫不懂這個道理，因而生起強烈的我執。《大乘五蘊論》云：“云何異生性？謂於諸聖法不得為性。”什麼叫做凡夫呢？即對聖法沒有如實通達。在《四百論》和《入行論》中，也有對凡夫的定義方法。

“異生”是凡夫的別名，指凡夫輪迴六道，受種種別異的果報而生。之所以叫“凡夫”，是指與聖者相比，沒有斷惑證理的境界。凡夫有“我”，沒有斷除我執和我所執，具有四相的實執；而聖者從道理上、修證上，完全通達了無我，故沒有對“我”的執著。

凡夫與聖者的差別在名言中顯而易見，但這種對凡聖的執著是否合理呢？下面就講這個問題：

“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即非凡夫，是名凡夫。”



“須菩提，所謂的凡夫，如來說不是凡夫，只是名稱上叫凡夫。”

在聖者的根本慧定前，既沒有凡夫，也沒有非凡夫。《維摩詰經》云：“非得果，非不得果；非凡夫，非離凡夫法；非聖人，非不聖人。”這與此處的道理幾乎相同。名言中雖可安立凡夫，而在勝義當中，凡夫的本性與佛的真如無二無別。既然凡夫都不存在了，證悟無我與沒有證悟無我也不存在。大家應分清二諦的界限！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

須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

“須菩提，你是怎麼想的？可否以三十二種清淨妙相來觀如來？”須菩提回答：“可以。因為在名言中，佛陀具足了三十二種妙相。”

在名言中，佛陀確有萬德莊嚴的三十二相，每一種相以何種福德而成就，龍猛菩薩在《中觀寶鬘論》中也有詳細介紹。《金光經》云：“世尊百福，相好微妙，功德千數，莊嚴其身。”了義的大乘經典，如《如來藏經》中也常提及佛的相好。因此，名言中可以這樣承認。

佛陀和須菩提作了一個辯論，說他的這種回答不是很圓滿：

佛言：“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即是如來。”

佛說：“須菩提，若能以三十二相觀如來，那轉輪聖王也具足三十二相，他也成如來了。”

這裡是一種文字上的辯論，當時須菩提說能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佛陀從詞句和意義兩方面破了須菩提的觀點：



詞句上：若承許三十二相是如來，則有轉輪王也成如來之過，因為轉輪王具三十二相。《本生傳》中講，釋迦牟尼佛剛降生時，淨飯王請相士來看相，相士說他如果不出家，就會成為一代轉輪王，出家則會成為佛陀。由此可見，轉輪王也有三十二相，須菩提在詞句上有漏洞。

意義上：三十二相有勝劣之別，不應一概而論。《俱舍論》云：“能仁相正明圓勝。”能仁佛陀的妙相，在莊嚴、明顯、圓滿方面遠遠勝過了轉輪王。比如佛陀的肉髻生在正中位置上，而轉輪王的肉髻偏左或偏右，不是非常莊嚴；佛陀的三十二相十分明顯，而轉輪王的若不詳察看不出來；佛陀的相好圓滿無缺，而轉輪王的相好尚有欠缺。儘管都是三十二相，但怎能以轉輪王略為遜色的三十二相觀如來呢？

釋迦牟尼佛這麼一說，須菩提就醒過來了：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須菩提說：“世尊，按照我的理解，不應以三十二相來觀如來。”看須菩提已經真正通達了，世尊很高興，遂以偈頌宣說自己的真實密意：“若想以色相見我、以音聲求我，此人已步入邪道，無法得見如來本面。”

藏傳佛教的高僧大德特別喜歡這個偈子，在我的印象中，宗喀巴大師的《中觀根本慧論大疏》、榮索班智達的

《入大乘論》、無垢光尊者的《七寶藏》以及米滂仁波切的論典中，都曾引用過。

從法身或空性的角度來說，有緣弟子見到佛陀的莊嚴身相，只不過是清淨依他起，並不是真正的佛陀。此外，通過持誦名號、佛經等聲音來求佛也是不了義的。如來的本來面目，不是眼根所見的色法，也不是耳根所聞的聲音，若以色相、聲音想見如來，此人的修行已偏離了正軌。當然，此處的“邪道”，並不是指邪魔外道，而是世間執著相狀的見解。《六祖壇經》云：“正見名出世，邪見名世間。”（有些人在解釋這裡時，沒有分開了義、不了義，若沒有以究竟勝義來解釋，肯定是不對的。）

《四百論》中言：“究竟涅槃時，無蘊亦無我。”佛陀證入究竟涅槃時，無有諸蘊，也無有依蘊假立的我，若把如來看成由蘊而生的色法，這是完全錯誤的。《中論》云：“邪見深厚者，耽執有如來，如來寂滅相，分別有亦非。”凡夫因為對“如來以自性而存在”懷著強烈耽著，繼而成為一種執取，並以分別之心妄加揣度，而說如來在涅槃後存在或是不存在。然而，按照顯宗和密宗的究竟觀點，心的本性現前時，即是諸法法性，也是如來之相，此外並無形象上的如來。

這一點，大家務必要搞清楚。不然的話，喜歡積累資糧的人，學了《金剛經》以後，可能認為燒香拜佛沒有意義了，因為如來根本不存在。不要有這種邪見！在勝義當中，相好確實不能代表如來，如《諸法無生經》云：“無

佛無法無僧伽，誰知此理乃智者。”這是從空性方面講的。但究竟而言，如來也不是什麼都沒有。

藏文中此後還有一偈，玄奘、義淨的譯本中也有，唯獨鳩摩羅什沒有翻譯，可能是梵文中缺漏或整理者疏忽所致。希望大家以後念誦時，能把這個偈子也加上。

“應觀佛法性，即導師法身，法性非所識，故彼不能了。”

藏地大德在引用上偈時，此偈也會一併引用。意思是說，諸佛的本體，應觀為離戲法性，即引導眾生的導師之法身，它是光明離戲的無為法，非能取所取的境界，故以凡夫的分別念無法衡量。

《入行論》云：“勝義非心境，說心是世俗。”勝義不是凡夫分別念的境界，凡夫的分別念只是世俗諦，故無法測度不可思議的法性。如《金光明經》云：“諸天世人，於無量劫，盡思度量，不能得知。”



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須菩提，如果你認為以三十二相、八十隨好來認識佛陀的真相，這種想法完全是錯誤的。須菩提，你千萬不要這樣想，因為如來的真相並非如此（昨天已講過）。”

此處的“不”字，藏文與玄奘、義淨的譯本中均無，連貫上下文來看，沒有“不”的話，意思應該更明確。這個“不”字，不讀也可以；但因為是諦實語有加持，讀也是可以的。我個人認為，也許鳩摩羅什的譯文中本來沒有，後來在流通過程中不小心加上的。

這裡再三地講了“相”，若認為以相獲得如來正等覺，這是不對的。所謂的相是什麼呢？《楞嚴經》云：“相者，若處所、形相、色像等現，是名為相。”不管是如來的妙相也好，外在的處所相也好，都不是真實究竟的相。《百論》云：“無相，即不憶念一切相，遠離一切受，於未來、過去、現在之法，心無所住。”

其實，相只是一種因緣，凡是因緣所生法，都是空相。《大智度論》云：“因緣生法，是名空相。”若執著依靠相而得無上佛果，就會墮入常邊，始終也不可能獲得無上佛果。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莫作是念！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

“須菩提，你若認為發了無上圓滿正等覺菩提心的人，說一切法是斷滅的，實相上沒有，現相上也沒有，這種想法也不對。為什麼呢？因為發了無上圓滿正等覺菩提心的人，對所有的法不能說為斷滅相。”

在抉擇諸法時，若認為一切顯現皆無，單單是一個空性（單空），這就是一種斷滅。譬如聲稱沒有因果輪迴、善惡果報，只存在一個空性，從法性來說，這也是不合理的。《心經》云：“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大般若經》亦云：“真實理中，無有一法，可生可滅。”如果說諸法實相只“滅”而不“生”，就會墮入斷滅的邊，其結果誠如《中論》所云：“大聖說空法，為離諸見故。若復見有空，諸佛所不化。”

從修行上說，僅僅修持這樣的一種滅法（單空），則屬於轉生無色界之因，無色界的眾生雖然安住於一緣等持中，但死時也有趨入後世的行苦，無法超離三有輪迴。從見解上講，無垢光尊者在《大圓滿心性休息》中對持此見者有專門批評，說他們是外道派，至於具體分析，在此恐繁不贅。



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

“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恆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佈施。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

“須菩提，若有菩薩用遍滿恆河沙數世界的七寶，佈施無量無邊眾生，此功德肯定非常大。但若有人通達般若空性法門，了知一切法無我，從無我中獲得無生法忍，二者相比起來，後者的功德遠遠超過了前者。”

供養、佈施對初學者來說，功德非常大。但是通過聞思修行，對無我的真理生起定解，功德更為不可思議。大家都知道，如果自己的心不清淨，表面上佈施行善不一定有很大功德，但是通過聞思修行，哪怕觀修一剎那的空性，對無生法（無我空性）生起不退轉的定解，其功德也無可言喻。

學院的四眾弟子將來去漢地時，希望能夠好好地弘揚佛法。但話又說回來，對此我也沒有很大把握，因為環境的影響太大了。在你們當中，真正對佛法有穩固定解的人不太多，有些人來到學院後，因為看大家都在學佛，自己也不得不裝成很有正見的樣子。但如果到了漢地的話，周圍大多都是不修法、持邪見者，一兩個人在這麼多人當中弘揚佛法，首先可能會起一點作用，但逐漸就隨著外境轉了。不要說弘揚佛法，在那種環境中穩住也很困難。

作為我，也沒有很大的把握。我不敢說自己有很大的成就，但堅信即生中不會生邪見，不會做業際顛倒的行

為。然而，若長期處於經濟文化發達的漢地，最後變成什麼樣子也不好說。

昨天我和有些居士談話時，他們講道：“現在不要說居士能了達佛法真理，就算出家人也不一定明白。”我覺得這句話有點道理。現在的社會上，很多人都認為佛法是迷信，或把佛法和氣功、外道混為一談，有些人學佛就是為了遣除煩惱痛苦，根本不懂佛法的真理——無生法門。

《大智度論》云：“於無生滅諸法實相中，信受通達無礙不退，是名無生法忍。”一切法的實相無生無滅，能夠真正信受通達，並獲得無礙不退轉的境界，就是無生法忍。我很希望大家都能得到無生法忍，若能如此，不用做很多的功德，即使安住於此境界中一剎那，也超過了相似的佈施。然而我擔心的是，你們在學院時“無生法忍”還不錯，到了其他地方兩三年，能不能保住也是個大問題。

為什麼無生法忍的功德遠遠超過了財佈施呢？

“何以故？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不受福德？”

“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

釋迦牟尼佛告訴須菩提：“因為菩薩不受福德的緣故。”《六祖壇經》云：“不知正法，造寺度僧，佈施設齋，名為求福，不可將福便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從名言現相上說，積累福德資糧能現前佛陀色身，此因果關係真實不虛，但就勝義實相而言，這也是一

種戲論，因為菩薩沒有可得的福德。《心經》云：“無智亦無得。”

須菩提問佛：“為什麼菩薩不受福德呢？”佛告訴須菩提：“菩薩修積福德目的是什麼？就是不執著任何相，此乃最究竟的法性。貪執佛法也是一種所知障，實相中沒有能得所得，故而菩薩不受福德。”《維摩詰經》亦云：“諸法究竟無所有。”既然諸法無所有，同樣，福德也不存在，它只是修道中暫時的所攝之法，以究竟法身來衡量，菩薩根本沒有所得的福德。

空性是諸法的實相，大家應當經常觀修。當然，沒有學過中觀和大圓滿的人，光是閉著眼睛觀什麼都沒有。《定解寶燈論》中也講了，這只是初學者的修法，雖可以暫時對治實執心，但並非最究竟的修法。



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

“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須菩提，若有人說‘如來有來有去，有坐有臥’，這種人並沒有了達我所說佛經之密意。為什麼呢？因為如來沒有來也沒有去，所以叫做如來。”

【如來】：指“如”理如實地“來”到諸法本地的補特伽羅。如來與眾生有很大的差別，凡夫眾生不能叫如來，因為其尚未斷除迷亂的顯現，仍漂泊在生死輪迴中。

稍微瞭解佛教歷史的人，大多數都認為如來有來有去、有坐有臥，其理由是：釋迦牟尼佛首先從兜率天來到人間，在人間住了八十年後，示現圓寂去往清淨剎土；在轉法輪期間，於鹿野苑、靈鷲山、舍衛城等處皆曾駐足；佛陀日常的行住坐臥，在小乘戒律中也有詳細記載。然而，名言中雖然有這些現象，但這種判斷並未瞭解如來實相，因為如來是無來無去的，如經云：“諸法自性無所住，無來無去如虛空。”

諸佛無來無去的問題，《般若經》中也有一個公案：常啼菩薩四處尋覓智慧波羅蜜多法門時，一次來到一片曠野，有位如來現身，指點他去找法勝菩薩，隨即就消失不見了。後來他歷經千辛萬苦見到了法勝菩薩，當時他問：“前面見到的如來是從何而來，去於何處？”法勝菩薩便

宣講了《諸佛無來無去品》（《般若經》中的一品），說完以後，法勝菩薩就入定七年。

我以前也看過《諸佛無來無去品》，裡面講了很多比喻，比如陽焰，它沒有來源也沒有去處，諸法的法性均是如此。《老婦請問經》中講：“一切諸法皆無生，猶如鼓聲。”敲鼓所發出的響聲，其來源既不在鼓上也不在手上，以此比喻諸法無來無去。《中論》也說：“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去。”因此，什麼叫做如來？佛經云：“能悉見、悉知諸法之本性，現前諸法之本性，名為一切智智。”



一合理相分第三十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眾寧為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塵眾實有者，佛即不說是微塵眾，所以者何？佛說微塵眾，即非微塵眾，是名微塵眾。”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將整個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其微塵之數是不是很多？”須菩提回答說：“非常多，世尊。為什麼呢？如果微塵實有，佛根本不會說微塵很多，正因為佛說微塵無實，故可以說微塵很多。”

微塵抉擇為空性的道理比較難懂，因為微塵非常渺小，人的分別念和智慧有限，總覺得它是實有的。小乘宗認為無分微塵成實存在，是勝義諦；很多外道也認為微塵常有不變。然而，中觀宗和因明宗都不承認微塵常有。對內外道的錯誤觀點，《四百論》、《入行論》中皆有大篇幅的破斥。佛經云：“一塵中有塵數刹。”也說明了微塵非實有。

佛說微塵多，是從名言中講的。若以聖者的入根本慧定或者離一切戲論的智慧來抉擇，微塵的本體都不存在，又何談微塵眾多？經云：“一根髮尖端，不可思議刹，各形皆不一，彼相無混雜。”假如微塵是實有，一根毛髮上怎麼存在無量刹土？正因為諸法是空性，空性中才有不可思議的緣起顯現。

按照佛教的說法，世界上最小的是微塵，最大的是三千大千世界。微塵非實有已經講完了，下面開始抉擇三千大千世界也不存在：

“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

須菩提有時候的境界還不錯，好像在給佛講經一樣，他所說的全部可以得一百分。他說：“世尊，如來在《阿含經》等佛經中所講的三千大千世界，實際上不是世界，只是名稱上叫世界。”

在勝義中，從須彌山乃至微塵之間，沒有一個法是實有的。月稱菩薩在《入中論》云：“二諦俱無自性故，彼等非斷亦非常。”不管是器世界、還是有情世界，任何一個法在勝義和世俗中都沒有自性的緣故，不是常有也不是斷滅。所以說“即非世界，是名世界”。

“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即是一合相。”

“為什麼呢？因為三千大千世界在勝義中不是世界，假如說世界實有，則已經成了一合相。”

我看了十多本講義，有些法師解釋“一合相”時，只是講幾個民間故事，根本沒有接近佛經的實義。這樣可能不太好！

【一合相】：是指對總體相狀的一種執著。比如瓶子本來是由微塵組成，但人們有一個總體的概念，於是把這些微塵的聚合稱為“瓶子”；五蘊中本來沒有我，但眾生

也因為有了一合相，就把五蘊的聚合執為“我”。同樣，器世界本來也是由微塵組成，但人們卻把沒有實體的法聚合成一種相狀，進而對其產生實執，這就是一合相。

“如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

佛陀在經中常說一合相不存在，如五蘊的聚合、時間的相續等全部是假法，並非實有。但在名言當中，暫且可稱為一合相。

《四百論》云：“積集假法中，邪執言實有。”對由眾多支分組成的假法，如瓶子、車、房屋，本來無有任何總體存在，而人們以邪執的緣故，在這些聚合中安立種種假名，並執著其真實存在。然而，以勝義智慧觀察時，這些一合相猶如虛妄的影像，並不是真正的一合相，《入行論》云：“虛偽如影像，彼中豈有真？”

因此，世界不是實有的。《圓覺經》云：“眾生佛土，同一法性；地獄天宮，皆為淨土。”倘若世界真實存在，佛土和眾生的剎土不可能同一本性，地獄和天宮也不可能皆為淨土，正因為世界無實，法性平等，所以才可以這樣承認。

“須菩提，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

瓶子、柱子等一合相，不說以大乘中觀來抉擇不存在，小乘俱舍中也認為這是一種假像。一合相本來無有，

離一切戲論，是諸法的實相，可是凡夫不懂此理，經常貪著它，故無法照見究竟實相。

所以佛陀在很多經典中說：甚深的法要，不可對凡夫宣講，因為他們不能接受。《解深密經》云：“我於凡愚不敢言，恐彼分別執為我。”《法華經》亦云：“凡夫淺智，深著五欲，聞不能解，亦勿為說。”凡夫的智慧淺薄，聽到佛陀講的甚深法要後，本來實相中沒有這些法，他們卻偏偏執為實有，不能通達真正的含義。之所以不能通達，一方面是根基有限，另一方面，凡夫有很多迷亂的因，就像眼翳者面前有毛髮一樣，無法見到諸法的實相。

鑒於此，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現前圓滿正等覺時說：“深寂離戲光明無為法，吾已獲得甘露之妙法，縱於誰說他亦不了知，故當默然安住於林間。”說完在七七四十九日內沒有講法。這即是佛最初不轉法輪的原因。

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

“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須菩提，於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不？”

“不也，世尊，是人不解如來所說義。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

“須菩提，若有人言‘佛所說的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是有的’，須菩提，你怎麼認為？這些人是否通達了我的密意？”須菩提回答：“沒有通達。因為您所說的這些法，只是暫時引導眾生的方便而已，如果他們這樣認為，無法了達如來所說之經義。因為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實際上並不存在，只是在名言中安立為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假如認為這些實有，則會成為修道的障礙。”

佛陀為什麼提出這個問題呢？因為佛為了調化不同根基的眾生，曾宣說了不同的法門。比如在初學者面前，講過有我的法門，小乘《阿含經》、《毗奈耶經》中說我在實相中是存在的，經云：“所謂的我，就像補特伽羅所背的行李，常和無常不可言說（意思是說，所謂的我，不是常有也不是無常，但它又是真實存在的，就像一個人所背的行李一樣）。而且在很多公案中，佛也說了“我”的眷屬、“我”的施主、“我”在因地時轉生為什麼什麼，有時候還會說“我”頭痛，是因為以前當漁夫兒子時如何

如何。因此，釋迦牟尼佛在有關經典中，確實講過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有些人就認為這是合理的。

然而，這是不是佛最究竟的觀點呢？須菩提說，這些人並未通達佛的密意。例如，《如來藏經》中雖然說我是常有、眾生的佛性不變，但這是從第三轉法輪的光明分來講的。若從第二轉法輪的空性分抉擇，這些也不是真實存在，《維摩詰經》云：“取我時垢，不取我淨。”

對於四見，六祖是這樣解釋的：

【我見】：認為如來藏的本體實有存在。

【人見】：認為諸法的本性實有存在。

【眾生見】：眾生的煩惱本來清淨，認為此清淨部分實有存在。

【壽者見】：一切眾生在實相中不生不滅，認為不生不滅實有存在。

六祖解釋的文字不多，意義卻相當甚深，極為究竟。明白這個道理以後，就會知道佛為什麼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佛陀最究竟、最甚深的法要，全部可以包括在無我空性中，它能毀壞一切邪見。誠如《四百論》所言：“空無我妙理，諸佛真境界，能壞眾惡見，涅槃不二門。”

既然四見本來沒有，為什麼佛陀還要宣說呢？在《入中論》中，月稱論師有很好的解釋：“如佛雖離薩迦見，亦嘗說我及我所，如是諸法無自性，不了義經亦說有。”佛陀雖然已沒有薩迦耶見，但顯現上經常說有我和我所；

同理，諸法本來無有任何自性，但在不了義經中針對相應眾生的根基，佛也常說自性實有、我是存在的。

總而言之，四見在名言中存在、勝義中不存在。這裡主要是講見解方面，從見解上抉擇人無我和法無我，在相續中樹立究竟正見非常重要。

下面作結論：

“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

“須菩提，凡是發了無上圓滿正等覺菩提心的人，對一切法應當如實了知、如實照見、如實信解，這樣才能獲得不生法相、遠離戲論的境界。”

本經的教言主要是破相執，故有些禪宗大德又稱《金剛經》為“破相論”。對《金剛經》來講，這一段教言是最深的，如同傳大圓滿時上師為弟子直指心性一樣！

我們學了這麼殊勝的大乘佛法，應該將法融入自相續，對法性多多少少有一點認識，知道諸法實相是什麼樣的，沒有相狀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不管學什麼門，都應該有如飲甘露的感覺，假如沒有好好吸收，一旦遇到煩惱違緣，聽多少法也用不上。

【如是知】：指聞所生慧。發了菩提心的人，首先在上師面前如理聽聞而了知。

【如是見】：指思所生慧。聽聞後反反覆覆在心裡思維，基本能照見諸法的本性。

【如是信解】：指修所生慧。因為所照見的意義一會兒就消失了，故而需要再三修持，以此獲得不退轉的信解。

首先了知、然後照見、最後信解，通過聞思修這三方面，得到的結果是：了了分明、現而無自性的般若空性自然顯現。

這一段的含義相當甚深，禪宗也有大德依此而獲得開悟：潭州慈明禪師，又名石霜楚圓，他有個弟子每天念一百遍《金剛經》，（我們有些人每天念一遍也有問題，發願簡單，行持困難，已經欠了很多天了！）一天，禪師問他：“你每天念這麼多遍，《金剛經》到底說了什麼？”他一句也答不出來。禪師說：“你不用念太多，每天念的時候，應該觀想一下其中含義。”於是他聽從教誨，改為每天只念一遍，內心努力體會法義。有一次，當念到“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時，他頓然開悟了。

“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須菩提，如來在諸多經典中所說的法相，勝義中並不是法相，名言中可以說為法相。”

佛陀在《華嚴經》中講了六種相，《解深密經》中講了三種相，《金剛經》中講了四種相，《大智度論》中也講了三種相……。不論相有多少，一切相在勝義中全部沒有，都是虛妄的。

無相之相，方為最究竟的相。《大乘義章》云：“諸法體狀，謂之為相。”《六祖壇經》亦云：“無相為體。”炯內夏智在講義中再三強調：“最後務必要遠離一切相狀，這是證悟無我最殊勝的方便道。倘若沒有離相，則無法證悟人無我和法無我。”總之，若想證悟空性，必須要破掉一切相，如此才可現前自然本智。



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最後總結性地講《金剛經》的功德：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佈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

“須菩提，若有人以遍滿無量無數世界的七寶來作佈施，此功德不可思議、無法衡量。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了殊勝的菩提心，念誦受持此經，為人演說，即使只有一個四句偈，所得福德也遠勝於前者。”

【發菩提心】：我們念《金剛經》時，最好之前能念三遍皈依、發心，之後作一遍迴向，若以此三殊勝來攝持，不管行持什麼善法，功德都會更加增上。

【為人演說】：你們若有講經說法的機會，應該多講一點《金剛經》，一方面漢地信眾願意接受；另一方面，我們有傳承，也比較方便。如果傳講全經的條件不具足，為別人演說下面的偈子，不需要花很多時間，只要發一個清淨心，功德也是非常大，這就是積累資糧的最好方法。

為什麼功德很大呢？因為讀誦、受持、演說屬於十法行，而且經中主要講了般若空性，它是一切諸佛的出生處，因此功德不可思議。

米滂仁波切在《智者入門》中云：“世間上有三種功德最大，一是發菩提心；一是宣說大乘佛法；一是觀想空性。”所以大家應當經常觀想、聞思此經，至少也應每

日讀一遍。米滂仁波切說過：“若沒有能力聞思修行，現在得到了人身，每天還是要持誦一點具有傳承加持的金剛語，如此可得到殊勝功德。”

你們認為拿一百塊錢、一條哈達供養上師，這個功德非常大，念《金剛經》不要緊，不念也可以，這是不懂經文的原因。佈施和供養是有功德，這沒什麼可說的，但最大的功德是什麼？觀空性、發菩提心、給別人宣說大乘佛法！

有些人若在學院中待不住，回去之後應該大膽地弘揚空性法門。如果我們佛教徒不弘揚，那誰去弘揚？世間上不信佛的人，不懂得空性道理；稍微懂一點的人，又不願意去弘揚，為了自己成就而捨棄利他事業，那已經變成小乘了！

釋迦牟尼佛宣講了八萬四千法門，全部都是為了引導眾生證悟般若空性，趨入諸法實相。什麼是諸法實相呢？它可分入定、出定兩方面，

首先講入定：

“云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

這是一切等持的根本。即入定時不緣取任何相，在遠離戲論的空性中如如不動，不起絲毫分別念，猶如虛空。

《般若經》云：“若人見法，此法無增無減，猶如虛空也。”

這種境界不增不減、不破不立，與三世諸佛的智慧無二無別，若能安住於此境界中，則可現見法界實相，如

《寶性論》云：“此中無所遮，亦無少所立，寂滅中安住，正見即真相。”

若能真正現前這種境界，已超過發菩提心等任何善法的功德。《諸法不可思議經》云：“持正法與發菩提心的功德，不及觀空性的十六分之一。”《宗鏡錄》亦云：“若人持正法，及發菩提心，不如解於空，十六分之一。因此，為他人宣說空性法門，令其稍微在此境界中安住，功德是不可思議的！”

其次是出定：

“何以故？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在藏傳佛教中，每月誦戒長淨時，先要給土地神供養食子，再念誦這個偈子，觀如夢如幻的空性，然後一個比丘起來磕三個頭，請求上師說法。（以前嘎多堪布在世時，他老人家就站起來，坐上法座給大家傳法。）還有每天吃午飯佈施食子時，念誦此偈也有很大功德，若沒有時間念完整部經，以此為代表作迴向也可以。

出定的時候，當觀一切如夢如幻，皆是因緣所生的有為法，實際上並不存在。下面以六種比喻進行說明：

【夢】：由迷亂意識現前的，當時雖有能取所取，但本性絲毫不成立。

【幻】：幻化師通過魔術變出來的幻相，其實體根本不存在。



【泡】：依靠因緣而產生，一會兒就消失了。

【影】：因緣具足後才出現，似有而實無。

【露】：太陽出來以後，立刻就沒有了。

【電】：前一剎那顯現，後一剎那滅盡。

這六種比喻，一方面說明無自性，一方面說明無常。藏文中還有“如流星、如眼翳、如燈、如雲”四種比喻，共有九種，玄奘法師的譯本與藏文相同。鳩摩羅什譯只翻譯了六種，可能是梵文版本不同，也可能是譯時漏掉了，但意思沒有太大出入，而且鳩摩羅什的諦實語加持很大，所以這裡不用改。

前段時間，我說有個“不”字不要（“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有些人就給我寫辯論書，還有些人當面指責，態度語氣比較生硬。當然，我一點也不生氣，你們想辯論我樂意奉陪，但必須要有充足的教證理證。假如能立還沒有成立，就拿所立來辯論，在因明中是不合理的。

有些人稍微有一點智慧，就認為自己的話成了金剛語，所有的道理都能遮破，這樣很容易生起邪見。那天我講的肯定沒有錯，玄奘、義淨的譯本中也沒有“不”字。如果說“不以具足相得菩提果位”，後面的駁斥就沒有必要了，因為他自己也是這樣承認的。所以，你們應該把前前後後對照一下，對照以後才能明白。

在講解這部經的過程中，我認為有兩處需要調整：一是去掉一個“不”字，一是多加一首偈子（應觀佛法性，即導師法身，法性非所識，故彼不能了）。這是對照漢藏各大譯本後決定的，有一定的教證理證為依據，並不是隨意改動經文。你們以後念誦時，加上可能好一點。

一切有為法無有自性，《金剛經》講了六種或九種比喻；其他佛經論典中，多運用幻化八喻；《聞解脫》以十二種比喻進行了宣說。《妙臂請問經》云：“三世一切如虛幻。”《阿含經》云：“色如聚沫，受如浮泡，想如野馬，行如芭蕉，識如幻化。”《中論》云：“如幻亦如夢，如乾闥婆城，所說生住滅，其相亦如是。”《大智度論》云：“如影諸法，可見而不可住。”……諸如此類的比喻和教證不勝枚舉。

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佛陀講完《金剛經》後，長老須菩提及所有的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人、阿修羅，聽到佛陀所說之法，都生起極大歡喜心，信解、領受並依教奉行。

這次我們傳講《金剛經》，在座的各位中，像須菩提那樣的大菩薩應該大有人在，比丘、比丘尼比較多，優婆塞、優婆夷也不少。天人、阿修羅我們肉眼看不見，但相信肯定也有，他們都有神通神變，工作不是很忙的話，也

來這裡聽聽佛法（眾笑）。大家聽了《金剛經》之後，生起很大的歡喜心，信受奉行，讚歎釋迦牟尼佛的功德。

同時，也將這次講聞的功德迴向一切眾生。這次講經的過程中，沒有出現任何違緣，順利圓滿地結束了！

定稿於二〇〇七年藏曆二月二十二日



迴 向 文

此等三世積累之善根 成熟遍空眾生身心續
暫時惡業之因所生者 病障違緣兵災饑饉苦
無餘遣除幸福安樂時 世界和平吉祥願共享
究竟圓滿福慧二資糧 願獲聖者二身之果位

圖登諾布 12.7.1998

免 費 結 緣

慧光集(34)《正法醍醐》

著 者：米滂仁波切

譯 著：堪布索達吉

發行人：圖登諾布仁波切

設計編排：愍愍泉設計有限公司 電話：(02) 2560-2665

編輯校稿：喇榮慧光編輯小組

版權所有：中華民國寧瑪巴喇榮三乘法林佛學會

出版者：寧瑪巴喇榮三乘法林佛學會

地址：台北市汀州路二段115號5樓

電話：(02) 2367-6728 傳真：(02) 2364-0934

網址：www.larong-chuling.com

E-mail：larongtw@ms68.hinet.net

郵撥：18839701 戶名：中華民國寧瑪巴喇榮三乘法林佛會

銀行：華泰商業銀行南門分行

帳號：196100002146-5 戶名：徐安湘(助印專戶)

香港地區：聯絡人：Angela Liu (劉杭儀)

地址：香港鯉魚涌基利路3號逸樺園第一座33E

電話：852-9389-9761 傳真：852-2559-8711

E-mail：dharma_wind@yahoo.com

銀行：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

帳號：400-269585-838

戶名：香港喇榮三乘法林佛學會有限公司

◎捐款HK \$100以上可申請免扣稅

承印者：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ISBN：978-986-84109-1-6 (平裝)

初版一刷：2008年元月 恭印8,000冊